

致讀者

尊敬的諸位讀者：

大家好！在諸位師長善友的關懷指導下，在《群書治要譯注》小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下，《群書治要譯注》一書終於於2012年四月底由中國書店正式出版發行。其後我們在此基礎上對一些問題進行修正，并排版印製精裝十冊本。

為了讓廣大讀者方便及時的讀到《群書治要譯注》一書，我們現將此次修正版的十冊版電子版陸續傳至網路，方便大家學習。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這套書難免有錯誤之處，懇請各位讀者在閱讀此書時，若發現錯誤，請發送郵件到 qunshuzhiyaowang@yahoo.com.cn。

此外，《群書治要譯注》小組成員共同聲明放棄該書著作權，歡迎各界人士流通此書。由於本書會不斷更新版本，如欲流通此書，請及時關注群書治要網（www.qunshuzhiyao.com）的最新更新版本。

《群書治要譯注》小組二零一二年四月敬呈

群書治要網網址：www.qunshuzhiyao.com

(唐)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
《群書治要》學習小組 譯注

群書治要譯注

第三冊

中國書局



目錄

卷九	孝經	一一〇三
	論語	一一五五
卷十	孔子家語	一二七一
卷十一	史記(上)	一三九一
卷十二	史記(下)	一五〇三
	吳越春秋	一五九九

群書治要卷九

孝經 論語

孝經

【題解】《孝經》為儒家十三經之一，是記載孔子為弟子曾參講解孝道的一部重要經典，相傳為孔子綱領《六經》而做。《孝經》精要闡述了儒家對於孝道的見解，昭示了孝道與和諧天下的深層關係。《孝經》認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提出了以孝為本的治國理念。明代呂維祺《孝經或問》中稱：「《孝經》何為而作也？曰：為闡發明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作也。」這一治國理念為後世歷代帝王所奉行。唐玄宗李隆基曾親自為此書作注，刻石太學，詔天下家藏其書。

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之宗趣，總匯六藝，綜述道、德、仁、義，為孔子示範後世之行門，是儒家學問之根、千經萬論之本，是成聖賢之基礎、人人應盡之義務。

《孝經》一書，其書名之由來，據《漢書·藝文志》說：「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宋邢昺《孝經注疏》（以下簡稱《疏》）說：「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可見，「孝」是侍奉雙親的意思，「經」是恒常力行的典籍。皇侃《孝經義疏》說：「經者，常也、法也。」它有兩個意思。第一是恒常，這部經典是恒常不變的真理；第二是本性的性德。

《孝經》共十八章，大體可分為六個部分，其內容是：

第一章《開宗明義章》，是全經主旨，開宗明義，總述孝的宗旨和根本，闡明事親、事君、立身之孝道三層次。

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別論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這五種貴賤不同者應如何落實孝道，統稱「五孝」。

第七章至第九章，《三才章》《孝治章》《聖治章》這三章是說明聖賢教育始於孝道。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紀孝行章》是敘述孝子應如何侍奉雙親，而《五刑章》與《紀孝行章》相配，論述行孝的第一個層次。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廣要道章》《廣至德章》《廣揚名章》這三章是闡述《開宗明義章》的「先王有至德要道」以及孝道與揚名於後世的關係。

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諫諍章》指出君臣、父子之間都有勸諫的道義，《感應

章》言君臣、父子乃至天、地、人之間都有感應，《事君章》是論說如何事君，《喪親章》闡明父母去世後能夠繼續祭祀才算是盡孝了的道理。

本經篇幅簡短，計一千七百九十九字。然字字珠璣，旨趣深遠，義理宏深，聖德無出其右，明王以其治則天下和平。孝道是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根本法寶。《群書治要》節錄《孝經》，除《喪親章》外其他章節幾乎全部收錄，可見魏徵等人對《孝經》的重視。

【作者簡介】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名丘，字仲尼，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後世尊稱為孔子。春秋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先祖為商後宋國貴族。孔子在魯曾任相禮（司儀）、委吏（管理糧倉）、司職吏（管理畜養），魯定公時任中都宰、司寇，因不滿魯國執政季桓子所為，周游衛、宋、陳、蔡、楚列國，不為時君所用。歸魯著書講學，編訂整理了《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文化典籍，這就是漢代儒家常說的「六經」。《樂》後來失傳。門下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孔子儒家學問是對古聖先王道統的傳承和發揚光大。孔子一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推行仁道，希望能恢復建立大同之治，「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

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後世歷朝尊奉孔子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文宣王」。孔子的言行主要載於《論語》和《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享壽七十三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邊上（今孔林所在地）。弟子服心喪三年。子貢守墓六年。孔子兒子名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著《中庸》。

開宗明義章第一

【題解】這一章是全書的綱領，開示孝道的宗旨，闡述了孝的三個層次：開始於侍奉父母，擴大到為國家、為人民服務，最終是成聖成賢，回歸本善。

【原文】仲尼居^①。仲尼。孔子字。曾子侍^②。曾子。孔子弟子也。子曰^③。先王有至德要道^④。子者。孔子。以順天下^⑤。民用和睦^⑥。上下^⑦無怨。以。用也。睦。親也。至德以教之。要道以化之。是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汝^⑧知之乎。曾子避席^⑨曰。參不敏^⑩。何足以知之^⑪。參。名也。參不達。子曰。夫^⑫孝。德之本也^⑬。人之行莫大於孝。故曰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⑭。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故言教之所由生。復坐^⑮。吾語汝。身體髮膚^⑯。受之父母^⑰。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⑱。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⑲於立身。大^⑳雅云。無念爾祖^㉑。聿修厥德^㉒。大雅者。詩之篇名。無念。無忘也。聿。述也。修。治也。為孝之道。無敢忘爾先祖。當修治其德矣。

【注釋】①仲尼居：仲尼，孔子的字。居，閑坐。②曾子侍：曾子，名參，字子與。侍，卑者侍奉

在尊者之側。侍有坐有立，此處當為侍坐在側。邢《疏》中說：「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孝綱未舉，將欲開明其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閑居，為之陳說。自標己字，稱仲尼居，呼參為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③子：本為古代男子的通用美稱。④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指古代的聖德之王，如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至德，最美好、最高尚的德行，即指下文之孝行。要道，最重要的道理。⑤順：順從，使天下人心順服。⑥民用和睦：用，因而，由此。和睦，和，協調、融洽；睦，相親。⑦上下：指各種人之間。古代為等級社會，人與人之間有上下尊卑的等級區分。⑧汝：你。此處指曾參。⑨避席：離席而立。曾參本侍坐於側，因孔子問話，曾參為表示對老師的恭敬，因而起身離開坐席，站立回答。⑩不敏：敏，聰明、睿達、有智慧。不敏，為曾參自謙之詞，猶言愚蠢、魯鈍。⑪何足以知之：足，够得上、配得上。此處為曾參自謙之詞。邢《疏》言：「又假言，參聞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之至德要道之言義？』」⑫夫：發語詞。⑬德之本也：本，根本。邢《疏》言：「此依鄭注，引其聖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為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邢《疏》云：「《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依王肅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管眾為要。」⑭教之所由生也：教，指教化。邢《疏》言：「《正義》曰：此依韋注也。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眾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舉此，則其餘

順人之教，皆可知也。」^⑮復坐：復，重新。因曾參回答問話後仍然站立著，故讓其重新坐下。^⑯身體髮膚：身，頭頸胸腹。體，四肢。髮，身上的毛髮。膚，皮膚。^⑰受之父母：受，接受。指子女的肉體是父母給予的。^⑱立身行道：立，樹立、成就。立身，樹立自身於天地之間，指有崇高的道德修養，成就功名與事業。行道，實行天下的大道。^⑲終：最後，老年時，或言指孝道的終極階段、最高要求。^⑳大雅：下引詩句《詩經·大雅·文王》。《文王》為大雅中的一首詩歌。^㉑無念爾祖：無，發聲詞，無義。念，想念。爾祖，你的先祖。^㉒聿修厥德：聿，述。厥，代詞，其，指文王。

【譯文】孔子在家裏閑坐（仲尼，孔子的字），他的學生曾參在旁侍坐（曾子，孔子的學生）。孔子說：「古代的聖王有至高之德、切要之道（子，孔子），用以順天下人心，使人民和睦相處，上上下下都沒有怨恨。（以，用。睦，親愛。用至高的道德教化人民，用孝道來感化人民，百姓因此相親相愛，尊卑長幼都沒有怨恨。）你知道先王的至德要道是什麼嗎？」曾子離席而起，恭敬地回答說：「學生曾參愚昧，怎麼會知道呢？」（參，曾子的名，曾參不能通達明了老師的意思。）「孔子說：「孝，是德行的根本，（人的所有行爲中沒有比孝更重大的，所以說是德之本。）一切教化都從這裏生發開來。（教導百姓相親相愛，沒有比教孝更好的，所以說是所有教化產生的根源。）你坐下，我現在就跟你講！人的身體以至每一根毛髮和每一塊皮膚，都是父母給予的，應當謹慎愛護，不敢稍有毀傷，這是實行孝

道的開始；以德立身，實行大道，使美好的名聲傳揚於後世，以光耀父母，則是實行孝道的最終目標。所以實行孝道，開始於侍奉雙親，進而在侍奉君主的過程中得到發揚光大，最終的目的就是成就自己的德業。《詩經·大雅》說：『常常懷念祖先的恩澤，念念不忘繼承和發揚他們的德行』。——（《大雅》是《詩經》中的篇名。無念，就是不要忘記。聿，是述的意思。修，是治的意思。盡孝的原則，是不敢忘記自己的祖先，要修治自己的德行。）

天子章第二

【題解】這一章講述天子的孝道，論說天子如何把愛敬雙親之心擴展至天下百姓，讓人民受到感化，都能效法天子而去盡孝。

【原文】子曰①。愛親者。不敢惡於人②。愛其親者。不敢惡於他人之親。敬親者。不敢慢於人③。己慢人之親。人亦慢己之親。故君子不為也。愛敬盡於事親。盡愛於母。盡敬於父。而德教加於百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故德教加於百姓也。形④於四海。形。見也。德教流行見四海也。蓋⑤天子之孝也。呂刑⑥云。一人有慶⑦。兆民賴之⑧。呂刑。尚書篇名。一人。謂天子。天子為善。天下皆賴之。

【注釋】①子曰：本章承接上章之文，還是孔子對曾參的講話。自此及以下四章，皆為孔子一次所講的話。故正文不再出「子曰」。②不敢惡於人：惡，厭惡、憎恨、不喜歡。意為天子作為熱愛自己父母的人，就要擴大去熱愛天下的父母親。③不敢慢於人：慢，輕侮、怠慢。此句言天子要廣泛地敬重他人。④形：通「型」。法式，典範。⑤蓋：語氣詞。多用於句首。⑥呂刑：為《尚書》中的篇名。⑦一人有慶：一人，指天子。慶，善。⑧兆民賴之：兆民，萬民，指天下的所有人。古人所說的

「兆」，即指一百萬，也指十億，後指一萬億。此處泛言極多，非實數。賴，依靠、憑藉、仰賴。

【譯文】孔子說：「天子真正愛護自己的父母，也就不敢厭惡任何人；（愛自己的父母，就不敢厭惡他人的父母。）真正尊敬自己的父母，也就不敢輕慢任何人。（一個人輕慢別人的父母，別人就會輕慢他的父母，因此有德行的君子不這樣做。）天子竭盡愛護尊敬來侍奉雙親，（對母親竭盡親愛之情，對父親竭盡尊敬之情。）將這種道德教育推廣到天下百姓，（堅持恭敬慎重的態度以修正內心，行其內心之所宜以處理外務，所以說將德行教化施之於黎民百姓。）讓四海之民都能起而效法，（形，是顯現的意思。道德教化普遍推行，顯現於四海之內。）這就是天子的孝道啊！《尚書·呂刑》說：「天子有愛敬父母的善德，天下萬民都會仰賴他。」（《呂刑》，是《尚書》中一篇的名稱。一人，指天子。天子肯於行善，天下百姓都因他而得福慶。）

諸侯章第三

【題解】這一章是講述諸侯的孝道。諸侯應以謙遜謹慎、不驕不奢的態度，遵守法律法規，節約生活費用，這樣才能夠長守富貴，保全自己的國家，使官員百姓和睦安樂。

【原文】在上不驕①。高而不危②。諸侯在民上。故言在上。敬上愛下。謂之不驕。故居高位而不危殆也。製節謹度③。滿而不溢④。費用約儉。謂之製節。奉行天子法度。謂之謹度。故能守法而不驕逸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居高位能不驕。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雖有一國之財而不奢泰。故能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富能不奢。貴能不驕。故云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⑤。上能長守富貴。然後乃能安其社稷。而和其民人⑥。薄賦斂。省徭役。是以民人和也。蓋諸侯之孝也。詩⑦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懼。兢兢。戒慎。如臨深淵。恐墜。如履薄冰。恐陷。

【注釋】①在上不驕：在上，諸侯為列國之君，貴在一國臣民之上，故言「在上」，即處於高位的意思。驕，自滿、自高自大。無禮為驕。②高而不危：高即上，言諸侯居於一國最高之位，所處甚高。危，危殆、危害。此接上句，意為諸侯居於萬人之上的高位，仍能不自高自大，則不會發生危

殆。③製節謹度：製節，花費節省，生活儉樸。謹度，指言行謹慎而合乎禮法。④滿而不溢：滿，國庫充實，錢財很多。溢，過分，此處指生活奢侈，與驕相對。⑤社稷：社是祭祀土神的場所，亦代指土神；稷為五穀之長，是穀神。⑥和其民人：民人，即人民、百姓。⑦詩：以下引文，見《詩經·小雅·小旻》。

【譯文】「（諸侯）處在萬民之上而不驕慢，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會產生傾覆的危險；（諸侯的地位在萬民之上，所以說「在上」。尊敬在上位的人，愛護在下位的人，這叫「不驕」，所以能居於高位而沒有危險。）節約費用，謹守法度，即使財富充足，也不會奢侈浪費。（各種費用儉省，這叫「制節」。奉行天子的法度，這叫「謹度」。所以能守法而不驕奢淫逸。）身處高位而沒有傾覆的危險，所以能長久地保持他的尊貴；（居於高位却能不驕慢，所以能長久地保持尊貴。）財富充裕而不奢侈揮霍，所以能長久地保持他的富有。（雖然擁有一個國家的財富却不奢侈揮霍，所以能長久地保持富有。）能使富有和尊貴不離開自身，（富有却能不奢侈，尊貴却能不驕慢，所以說「沒有離開他自身」。）然後才能保全社稷，（居上位者能長久地保持富有和尊貴，然後才能保證他的國家得以長治久安。）使自己和人民和睦相處（減少賦稅和雜役，因此人民和樂安定。）這就是諸侯的孝道啊！《詩經·小雅》說：『要戒慎恐懼，小心謹慎，就像站在深淵之旁，又像踏在薄冰之上。』（戰戰，是形容恐懼的樣子。兢兢，是形

容謹慎的樣子。所謂「如臨深淵」，是說恐怕掉下去。所謂「如履薄冰」，是說恐怕陷進去。）

卿大夫章第四

【題解】這一章是講述卿大夫的孝道。卿大夫從服飾、言論、行動等方面都必須符合先王所制定的禮制，為民眾作出表率，才能保全宗廟及祭祀，以事奉國君、服務百姓。

【原文】非先王之法服①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②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③不敢行。不合禮樂則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詩書則不言。非道不行。非禮樂則不行。口無擇言④。身無擇行⑤。言滿天下無口過⑥。行滿天下無怨惡⑦。三者⑧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⑨。法先王服。言先王道。行先王德。則為備矣。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⑩。夙夜匪懈⑪。以事一人。夙。早也。夜。暮也。一人。天子也。卿大夫當早起夜臥以事天子。勿懈惰。

【注釋】①先王之法服：先王制定的各種等級的人的規定服飾。②法言：合乎禮法的言語，即《詩》《書》等中的言論。③德行：合乎禮樂的道德行為。④擇言：敗言或不合法度的議論。⑤擇行：敗壞的德行或不合法度的行為。⑥言滿天下無口過：言滿天下，言語傳遍天下。口過，口中有失。⑦怨惡：怨恨厭惡。⑧三者：指上文之合於先王的服飾、言語和德行。⑨宗廟：古代祭祀先人

的場所。⑩詩：下引詩句，見《詩經·大雅·烝民》。⑪夙夜匪懈：夙，早晨。夜，晚間。匪，同「非」，不。懈，怠惰、鬆懈。

【譯文】「（卿大夫）非先王規定的服裝不敢穿，非先王的禮法言論不敢講，（言語不合乎《詩》《書》中的道理就不敢說。）非先王遵奉的道德行為不敢行。（行為不合乎《禮》《樂》的規範就不敢做。）所以，不合禮法的話不講，（不合乎《詩》《書》的話就不說。）不合道德的行為不行。（不合乎《禮》《樂》規範的行為就不做。）口中沒有不合乎禮法之言，自身沒有不合乎禮法之行，縱使言語傳遍天下，也不會口中有失，即使所作所為天下皆知，也不會有怨恨厭惡。「服飾、言語、行為」，三者都能完備無缺，然後就能守住其祭祀先祖的宗廟。（按照古聖先王所規定的衣服穿著，說的是古聖先王所說的道理，踐行的是古聖先王的道德行持，這樣就完備了。）這就是卿大夫的孝道啊！《詩經·大雅·烝民》說：「要早晚勤奮不懈，來侍奉於天子。」（夙，是早上的意思。夜，是晚上的意思。一人，是指天子。卿大夫應當晚睡早起，來侍奉天子，不要懈惰。）

士章第五

【題解】這一章講述士的孝道。士要移孝作忠，以待奉父母的愛敬之心侍奉國君、長上，做到事君以忠，事上以順，盡忠職守，完成自己肩負的重任。

【原文】資①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事父與母。愛同敬不同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事父與君。敬同愛不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兼。并也。愛與母同。敬與君同。并此二者。事父之道也。故以孝事君則忠。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也。以敬事長則順。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事君能忠。事長能順。二者不失。可以事上也。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②。蓋士之孝也。詩③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④。忝。辱也。所生。謂父母。士為孝當早起夜臥。無辱其父母也。

【注釋】①資：取，拿。②守其祭祀：祭，際也，神人相接為祭。祀，似也，言祀者似將見先人也。祭祀，指備供祭品以祭神祭祖的活動。③詩：下文所引詩句見《詩經·小雅·小宛》。④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夙，早，早上。興，起，起床做事。寐，睡覺。無，別，不要。忝，辱，羞辱。爾所生，生養你的人，即你的生身父母。

【譯文】「用奉事父親的行為來奉事母親，其親愛是一樣的；（侍奉父親和母親，親愛之情雖同，但尊敬之情不同。）用奉事父親的行為來奉事君主，其恭敬也是一樣的。（侍奉父親和君主，尊敬之情雖同，但親愛之情不同。）所以，對母親要重視愛，對君主主要重視敬，對父親則是兩者兼備。（兼，是并的意思。親愛之情如同侍奉母親，尊敬之情如同侍奉君主，兼有這兩者，是侍奉父親之道。）因此，用侍奉父親的孝道來侍奉君主，必能做到忠誠；（把侍奉父親的孝道轉到侍奉君主上，就能做到忠誠了。）用敬順兄長的悌道來侍奉上級，必能做到順從。（把侍奉兄長的恭敬心轉到侍奉上級上，就會順從。）忠誠和順從，都做到沒有什麼欠缺和過失，用這樣的態度去侍奉君主和上級，（侍奉君主能够忠誠，侍奉長上能順從，二者都沒有缺失，就可以侍奉在上位者了。）就能保住自己的俸祿和職位，守住宗廟的祭祀。這就是士人應盡的孝道啊！《詩經·小雅·小宛》說：「要早起晚睡地盡孝盡忠，不要有辱於生養自己的父母。」（忝，辱的意思。所生，指父母。士人盡孝，應當早起晚睡勤勤懇懇，不能有辱於自己的父母。）

庶人章第六

【題解】這一章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孝的最後一條，講述普通百姓的孝道，就是掌握自然規律進行生產，收穫糧食，供養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不違禮法，恭謹做人，節約用度，以更好地奉養父母，讓父母能夠安樂樂地終其天年。

本章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道作總結，說明人雖有尊卑貴賤的不同，但事親盡孝的心是沒有分別、沒有終始的。如果有人擔心能力不夠，無法盡孝，那是沒有道理的。

【原文】因（因上舊有子曰二字。刪之）天之道①。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順四時以奉事天道。分地之利②。分別五土。視其高下。此分地之利。謹身節用③。以養父母④。行不爲非爲謹身。富不奢泰爲節用。度財爲費。父母不乏也。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⑤。孝無終始⑥。而患不及己者⑦。未之有也。總說五孝。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孝無終始。能行孝道。故患難不及其身。未（未下九字恐有脫誤）之有者。言未之有也。

【注釋】①因天之道：因，順應、憑依、利用。順應春、夏、秋、冬四季變化的自然規律。②分地之

利：分，區別、分別。利，利益、好處。指分辨土地的特性和優勢，因地制宜種植農作物等。③謹身節用：謹，恭敬、謹慎。謹身，即對自己的身體恭敬、謹慎，言行合於禮法，不做違禮的事，就能遠離刑罰的羞辱。節用，節約儉省，生活不奢侈浪費。④以養父母：以，拿來、用來。養，贍養，供養。⑤自天子至於庶人：指從尊如天子，下至諸侯、卿大夫、士，直至卑如庶人，無論尊貴還是卑賤，都要實行孝道。本章自此開始總論五孝。⑥孝無終始：實行孝道，沒有貴賤等級的差異，也沒有開始與終結的區別。⑦而患不及己者：患，憂慮、擔心。及，趕上、做到。意為擔心自己做不到孝。全句意為，從天子到庶人，實行孝道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不在於其地位的尊貴還是卑賤，也不在於是事親還是立身。因此，擔心自己不能做到孝道，是不會有的。一說「孝無終始」為行孝無終無始，「患」為禍患，故而釋全句為：如果行孝道用心不純，用力不果，致使在立身和事親方面自始至終都沒有做好，這樣，要想禍患不及其身，那是不可能的。

【譯文】「順應春、夏、秋、冬四季變化的自然規律，（春天生發，夏天成長，秋天收穫，冬天貯藏，順應這四季的變化，來奉事天然之道。）分辨土地的不同特點，（分別山林、川澤、丘陵、水邊平地、低窪地等五種土地，觀察其高下的不同，因地制宜種植農作物等，這就是合理地利用土地資源。）行為謹慎，節約儉省，以此供養父母，（不做非法的事情，這叫「謹身」。富有但不奢侈揮霍，這叫「節用」。根據財力來支出，則對父母的供養就不會匱乏。）這就是老百姓應盡的孝道

啊！因此，從天子到百姓，不分貴賤，行孝都是無始無終、沒有止盡的。如果有人擔心自己無法盡孝，那是不可能的。」（這是總說五種孝道。上至天子，下到普通百姓，都應當圓滿孝道。能夠踐行孝道，所以不必憂患災難不會靠近他。所謂「未之有」，是說從來沒有過。）

三才章第七

【題解】這一章是繼「五孝」以後，孔子進一步顯明孝道之含義，以天、地、人「三才」作為章名。

【原文】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①。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為孝無終始。曾子乃知孝之為大。子曰。夫孝。天之經^②也。春秋冬夏。物有死生。天之經也。地之義^③也。山川高下。水泉流通。地之義也。民之行^④也。孝悌恭敬。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⑤。天有四時。地有高低。民居其間。當是而則之。則天之明^⑥。則。視也。視天四時無失其早晚也。因地之利^⑦。因地高下所宜何等。以順天下^⑧。是以其教不肅而成^⑨。以。用也。用天四時地利。順治天下。下民皆樂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也。其政不嚴而治^⑩。政不煩苛。故不嚴而治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⑪。見因天地教化民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愛^⑫。而民莫遺其親^⑬。先修人事。流化於民也。陳之以德義^⑭。而民興行^⑮。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也。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野。上行之則下效法之。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⑯。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⑰。善者賞之。惡者罰之。民知禁。不敢為非也。

【注釋】①甚哉，孝之大也：甚，很、非常。哉，語氣詞，表示感嘆。大，偉大，此處主要指孝道內涵的廣博和意義作用的廣大。②經：常規、原則。指永恆不變的道理和規律。③義：適宜，態度公正，合理合法。④行：行，履行，實行。⑤而民是則之：是，指示代詞，復指前文之「天地之經」。則，效法、作為準則。⑥則天之明：仿效天上的日、月、星辰給民衆以溫暖和光明。⑦因地之利：君主有指導農業生產的任務，故需考慮如何充分利用土地，以獲得最大的利益。⑧以順天下：以順應天下人心。⑨是以其教不肅而成：是以，因此。其，指天子諸侯。肅，指用嚴厲懲治的辦法去強制民衆接受。成，成功、成就、達到目的。⑩其政不嚴而治：政，政治、政事。治，治理，即天下太平、社會安定。⑪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先王，已逝世的帝王，此處指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等聖王。教，教化，指思想道德和行動的感召。化，漸變，指民衆受統治者行動的感召而逐漸向孝義和善變化。⑫是故先之以博愛：是故，因此。先，率先實行，帶頭去做，為民衆做出榜樣。博愛，廣泛地實行仁愛、泛愛衆人。⑬民莫遺其親：遺，遺棄、遺忘。親，指父母。⑭陳之以德義：陳，廣布、陳說。言統治者率先陳說道德之美、正義之善。⑮民興行：興，起。行，實行。言民衆都會自動地講道德、行義舉。⑯而民和睦：人民因此而和順親睦。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示，拿出來給人看，使人明白。好，喜好和提倡的。惡，厭惡和反對的。禁，禁止，即不許做的非法的事。

【譯文】曾子聽了孔子所講的孝道後，贊嘆地說：「啊，孝道的意義實在太大了！」

（上自天子，下到普通百姓，都應該盡孝，無始無終，曾子於是知道了孝道的廣大。）孔子說：「孝道，猶如天地運行恒常不變，（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萬物隨之而有生有滅，這是上天的恒常之道。）猶如大地利益萬物，（山川有高下，流水因之而流通，這是大地的必然法則。）這是人最爲根本的德行。（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恭敬長上，這是人應有的行爲。）天地這種不變的法則，人應該效法它。（天有四時的運行，地有高下的不同，百姓居於其間，應當遵從并效法它。）仿效上天光明普照，（則，是觀察的意思。觀察天之四時運行，有一定的準則，從不變早或變晚。）依照大地所出產的物品，（根據土地的高下，看適宜種何種穀物。）用來治理天下萬民。因此其教化不需要嚴肅的態度就可成功，（以，是用的意思。憑藉天之四時和地利，順應之以治理天下，天下萬民都安樂，因此其教化不需要嚴肅的態度就可成功。）政令無須靠嚴厲的手段推行而天下大治。（政令不煩雜苛刻，所以不需要嚴厲的手段就能得以推行。）先王看到這樣的教化可以轉化人心，（看到根據天地恒常之道教化百姓的容易。）所以率先實行孝道，博愛大衆，使百姓不會遺棄雙親；（率先修治自身，德澤流於百姓，從而化導人民。）再來陳述道德仁義，讓百姓心生仰慕，願意效法；（在上位者喜歡道義，則人民沒有敢不服的。）先行禮敬謙讓，做出表率，使百姓不會互相爭鬥；（就像文王敬讓於朝堂之上，發生爭執的虞人和芮人受其感化，推讓田畔於民間，說明在上位者真心實行，則在下位者就會起而效法他。）再以禮樂來引導，讓百姓身心和諧，和睦相處；（在上位者如果樂於遵行禮

法，則百姓沒有誰敢不尊敬的。）指示人民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人民就知道禁令而不違犯了。（做好事的獎賞他，做壞事的懲罰他，則百姓就知道所禁止的事情，從而不敢爲非作歹。）

孝治章第八

【題解】這一章是孔子爲我們陳述明王如何以孝治理天下。用孝道來治理天下，能感得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國泰民安，世界和諧，天下大治。

【原文】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①。不敢遺小國之臣②。天子待之以禮。此不遺小國之臣者也。而況於公侯伯子男③乎。古者諸侯歲遣大夫聘問。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故得萬國④之歡心。以事其先王⑤。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各以其職來助祭宗廟。是得萬國之歡心。事其先王也。治國者⑥。不敢侮⑦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⑧。治國者。諸侯也。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⑨。治家者⑩。不敢失⑪於臣妾之心。而況於妻子⑫乎。故得人之歡心⑬。以事其親⑭。夫然⑮。故生則親安之⑯。養則致其樂。故親安之也。祭則鬼饗⑰之。祭則致其嚴。故鬼饗之。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故和平。災害不生。風雨順時。百穀成熟。禍亂不作。君惠臣忠。父慈子孝。是以禍亂無緣得起也。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故上明王所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以其孝治天下。故致於此。詩⑱云。有覺德行⑲。四國順之⑳。覺。大也。有大德行。四方之國。順而行之也。

【注釋】①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昔，過去、古代。明王，英明聖睿的天子，即首章所說的先王。②不敢遺小國之臣：遺，遺棄、遺忘、不放在心上。小國之臣，指小諸侯國之君派到王朝來聘問天子的臣僚。③而況於公、侯、伯、子、男：而況，何況。公侯伯子男，慣指周之五爵位。④萬國：萬，很多、無數。國，諸侯國。⑤以事其先王：指各諸侯國前來王朝助祭天子之先王的宗廟。⑥治國者：治理國家的君主，即諸侯。天子為治天下者。⑦侮：輕視，凌辱、怠慢。⑧而況於士民乎：士民，士人和庶民。此處士人指庶民中有知識者，非有職之士。⑨以事其先君：指百姓都主動恭敬地獻物給諸侯以協助祭祀諸侯先君。⑩治家者：據唐玄宗注，指受祿養親的卿大夫。⑪失：失禮，指所言所行不合禮儀，或不知其人心意。⑫妻子：妻子和兒子。⑬故得人之歡心：人，指全家自妻、子至奴、婢等人。⑭以事其親：指奉養父母老人。⑮夫然：夫，發語詞。然，如此、這樣。指天子、諸侯、卿大夫各自能以孝道治理天下、治理列國、治理家族。⑯故生則親安之：生，指父母健在。親，父母。安，舒適安樂。⑰饗：通「享」。指鬼神享用祭品。⑱詩：此處指《詩經·大雅·抑》。據說，這是衛武公諷刺周厲王并用以自警的詩。⑲有覺德行：覺，大。德行，崇高的道德行為。意為天子果真有崇高的道德和孝義的行為。⑳四國順之：順，通「訓」，化的意思。此四國指天下各地。句意為，天下各地都會因此被訓化，而服從他的統治。

【譯文】孔子說：「從前聖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對於小國派來的使臣，都不敢

失禮輕視，（古時候諸侯每年派遣大夫聘問天子，天子對其以禮相待，這就是所謂不遺棄小國的使臣。）何況對自己分封的公、侯、伯、子、男呢？（古時候諸侯每五年一次朝見天子，天子派遣長子在郊外迎接，載草料和穀物百車，以客禮相待。）所以能得到各國諸侯的歡心，紛紛來助祭天子的祖先。（諸侯每五年一次朝見天子，各奉上其地的特產來助祭，這就是所謂得到了萬國的歡心，來奉祀其祖先。）治理封地的諸侯，連卑微的鰥夫寡婦也不敢欺侮，何況是知禮儀的百姓呢？（治國者，是指諸侯。）因此能得到百姓的歡心，來恭敬助祭諸侯的祖先。治理家族的卿大夫，對臣僕婢妾都不敢失禮，更何況對其妻子、兒女呢？所以得到眾人的歡心，使他們樂意侍奉卿大夫的父母。這樣，才會讓父母在世的時候，過著安樂的生活，（父母在世時，努力使父母快樂，所以父母就心安了。）死後成爲鬼神，也能够安享子孫的祭祀。（祭祀的時候，努力做到嚴肅恭敬，因此鬼神會來享用。）因此使天下祥和太平，（上下沒有怨恨，所以會安定和平。）災害與禍亂都不會發生。（風調雨順，各種穀物都得以成熟；君主樂於施惠，臣下忠誠盡職，父親慈愛，子孫孝順，因此禍亂沒有發生的緣由。）所以聖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就會有這樣的效果。（所以上面所說的「明王」在位，之所以能够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因爲他以孝道治理天下，所以才能够達到這種效果。）《詩經》上說：『天子有偉大的德行，四方的國家都來歸順他。』」（覺，是大的意思。有大德行，則四方的國家就都會順從而歸向他。）

聖治章第九

【題解】這一章是《孝治章》意思的延伸，說明聖人如何用德行教化百姓，治理天下。

【原文】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①。無以加於孝乎^②。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者德之本。又何加焉。孝莫大於嚴父^③。嚴父莫大於配天^④。尊嚴其父。莫大於配天。生事愛敬。死爲神主也。則周公其人也。尊嚴其父配食天者。周公爲之。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郊者祭天名。后稷者周公始祖。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王。周公之父。明堂。天子布政之官。上帝者。天之別名。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⑤。周公行孝朝。越裳重譯來貢。是得萬國之歡心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豈聖人所能加。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因人尊嚴其父。教之爲敬。因親近於其父。教之爲愛。順人情也。聖人之教。不肅而成^⑥。聖人因人情而教民。民皆樂之。故不肅而成也。其政不嚴而治。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⑦。本謂孝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性。常也。君臣之義也。君臣非有天性。但義合耳。父母生之。續莫大焉^⑧。父母生子。骨肉相連屬。復何加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⑨。君親擇賢。顯之以爵。寵之以祿。厚之至也。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

謂之悖德^⑩。人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親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⑪。不能敬其親而敬他人之親者。謂之悖禮也。以順則逆^⑫。以悖為順。則逆亂之道也。民無則焉。則。法。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⑬。惡人不能以禮為善。乃化為惡。若桀紂是也。雖得之。君子所不貴^⑭。不以其道。故君子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君子不為逆亂之道。言中詩書。故可傳道也。行思可樂。動中規矩。故可樂也。德義可尊。可尊法也。作事可法。可法則也。容止可觀。威儀中禮故可觀。進退可度。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以臨其民^⑮。是以其民畏而愛之。畏其刑罰。愛其德義。則而象之^⑯。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⑰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⑱。淑。善也。忒。差也。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可法則也。

【注釋】①敢：謙詞，有冒昧、大膽的意思。此句為曾參對其師孔子提問，故以敢問來表示其敬意。②無以加於孝乎：有比孝道更重要的嗎？加，更、高於、大於、在其上。這句問話的目的，是引出孔子的孝道為最高道德的論說。③孝莫大於嚴父：孝行沒有比尊崇父親更重要的了。嚴，尊、尊崇、尊敬。嚴父，尊崇尊敬父親。④嚴父莫大於配天：尊崇父親沒有比以父親擬比於上天和父親亡後以其配享於上天更重要的了。配，有匹配和配享二義。匹配，等同、比擬。配享，是在主要祭祀對象之外附帶祭祀的對象。周代禮制，每年冬至在郊外祭祀上天，同時祭祀父祖先王，這就是配天之禮。

古人認為天是最偉大的，父親是最值得尊崇的，父親在世時孝子將其視為自己的天，父親死後孝子以其配享上天，是孝子對父親最大的尊崇。⑤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天下諸侯各自按照其職位規定進貢物品，來協助天子祭祀。四海之內，指天下之諸侯。職，即職貢，四方向王朝的貢獻。諸侯向王朝進貢的物品主要是用於祭天地祖宗的。⑥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聖人的教化，不必採用嚴厲的措施就能成功。聖人，指古代的聖明君王，此處指周公。肅，峻急、嚴厲。成，成功、取得成效。⑦其所因者本也：因，憑藉。本，根本，此處指道德的根本——孝道。⑧續莫大焉：續，指續先傳後，也就是人類的自身繁衍。焉，於之，在這件事上。莫大焉，沒有比這更重大的事。⑨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親，親自。臨，以上對下。厚，深重、重要。⑩悖德：背，違背。悖德，違背公認的道德準則。⑪悖禮：違背禮義。⑫以順則逆：是「以之順民，民則逆」的省文。順，使動用法。則，就。意為，以悖德悖禮的行事去教化民衆，企圖使民衆順從，就會造成逆亂。⑬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居、處，在此處有親身實行的意思。善，善行，即上文之愛敬親人的孝行。凶德，昏亂無法，即違背道德。⑭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得，得到、得意、得志。君子，泛指賢者。貴，重視、贊賞。不貴，鄙視、厭惡、看不起。全句意為，上邊的這種如夏桀商紂的人即使一時得志，因為他是不符合道德規範的，所以君子也不會看得起他。⑮以臨其民：臨，在此為統治、管理的意思。言君子實行以上六事，來統治和管理民衆。⑯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畏，敬畏，因其有威嚴不敢犯之。象，模仿、效法，因其有儀象而模仿他。意為：因此民衆敬畏他而又愛戴他，將他作為準則而仿效他。⑰詩：以

下詩文，見《詩·曹風·鳴鳩》。此詩主旨，歷來有兩種相反意見。《毛詩序》云：《鳴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朱熹《詩集傳》則云：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平均專一。後世多取朱說。⑱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淑，美好、善良。淑人，有德行的人。君子，指有道德、有才幹的人。儀，儀表、儀容。忒，差錯。凡是有德行的淑人和有見識的君子，他的儀容禮貌都不會有差錯。

【譯文】曾子又說：「學生很冒昧地向老師請教，聖人的德行，就沒有比孝道更大的嗎？」孔子說：「天地所生的萬物，最尊貴的是人。（人類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其不同於萬物。）人的德行，沒有比孝道更大的了。（孝是德行的根本，又有什麼能超過它呢？）孝道之中，沒有比把父親推到最尊嚴的地位更大的了。（沒有能大過尊敬推崇自己父親的。）要把父親推到最尊嚴的地位，沒有比請父親的神明來配同上天享受祭祀更大的了，（尊敬自己的父親，沒有比配祀天帝更隆重的了。活著時親愛尊敬地侍奉，死後成爲百神之主。）而周公就是這樣的人。（尊敬自己的父親，使其配食於天帝，是從周公開始的。）昔日，周公在郊外祭祀其先祖后稷，以他配同上天；（郊是祭天禮儀的名稱，后稷是周公的始祖。）在明堂宗廟祭祀文王，以他配同上帝。（文王，是周公的父親。明堂，是天子發布政令的場所。上帝，是天的另一名稱。）所以，天下的諸侯都帶貢品前來助祭。（周公行孝於朝堂之上，越裳國通過譯使來進貢，這就是得到了萬國的歡心。）因此說聖人的德行，哪有比孝道更大的呢？（孝悌之道

盡到了極致，就能够與天地神明相通，豈是聖人所能超越的呢？）

聖人根據人們對父母的敬畏之心，教導人們懂得禮敬；根據人們對父母的親近之心，教導人們懂得仁愛。（根據人們知道尊敬自己的父親，教他們禮敬衆人。根據人們親愛自己的父親，教他們仁愛衆人。這是順應人們的性情。）所以聖人的教化，不須用嚴肅的方式就能成功，（聖人根據人們的性情來教導民衆，民衆都樂於順從，所以能够不嚴厲却可以成功。）其政令不須用嚴厲的手段推行就能使天下太平。（不須要嚴厲的手段就能治理天下，自己行得正，雖然不下命令，別人也會效法而行，所以能够沒有嚴刑峻法却可以使天下太平。）這是由於聖人所依據的是孝道這個根本。（所謂根本，就是指孝道。）父子之間的慈孝之道是天性，（性，就是恒常不變的本性。）它表現在君臣之間就是大義。（君主和臣下之間并不具有天然的親情，只是以道義相結合。）父母生子，繼承宗嗣之事，讓孝道得以相續，沒有比這種人倫關係更重大的了！（父母生下子女，血脈和骨肉連成一體，更有什麼能超過這種關係呢？）父親既有君的尊嚴，又有父的慈愛，讓兒女的孝心得以培養，沒有比這種恩義更厚重的了！（君主選擇賢才，以官爵來顯揚他，以榮祿來優待他，這是極其深厚的恩義。）所以，不愛自己的父母，而去愛別人，那就叫違背道德；（人不愛自己的父母而去愛他人的父母的，叫做悖德。）不尊敬自己的父母，而去尊敬他人，那就叫違背禮義。（不尊敬自己的父母而去尊敬他人的父母的，叫做悖禮。）君主應當順乎天性，敬愛父母，如果違逆天性，不孝父母，（以違背

本性為順應本性，這是叛逆作亂之道。）老百姓就會無以仿效啊！（則，是效法的意思。）君主不能盡孝，違背道德禮法，國家必會招致災難，（君子所厭惡的，是人如果不能遵行禮法以行善，就會化為作惡之人，像夏桀和商紂就是這樣。）即使這樣能得崇高的權位，君子也不以為貴了。（不通過正當的方式得到，君子不看重。）作為君子，絕不做違背道德禮法之事。君子說話前，必會考慮其言語是否可說；（君子不按叛逆作亂之道行事，所說的話符合《詩》《書》的意旨，所以可以傳承聖賢之道。）行動前，必會考慮其行為是否能給大眾帶來歡樂；（動作行為符合禮法規範，所以能夠讓百姓歡樂。）建立品德，做事合乎正義，可以值得尊敬；（可尊，是可以效法的意思。）所作所為，可以值得效法；（可法，也是可以效法的意思。）儀容舉止，遵守禮法，可以值得觀摩；（儀容舉止符合禮法，所以能夠讓百姓觀摩。）一舉一動，合乎法度，可以值得贊嘆。（危難之際，能進而盡忠；日常無事，則退而補過。）君子以這些威儀對待百姓，百姓就會敬畏他而且愛戴他，（畏懼他的刑罰，熱愛他的道德信義。）以他作為學習的榜樣。因此，君子能實現道德教化，從而暢行其政策命令。《詩經·曹風·鴉鳴》說：『一個善人君子，他的德行威儀，沒有任何欠缺。』」（淑，是善的意思。忒，是差的意思。善人君子，儀容舉止沒有差錯，可以作為效法的對象。）

紀孝行章第十

【題解】這一章是記錄孝子事親的行為。

【原文】子曰。孝子之事親。居①則致其敬。養②則致其樂。樂竭歡心以事其親。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雖尊為君而不驕也。為下不亂。為人臣下。不敢為亂也。在醜不爭。醜。類也。以為善。不忿爭。居上而驕則亡。富貴不以其道。是以取亡也。為下而亂則刑。為人臣下好作亂。則刑罰及其身。在醜而爭則兵③。朋友中好為忿爭者。惟兵刃之道。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④。猶為不孝。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之親。今反驕亂分爭。雖日致三牲之養。豈得為孝子。

【注釋】①居：平常家居。②養：贍養，奉養。③兵：兵器，在此指用兵器相殺戮。④日用三牲之養：日，每天。三牲，指豬、牛、羊。古人宴會或祭祀時用三牲，稱為太牢，是最高等級的供奉。日用三牲之養，言給父母每天吃的供給極為豐厚。

【譯文】孔子說：「孝子侍奉父母親，日常居家時，處處都應對父母恭敬；奉養父母時，應讓父母歡心；（樂於竭盡自己的歡心，以待奉自己的父母。）父母生病時，應憂慮父母的病情；父母去世時，應盡到哀傷；祭祀父母時，應莊嚴敬肅。以上五點都能完備，才真正做到侍奉雙親。侍奉雙親的孝子，處在上位要謙虛而不驕傲，（雖然貴為人君，却不驕慢。）處在下位要恭敬謹慎而不作亂，（作為別人的臣下，不敢作亂。）與大眾相處要和順而不競爭。（醜，是類的意思。要為善而不與人忿爭。）身居上位如果驕傲，就會滅亡；（不是用正當的方式得到的富貴，因此才會自取滅亡。）身居下位如果作亂，就會受到懲罰；（作為別人的臣下，如果喜好作亂，則會招來刑罰的制裁。）跟大眾相處如果鬥爭，就會互相殺害。（在朋友相處中，喜好忿爭的人，只會引來兵刃相加。）為人子女，如果以上三者不能去除，即使每天用牛、羊、豬肉來供養父母，還是不孝。（親愛自己父母的人，不敢厭惡別人的父母。如今反而傲慢作亂，引起紛爭，雖然每天用三牲奉養父母，又怎能稱得上是孝子呢？）

五刑章第十一

【題解】這一章是說明不孝是最大的罪惡，并指出引致社會大亂的三個根源。

【原文】子曰。五刑之屬三千^①。五刑者。謂墨。劓。膺。官（官下舊有割字。刪之）。大辟也。而罪莫大於不孝^②。要君者無上^③。事君先事而後食祿。今反要君。此無尊上之道。非聖人者無法^④。非侮聖人者不可法。非孝者無親^⑤。己不自孝。又非他人為孝。不可親。此大亂之道也^⑥。事君不忠。侮聖人言。非孝者。大亂之道也。

【注釋】①五刑之屬三千：處以五刑的罪行共有三千條。②罪莫大於不孝：所有應處以五刑的三千條罪行中，沒有比不孝更重的罪行了。即不孝為罪惡之極。此句言不孝之罪，不在三千條罪行之中。③要君者無上：要，強求、要挾、脅迫，有所依仗而強硬要求。者，指代人。無上，藐視君上，即目無君長，反對或凌辱君長。④非聖人者無法：非，責難、誹謗、詆毀。聖人，具有最高道德標準的人。非聖，就是對周公、孔子等所謂聖人的言論、著述進行誹謗或不恭敬對待。⑤非孝者無親：非，非議，不贊成。非孝，誹謗他人的孝行。⑥此大亂之道也：大亂，最嚴重的禍患悖亂。道，根源，意為導致大亂。

【譯文】孔子說：「古代的刑法有五大類，所歸屬的犯罪之條列，有三千種之多，（五刑，是指墨、劓、牘、宮、大辟五種刑罰。）其中沒有比不孝的罪行更大的。要脅君主的人，是心目中沒有君主的存在；（侍奉君主應當先盡心做好事然後再領取俸祿，如今反而威脅君主，這是沒有尊上之道。）反對聖人的人，是心中沒有法則的存在；（誹謗侮辱聖人的人不可效法。）反對孝道的人，是心目中沒有父母親。（自己不孝，對他人盡孝又加以誹謗，這種人不可親近。）這三種惡行，都是造成天下大亂的根源。」（侍奉君主不忠誠，輕侮聖人的言論，不孝父母，這是大亂之道。）

廣要道章第十二

【題解】這一章詳細說明「要道」的意義。

【原文】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樂者感人情。樂正則心正。樂淫則心淫也。安上治民^①。莫善於禮。上好禮則民易使。禮者。敬而已矣。敬。禮之本。有何加焉。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悅者衆。所敬一人。是其少。千萬人悅。是其衆。此之謂要道也。孝悌以教之。禮樂以化之。此謂要道也。

【注釋】^①安上治民：安，安定、安心。上，國君。安上，使國君安心。社會太平，國君就能安心。治民，使民衆得到治理。

【譯文】孔子說：「教導百姓相親相愛、愛戴君主，沒有比君主自己行孝道更好的辦法了。教導百姓遵循禮節、順從長上，沒有比君主自己行悌道更好的辦法了。改善社會風俗，沒有比用和諧的音樂去調和性情更好的辦法了。（音樂是感通於人的內心情感而發

的，音樂雅正則表明人心純正，音樂淫縱則表明人心淫縱。）使在上位者身心安定，百姓得到治理，沒有比君主自己遵循禮法更好的辦法了。（在上位者好禮，則民衆易於指使。）禮的根本，就是一個「敬」字。（敬是禮的根本，又有什麼能超過敬呢？）因此，尊敬別人的父親，爲人子女的就會喜悅；尊敬別人的兄長，爲人弟弟的就會喜悅；尊敬別人的君主，爲人臣子的就會喜悅。尊「敬」一個人，就會讓千千萬萬的人都感到喜悅。他所尊敬的人雖然很少，而感到喜悅的却是許許多多的人。（所敬的只有一人，是言其少。能讓千萬人喜悅，這就是所說的「衆」了。）這就是所謂的切要之道啊！」（用孝悌之道來教導民衆，用禮樂之道來轉化民衆，這就是所謂的「要道」。）

廣至德章第十三

【題解】這一章是說明「至德」的意義。

【原文】子曰。君子之教以孝^①。非家至而日見之也^②。但行孝於內。流化於外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③。天子父事三老^④。所以敬天下老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天子兄事五更^⑤。所以教天下悌也。教以臣^⑥。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天子郊則君事天。廟則君事尸。所以教天下臣。詩^⑦云。愷悌^⑧君子。民之父母。以上三者教於天下。真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⑨。至德之君。能行此三者。教於天下也。

【注釋】①君子之教以孝：君子，由下文看，此處君子指天子。教以孝，以孝行教，指用孝道去教化民衆。②非家至而日見之也：非，不是。家至，到家，即一家一戶都親自拜訪。日見之，每天都見他，即每天都當面指教爲人子者如何行孝。③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所以，表示原因。教育天下人尊敬爲人父者的方法，除了前章說，天子要尊敬自己的父母以作出表率外，另一種方法就是敬老。④三老：古代設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禮養之。《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

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
⑤五更：古代鄉官名。用以安置年老致仕的官員。《魏書·尉元傳》：「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
⑥教以臣：臣，此處指作爲臣下的品德和行爲要求，即忠誠與敬仰。教以臣，指天子以如何作臣的道理教化臣下，其具體方法是在祭天和祭祖時作出爲臣的榜樣。
⑦詩：下引詩句，見《詩經·大雅·泂酌》。據說，此詩是西周時召康公爲了戒勉周康公所作。
⑧愷悌：和善安詳、平易近人的樣子。
⑨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孰，誰、何。順民，適合民心、順應民意，指順應萬民都有的孝敬父母的本心。

【譯文】孔子說：「君子教孝道，不用每天挨家挨戶上門去教。（只是行孝於內，德澤流及百姓，百姓自然感化於外。）對自己的父母盡到孝道，就是教天下爲人子的尊敬他的父母；（天子以對待父親的禮節來奉事年在五十歲以上的鄉官，這是表明他尊敬天下的老人。）對自己的兄長盡到悌道，就是教天下爲人弟的尊敬他的兄長；（天子以對待兄長的禮節來對待年老致仕而有經驗的鄉間耆老，這是爲了教導天下人禮敬自己的兄長。）對自己的臣子教以做臣子之道，就是教天下爲人臣子的尊敬他的君主。（天子郊祀時以對待君主的禮節來奉事上天，廟祭時則以對待君主之禮來奉事代表祖先受祭的人，這是爲了教導天下人懂得爲臣之道。）《詩經·大雅·泂酌》中說：『溫和而又平易近人的君子，就如天下人的父母。』（用上述

三點來教化天下，真正是人民的父母。」（若沒有至高之德，有誰能順乎百姓到如此廣大的程度呢？）（擁有至高德行的君主，能够按這三點去做，以教化天下。）

廣揚名章第十四

【題解】這一章是詳細說明「揚名」的意思。最高的孝道，就是立身行道，成聖成賢，揚名於後世，顯耀父母，這是孝的終極。

【原文】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欲求忠臣。出孝子之門。故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以敬事兄則順。故可移於長也。居家理^①。故治可移於官。君子所居則化。所在則治。故可移於官也。是以行成於內^②。而名立於後世^③矣。

【注釋】①居家理：理，正、治理。居家理，指處理家事有條有理、家務管理得好。儒家治學目標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齊家是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所謂家齊國自治。②是以行成於內：行，行為，指事親孝、事兄悌和居家理的活動。成，成效、成功。內，指家庭之內。意為君子在家庭中養成美好的品德，其道德的作用得到發揮、取得成績。③名立於後世：名，名譽、美好的名聲。立，建立、樹立。儒家十分注重留美名於後世。

【譯文】孔子說：「君子侍奉父母能盡孝道，所以可把它移用到對君主的盡忠上；（要

想求得忠臣，忠臣出於孝子的家中，所以可以把孝道移到君主身上。（侍奉兄長能盡悌道，所以可把它移用到對長上的順從上；（以恭敬之心奉事兄長則能順從，所以可以移到長上身上。））在家做事有條有理，所以可把它移用到對政務的處理上。（君子所居住的地方自然會被他所感化，所在的地方自然可以得到治理，所以可以把這份辦事能力移到做官治民上。）因此，君子在家中把這三種德行的根基養成，將來纔能建功立業，而他的美好名聲自然就會傳於後世了。」

諫諍章第十五

【題解】這一章是說明爲人子、爲人臣看到自己的父母、領導有過失，有勸諫的義務，需要幫助他們改過。

【原文】曾子曰：若夫^①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②矣。敢問子從父之道。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③。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七人者。謂大師。大保。大傅。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維持王者。使不危殆。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⑤。尊卑輔善。未聞其官。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令。善也。士卑無臣。故以賢友助己。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命。又焉得爲孝乎。委曲從父命。善亦從善。惡亦從惡。而心有隱。豈得爲孝乎。

【注釋】①若夫：句首語氣詞，用以引起下文。②聞命：聞，聽到。命，命令、指教。聞命，聽過（先生的）教誨。因曾參爲孔子弟子，故用此謙詞表示聽過老師的講解。③是何言與：是，指示代詞，指「子從父之令可謂孝」這種說法。何言與，什麼話，表示否定的答語。以下重複一句「是何言

與」，是更加强了否定的意思。意為：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④爭臣：敢於直言諍諫的臣子。⑤家：卿大夫的家族。

【譯文】曾子說：「關於慈愛、恭敬、安親、揚名的道理，學生已經聽您講過了，請問為人子的一切都聽從父親的命令，這可以說是孝嗎？」孔子說：「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在古時候，天子有七位直言諍諫之臣，即便天子無道，還不會失掉其天下；（所謂七人，是指太師、太保、太傅、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他們幫助君王治理天下，使君王不至於陷入危險的局面。）諸侯有五位直言諍諫之臣，即便諸侯無道，還不會失掉其國；卿大夫有三位直言諍諫之家臣，即便大夫無道，還不會失掉其家；（尊卑上下共同輔佐大夫使其為善，沒有聽說過具體的官名。）士人若有直言規勸的朋友，則自己不會失掉美好的名聲；（令，是善的意思。士人地位較為卑下，沒有輔助之臣，因此以賢良的朋友輔助自己。）如果父母有能够堅持真理、勸諫父母改過的兒女，父母就不會做出不道義的行為。假如父母有不義的行為，兒女不能够不勸諫。如果一味順從，這是陷父母於不義。如果父母、領導、朋友有不道義的行為、不正確的觀念，我們就要勸諫。一味盲從父母的號令，怎麼能够稱為孝呢？」（委曲求全地聽從父親的命令，父親為善就跟著為善，父親為惡就跟著為惡，而心中有未曾吐露的勸諫之語，又怎能稱得上是孝呢？）

感應章第十六

【題解】這一章講述孝悌可以跟天地鬼神感通。行孝之人，孝心達到至誠，就能夠跟天地、祖先、神明有所感應，所謂以至誠之心而感，就有天地鬼神來應，這是這一章所說的道理。

【原文】子曰。昔者。明王^①事父孝。故事天明。盡孝於父。則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盡孝於母。能事地察。其高下視其分。察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卑事於尊。幼順於長。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事天能明。事地能察。德合天地。可謂彰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雖貴為天子。必有所尊。事之若父。三老是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必有所先。事之若兄。五更是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設宗廟。四時齋戒以祭之。不忘其親。修身慎行。恐辱先也。修身者。不敢毀傷。慎行者。不歷危殆。常恐其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孝至於天則風雨時。孝至於地則萬物成。孝至於人則重譯來貢。故無所不通也。詩^②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③。孝道流行。莫敢不服。

【注釋】①明王：聖明睿智的帝王。明，明察、了解得非常清楚。此處有上對下、下對上都明察的意思。②詩：下引詩句見《詩經·大雅·文王有聲》。此詩是贊頌周文王的文德，并歌頌武王能够繼承文王極好的聲譽，完成其志願。③無思不服：思，助詞，用於句首或句中。服，歸附、服從。

【譯文】孔子說：「古時候聖明之君，侍奉父親能盡孝道，所以侍奉上天就能開發自己本性裏的光明；（對父親盡孝，則能够明智地侍奉上天。）侍奉母親能盡孝道，所以對於萬事萬物觀察得清清楚楚；（對母親盡孝，所以能够明察地利。所謂察，是依其高下而觀察其所宜。）侍奉諸父、諸兄能盡長幼之道，所以上上下下都安定太平。（地位卑下的人侍奉上級，年齡幼小的人順從於尊長，因此上下能得到治理。）他以孝道侍奉天地，效法天地之德，得到天地的明察，祖宗的神明就來感應，接受他的祭祀。（能明智地侍奉上天，能依照地之所宜來侍奉大地，德行與天地相合，可以說是彰顯了。）所以，即使貴為天子，也必有他所尊敬的，那就是他的父親；（雖然貴為天子，必定有所尊敬的人，奉事他們就像對待父親一樣，這說的是三老。）也必有比他更年長的，那就是他的兄長。（必定有比他年長的人，侍奉其就像對待兄長一樣，這說的是五更。）祭祀要竭誠恭敬，不敢忘懷列祖列宗；（設置祖先的宗廟，一年四季按時齋戒以祭祀，不敢忘記自己的父母。）謹慎自己的起心動念，一言一行，唯恐侮辱了自己的祖先；（所謂修身，是說不敢毀傷自己的身體。所謂慎行，是說不經歷危險。常常害

怕辱及自己的先人。」在祭祀宗廟之時，必須至誠恭敬，纔能感應祖先來享受他的祭祀。

（侍奉在世的人容易，侍奉已死去的人困難，聖人對此十分謹重，所以重複其文句。）他真正把孝悌之道做到圓滿，便能貫通神明，自己本性的光明就會普照四海，沒有不通達之處。

（孝心達於上天則風雨以時而降，孝心達於大地則萬物順利生長，孝心達於人民則遠方的國家通過譯使來進貢，所以說無所不通。）《詩經·大雅·文王有聲》說：「天下東西南北各地，沒有一個地方不服從孝悌之道的教化。」（孝道圓滿而流及於百姓，則沒有人敢不服從的。）

事君章第十七

【題解】這一段是說明如何事君，即如何對長上、領導盡忠。所謂移孝作忠，把孝心推移到對國家、人民，就是盡忠。

【原文】子曰。君子之事上也^①。進思盡忠^②。退思補過^③。將順其美^④。匡救其惡^⑤。故上下。（上下下舊有治字。刪之）能相親也^⑥。君臣同心。故能相親。

【注釋】①君子之事上也：君子，指有德行者。事，侍奉。上，此處指君主。②進思盡忠：進，指在朝廷為官。思，考慮。盡忠，竭盡對國家的忠誠，直至為其而死。③退思補過：退，退職閑居家中。補過，彌補國君與國家大事中的不當之處。④將順其美：將，奉行、秉承。順，順從。有使動的意思，不僅自己順從，還要使天下人順從。美，好、正當、正確。⑤匡救其惡：匡，糾正、扶正。救，補救、彌補、制止。⑥故上下能相親也：上，國君。下，臣僚。

【譯文】孔子說：「君子奉事明君，在上朝進見君主時，要想著如何盡忠；從朝廷退居在家時，又想著如何來糾正補救君主的過失。對君主的美德善政，要順從實行；對君

主的過失，要扶正過來，讓他的惡不要再繼續。所以，在上位的君主和在下位的臣子，都能够相互親愛了。」（君主和臣下同心同德，因此能相互親愛。）

論語

【題解】《論語》一書，乃孔子與弟子講學之語錄，注重修身學道，并以立人格、知天命為學道之本，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倫理思想和教育思想，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也是研究孔子學說最重要的文獻。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七記載：宋初宰相趙普，人言所讀僅《論語》而已。太宗趙匡義因此問他。他說：「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趙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論語》治國平天下之大用，於此可略窺一斑。《群書治要》中將《孝經》編在《論語》之前，這樣的編排有其深意。《孝經》是《論語》的行門，有了力行，方可體悟《論語》。

北宋著名學者程頤說：「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讀書重在變化氣質，虛心涵泳，內化成自己的人格，纔有讀《論語》的真實受用。故要讀一句、做一句，方為真正讀書。

按照程頤的意見，「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意思是說，讀《論語》，要將孔門弟子的問題當作自己的問題，

把孔子的回答當作是給自己的回答，從中體會如何把古聖先賢的教誨落實
在自己的生活中。這是古人讀《論語》的經驗之談，後人宜深體之。

學而

【原文】有子^①曰。孔子弟子有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②。孝悌^③也者。其仁之本與^④。先能事父兄。然後仁可成。

【注釋】①有子：孔子弟子，名若。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務，求。本即根本。君子務本，指修身。本立道生，《中庸》云：修身則道立。言其所學而有立，兼內與外見而知行也。③孝悌：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孝經》說孝甚詳，簡言之，普通人盡孝，其始為養父母之身，進而順父母之心。他如求學必勤，戰陣必勇，居官必廉，皆是孝子行為。④其仁之本與：孝弟為仁之本。《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是行仁以孝弟為本、以孝弟為大也。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

【譯文】有子（孔子的弟子有若）說：「君子追求修道的根本，只要根本樹立了，大道自會產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吧（首先要能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然後纔可達成「仁」）？」

【原文】子曰。巧言令色^②。鮮矣仁^③。子。孔子。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

【注釋】①子：古時男子之美稱，此稱孔子。②巧言令色：巧言，善於辭令。令色，以容貌悅人。仁由本性而來。《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治國平天下，必須明性。性難明，必須學道。道仍難明，遂講德。德猶難明，遂講仁。仁從二人，人與人相處，須講厚道。巧言令色之人，仁厚既少，與言道德更難。學仁者多於此處省之。③鮮矣仁：鮮，少。鮮仁，即是少仁。

【譯文】孔子說：「善於說討人喜歡的話，以容貌取悅別人，那樣的人，仁心就少了（「子」，孔子。「巧言」，善於說虛偽而動聽的語。「令色」，假裝善良的面貌。這些都是想要討人喜歡的行為，這種人，很少能夠有「仁德」。）」！

【原文】曾子①曰。孔子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②乎。與朋友交而不信③乎。傳不習乎④。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者也。

【注釋】①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參讀森。輿，驂也，故參亦可讀驂。孔子嘗曰：「參也魯」。然勤能補拙，人一能之己百之。夫子之道，終由曾子一以貫之。此章叙曾子為學之功。②忠：忠誠無私，竭盡其全力的意思。③信：誠實不欺。不欺朋友，亦即不欺自己。忠信是學習之要點。④傳不習乎：傳，傳授。習，實踐的意思。聖賢的學問重在修身，一定要落實到實際生活

中，學一條，做一條，纔有意義。

【譯文】曾子（孔子的弟子曾參）說：「我每天從三方面反省我自己：替人辦事，是否盡其全力？與朋友交往，是否言而有信？老師所傳授的道德學問，是否已經落實？」（意思是說老師所傳授的道德學問，怎能不經常講議研習并且使之傳承下去呢？）」

【原文】子曰。導千乘之國^①。導謂爲之政教也。敬事而信^②。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而愛人^③。節用。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④。不妨奪農務也。

【注釋】①導千乘之國：導，治。乘，音勝，兵車。古時能出千輛兵車，謂之大國。②敬事而信：敬，謹慎。事，國事。信，誠信。③節用而愛人：財物出自民間，必須節用。《大學》云：「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此爲理財之要。愛人者，知民之疾苦，愛養之也。④使民以時：農工商民各有忙時，不在其忙時使之。敬事而信，則民悅服。節用物力則足食。愛人、使民以時，則足兵。敬事、誠信、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具此五者，方能治國。

【譯文】孔子說：「治理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大國（導，是說推行政令和教化），處理國事須恭敬謹慎，對人民要誠信（治理國家的人，做事情一定要恭敬謹慎，對待百姓一定要講求誠信）；節用財物，愛護百姓（節用，就是講不能奢侈浪費。國家以人民為根本，因此要愛護養育百姓）；使民力，要選擇農事閑暇之時。（不要妨礙農事生產活動。）」

【原文】子曰。弟子①入則孝②。出則悌③。謹而信④。泛愛衆⑤。而親仁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⑦。文者。古之遺文。

【注釋】①弟子：求學之人學必有師，故稱弟子。所求之學有其先後。孔子以四科施教：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首為德育，先正其心。後為文學，游於藝也。②入則孝：這是說在家庭必須孝養父母，使父母身心俱安，而養父母之心尤為重要。貧士菽水承歡，即是盡孝。③出則悌：出外求學，或作他事，則行悌道。黃侃《論語義疏》：「善兄為悌。」邢昺《疏》：「弟，順也。」在家能孝，自能善事兄長、敬順兄長，以順親心，是謂之悌。出外，推此事兄之道，以待年長於己者，是為出則悌。另一講法：「入」是內心，「出」是表現在外。內心有孝道，表現在外就是敬順。④謹而信：行為謹慎，言而有信。日人竹添光鴻所著《左氏會箋》引《周易》。《乾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證信屬言、謹屬行。⑤泛愛衆：博愛衆人。與衆人交往，注重博愛，以養其平等容衆之德，

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⑥親仁：擇仁者而親近之。泛愛衆，無選擇。此從仁者學習，故須選擇。⑦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是實行孝悌等五事。行此五事以外，即是餘力。弟子求學，當先以此五事爲本。行此五事，非無餘力學文，是言學文先求其本，無本之文不可取。學文，馬融注：「文者，古之遺文。」邢昺《疏》：「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譯文】孔子說：「弟子在家要盡孝道，出外要行悌道，行爲謹慎，言而有信，博愛衆人，親近仁者。如此篤行實踐後還有餘力，就用來學習古人留下的經典文獻（文指的就是古人遺留下來的經典文獻）。」

【原文】子夏①曰。孔子弟子卜商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②。不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③。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④。

【注釋】①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②事君能致其身：君者國之領袖，國爲大團體，既曰事君，則必先公後私，故曰能致其身。公教人員，食於民，當以民事爲先。③言而有信：交友必須信實，辦事、言語皆無欺，可謂有信。④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五倫爲學之本，行在五倫，即是學。

【譯文】子夏（孔子的弟子卜商）說：「奉事父母，能盡心竭力；服事君上，能奉身盡忠（為盡職盡忠，可以不愛惜自己的生命）；與朋友交往，能信實無欺。這樣的人，即使他說自己沒有學問，我必定說他已有學問了。」

【原文】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①。學則不固^②。主忠信^③。無友不如己者^④。過則勿憚改^⑤。主。親也。憚。難也。

【注釋】①君子不重則不威：重，莊重。威，威儀。②學則不固：孔安國注：「固，蔽也。」焦循《論語補疏》引《曲禮》鄭康成注：「固，謂不達於禮也。」焦氏以為：「不達於禮，是為蔽塞不通。」蔽塞，不達於禮，所以不莊重。求學則不蔽塞，故云學則不固。③主忠信：以忠信為原則。主，主宰、原則。④無友不如己者：「如」字古注有異解，一作「似」字講，茲從之。不如己，指在修養道德方面不似我，例如我講求忠信，彼則講求詐術，彼我志不同，道不合，不能結交為友。無友之「無」，舊文作「毋」，義為「勿」。無友不如己者，即是勿交與我道不同之人為友。⑤過則勿憚改：有過，勿難於改也。

【譯文】孔子說：君子內心不莊重，外表便沒有威儀。只有通過學習，纔能行止有

度，與人交往就不會出現因失禮而產生的無法溝通的障礙了。凡事要以「忠信」二字為原則，不要和與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交朋友。有了過失，不要怕改正（主，是親近的意思。憚，是畏難的意思）。

【原文】曾子曰。慎終追遠①。民德歸厚②。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人君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注釋】①慎終追遠：慎終，慎是謹慎，終是壽終。父母壽終時，須依喪禮，謹慎治理喪事。父母之喪，以哀戚為重。追遠，喪葬之後，須依禮依時追念祭祀。追遠之「遠」有二義：一為父母去世已經久遠；二為祖父母以至歷代祖先，距今已遠，皆須追祭以時，祭則必誠必敬。子子孫孫，如是追遠祭祀，是為不忘本。②民德歸厚：此章「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即是講孝道，厚德由行孝而來。

【譯文】曾子說：「父母壽終時，能謹慎依禮辦理喪事，對去世已久的祖先，能依禮依時追念祭祀，這樣就能使百姓的道德歸於篤厚（慎終，指父母的喪事，應以哀戚為重。追遠，指祭祀應盡其誠敬之心。國君實踐這兩件事情，人民的德行就會有所變化，都能歸於淳厚善良了）。」

【原文】有子曰。禮之用^①。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②。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注釋】^①用：應用的意思。^②小大由之：由，遵從的意思。大事小事都要遵從這一原則。

【譯文】有子說：禮的運用，就是以「和」爲貴。古聖先王的爲政之道，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最爲完美，所以無論小事大事都把「和」擺在了第一位。只是在一種情況下例外，就是因爲知道了「和」的可貴之處，便一味求和，而不用禮來節制（完全放棄了原則），那也是不可行的（人們知道禮的運用貴在能和，而每件事都採取「和」，不用儀式規則來加以節制，這樣也是不可行的）。

爲政

【原文】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①。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注釋】^①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北辰，指北極星。《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共，通「拱」，環繞。朱熹《論語集注》：「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譯文】孔子說：「治理政事若能以德爲本，那就會像北極星一樣，處在固定的地方，衆星都圍繞在它的周圍。（有道德的人，順應自然，不求有所作爲。如同北辰般不動，而別的星辰都圍繞著它。）」

【原文】子曰。詩三百^①。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②。曰思無邪^③。歸於正也。

【注釋】^①詩三百：詩是《詩經》，也就是後來由毛亨作傳的《毛詩》，古時通常只稱爲《詩》。《詩經》有三百一十一篇，其中有六篇只有篇目，而無詩辭，實際爲三百零五篇。據《史記·孔子世

家》說，古者詩有三千餘篇，後經孔子刪定為三百零五篇。此處「詩三百」是取整數而言。②一言以蔽之：一言，就是一句。蔽字，可作概括講，也就是總括的意思。三百篇詩的要義，可以總括在一句裏。③思無邪：這是《詩經·魯頌·駟》篇的一句詩。

【譯文】孔子說：「《詩經》三百篇（總篇的約數），可用一句詩來概括，就是思無邪（歸向純正）。」

【原文】子曰。導之以政①。政謂法教。齊之以刑②。民免而無耻③。苟免。導之以德④。德謂道德。齊之以禮⑤。有耻且格⑥。格。正也。

【注釋】①導之以政：用政治領導人民。為政者制定施政條文，令民遵行。②齊之以刑：齊作「整」字講。即用刑罰來整治之。③民免而無耻：免，苟免。民眾為苟免刑罰，乃服從政令，然非心服。刑罰稍弛，民則犯法，而不以為羞耻，是為無耻。④德：道德。⑤齊之以禮：以禮來整治之。⑥有耻且格：格，來。民心來歸的意思。人民以犯罪為耻，而且誠心來歸，擁護政府。何晏注：「格，正也。」意為人民有羞耻心，而且歸於正。此說亦可。

【譯文】孔子說：「用政治來引導百姓（政，即法制教化），用刑罰來治理百姓，百姓會為苟免刑罰而服從政令，却不會覺得犯法是羞耻（免即苟且免於）。以道德來引導百姓（德，即倫理道德），以禮來整飭百姓，百姓不但覺得犯罪是可耻的，而且誠心來歸，擁護政府（格，歸於正）。」

【原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①

【注釋】①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忠信，引申為親密。比，勾結。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劉寶楠《論語正義》：「用之忠信，則能親愛人，故周又訓為親、為密、為合。」朱熹《論語集注》：「比，偏黨也。」

【譯文】孔子說：「君子處處待人誠信而不交結私黨（忠誠信實是周，結黨營私是比），小人所到之處便會結黨營私却從無誠信可言。」

【原文】哀公^①問曰。何謂則民服^②。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③。

【注釋】①哀公：魯君。②何謂則民服：謂，通「爲」。何謂，幹什麼。何所爲之，則民始服耶？當時三家執政已久，哀公頗不得意，故有此問。③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包咸注：「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謂舉用正直爲公之人，捨置曲枉自私之人，民受其利，乃服。若舉用曲枉，捨置正直，民受其害，不服。魯國此時，三家專橫，即是舉枉錯諸直，故民不服。此爲通義。古注又一義，「錯諸」之「諸」字，乃「之於」二字之合音字。如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孫季和之說，以及劉寶楠《論語正義》等，以爲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民所以服；舉枉者而置之於直者之上，民所以不服。此義仍用小人，惟當置於下位，受制於在上之君子，不得爲惡，民不被害，亦服。此義較優。劉寶楠《論語正義》以此與夫子尊賢容衆之德相合。

【譯文】魯哀公問：「怎样做纔能讓民衆服從呢（哀公，是魯國國君的謚號）？」孔子對道：「舉用正直爲公的人，放置在邪曲自私的人上面，民衆便服了（錯，是安置的意思。推舉正直的人使用，廢棄邪枉的人，這樣，民衆就會服從上位的人）。舉用邪曲自私的人，放置在正直爲公的人上面，民衆便不服了。」

【原文】季康子①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②。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子曰。臨

之以莊則敬。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上也。孝慈則忠。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

【注釋】①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謚康。②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魯卿三家，世襲專政，民心不服。康子乃問孔子，如何使民對上恭敬盡忠，以及勸勉為善。

【譯文】季康子問：「如何使民衆對上恭敬盡忠，以及勸勉為善？」（康子，魯哀公時的正卿季孫肥）孔子說：「在上位者能够恭敬莊嚴地面對民衆，就會使他們敬重。（莊，莊嚴。國君莊嚴面對民衆，人民就會尊敬在上位的人。）」在上位者能躬行孝道，并能以仁慈待民，就能使他們盡忠。（做君主的對上能孝敬雙親，對下能慈愛人民，那麼民衆就會忠於君主。）在上位者能舉用善人，并教導幫助弱者，民衆自然就能得到勸勉。（提拔善人，而又教育能力弱的人，民衆就會相勸而善。）」

【原文】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①。其何以行之哉。大車。牛車。輓。轅端橫木以縛軛者。小車。駟馬車。軌。轅端上曲鈎衡者也。

【注釋】①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大車，指牛車。小車，指駟馬車。據鄭玄注及《說文》，大小車皆有轅，以為牛馬引車之用。轅端接一橫木，此橫木在大車名為「鬲」，在小車名為「衡」。轅端與橫木相接處，各鑿圓孔相對，以金屬物貫穿之，使轅端與橫木能活動自如。此金屬貫穿物，大車稱為「輓」，小車稱為「軌」，是大小車行動之關鍵。《說文》段玉裁注引戴東原說：「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輓軌。轅所以引車，必施輓軌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孔子以輓軌喻信。」

【譯文】孔子說：「一個人若無信用，我不知他還能做些甚麼！（沒有信用，其他的終究是不可行的。）正如車上的轅端與橫木相接處，若沒有了個金屬貫穿物，試問大小車如何能行動呢？（大車，牛拉的車。輓是大車車轅前端和橫木銜接的關鍵，用來套在牲口脖子上。小車，四匹馬拉動的一輛車，軌是小車上置於轅前端與橫木銜接的關鍵。）」

八佾

【原文】林放問禮之本^①。林放。魯人。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②。易。和易。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③。不如哀戚。

【注釋】^①林放問禮之本：林放請問禮的根本。鄭康成注：「林放，魯人。」程樹德《論語集釋》引朱彝尊《經義考》，謂《蜀禮殿圖》以林放為孔子弟子。古時禮有五種，即吉、凶、軍、賓、嘉。吉禮是祭祀，凶禮是喪事等。孔子略舉禮與喪，為林放解答根本之問。^②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平和。包咸注：「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③和易：溫和平靜。

【譯文】林放請問禮的根本（林放，魯國人）。孔子說：「禮，與其失之奢侈，寧願節儉。若是喪禮，與其失之平和，寧願哀戚（易，溫和平靜。禮的根本意義，失於奢侈則不如儉約，喪葬禮儀失於平和則不如悲痛傷感）。」

【原文】祭如在。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①。謂祭百神。

【注釋】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有竭誠地祭祀，纔能感得鬼神來享。

【譯文】祭祀的時候，要真誠恭敬，就好像所祭祠的祖先就在眼前（對待已去世的父母祖先，要像對待父母祖先生前一樣恭敬）。祭祀百神的時候，就好像所祭的神靈就在眼前（指的是祭祀衆神時）。

【原文】定公①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定公。魯君謚。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注釋】①定公：孔安國注：「定公，魯君謚。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邢昺《疏》引《史記·魯世家》說，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

【譯文】魯定公問：「君指使臣，臣奉事君，應當如何呢（定公，是魯國國君的謚號）？」孔子回答說：「君王指使臣子靠的是禮敬，臣子奉事君王靠的是忠誠。」

【原文】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①。

【注釋】①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者，鄭玄注謂度量寬宏。居上位者，不寬則不得衆。《曲禮》云：毋不敬。又云：臨喪則必有哀色。不敬、不哀，皆失其本，其人何如，可知也。故曰：「吾何以觀之哉。」謂不足觀也。

【譯文】孔子說：「居上位者，度量不寬宏，行禮不恭敬，親臨喪事沒有哀色，這種樣子我怎麼看得下去呢？」

里仁

【原文】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①。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注釋】①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食之間，就是吃一頓飯的時間。違仁，即是離開仁。造次，馬融說是急遽，鄭玄說是倉卒。造次就是「倉卒」二字的轉音。邢昺《疏》說，急遽、倉卒，皆是迫促不暇之意。顛沛，馬融注為僵仆。君子既然不可去仁，則須經常保持仁心，雖在一食之間，亦不能去仁。急遽時，其心亦必在仁。在僵仆之際，即使遭遇危險，甚至面臨死亡之際，其心亦必在仁。此為君子須臾不可離仁之義。

【譯文】孔子說：「君子沒有哪怕是吃一頓飯的時間離開過仁。迫促不暇之時，其心亦必在仁，遭遇危險之際，其心亦必在仁。」（造次，倉促之意。顛沛，仆倒之意。即使是在倉卒之間或危難之際，他的心都不會稍稍離開仁。）

【原文】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①。此黨。謂族親也。過厚則

仁。過薄則不仁也。

【注釋】①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過，過失。黨，黨類、朋黨、親族。皇侃《論語義疏》引殷仲堪之說：「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為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為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以此義解釋，人的過失，由於偏護其親友。但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舜為天子，假使瞽瞍殺人，孟子認為，舜應該從監獄中竊負瞽瞍而逃。此種私情，順乎人倫常道，合乎仁心，為聖賢所許。觀其過，即知其仁。故云觀過斯知仁矣。若親人有過，即縛之以告官，公則公矣，仁則未必。

【譯文】孔子說：「人所犯的過失，大都跟偏護其同族的親友有關。觀其過失，即知其有仁了（此處的黨，是指族親。族親有過，對其忠厚則是仁，親族有過，對其刻薄則是不仁）。」

【原文】子曰。朝聞道①。夕死可矣。

【注釋】①朝聞道：聞，指聽說、知道。道，指宇宙人生的客觀規律。或解為「仁道」，亦可。

【譯文】孔子說：「人若在早晨得聞道，縱然晚上死去，也可以了。」

【原文】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①。何有者。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乎。如禮何。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注釋】^①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爲國，指治理國家。何有，有何之難的意思。

【譯文】孔子說：「君臣上下都能相互禮讓，治理國家還有什麼難辦的呢（何有者，即不困難）？如果君臣上下都不能相互禮讓，空有這些禮文又有什麼用處呢（如禮何，即不能用禮儀）？」

【原文】子曰。見賢思齊^①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注釋】^①思齊：思與之齊等的意思。

【譯文】孔子說：「看到別人的優點，應當想到他能做到的自己也應該能够做到；看

到別人的缺點，應當反省自己身上是否也存在著同樣的毛病。」

【原文】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①。俱不得中。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

【注釋】①以約失之者鮮矣：孔安國注：「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能儉約，其失自少。《禮記·表記》：「子曰：儉近仁。雖有過，其不甚矣。」不儉，則生活奢侈，言語繁瑣，辦事令人麻煩，此皆不近仁，其失多矣。程樹德《論語集釋》引汪烜《四書詮義》：「約者束也，內束其心，外束其身。」可參考。

【譯文】孔子說：「由於對自己儉約而出現過失的人是很少的（雖然都還沒有合於中正之道，但是相比之下，奢侈就會驕傲自滿，招來災禍，儉約，就沒有什麼憂慮禍患了）。」

【原文】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①。訥。遲鈍也。言欲遲。行欲疾。

【注釋】①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集解》包咸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言語遲鈍者，不搶先說，不利口，言語似乎甚難。這正是君子言語謹慎之處。

【譯文】孔子說：「一個君子，說話時要謹慎遲鈍，而辦事時要敏捷勤勉（訥，遲鈍。言語要遲鈍，辦事要敏捷）。」

公冶長

【原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①。孔文子。衛大夫孔圉。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②。敏者。識之疾也。

【注釋】^①孔文子何以謂之「文」：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是其謚號。孔圉生前亂於家室。子貢以其爲人不足道，故問孔子何以謚之爲「文」。^②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孔子以此二語許之。大抵聰敏之人不甚好學，文子不然。不耻下問者，孔安國注：「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例如以貴問賤、以長問少、以多問寡，皆是下問，人以爲耻，文子不然。雖有其他不善，但就「文」之一字而論，有此二者，可以稱之。聖人隱惡揚善，厚道之教，於斯可見。

【譯文】子貢問道：「孔文子這個人憑什麼謚號稱作『文』呢（孔文子，衛國的大夫孔圉）？」孔子說：「他聰敏好學，不以請教地位低下的人爲耻，所以稱他爲『文』（敏，思維敏捷）。」

【原文】子謂子產^①。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公孫僑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②。

【注釋】^①子產：孔安國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邢昺《疏》：「案《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子產在鄭國簡定二公時代執政，達二十二年，是《春秋》時鄭國的良相。《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②其使民也義：義作宜字講。他使用民衆，能得其宜。如不違農時等。

【譯文】孔子評論子產，說：「他有四種德行（子產，指公孫僑），皆是君子之道：他自己做人很謙恭，他事奉君主能敬其事，他用恩惠養民，他使用民衆能得其宜。」

【原文】子曰。巧言令色足恭^①。左丘明耻之^②。丘亦耻之。丘明。
魯大史也。

【注釋】^①足恭：過度謙敬，以取媚於人。^②左丘明耻之：左丘明，魯太史，知《春秋》義理。見巧言、令色、足恭之人通身是假，故耻之。

【譯文】孔子說：「花言巧語，一副討好的表情，謙恭過度，只是爲了取媚於人（足恭，諂媚逢迎的樣子）。這種做法，不光左丘明認爲可耻，我孔某也認爲是可耻的（左丘明，魯國的太史）。」

【原文】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①。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也。

【注釋】①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包咸注：「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松陽講義》：「天下有一種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將差處都認作是處。此是不能見其過。有一種人，明知自己差了，却只管因循牽制，甘於自弃，或只在口頭說過。此是不能內自訟。這有三件，一是爲氣質做主而不能變化，一是爲物欲牽引而不能割斷，一是爲習俗陷溺而不能跳脫。所以不能無過者，由此三件。所以有過而不能見、不能自訟過者，亦由此三件。」朱熹《語類》：「問『程子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之便無悔。』」自訟其過，改之則無悔，心歸於淨。此意甚好。

【譯文】孔子說：「罷了，我還未見過有人能够清楚地洞察自己的過失，並勇於在內

心深處嚴厲責備自己人啊！（「訟」等於責備。即人有過失，但不能自我責備。）

雍也

【原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①。不貳過^②。不幸短命死矣。顏回。孔子弟子也。遷者移也。不貳過。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注釋】①不遷怒：何晏注：「遷，移也。」不遷怒，指的是「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不會遷怒於別人。一說怒是一種煩惱。移，有移易延長之意。普通人發怒之後，其怒氣延續升高，難以制止，是爲遷怒。顏子好學，是指學道而言。任何煩惱皆是學道的障礙。煩惱起時，須有忍辱的功夫制止之。孔子稱贊顏子「庶幾」、「有不善未嘗不知」。因此，顏子動怒時，即自知其爲煩惱，能以忍而止之，不使怒氣續發，是爲不遷怒。此解亦通。朱熹《論語集注》：「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此說淺顯，似不足以明顏子之修養。②不貳過：過，過失。顏子如犯某種過失，一經發覺，即不再犯。古人以爲學以致用，纔是真實學問。若一錯再錯，與不學無異，何談「好學」？

【譯文】魯哀公問孔子：「你的弟子中，誰是好學者？」孔子回答說：「有個名字叫顏回的，是個真正好學的人，他能够做到凡事都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從不遷怒於別人，並且犯過的錯誤不會重犯。不幸，他已短命而死。（顏回，孔子的學生。遷，移易。不貳過，指雖有過失，但不會重犯。）」

述而

【原文】子曰。德之不修^①。學之不講^②。聞義不能徙^③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④。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

【注釋】①德之不修：修德以明道。德不修，則道不明。②學之不講：學，學問。講，明白、知曉。《禮記·禮運》：「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一說講即講求，亦通。③聞義不能徙：聞，指知道、明白。徙即「遷徙」之意。明白道理後，當去惡遷善，如義而行。一本「徙」作「從」，亦通。④是吾憂也：此勵學者之辭，設使學者不修不講不徙不改，則教而不化，故孔子引以爲憂。

【譯文】孔子說：「當今學者不注重道德修養，不明白學問的真諦（以修身爲本），或者雖然明白了道義之所在却不能身體力行，有了過失不能勇於改正，這都是我所憂慮的呀！（孔子常常因爲這四件事而憂慮啊。）」

【原文】子之所慎^①。齊^②。戰^③。疾^④。慎齊。尊祖考。慎戰。重民命。慎疾。愛性命也。

【注釋】①子之所慎：《論語集解》：「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②齊：即齋戒。《禮記·祭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齋。」又曰：「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皇侃《疏》：「齊之言齊也。人心有欲，散漫不齊，故將接神，先自寧靜，變食遷坐，以自齊潔也。時人漫神，故於齋不慎，而孔子慎之也。」③戰：《說文》：「戰，鬥也。」王道不侵人，「但禦人之入侵，故不免於戰。劉寶楠《論語正義》說：「慎戰，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④疾：疾病。有病最懼誤於庸醫，亂投藥石。《曲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譯文】孔子所慎重的有三件事：齋戒，戰鬥，疾病。（謹慎齋戒，這是尊重祖先。謹慎戰爭，這是重視民衆的生命。謹慎疾病，這是愛惜生命。）

【原文】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①。

【注釋】①常師：固定的老師。

【譯文】孔子說：「我們三個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為我所取法的人。我選擇那些優點而學習，看到缺點就自我反省，加以改正。（說的是我們三個人同行，原本沒有什麼賢明與愚昧的區別。看到別人好的表現就學習，看到別人的缺點就想到自己身上的毛病，盡快予以改正。所以對於好學的人來說，老師無處不在，不必非得有特定的老師。）」

【原文】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①。仁道不遠。行之則是。

【注釋】^①我欲仁，斯仁至矣：我，亦可作「我們」解。仁不在遠。人有求仁之心，這一念本身便是仁。

【譯文】孔子說：「仁離我們遠嗎？我們剛剛有了求仁之心，這就意味著『仁』已經出現在我們的心中了。（仁道不遙遠，一念行仁，仁就已經出現了。）」

泰伯

【原文】子曰。恭而無禮則勞^①。慎而無禮則憇^②。憇。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③。直而無禮則絞^④。絞。刺。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⑤。興。起也。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

【注釋】①恭而無禮則勞：恭敬若不合乎禮，則必勞苦，而又貽笑大方。例如對長輩行禮，長輩指示「一禮」，就必須一禮而止，如果不止，一定要行三次，那就違背長者之命，行禮反致失禮，可謂勞而無功。②慎而無禮則憇：憇，畏懼、膽怯。謹慎若不知禮，便成為憇，憇是畏懼不前的意思。例如拜訪某人，想進門，又不敢進，對人說話，想說又不敢說。③勇而無禮則亂：勇敢而無禮，凡事做得過分，便會擾亂上下左右的秩序。④直而無禮則絞：絞，形容如絞繩一樣，愈絞愈緊，終必絞斷。這裏是急切的意思。直率而不知禮數，只以直爽待人，往往責人急切，令人不堪忍受。⑤君子篤於親，至則民不偷：偷，即偷，澆薄、不厚道。君子，居在上位的人。篤是厚。親是親屬，主要是指父母兄弟。故舊是老朋友。《禮記·檀弓》記載，孔子的故人原壤喪母，孔子助他沐槨，原壤因此高興唱歌。喪母唱歌，是嚴重的背禮行為。孔子的弟子勸孔子和他絕交。孔子說：「丘聞之，親者毋失其

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原壤的思想雖與孔子不同，但原壤此舉并非大逆不道，仍不失其為親，則孔子亦不失其為故，仍與原壤全交。居上位者都能做到像這樣不遺故舊，社會風氣自會日趨淳厚。

【譯文】孔子說：「恭敬若合乎禮，則必勞苦。謹慎若不知禮，便會畏懼不前（蒞，是畏懼的樣子，是說謹慎而不以禮法來衡量，就會常常畏懼不前）。勇敢而不懂得禮，便會擾亂上下左右的秩序。直率而不懂得禮，便會責人急切（絞，尖刻刺人）。在位的君子，若能厚待他的父母兄弟，民衆就會興起仁愛之風；君子不遺棄他的舊友故交，民衆就不會對人冷淡無情。（興，起。能厚待親屬，不遺忘自己的老朋友，這樣的德行十分美好，能够感化老百姓，讓他們興起學習仁厚之德，不會冷漠無情。）」

【原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①。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①。仁以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注釋】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是廣大，胸襟抱負見識學問一切都要廣大。「毅」字的意義，據包咸注是「強而能決斷」。「強」的意義如《易經》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曾子一生力行孝道，臨終始說「免夫」。又如易簣，雖在生死關頭，猶不絲毫失禮。曾子自己就是這樣任重道遠。可見大賢人的言論必出於真實的功夫。

【譯文】曾子說：「讀書人不可不器識弘大，意志堅定。因為身上的責任重大，而且所行之路十分遙遠（弘，廣大。毅，意志堅強而能果斷。讀書人只有心量廣大，意志堅定，然後纔能夠擔負重任，走完遙遠的路程）。以弘揚仁義為自己的責任，不是很重大嗎？不到死不停止，不是很遙遠嗎？（把弘揚仁義道德當成自己應負的責任，沒有比這個責任更重大的了。到死為止，沒有比這個路程更遙遠的了。）」

【原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①。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②。

【注釋】①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周公是孔子所景仰的聖人。才是才藝，美是辦事完美。周公的德行非常高，孔子不拿德來作比喻，因為如有周公之德的人，便不會驕而且吝。②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如有人像周公那樣的才與美，假使他因此驕傲，而且吝嗇，其餘雖有小善，也就不值得一觀了。

【譯文】孔子說：「如果有一個人，他的才藝和辦事能力像周公一樣完美，假如他驕傲而吝嗇，別的地方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原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①。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注釋】^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各人有自己的本分。人人敦倫盡分，社會纔得以安定。

【譯文】孔子說：「不在這個地位上，就不要管這個地位上的事情。（希望各人專心於自己的職務。）」

【原文】子曰。學如不及^①。猶恐失之。言此者。勉人學也。

【注釋】^①不及：趕不上，追不到。

【譯文】孔子說：「學習就好像追逐一件夢寐以求的東西，生怕追不到手。學有所得後，就要立即落實到日常生活的言行舉止中，恭慎保持，就好像生怕得到的東西又重新

丟失了一樣。（此處是勉勵人們要努力好學。）」

【原文】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①。美其有成功。能擇任賢臣。

【注釋】^①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與，參與、干預。《論語·八佾》：「吾不與祭，如不祭。」不與，即不參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指舜、禹作為英明的帝王，只負責選拔任用賢臣，而不親自參與具體的政事，垂拱無為，而天下治。一說「不與」即「不與求」。《論語集解》引何晏注：「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群書治要》注以「能擇任賢臣」，即不採此說。

【譯文】孔子說：「這是多麼的偉大呀！舜和禹擁有天下，聖德所在，賢能之士盡為所用，自己完全不必為具體的國事操勞，真正是垂拱而治啊！（贊美其有偉大的功業，他們都能够選拔任用賢臣。）」

【原文】子曰。大哉。堯之為君^①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②。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③。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布其（本書布其作其

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煥乎。其有文章也^④。煥。明也。其立文垂製又著明。

【注釋】①大哉堯之爲君：「大哉」是孔子總贊堯帝爲君之辭。②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效法、取法的意思。堯能取法乎天，堯即如天之大。③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王弼注：「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立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太平無事，民衆安然受其恩澤而不知。史書記載，堯帝出游庸衢，有老人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當時人民安然自在，可想而知。④煥乎其有文章也：民所能名者，惟在「煥乎其有文章」而已。文章，就是堯的各種功業典章。文，是各種功業。章，是一事有一事之規矩，有章不亂。

【譯文】孔子說：「啊！真正稱得上仁德浩瀚無際的，就是堯這樣的君主呀！他是那樣的崇高而偉大！唯有上天纔稱得上浩瀚無際，唯有堯帝纔能效法上天之德！（則，是取法的意思，贊美堯能取法於天而自行化他。）堯帝的恩德浩浩蕩蕩，民衆無法用言語來形容。（蕩蕩，廣遠之稱。這裏是說，堯布施的恩德廣遠無際，老百姓沒有能力知道和描述清楚。）

能够與日月同明的，那就是堯帝的功業和他所留給後人的各種典章呀！（煥，光明。堯所建立的功業及其垂示的典章無不煥發出顯著而燦爛的光芒。）

【原文】舜有臣五人①而天下治。禹。稷。契。皋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②。

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大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③。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④於此周。周取盛多賢。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注釋】①舜有臣五人：《論語集解》引孔安國說，五人「是禹、稷、契、皋陶、伯益」。稷就是周家的始祖，教民稼穡，有德於民。②予有亂臣十人：語出《尚書·泰誓》，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這是周武王伐紂誓衆之辭。「予」字代表周家，亂是治理的意思。《論語集解》引馬融說，十人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是文母。文母，古注或以為武王之母太姒，或以為武王之妻邑姜。③際：劉宝楠《論語正義》作「後」字講。④比：到，待到。

【譯文】舜有賢臣五人，因而天下大治（五人是禹、稷、契、皋陶、伯益）。周武王曾說過：「我有治理之臣十人（亂，是治理的意思，這十個治理之臣是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大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還有一位，就是文母了）。」孔子說：「古人說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從唐堯虞舜以後，就以周朝所得的人才最盛。可是，十人中有一位是婦人，實際上不過九人而已。（斯，這。說的是從堯舜交會之時，一直到這時的周朝，就數周朝賢才最盛最多。然而還有一位婦人，餘下的只有九位罷了。人才難得，難道不是這樣嗎？）」

【原文】子曰。禹。吾無閑然^①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於黻冕^②。卑宮室而盡力（力下脫乎字）。溝洫^③。禹。吾無閑然矣^④。閑。非也。菲。薄也。致孝于鬼神。謂祭祀豐潔也。黻。祭服之衣。冕。冠名也。

【注釋】①無閑然：閑，當非議的「非」字講。無閑然，是無可非議的意思。②黻冕：古時天子臨朝或祭祀，所穿的禮服名為黻，所戴的禮帽名為冕。禮服的上衣下裳繡以日、月、星辰、宗彝、黼黻等十二種文采，名為十二章。黻是用兩個「己」字相背而成，一個「己」字繡成青色，一個「己」字繡成黑色，黑與青相次而成黻文。黻在十二章最後，因此就以「黻」字代表禮服。③溝洫：古時井田制，井間有灌溉水溝，大溝名為洫，溝洫代表農田水利。④禹，吾無閑然矣：孔子贊美禹王的功德，

再次表示對禹的贊嘆。禹王自己飲食菲薄，然而祭祀的祭品則必豐富，這是致孝；平常他只穿粗惡的衣服，然而朝衣則講究華美，這是恭敬群臣；他自己的居室十分簡陋，却竭盡全力興修水利，這是厚愛百姓。皇侃《疏》引李充曰：「季世僻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麗。厚珍膳而簡僞乎享祀，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乎此矣。於有國有家者，觀夫禹之所以興也，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慎與。」

【譯文】孔子說：「對於禹，我實在挑不出他的毛病了。禹王自己飲食簡單，而祭祀的祭品却很豐富；平日他只穿質地粗劣的衣服，而臨朝和祭祀的禮服却十分莊嚴；他自己宮室卑陋，而盡力來為農民辦理溝洫水利。對於禹，我確實無話可批評了。（閑，非議。菲，微薄。致孝於鬼神，即祭祀的祭品豐盛整潔。黻，祭祀的禮服。冕，祭祀的禮帽。）」

子罕

【原文】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①。止。吾止也。簣。土籠也。此勸人於道德也。

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

【注釋】^①簣：盛土的竹筐。

【譯文】孔子說：「譬如堆積一座山，尚未圓滿完成，只差最後一筐土，如果就此止住，這說明我沒有做到善始善終啊！（簣，盛土的竹筐。這是勸勉人修養道德。雖然堆土成山的人用的功夫已經很多，如果尚未完成，只欠缺最後一筐土，而中途止住，我不會因爲他之前用的功夫很多而贊許他。我看見他不能善始善終地完成自己的志向，所以不給予他贊許。）又譬如在平地上，雖然剛剛覆下一筐土，若能這樣繼續下去，這說明我正在努力呀！（在平地上不斷堆土，雖然他初時只倒下一筐土，我也不會因爲他現前用的功夫少而輕視他，反而我會憑著他有進取之心而稱贊他。）」

顏淵

【原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約身。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①。一日猶見歸。况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行善在己不在人。曰。請問其目。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②矣。敬事此語。必行之。

【注釋】①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皇侃《疏》：「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民咸歸於仁君。」史載周文王爲西伯時，虞、芮二君爭田，相與朝周，請其評理，待入其境，所見朝野人士無不相讓，二人自慚而返，天下聞而歸周者四十餘國。這可以算是「天下歸仁」的一個佐證了。②請事斯語：意思是遵照孔子的話去奉行。

【譯文】顏淵問如何是仁。孔子說：「凡事能約束自己，使言行都回歸到禮，這就是仁（克己，是指約束自身。）即使是一天時間做到了克己復禮，天下當下就回歸於仁了。（自己一日行「仁」，就能見到天下都歸「仁」，何況一生行「仁」呢？）行仁全在自己，還靠別人嗎？（行善全在於自己，而不在於別人。）」顏淵說：「請問具體有哪些？（知道行

「仁」一定有細目，所以進一步請教。孔子說：「不符合禮的眼睛不要看，不符合禮的耳朵不要聽，不符合禮的話不說，不符合禮的念頭不動。（這四條，是克己復禮的綱目。）」顏淵說：「回雖愚鈍，也要遵照您的話去奉行。（顏回說要恭敬奉事老師的這番話，即意味著必定會依教奉行。）」

【原文】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②。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

【注釋】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皇侃《疏》引范寧說：「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見大賓必須敬，承大祭必須誠，誠與敬即可為仁。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字當「加」字講，凡是自己不願接受的事情，不要加於他人之身。這是恕道。能行恕道，即可為仁。

【譯文】仲弓問如何行仁。孔子說：「出門與人見面猶如接見大賓，使用民力猶如承奉大祭。（行仁之道，沒有不注重誠敬的。）凡是自己不願接受的事情，不要加於他人之身。治理邦國，不讓百姓有抱怨；治理家族，不使家人有抱怨。（在邦是指諸侯，在家是指卿大夫。）」

【原文】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①。不行焉。可謂明也已。子張。孔子弟子顓孫師也。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之。膚受。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之及也。

【注釋】①浸潤之譖，膚受之訴：譖也是訴。譖與訴都有讒言的意思。意思是，有的讒言如水般漸漸滋潤，令人接受而不自知；有的讒言如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時間久了纔會發現。鄭玄注：「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皇侃《疏》：「訴者，相訴訟讒也。拙相訴者，亦易覺也。若巧相訴害者，亦日日積漸稍進，為如人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睹不淨。故謂能訴害人者，為膚受之訴也。」

【譯文】子張問怎樣纔算是明。孔子說：「如水般滋潤的讒言，如塵垢般隱蔽的讒言，都在他前面行不通，這人可算是明白人了。（子張，孔子的學生顓孫師。誹謗別人的言語，就像漸漸滲透的水，能令人逐漸接受。膚受，皮膚以外的讒言，都是浮泛不實的。）如水般滋潤的讒言，如塵垢般隱蔽的讒言，在他前面都行不通，這人可算是有遠見了。（這兩種讒言都對這個人行不通，那他不但明白人，也是德行高遠的人，沒有人能比得上了。）」

【原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①。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注釋】^①足兵：「兵」字原指武器而言，後來持用武器的人也叫做兵，此處所說的「兵」字含有國防的意思。

【譯文】子貢問為政之道。孔子說：「糧食要充足，國防要充足，要取信於民。」子貢說：「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項，那麼在這三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呢？」孔子說：「那就去掉國防吧。」子貢說：「如果迫不得已還要去掉一項，那麼在其餘的兩項中去掉哪一項呢？」孔子說：「那就去掉糧食吧。自古以來，人都免不了一死，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政府，國家就不能安立。（死亡，是古今不變的定律，人人都免不了。治理國家不可以失去人民的信心。）」

【原文】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①。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謂什二而稅。對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注釋】①年饑：穀物收成不好。

【譯文】魯哀公問有若說：「年成不好，費用不足，應該怎麼辦？」有若回答說：「爲什麼不實行原來的十分之一的稅制呢？」（盍，即爲什麼不。周朝的稅法，規定農民繳十分之一的稅，這稱爲「徹」。）「哀公說：『徵十分之二的稅，我尚感不足，怎麼能恢復十分之一的稅制呢？（二，指抽取十分之二的稅。）」有若說：『只要百姓的用度足，君王怎麼會不足？如果百姓用度不足，君王又怎能求自足？』」

【原文】子張問崇德辨惑。辨。別。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①。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②。愛惡當有常。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注釋】①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忠是忠實，信是不欺騙人，徙是遷徙，義即道義。人能以忠信爲原則，凡事合乎道義，便是崇德。崇德合道，方爲不惑。②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是惑也：喜愛一個人時，即欲其生，後來怨恨他時，即欲其死。對於同一個人，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這當然是糊塗了。意思是說，為人不能崇德，即不以忠信為原則，不是依據道義，而是憑感情用事，就必然會陷於迷惑了。

【譯文】子張問如何提高德行、辨別迷惑。（辨，辨別的意思。）孔子說：「以忠實誠信為主，知道有合乎道義的事就立即跟著去做，這樣就能提高德行了。（徙義，見義即改變心意而從之。）（為人若不能立足於忠信、道義，單憑感情用事，那麼）喜愛這個人的時候，便想要他生，怨恨這個人的時候，便想要他死，對於同一個人，既想要他生，又想要他死，這便是迷惑了。（愛惡應當要有準則，如果前一念想要這個人長壽，後一念却想要這個人短命，這是人心迷惑了。）」

【原文】子曰。聽訟^①吾猶人。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化之在前。

【注釋】^①聽訟：聽取雙方所訟之辭，判定誰是誰非。即審理案件。

【譯文】孔子說：「如果說到審理案件，我和別人沒什麼兩樣。（與別人相同。）如果

一定要說我與別人有什麼不同，那就是我能讓他們之間不再有訴訟案件發生吧。（以德化人在前。）」

【原文】子曰。君子成人之美①。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②。

【注釋】①君子成人之美：劉寶楠《論語正義》引《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說：「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②小人反是：小人與君子相反。是，這。

【譯文】孔子說：「君子助人成就善事，不助人成就惡事。小人則相反。」

【原文】季康子問政孔子①。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康子。
魯上卿。諸臣之帥。

【注釋】①季康子問政孔子：季康子是魯國三家大夫之一，把持政治，又治不好，因此問孔子，怎樣把政治辦好。

【譯文】季康子問孔子怎樣把政治辦好。孔子回答說：「政就是公正無私的意思。只要你自已行得正，處處以身作則，誰敢不正？」（康子，魯國的上卿，是諸臣的表率。）

【原文】季康子患盜。問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①。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注釋】^①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苟，假如。子，你。人有欲心，即有盜心。上行下效，居在上位的人不欲，則在其下的人便會以欲為耻，所以縱然有賞也不願作盜賊。

【譯文】魯國多盜賊，季康子為此而憂慮，問孔子有什麼辦法。孔子回答說：「如果你沒有貪欲，就是獎賞他們，他們也不會去盜竊。（這就是說上行下效，在下位者不服從在上位者的命令，而是順從在上位者的喜好。）」

【原文】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①。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奸也。對曰。子為政。焉用殺^②。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③。亦欲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

上也。

【注釋】①如殺無道以就有道：無道，指的是惡人。有道，指的是善人。②焉：何。③偃：倒下。

【譯文】季康子問孔子說：「如果殺掉惡人，來成就善人，怎麼樣？（就，指成就。想要通過多殺惡人來止住奸邪。）」孔子回答說：「你治理政事，為何要用殺人的手段呢？如果你像要滿足貪欲那樣要求自己為善，民衆自然就善了。在上位的人，其德行好比風，在下位的人，其德行好比草，風加在草上，草必然會隨風向而傾倒。（也是希望季康子先要自己行得正。偃，僕倒。草加之以風，必然僕倒，此即比喻在上位的人必能感化一般人民。）」

【原文】樊遲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①。孔子弟子樊須也。慝。惡也。修。治也。治惡為善。子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②。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修慝與③。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④。

【注釋】①慝：惡，邪惡，過惡。②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先做事，後始想到所得的報酬，這不就是崇德嗎？崇德，就是增進自己的德行。③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攻，改正。其，指自

己。自己有惡，立即改正。如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即是攻其惡。一個認真改惡的人，但見自己之惡太多，自攻之不暇，哪有時間攻人，所以說「無攻人之惡」。能如此，便是修慝。「慝」字從匿從心，修慝是修去心中之惡。④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前文說要修己之慝，不要攻人之惡，便是不惑。此處舉例說明攻人之惡即為惑。一時忿起，不能自制，忘其後患，這是大惑。凡事悖德失道即惑，細論之則舉不勝舉。孔子因人施教，舉其一而已。惟其如此，方令受教者不著名相，惟反觀自身。如此教學，乃得實益。

【譯文】樊遲說：「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是什麼意思？」（樊遲即孔子的學生樊須。慝，惡念。修，對治。斷惡修善。）孔子說：「先做事，然後再想到報酬，這不就是崇德嗎？（做事首先要付出勞動，然後纔能得到收穫。）改正自己的缺點，不去攻擊別人的缺點，這不就是修慝嗎？（一個人不善於改正自身的毛病，就很容易把眼睛盯在別人的毛病上。）一旦控制不了一時的忿怒，忘記了自身的安危，甚至有可能連累到自己的父母，這不就是迷惑嗎？」

【原文】樊遲問智。曰。知人^①。樊遲未達。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②。舉正直之人用之。廢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何謂也^③。子夏曰。舜

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⑤。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仁者至矣。

【注釋】①知人：明白有關「人」的道理。意思是能够對人性洞察明了，便是智。②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直是正直的人，枉是不正直的人。錯，當「置」字講。此意是說，把直者選舉出來，安置在枉者之上，就能使枉者學爲直者。③樊遲退，見子夏，曰：「何謂也？」：樊遲對於誰是「直者」，誰是「枉者」，尚不了然，但又不好意思再問孔子，於是退出，見到了子夏，就把剛纔孔子所說的「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兩句話問子夏，是何意義。④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遠，在這裏是越來越少的意思。皇侃《疏》引蔡謨注：「不仁之人感化遷善，去邪枉，正直是與，故謂遠也。」皇侃《疏》案：「遠是遠惡行，更改爲善行也。」⑤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時，在衆人之中選舉伊尹爲相，不仁之人由此遠矣。劉寶楠《論語正義》引宋翔鳳《論語發微》，大意是說，孔子之意，必須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故言選舉之事。當春秋時，由於卿大夫世襲，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不用世襲，而用選賢，以明大法。

【譯文】樊遲問什麼是智。孔子說：「知人。」樊遲還不明白。孔子說：「把正直的

人選舉出來，安置在不正直者之上，就能使不正直的人也變得正直。（選舉正直的人任用，廢黜邪枉的人，邪枉的人就會受到教化成爲正直之人。）」樊遲從孔子那裏退了出來，見到子夏，說：「（剛纔老師之言）是什麼意思？」子夏說：「舜得了天下，在衆人中選舉皋陶爲士，不仁者就越來越少了；湯得了天下，在衆人中選舉伊尹爲相，不仁者也就越來越少了。（此言大舜、商湯治理天下，能够從衆人中推舉賢能，選用皋陶、伊尹這樣的賢臣，這樣不仁的人就會遠離，仁者就會到來。）」

子路

【原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子弟子仲由也。先導之以德。使人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①。曰。毋倦②。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矣。

【注釋】①請益：益，增加，引申為進一步、進一層的意思。請益，即是請孔子加以說明。《論語·顏淵》顏子請問其目，也是請益的意思。②毋倦：即是先之勞之，永不懈怠。子路性急，故治之以緩。孔子之教人也如是。

【譯文】子路問為政之道。孔子說：「自己率先以身作則，教民勤勞（子路即孔子的學生仲由。自己用德行帶頭去引導，使人民信任你，然後教導人民要勤勞地工作。《易经》上說，君子大人若能身先百姓不辭勞苦，則百姓也必能任勞忘苦。」）子路請孔子加以說明。孔子說：「按照上面所說去行，不要懈怠。（子路嫌老師說得少，所以請老師進一步講解，所以請求孔子加以說明。孔子說：「不要懈怠。」即實行「為政者自己先行，以身作則，教民勤勞」而不懈怠就可以了。」）

【原文】仲弓爲季氏宰。問政^①。子曰。先有司^②。孔子弟子冉雍也。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③。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矣。

【注釋】^①仲弓爲季氏宰，問政：仲弓爲季氏的邑宰，因此請問爲政之道。^②有司：邑宰之下各司其事的屬官。爲政者，首在自身要正。正身之後，接著便是任賢。冉雍賢，夫子對他放心，所以便直接教以舉賢之事。^③諸：代詞「之」和疑問語氣詞「乎」的合音。

【譯文】仲弓做了季氏的邑宰，請問爲政之道。孔子說：「先分配有司的職務。（仲弓即孔子的學生冉雍。這裏說的是，管理政事的人應當先分配官員的職務，然後讓他們各負其責。）對別人的小過失，可以饒恕；有德有能的人，要特別舉用他。」仲弓說：「如何知道賢才并予以舉用呢？」孔子說：「舉用你所知的賢才，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別人難道會捨他不舉嗎？（你所不知道的賢才，人們自然就會舉薦，各自舉薦其所知道的賢才，這樣賢才就會無一遺漏了。）」

【原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①。問往將何所先行之也。子曰。必也

正名乎。正百事之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②。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矣。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注釋】①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是指衛靈公的孫子出公輒。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於魯哀公六年自楚返衛，時在衛君出公輒四年。當時孔子弟子高柴、子路等皆任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故有此問。②中：當。適當、恰當的意思。

【譯文】子路說：「衛君等待您去輔助他治國，不知您將以何事為先呢？（問去了衛國之後將要先做哪件事情。）」孔子說：「必然是先正名吧！（正各種事務的名份。）名與事實不相符，言語就不能順理成章。言語不能順理成章，辦事就不能成功。普通事辦不成功，禮樂教化之事更不能興起。禮樂不興，刑罰就會用之不當。（禮是用來安定在上位者的，樂是用來轉變風氣的，二者不能推行，就會有濫用刑罰的情況出現了。）刑罰用之不當，民衆便會感覺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君子賦予任何人和事一個名稱，必使其恰如事實，能順理成章地說得出來。能順理成章地說得出來，就一定行得通。（所名之

事，必定可以順理成章地說出來。所言之事，必定可以遵照實行。」

【原文】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①。情。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②。

【注釋】①用情：用心。以誠相待的意思。②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襁，背負嬰兒用的寬帶。襁負就是用布將小兒束負於背上。形容四方百姓扶老攜幼紛紛前來投奔。

【譯文】孔子說：「在上位者好禮，民衆就不敢不敬；在上位者好義，民衆就不敢不服從；在上位者好信，民衆就不敢不以誠實相待。（情，指真心。這是說民衆受到在上位者的感化，就會各自拿出真心相待。）若能如此，四方民衆就會將小兒負於背上（拖家帶口）來投奔。」

【原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①。其身不正。雖令不從^②。令。教令也。

【注釋】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字，指的是當政的人。當政者本身行得正，辦一切事都合規矩，自然能獲民衆擁護，所以說不令而行。皇侃《疏》：「其身正，如直形而影自直。其身不正，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論語·顏淵》中孔子曾說：「政者正也。」本篇除此章外，又有「苟正其身」一章。足見政治領袖以本身守正爲重要。②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如當政的人本身行得不正，雖下命令，民衆也不會服從。

【譯文】孔子說：「當政的人本身行得正，就是不下命令，事情也會行得通；本身行得不正，雖下命令，民衆也不會服從。（令，指教化、命令。）」

【原文】子適衛。冉子僕①。子曰。庶矣哉②。庶。衆也。言衛民多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③。曰。富之④。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⑤。

【注釋】①子適衛，冉子僕：適，到。僕，駕車，或指駕車的人。②庶矣哉：孔子一看衛國有很多人民，便說「庶矣哉」。庶即是衆多之義。③既庶矣，又何加焉：冉有一聽孔子稱衛國人多，便想了解爲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所以問：「既庶矣，又何加焉？」④富之：要使人民富足。⑤教之：人民富了，就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了。富而不教，時間久了，人就會一味追求享受，放縱欲望，以致道德衰

敗，走上亡國之路。

【譯文】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為他駕車。（冉有駕駛車馬）。孔子說：「衛國人口衆多呀！（庶，衆多的意思，說衛國的民衆多。）」冉有說：「人口多了，又該怎麼辦呢？」孔子說：「讓他們富裕起來。」冉有又問：「富裕之後又怎麼辦呢？」孔子說：「教育他們。」

【原文】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①。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注釋】^①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意思是即使沒有聖人出現，只要有善良的人治國，時間久了，風氣所及，也可以感化那些不善之人了。在孔子時代，各國大都很亂，弑父弑君，或者出兵攻伐，都是殘暴殺戮，惡習難除，最好是有聖人出來轉惡爲善，不得聖人，但有善人治國，亦不失爲良圖。

【譯文】孔子說：「『善人治國連續到一百年，（縱然沒有聖王出現）也可以馴服殘暴

之人，不必再使用刑殺的手段了』。（勝殘，馴服殘暴之人，使其不再行惡。去殺，不用刑罰殺戮。）這句話說得真對呀！（古人有過這種說法，孔子相信這一點。）」

【原文】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①。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注釋】^①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為一世。如有王者受命治理衰世，一則必須解決民生問題，一則必須實施道德教育，使人民身心皆安，兩者皆非短時期能奏其功，所以必須三十年。

【譯文】孔子說：「如有王者接受天命而施行仁政，也必須三十年纔能大治。（三十年為一世。假如有王者接受天命，施行仁政，必須三十年纔能成功。）」

【原文】子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①。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注釋】^①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皇侃《疏》：「苟，誠也。」誠能正其本身，則從事政治，何難之有。

【譯文】孔子說：「果真能够端正自己本身，從事政治何難之有？若不能正己，如何正人？」

【原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國。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者是其幾也^①。以其大要。一言不能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興國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事不可一言而成知。如此則可近之。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矣。

【注釋】^①言不可以者是其幾也：幾字當近字講。雖不能說一言興邦，然關鍵處說一句有道理的話，也可與興邦接近了。者，或爲「若」之誤。

【譯文】魯定公問：「有人說一句話就可以把國家興起來，有這樣的情況嗎？」孔子回答說：「話雖不能這樣講，但也差不多了。（根據孔子所答的大概意思，即一句話不能使國

家興起來。几，指接近。但有接近一句话说可以把國家興起來的。）。有人說過：做君主很難，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當君主的深知為君之難，這不是一句話就接近興國了嗎？（事情是不可能通過一句話就能完成的，但明白這句話的道理也接近可以使國家興起了。）「魯定公又問：「還有人說一句話就可以把國家喪失，有這樣的情況嗎？」孔子回答說：「話雖不能這樣講，但也差不多了。有人說過：我當君主沒覺得有什麼樂趣，唯一的樂趣，就是我所說的話無人敢違背。（這裏是說對做國君沒有什麼樂趣，唯一的樂趣，就是自己所說的話不會被人反對。）君主說的話有道理，無人敢違背，不是很好的嗎？如果說的沒有道理，而又無人敢違背，這不是一句話就接近亡國嗎？（國君所說的話，如果有道理，無人敢違背的話，那當然很好；如果所說的話沒有道理，而無人敢違背的話，一句話就能亡國啊！）」

【原文】葉公問政①。子曰。近者悅。遠者來②。

【注釋】①葉公問政：葉，音攝，原為一小國，後屬於楚，由葉公治理。葉公是楚大夫沈諸梁，字子高。②近者悅，遠者來：來，指歸服、歸順。葉公問政，孔子答復，為政之道，要使近者歡悅，遠者來歸。近者是本國人，遠者是外國人。為政而能使近悅遠來，必是施行仁政，感召國內外人民。梁章巨《論語旁證》引徐氏纘高曰：「楚疲其民，以蠶食中國，夫子因葉公之問以止之。」竹添光鴻

《左氏會箋》說：「是時楚國數度伐蔡，又與吳爭陳，二國近楚苦兵，故夫子言，楚欲爲政于天下，自近始。諷以恤小愛鄰之仁也。」

【譯文】葉公問爲政之道。（葉公，指沈諸梁。）孔子說：「要使本國人歡悅，使他國人民來歸順。」

【原文】子夏爲莒父宰①。問政。莒父。魯下邑也。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②。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矣。

【注釋】①子夏爲莒父宰：莒父的「父」，音甫。《春秋大事表》說，這是魯國人的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鄭康成注：「舊說，莒父，魯下邑。」②無欲速至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夏當莒父的邑宰，向孔子請示政事。孔子告訴他：不要求其速成，不要著眼於小利益。事物發展各有其自然規律，過於求快，就違背了規律，反而會壞事。小利，指眼前利益。大事，指教化人心。注意力放在小事上，就會疏忽了大事。倘若爲政者爲求一時之功，而不慎帶頭做出違背道義之事，即因小失大，殊不可取。

【譯文】子夏做了莒父的邑宰，向孔子請示政事。（莒父，魯國的小縣。）孔子說：「不要急於求成，不要著眼於小利。急於求成反而達不到目的，著眼於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大事不可以求其速成，因為欲速反而達不到目的；小利妨礙大事，使大事不能成就。）」

【原文】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①。不可弃也。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弃去而不行之。

【注釋】①夷狄：指遠離中原的邊遠少數民族地區。

【譯文】樊遲問怎樣做纔是仁。孔子說：「日常起居，時時處處恭敬守禮；做事認真，毫不苟且；待人忠誠，肝膽相照。就是到了沒有教化的邊遠之地，這些爲人之道也不可捨弃。（即使到了邊遠的夷狄之地，大家都不講禮義，自己也不能夠放棄這一原則不去落實。）」

【原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①。南國之人也。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善夫。善南人之言也。

【注釋】①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意為巫醫治不好無恆的人。《論語集解》引鄭玄注：「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巫是指接事鬼神的人，醫是指為人治病的醫生。巫醫，通常指以祝禱為主來為人消災治病的人。

【譯文】孔子說：「南國的人有句話說：人要是沒有恆心，連巫醫也治不好他。（南人指南國的人。說巫醫也不能治好沒有恆心的人。）這話講得好呀！（稱贊南國人說的這句話。）」

【原文】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①。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也。

【注釋】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指的是待人接物的態度、心境平和無爭。同，指的是見解相同。

【譯文】孔子說：「君子待人和平忍讓，但見解却與眾不同。小人所見與眾相同，但却不能與人和諧辦事。（君子內心平和，但其見解與眾不同，所以稱為「不同」。小人所嗜好的

東西相同，但他們之間會互相爭利，所以說「不和」。〕

【原文】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①。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

【注釋】^①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子不待子貢再問，就加以解釋與其泛隨鄉人好之惡之，不如親自觀察，鄉人之中的善人喜好他，惡人厭惡他，然後相信他是好人，比較可靠。

【譯文】子貢問道：「一鄉的人都喜歡他，此人如何？」孔子說：「未必即可相信他是好人。」子貢又說：「一鄉的人都厭惡他，此人如何？」孔子說：「未必即可相信他是壞人。不如鄉人之中的善人喜好他，惡人皆厭惡他。（善人喜歡自己，惡人厭惡自己，這樣善人的善就分明了，惡人的惡也就顯着了。）」

【原文】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①。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

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②。

【注釋】^①器之：指對人能够量材使用。^②求備：求全責備。

【譯文】孔子說：「君子容易事奉，而難以取悅。（君子不會對任何人求全責備，所以容易奉事。）但是用不合道義的方法去取悅君子，他是不會高興的。等他用人時一定是實事求是，量才用人。（衡量各人的才能，然後加以管理。）小人難以事奉，而容易取悅。取悅小人，雖然用不合道義的方法，但他還是會喜悅的。小人在用人之時，總是會求全責備。」

【原文】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①。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

【注釋】^①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泰」字，何晏當「縱泰」講。「縱」字有舒緩、放縱等義，也就是沒有拘束的意思。驕是驕矜、傲慢。君子心中沒有拘束，對人則不傲慢。小人與君子相反。李埭《論語傳注》：「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何其舒泰，而安得驕？小人矜己傲物，惟

恐失尊，何其驕侈，而安得泰？」

【譯文】孔子說：「君子心中安穩舒泰，對人却不傲慢。小人對人傲慢，內心却并無主宰。（君子自然舒泰，表面看上去好像有驕慢，而實際上并不驕慢。小人拘束顧忌，而實際上是驕傲自負。）」

【原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①。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戰。必破敗。是為弃之。

【注釋】①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論語集解》引馬融注：「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弃之。」馬注的「不習之民」，似是專指沒有學習戰鬥技能的人民而言。但除習戰以外，更多的應是道德教育。戰爭不是關鍵，關鍵在於要明白為什麼而戰。戰士心中若沒有道義，便是弱肉強食的工具，與禽獸無異，故曰「弃之」。

【譯文】孔子說：「用沒有受過教育的民衆去作戰，（讓他們不明不白地與同類相互殘殺）這等於拋棄他們。（用沒有學習過戰鬥技能的人民去作戰，等於讓他們去白白送死，這也是拋棄他們。）」

憲問

【原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①。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

【注釋】^①言：這裏指的是善言、道義之言。

【譯文】孔子說：「有德行的人必定有善言，但有善言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行。有仁德的人必定有勇，但有勇的人不一定有仁德。」

【原文】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①。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

【注釋】^①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不仁，指違仁而言。君子也難免會有過失，但與小人相比，已是天壤之別。

【譯文】孔子說：「君子中，學仁而尚未成熟的人是有的。至於小人，未嘗學仁，便

談不上仁了。（雖然稱爲君子，但德行還未能完備。）

【原文】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①。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②。公叔文子。衛大夫。對曰。以告者過也③。夫子時然後言④。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

【注釋】①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公叔文子，據《論語集解》孔安國注，他是衛國大夫公孫拔，文是他的謚號。《禮記·檀弓》鄭康成注說，文子是衛獻公之孫。公明賈，也是衛國人，姓公明，名賈。或謂公明古讀爲公羊，賈讀爲高，即是公羊高。②取：指收取、受取財物等，即有所取的意思。③以告者過也：以告者，指傳說此話的人。過，言過其實。④時然後言：說話適得其時，也就是應當說話時纔說話。

【譯文】孔子向公明賈問及公叔文子，說：「聽說他老先生不言、不笑、不取，這可信嗎？（公叔文子，衛國的大夫。）」公明賈回答說：「這是傳話的人言過其實了。他老先生該說時纔說，所以別人就不討厭他說話；真正歡樂時纔笑，所以別人就不討厭他笑；符合道義的纔取，所以別人就不討厭他取。」

【原文】子謂衛靈公之無道也^①。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②。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③。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也。

【注釋】^①子謂衛靈公之無道也：孔子談及衛靈公，說他無道。^②奚而不喪：奚，何。奚而，可當「爲何」講。喪，指亡國。^③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孔子答以衛靈公不亡國的原因：他有仲叔圉，即孔文子，辦理外交；又有祝鮀，此人雖有缺點，但有辦祭祀的特長，因此叫他辦理宗廟之事；又有王孫賈，此人也有缺點，但有軍事專長，因此叫他辦理軍旅之事。如此，那裏會亡國呢？

【譯文】孔子說到衛靈公的無道，季康子問：「既是這樣，他爲何不亡國？」孔子說：「他有仲叔圉辦理外交，又有祝鮀辦理宗廟之事，又有王孫賈辦理軍旅之事，這樣，那裏會亡國呢？」（這是說君主雖然無道，但所任用的大臣各有專長，這樣，怎麼會亡國呢？）

【原文】子路問事君^①。子曰。勿欺。而犯之^②。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犯顏諫爭。

【注釋】①子路問事君：子路問事君的道理。②勿欺，而犯之：欺是欺騙。犯是犯顏，即冒犯君主的威嚴。之，指君主而言。為臣應當諫君，以阻止他的過失，假使他不高興，甚至不惜犯顏而諫，但必須不欺君，纔能犯顏諫爭。這兩句話，也可以這樣解釋：事君之道，不能欺君，然而君有不對的地方，可以犯顏諫之。

【譯文】子路問事君的道理，孔子說：「必須不欺君，纔能犯顏諫爭。（臣子事君之道，不能欺君，為臣應當諫君，以阻止他的過失。假使他不高興，甚至不惜犯顏諫爭。）」

【原文】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①。有人來。不逆之以為詐。不億疑之以為有不信。然而人有詐不信有以先發知之。是人賢逆詐億不信②。所以恨耻之也。

【注釋】①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是逆料，預料。億，是臆度、揣測。抑，轉語詞，有「反之」的意思。是，這。②賢逆詐億不信：意即「以逆詐億不信為賢」。

【譯文】孔子說：「不可以預料他人會來欺詐，不可以揣測他人不能守信。反過來說，以預料揣測而得事先發覺他人的欺詐或不信者，這豈能算是賢者呢？（不可預料他人

會來詐欺，不可揣測他人不能守信。但現實中總有人常常事先發覺他人的詐欺或不信，並覺得能事先預知別人欺詐、不守信用，是自己的高明之處。所以君子對這些人是不以為然的，認為這本來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原文】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敬其身也。曰如斯①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②。病猶難也。

【注釋】①如斯：如此。②病諸：病，難。諸，「之乎」二字的合音字。

【譯文】子路問怎樣纔算君子。孔子說：「所謂君子，就是常懷著一顆虔誠、恭敬的心，來修正自己的不足。（以敬來修身。）」子路又問：「這樣就夠了嗎？」孔子說：「修正自己來讓百姓得到安樂。修正自己進而令百姓得以安樂，這件事就是連堯、舜那樣的聖君，恐怕也難做得周到呀！（病，是難的意思。）」

衛靈公

【原文】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①。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②。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也。

【注釋】①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無爲而治的意思，是說舜自己不做什麼事，而能平治天下。舜能做到無爲而治，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他能舉賢任能。據《尚書·舜典》記載，舜命禹作司空，平水土，命弃爲后稷，播種百穀，命契作司徒，辦教育，命皋陶作士，掌法律，命益作虞官，管山澤鳥獸。這些都足以說明他能知人善任。②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用了許多人才，而他自己「何爲哉」，究竟做甚麼呢？「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己，就是正己。正己方能化人。有賢才可用是外緣，能恭身正己是內因。因緣聚合，方可成事。

【譯文】孔子說：「能够無爲而治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自己究竟做了些什麼呢？只是心存恭敬，對人對事一切恭敬，而自己莊嚴端正地在朝廷上面南而坐罷了。（這是說能够知人善任，那就可以無爲而治。）」

【原文】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①行乎哉。行乎哉。言不可行也。子張書諸紳^②。紳。大帶也。

【注釋】^①州里：古代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里。本為行政建制，後泛指鄉里或本土。^②紳：古代士大夫束於腰間，一頭下垂的大帶。

【譯文】子張問做事情怎樣纔能行得通。孔子說：「一個人只要說話忠實守信，行為厚道恭敬，即使到了邊遠的蠻貊之國，也無往而不可行。假如說話不忠實守信，行為不厚道恭敬，即使在自己的家鄉，難道就能行得通嗎？（行乎哉，即是行不通的意思。）」子張把孔子的話恭恭敬敬地寫在衣帶上，以示不忘，時時遵照實行。（紳，大帶。）

【原文】子曰。志士仁人^①。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注釋】^①志士仁人：志，志向、志願。志士，在這裏指的是心懷天下、有聖賢之志的人。一說志與「智」通。智士，即智慧之士。

【譯文】孔子說：「志士、仁人，不會因為保全生命而損害仁，寧可犧牲生命以成全仁。（不會因求生而損害仁，假如犧牲生命而能成全仁，志士仁人不會愛惜自己的生命。）」

【原文】顏淵問爲邦①。子曰。行夏之時②。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③。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④。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樂則韶舞⑤。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⑥。鄭聲淫。佞人危。俱能惑人心使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

【注釋】①顏淵問爲邦：即是問治國之道。②行夏之時：就是採行夏朝的曆法。中國舊曆分一年爲春夏秋冬四時，每一時又分孟、仲、季三個月。依周天十二辰的次序，孟春是建寅之月，爲四時之始。夏朝以此爲一年開始的正月，合乎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時序，以及如孟子所說，不違農時。治國應當先定天時，辦事纔方便。在農業時代，夏曆最標準，所以孔子答覆顏淵，第一個要點就是行夏之時。直到現在，民間所用的農民曆還是夏曆。③輅：車名。《經典釋文》說：「輅音路，本亦作路。」馬融注，以及《禮記·明堂位》鄭玄注，都說殷朝的車子是木路，也叫大路，最樸素。《左傳·桓公二年》說：「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越席，就是蒲草編的席子，也就是邢昺《疏》說

的，編結蒲草爲席，置於車中，以爲坐墊，有尚儉之意。④服周之冕：冕是禮帽，此處代表衣冠。周冕有垂旒，用來遮眼；有黹纒塞耳，就是用黃綿做成丸狀，懸在冕的兩邊，當住兩耳。把眼耳遮塞起來，取意是爲人君者不聽讒言，以及不須苛察以爲明。⑤樂則韶舞：各種典禮，如祭祀等，以及對國民實施教化，都需音樂。但音樂的五音不能錯亂，否則不祥。所以，孔子告訴顏淵，音樂要用韶舞。古注，韶舞專指舜的音樂。「樂則」的「則」字，當作「法」字講，即是音樂當取法韶舞的意思。⑥放鄭聲，遠佞人：放，捨棄、廢置。拋棄鄭國的樂聲，不用巧言的佞人。《禮記·樂記》中子夏對魏文侯說：「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佞人，例如少正卯，言僞而辨，所以不能用。治國的事情千頭萬緒，孔子告訴顏淵以上幾點，博採歷代的長處，確定時令、車制、服制，選最好的音樂，以及禁用鄭聲佞人，自能樹立宏規，治國平天下的章法可以概見。

【譯文】顏淵問治國之道。孔子說：「採用夏代的曆法，（憑藉所見萬物的生長規律，夏朝以此爲春夏秋冬四時之始，這是從容易得知的天時中取法。）乘坐殷代的大車（用最樸素的車子，坐蒲草編的席子，顯明其崇尚儉約之德。）戴上周代的衣冠（用黃綿做成丸狀，懸在冕的兩邊，擋住兩耳，取意是不隨意亂看和亂聽。）取法舜帝的《韶》樂和舞蹈。（韶，舜帝的音樂，盡善盡美，所以纔用它。）拋棄鄭國的樂聲，不用巧言的佞人。（鄭國的音樂聲調濫無節制，

巧言的佞人危險，因為它們都能迷惑人心，使人民道德敗壞陷於危險，所以應當放逐鄭國的樂聲、不用巧言的佞人。」

【原文】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①。

【注釋】^①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崇德修仁是遠慮。反之，人若悖德失道，禍患隨時不離左右，便是近憂。

【譯文】孔子說：「一個人如果沒有長遠的打算，就一定逃不了眼前的憂患。」

【原文】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①。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②。文仲。魯大夫也。柳下惠。展禽也。知賢不舉。為竊位也。

【注釋】^①臧文仲其竊位者與：臧文仲，是魯國大夫臧孫辰。孔安國注：「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②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與，助。與立，即助其立於公朝參政，這裏是舉薦的意思。柳下惠是魯國的賢人，依諸古注，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私謚為惠。《論語·微子》記載，柳下惠

曾爲士師。

【譯文】孔子說：「臧文仲恐怕要算是一個盜竊官位的人了吧！他知道柳下惠是個賢人，却不舉薦他，使他與己同立公朝。（文仲，魯國的大夫。柳下惠，姓展，字禽。知道有賢人，却不舉薦他，這就是竊取名位。）」

【原文】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①。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

【注釋】^①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王引之《經義述聞》說：「躬自厚者，躬自責也。因下薄責於人而省責字。」躬自厚，對自己從重責備。薄責於人，對人從輕責備。如此可以遠離他人的怨恨。「遠」字讀去聲。

【譯文】孔子說：「對自己從重責備，對人從輕責備，這樣就可以遠離他人的怨恨了。（對自己從重責備，對別人從輕責備，所以可遠離他人的怨恨。）」

【原文】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①。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注釋】①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求，詢問、責問的意思。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凡事有不順，只是檢查自己，問問自己哪裏做錯了。小人則相反，總是在別人身上找原因。

【譯文】孔子說：「君子凡事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小人凡事都在別人身上找原因。
（君子凡事責備自己，小人凡事責備別人。）」

【原文】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①。

【注釋】①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舉，舉薦。廢，這裏是否定的意思。

【譯文】孔子說：「君子不因某人話說得好就舉薦他，（有善言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所以不可以因爲一個人話說得好就薦舉他。）也不因某人沒有品德便否定他的在理之言。」

【原文】子貢問曰。有一言①而可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注釋】①言：即一個字。

【譯文】子貢問孔子說：「有沒有一個字可以終身依之而行的呢？」孔子說：「那就是恕字吧！自己所不想要的東西，不要加在別人身上。」

【原文】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①。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

【注釋】①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君子訥於言，敏於行。若是習慣於花言巧語之類的小聰明，只會有損自己的德行。小不忍則亂大謀，花言巧語即是「小」，成就自己的德行纔是「大謀」。

【譯文】孔子說：「能把無理說得有理，而且動聽，這種言語足以擾亂人的德行。如在小處不能忍耐，便會擾亂大計。（巧妙的言辭，鋒利的口辯，足以擾亂別人的道德仁義之心。如在小處不能忍耐，便會擾亂大計。）」

【原文】子曰。衆惡之。必察焉①。衆好之。必察焉②。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注釋】①衆惡之，必察焉：大家都反對的人，不一定就壞，要考察以後纔知道。②衆好之，必察焉：大家都喜歡的人，不一定就好，也要考察以後纔知道。

【譯文】孔子說：「大衆厭惡某人，必須要去考察；大衆愛好某人，也必須要去考察。（或許某人結黨營私，而爲他的同黨所好。或許某人孤高獨立而不合群，因而爲衆人所嫉。所以對於大衆的毀譽，不可不細察其根由。」）

【原文】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①。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

【注釋】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裏說的是人和道的關係。道最初是指供人行走的道路，人行走在道上，道也會越走越寬；人不在道上走，就會有種種坎坷和不測，道路縱然就在他身邊，却一點也幫不上他的忙。皇侃《疏》引蔡謨說：「道者，寂然不動，行之由人。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適人，故曰非道弘人也。」

【譯文】孔子說：「人能把道弘揚光大，不是道能光大人。（人的德能愈大，道就會隨之

而光大，人的德能愈小，道就會隨之而暗小，所以道不能弘揚人。」

【原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①。

【注釋】^①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人能改過，便是大善。知錯不改，纔是真正的罪過。

【譯文】孔子說：「一個人有過却不改正，這就叫做過了。」

【原文】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①。不如學也^②。

【注釋】^①以思，無益：《論語·為政》中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主張學與思并重。此處「以思，無益」，是指只思不學而言。^②不如學也：《論語·述而》中，孔子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處「不如學也」，即是「好古敏以求之」的意思。「古」是指古書所載的古聖先王之道。

【譯文】孔子說：「我自己曾經整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覺，獨自尋思，但無獲益，還

不如去求學好了。」

卷九 孝經 論語

季氏

〔原文〕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①。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柙。檻也。櫝。櫃也。失虎毀玉。非典守者過耶。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固。城郭完整。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疾如汝言。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②。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則不患寡矣。大小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③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④之內也。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

【注釋】①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注：「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引此句為「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劉寶楠《論語正義》：「蓋貧由於不均，故下文言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也。」俞曲園《古書疑義》舉例，以為寡貧二字傳寫互易，可據《春秋繁露》訂正為：「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③故：副詞。尚，還，仍然。④蕭牆：鄭康成注：「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皇侃《疏》：「臣朝君之位，在蕭牆之內也。今云季氏憂在蕭牆之內，謂季氏之臣必作亂也。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云蕭牆者，季氏皆僭有之也。」方觀旭《論語偶記》：「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方氏以為，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孫畏顓臾世為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顓臾，始能阻止哀公之企圖。孔子指季氏憂在蕭牆之內，意謂季氏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而伐顓臾。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劉寶楠《正義》同方氏之說。

【譯文】季氏準備攻伐顓臾。冉有、子路來見孔子，孔子說：「求，這恐怕是你的過失吧？」冉求說：「這是季氏想攻伐，我們兩個做家臣的都不想攻伐。（歸罪於季氏。）」孔子說：「求，古時周任說過：要量度自己的能力，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告

退。(周任，古代一位賢良的史官。在所任職位上應當恪盡職守，根據自己的能力來擔任職位，不能做就應告退。)否則，見人危險而不能維持，見人顛倒而不能扶起，那個人又何需你做他的輔相呢？(輔相的人，應當能够扶持危局不至顛倒，如果不能，又何必需要任用輔相。)而且你說：『季氏想攻伐，我們兩個做家臣的都不想攻伐。』你這話錯了。譬如猛虎、犀牛從籠子裏逃了出來，神龜寶玉毀壞在匣子裏，這究竟是誰的過失呢？(柙，檻。犢，櫃。老虎逃出，寶玉毀壞，難道不是看守者的過失嗎？)「冉有說：『現在顛史的城牆堅固，而且離季氏的封邑費城很近。(固，城牆堅牢，武器鋒利。費，季氏的采邑。)今天不攻取它，將來必定是季氏子孫的憂患。』」孔子說：「求，君子最忌諱的就是這一點，(厭惡冉求所說的話。)明明是季氏貪圖顛史之地，你避而不說，却非要捏造一些花言巧語來爲他掩飾。(不說自己貪圖利益，却偏要捏造一些謊言，這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我聽說過，擁有邦國的諸侯，擁有世家的卿大夫，不怕地少人稀，就怕不公平；(不怕土地人民太少，怕的是爲政失去公允，導致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不怕貧窮，就怕人心不安定。(擔心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民安而後纔能國富。)這是因爲政教公平，百姓收入基本平均，就不存在貧窮；(無貧富懸殊之弊。)社會和諧，就不會人少；(自有遠方的人來歸附)民心安定，國家就不致傾危。(政令教化都能公平合理，就不擔心有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現象出現了；全國上下同心同德，這樣就不用擔心人民太少了；上下安寧，大事小事都會得到妥善治理，國家便不致傾危了。)能做到這樣，

如果遠方之人還不能來歸附，再通過加強禮樂道德的教化來感召他們。他們來了，就要令他們安心。如今仲由與冉求你們兩個同時輔佐季氏，遠方的人不服，而不能修明禮樂道德來感召他們，國內人心分崩離析，連自身都難保，還要出兵討伐本國的附庸，我恐怕季孫的憂患不在顛史，而就在他自己家中啊！（「蕭」即是蕭，「墻」即是屏風。君臣相見的禮節，人臣至此屏風，便會更加肅然起敬，所以叫做「蕭墻」。後來季氏的家臣陽虎果然囚禁了季桓子。）

【原文】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①。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便。辯也。謂佞而辯。

【注釋】^①友直：正直的朋友。友，亦可當「交友」講。友直，意即交為人正直的朋友。

【譯文】孔子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損的朋友有三種。交正直的朋友，交誠實的朋友，交博學多聞的朋友，交這三種朋友是有益的。交恭謹周旋的朋友，（便辟，是指機巧地避開別人所顧忌的事情，以求諂媚別人。）交善於面柔的朋友，（阿諛奉承的人。）交

巧於言辭的朋友，交這三種朋友都會有損於自己的德行。（便，善辯。即巧言而善辯。）「

【原文】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①。樂道人之善^②。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③。恃尊貴以自恣。樂佚游^④。佚游。出入不節。樂宴樂^⑤。損矣。宴樂。沈荒淫黷^⑥也。三者自損之道。

【注釋】①樂節禮樂：樂，前面的讀「洛」音，指快樂；後面的讀「悅」音，指音樂。節，法度、法則，這裏是符合的意思。以言行舉止合乎禮樂的法度為樂事。一說節當「節制」講。一個人以禮來節制自己的言行，以樂來調和自己的七情，以此為樂事，亦通。②樂道人之善：道，稱道、宣揚、贊嘆的意思。君子「言人之善，若己有之」，故以此為樂。一說道作「導」字講，以導人向善為樂事，亦通。③驕樂：驕縱享樂。④佚游：逸游。放縱游蕩而無節制。⑤宴樂：宴飲歡聚。⑥沈荒淫黷：沈荒，亦作「沉荒」。指迷於逸樂，荒廢事務。淫黷，亦作「淫瀆」，指超越分際而褻瀆輕慢，或淫指淫亂放蕩。

【譯文】孔子說：「有益的樂事有三，有害的樂事有三。以言行舉止合乎禮樂法度為樂事，（言行都能得到禮樂的節制。）以宣揚稱道他人的嘉德善行為樂事，以多得賢友為樂

事，這就是有益的了。以驕縱享樂爲樂事，（恃憑尊貴而自我放縱。）以放縱游蕩而無節制爲樂事，（佚游，作息沒有節度。）以宴飲歡聚吃喝玩樂爲樂事，這就是有害的了。（宴樂，迷於逸樂荒淫。這三樣都是損害自己的事情。）」

【原文】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①。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②。躁。不安静。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③。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④而言謂之瞽。未見君子顏色所趨向而便逆先意語⑤者。猶瞽者也。

【注釋】①愆：過失。②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例如君子未問，自己就先說，這就犯了心浮氣躁之過。鄭康成注：「躁，不安静也。」③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如君子已問，就應當把話明白地說出來，如果不說，這就犯了隱匿之過。孔安國注：「隱，不盡情實也。」④顏色：表情，神色。⑤意語：意，猜測、主觀臆測。意語，即順著自己的主觀想象無的放矢地亂說一氣。

【譯文】孔子說：「隨侍君子，容易犯三種過失。話未到當說時而說，這叫做心浮氣躁（躁，指不安静）。話當說時不說，這叫做隱匿（隱，隱瞞，不盡情實）。沒有觀察君子的表情神色就說話，這猶如盲者說話而不看對方。（沒有從君子的表情神色中看出他所關心

的問題，便搶先亂說一通，這樣就如同盲人，盡說些瞎話了。」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三戒①。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②。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③。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④。得。貪得也。

【注釋】①君子有三戒：君子要依人生少、壯、老三時期，戒三件事。②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血屬陰，氣屬陽，人的身體必須陰血陽氣流行，始能維持生存。人在少年時，身體內的血氣尚未充實，最要戒的是色情之欲。因為色欲最損血氣，不戒則身體發育不全，必至夭折或短壽，故須戒色。③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到了壯年時，即在三十歲以後，此時血氣正好剛強，最難克制，多有因一時之忿，與人爭鬥，招凶惹禍，累及親人，故須戒鬥。戒鬥的積極意義，即是以此飽滿的體力精神用於正當的事業。④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得，得到這裏是希望有所得的意思。人到了老年時，血氣已衰，心力不濟，如貪求事功，希望有所得，不但身體不能適應，而且事情也辦不好，所以要戒得。《禮記·曲禮》說：「七十曰老，而傳。」而傳，就是要把事情交代出去，這就有戒得的意思。翟灝《四書考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本於此章。」戒色、戒鬥、戒得，雖言養身，實兼修德。

【譯文】孔子說：「君子要戒三件事。少年時，身體內的血氣尚未充實，要戒的是色情之欲。到了壯年時，此時血氣正好剛強，要戒的是與人爭鬥。到了老年時，血氣已衰，要戒的是貪求事功。（得，指貪求。）」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三畏^①。畏天命^②。順吉逆凶天之命。畏大人^③。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德也。畏聖人之言^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⑤。狎大人^⑥。侮聖人之言^⑦。

【注釋】①君子有三畏：君子，包括在位者與不在位者。畏是敬畏之義。②天命：古注當善惡報應講。何晏《論語集解》以為，天命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所以可畏。皇侃《疏》舉《尚書·伊訓》解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劉寶楠《論語正義》亦舉《周易·坤文言》解釋：「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利殃。」③大人：就是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的聖人。一說指在位的天子諸侯等。劉寶楠《論語正義》引鄭玄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為政教者。」諸侯治國，天子治天下，各有權力維護朝野安定，不能干犯，所以可畏。古稱有德有位之人，皆可謂之曰「大人」。④聖人之言：聖人的話闡明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違之則有災禍。皇侃《疏》：「聖人之言，謂五經典籍聖人遺文也。其理深遠，故君子畏之也。」⑤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何晏《論語集解》依老子《道德經》「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解釋小人不知不

畏之故：國法如網，雖然嚴密，犯法的人尚有幸免者，故人不知畏。然天命如網，恢恢疏遠，作惡之人無一能逃天罰。此因果之理，只有那些有道德學問的君子纔能洞察明白了。小人無道德學問，所以不知天命，不畏天命。⑥狎大人：狎，輕忽、輕慢。大人所在，均能昭示天命，故為君子所敬。小人不知天命，亦不知禮，所以輕視大人。⑦侮聖人之言：侮是侮慢。小人無德無學，不明白、不相信聖人所說的話皆是真理，所以侮慢聖人之言。

【譯文】孔子說：「君子有三事敬畏：敬畏因果報應，（順道則吉，從逆則凶，是天之命。）敬畏聖人；（大人，即是聖人，與天地同德。）敬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道有因果報應，因而不懂得敬畏，輕視聖人，侮慢聖人之言。」

【原文】孔子曰。生而知之^①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注釋】①生而知之：之，這裏指的不是一般的知識技能方面的學問，不是指記問之學，而是指人的天性的善惡，是道德學問的範疇。生而知之，即天性仁厚的意思。

【譯文】①孔子說：「天性仁厚，從小就善惡分明的人，是上智之人；長大後通過學習纔懂得要近善遠惡的，是次一等的人；一定要等到在現實中碰得頭破血流之後，纔懂得要改過向善的人，是又次一等的人。（困，指的是生活不如意，時常遇到障礙、麻煩。）人生充滿不幸，但却一直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執迷不悟的人，這樣的人就是最下等的了。」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①。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②。見得思義。

【注釋】①君子有九思：思，思慮，就是特別注意。九思，有一定的程序，不能顛倒。②難：危難，禍患。

【譯文】孔子說：「君子在九個方面特別注意：眼睛要會看（能够由表及裏，把問題看得明白、透徹）；耳朵要會聽（不要偏聽偏信，還要能聽出他人言語中的弦外之音）；神色要溫和安全；行爲舉止要謙恭有禮；說話要忠厚老實，言而有信；做事情要盡心盡力；疑難之處要多問；怨恨心生起，怒氣難遏時，要想到它的後患；面臨利益得失時，要想到是否

符合道義。」

【原文】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①。

【注釋】①湯：燒開的水，沸水。

【譯文】孔子說：「見到人有善行，要有慕賢之心，好像跟在別人後面趕路，生怕追不上他；碰到不善的事情，就像以手去探剛燒開的熱水一樣。（不敢接觸，避之唯恐不及。）」

【原文】齊景公有馬千駟①。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千駟。四千疋也。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②。首陽。山名。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③。此所謂以德為稱。

【注釋】①駟：古代一車套四馬，因以駟稱駕一車之四馬或四馬所駕之車。②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伯夷、叔齊，是殷朝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兄弟讓國，隱居首陽山。周武王伐紂時，夷、齊扣武王之馬而諫，以為不可以臣伐君。武王左右欲殺之，姜太公勸止，夷、齊離去。武王伐紂成功，建立

周家天下，夷、齊耻之，不食周粟，遂在首陽山採薇而食。後有人對夷、齊說，此薇也是周家所有。夷、齊聞此語後，薇亦不食，七日餓死。③其斯之謂與：王肅注：「此所謂以德為稱者也。」劉寶楠《論語正義》以為此句上面當有脫文。

【譯文】齊景公有馬四千匹，死的時候，百姓想不出他有甚麼善行可以稱述。（千駟，四千匹馬。）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在首陽山下挨餓，（首陽，山名。）百姓到現在還稱贊他們。那就是這個意思吧！（這裏是說，因為有德行，所以能為人民所稱贊。）

陽貨

【原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①。君子慎所習。

【注釋】①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指人先天的本性；習，指人後天的習氣，又叫習性。《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是一切人、事、物所具備的共同本質，即共性。宇宙萬物的性都是一個，相互之間無二無別。人性本善，這裏的「善」，是圓滿無缺的意思。人性即天性，本來和諧完美，沒有絲毫缺憾。善，是表示對人性的由衷贊嘆，不只是善良的意思。宇宙自然是一個和諧的整體，人若依其本性，就會和諧相處，不致有爭鬥怨恨發生，相互之間都能親近互愛，所以說是「性相近」。人因為從宇宙自然的「大我」中迷失了，執著於自身的「小我」，就有了自私自利之心，這就是習性。人若順著習性發展下去，就會離道越來越遠，人與人之間也會越來越疏遠，不再能夠和諧相處，甚至時常有爭鬥殺戮發生，這就是「習相遠」的道理。一切聖賢學問，無非教人斷惡修善，從自私自利中覺悟過來，從「小我」回歸到「大我」，歸心向道而已。

【譯文】孔子說：「人若依其盡善盡美的本性，就能互敬互愛，和諧相處；人若順著自己自私自利的習性，相互之間就會越來越疏遠。（君子必謹慎對待自己的習性。）」

【原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①。不見侮也。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②。

【注釋】①不侮：不受人侮慢。孔安國注：「不見侮慢。」邢昺《疏》：「言己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見侮慢。」②惠則足以使人：給人恩惠，人必感恩圖報，故足以使用人。

【譯文】子張問孔子怎樣做纔是仁人。孔子說：「能行五事於天下，便可稱爲仁人了。」子張請教孔子是哪五事，孔子說：「恭、寬、信、敏、惠。恭敬人，就不會被入侮慢；（不被侮慢。）寬厚待人，就會得到衆人悅服；言而有信，就能得人信任；做事敏捷，就能成功（做事敏捷，則大多成功）。施惠於人，就能使用人。」

【原文】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①乎。對曰。未。居^③。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④。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⑤。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⑥。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⑦。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⑧。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⑨。狂。妄抵觸人也。

【注釋】①六言六蔽：六言，六個字，指仁、智、信、直、勇、剛這六件事。蔽，覆障、障礙的意思。②對：對答，敬詞，用於回答長者的問話。③居：當「坐」字講。④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是喜好。仁者好施，若不能明辨是非善惡，所施不當，則如愚人。⑤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知就是智，蕩是放蕩。只顧展現自己的才能，為人不懂得謙恭守禮，便是放蕩而無操守。⑥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賊，可作「害」字講。一味守信，不明白道義是非，便是其害處。劉寶楠《論語正義》引管同《四書紀聞》說：「苟好信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厚者則硜硜為小人。苟又挾以剛勇之氣，必如周漢刺客游俠，輕身殉人，捍文網而犯公義，自聖賢觀之，非賊而何哉。」

⑦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絞，急切的意思。一味好直，喜歡譏刺別人的過失，便是無禮之甚。《論語·泰伯》：「直而無禮則絞。」皇侃《疏》：「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⑧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凡事不宜，便是亂。《論語·陽貨》「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⑨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質直寡欲為剛。剛而不好學，孤高失禮，亦未得中和之道。

【譯文】孔子說：「由，你聽說過六種事有六種障礙的道理嗎？」子路起立回答說：「沒有。」孔子說：「坐下，我告訴你。好仁而不好學，其偏蔽將至于不分善惡，如同愚人。（好仁者喜歡到處行善，但如果不能明辨是非善惡，便如同愚人）好智而不好學，其偏蔽將至于放蕩不羈。（蕩，沒有操守。）好信而不好學，其偏蔽將至于死守教條，反而有害

於人性。（例如父子之間不懂得互相為對方隱瞞的這類人就是。）好直而不好學，其偏蔽將至于不懂得避諱，喜歡譏人之非，揭人之短，流於絞刺。好勇而不好學，其偏蔽將至于喜歡生事，常常給人添亂。好剛而不好學，其偏蔽將至于狂妄，容易冒犯他人。（狂妄，抵觸他人。）」

【原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①云乎哉。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但謂鐘鼓而已。

【注釋】①玉帛：圭璋和束帛之類。古代祭祀、會盟、朝聘等均用之。此處借指禮品。

【譯文】孔子說：「大家常說禮呀禮呀，僅是指玉帛等禮儀用品嗎？（禮，并非只崇尚玉帛，它的可貴之處，在於能够使居上位者安於其位，使居下位者也都能各得其所。）大家常說樂呀，僅是指鐘鼓的聲音嗎？（樂的可貴之處，在於能改善社會風氣與習俗，并非只崇尚鐘鼓之音而已。）」

【原文】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①。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②。患得

之者。患不能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爲。

【注釋】①鄙夫可與事君也哉：鄙夫，指沒有品行的人。與，當「以」字講。②患得之：患，擔心的意思。患得之，即爲如何得到它而擔心憂慮。何晏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

【譯文】孔子說：「沒有品行的人，可以讓他的事奉君主嗎？（不可以事君。）這樣的人爲得名位利祿，尚未得時，惟恐得不到（患得的人，惟恐得不到。）；得到了，又生怕失去。一旦有了生怕失去的心，那他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了。（無所不至，說的是奸邪諂媚之類的事，沒有做不出來的。）」

【原文】子曰。惡紫之奪朱①也。惡鄭聲之亂雅樂②也。惡其邪音而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③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

【注釋】①惡紫之奪朱：朱色是五種正色中的赤色。以黑加赤而爲紫，名爲間色。紫色中有赤色的成分，所以能亂朱色，又能予人以美好之感，令人喜好，此即奪朱。以紫奪朱，這裏比喻以邪奪正。

②惡鄭聲之亂雅樂：鄭聲是鄭國的音樂，包咸注：「鄭聲，淫聲之哀者。」雅樂是先王的雅正之樂，中正和平，能調和性情。鄭聲淫哀，不得性情之正，與雅樂相違。當時有很多人喜好鄭聲，不知雅樂，即是以淫亂雅。③惡利口之覆邦家：利口就是口才銳利，無理能辯為有理，且能取悅於人。此種人善於迷惑君主，顛倒是非，會導致國家覆亡。

【譯文】孔子說：「我不願意看到紫色過於顯眼，蓋過了朱紅的正色；（厭惡它以邪好奪去了正色的地位。）不願意看到鄭聲擾亂了雅樂；（厭惡鄭國的邪音破壞典雅的樂曲。）更不願意看到讓口才銳利之人傾覆了國家。（口才銳利的人，說起來頭頭是道，但很少有真實的道德學問，一旦能夠逢迎取悅當時的君主，國家就會被傾覆了。）」

【原文】子貢曰。君子亦有惡①乎。子曰。有惡。惡稱人惡者②。好稱說人惡。所以為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③。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④。惡果敢而窒者⑤。窒。塞。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⑥以為智者。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注釋】①惡：指厭惡。②惡稱人惡者：前面的「惡」是厭惡的意思，後面的「惡」是不善的意

思。稱，述說、宣揚的意思。做人之道，應該替人隱惡揚善。稱人惡者，就是在背後宣揚他人之惡的人，這種人存心澆薄，所以孔子惡之。③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毀謗、譏諷。阮元《校勘記》說：「漢石經無流字。」阮氏又據皇邢二《疏》本研判，亦無流字。居下訕上，就是下級毀謗上級。居在下位，看見上級有過失，應該諫其改正，三諫不從，可以離去，如果不諫，只在背後毀謗，殊失忠厚，所以君子惡之。④惡勇而無禮者：惡有勇為而無禮的人。皇侃《疏》：「勇而無禮則亂，故君子亦惡之也。」⑤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注：「窒，窒塞也。」果敢而不通事理，往往敗事，而又損人，所以可惡。⑥傲：抄襲的意思。

【譯文】子貢說：「君子對人也有所憎惡嗎？」孔子說：「有憎惡。君子憎惡宣揚他人之惡的人，（喜歡宣揚他人之惡，所以為君子所憎惡。）憎惡居下位而毀謗在上位者的人，（訕，毀謗。）憎惡有勇而無禮的人，憎惡果敢而不通事理的人。（窒，塞。）」孔子又說：「賜，你也有所憎惡嗎？」子貢回答說：「我憎惡抄襲別人之意却自以為有智的人，（傲，抄。抄襲他人，把他人的意思作為自己所有。）憎惡不謙遜而自以為有勇的人，憎惡揭發他人陰私而自以為率直的人。（訐，就是攻發別人的陰私。）」

微子

【原文】柳下惠爲士師。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①。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②。

【注釋】①黜：貶降，罷退。②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說，自己用直道以事於人，何往而不三黜？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是柳下惠堅定不移的德行。《列女傳·柳下惠妻篇》說，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其妻勸他離去，他說：「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當他死時，門人將誄之，其妻自謂能知其德，乃作誄文，其中有這幾句辭：「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譯文】柳下惠做魯國的典獄官，（士師，典獄之官。）無罪而三度被黜退。有人說：「你還不可以離開魯國嗎？」他說：「我用直道事人，到哪一國不會被再三黜退呢？（如果用直道來事奉於人，所到的國家，自己都會被再三撤職。）如果我捨弃直道，用曲道事人，又何必離開自己的國家，魯國呢？」

【原文】周公謂魯公。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曰①。君子不施其親②。施。易③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④。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⑤。無求備於一人。大故。謂惡逆之事也。

【注釋】①周公謂魯公曰：此章記周公訓示其子伯禽之語。孔安國注：「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②君子不施其親：施，棄置、忘却。此句意思是說，君子不疏遠他的親族。③易：輕視。④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不使大臣抱怨不獲所用。孔安國注：「以，用也，怨不見聽用。」⑤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老朋友如無惡逆等重大罪過，不要遺棄他。皇侃《疏》：「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

【譯文】周公對魯公說：（魯公，周公的兒子伯禽。）「君子不疏遠他的親族；（施，輕視的意思。不因他人的親族而輕視疏忘了自己的親族。）不使大臣抱怨不獲所用；（以，用。抱怨不被聽從并予任用。）對老朋友，如無惡逆等重大罪過，就不要遺棄他。不要對一個人求全責備。（大故，即是惡逆的事。）」

子張

【原文】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①。文飾其過。不言情實也。

【注釋】^①文：文飾。這裏是巧言飾非的意思。

【譯文】子夏說：「小人有過，一定會以不實的言辭掩飾其過失。（文飾其過，不講出事情的真相。）」

【原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①。厲。病。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②。

【注釋】^①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厲，這裏是虐待的意思。「以」字前省略一「民」字，即「未信則民以爲厲己也」。厲己的「己」字是民衆自指。^②未信，則以爲謗己也：「以」字前省略一「人」字，即「未信則人以爲謗己也」。

【譯文】子夏說：「君子在位時，先要取得民衆的信賴，然後纔能勞役民衆，如果未得信賴，民衆就會以為你虐待他們。（厲，損害的意思。）勸諫別人之前，先要取得別人的信任，然後纔能進行勸諫，如果未得信任，別人就會以為你在毀謗他。」

【原文】孟氏使陽膚爲士師。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①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②。則哀矜而勿喜。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注釋】①上：指在上位的爲政者。②得其情：指了解到案件的實情，使案件成功告破。

【譯文】孟孫氏任命陽膚爲典獄官。（陽膚，曾子的學生。士師，典獄官。）陽膚請示曾子，曾子說：「在上位的人已失其爲政之道，民心離散已久。你若獲得民衆犯罪的情實，就須爲犯人哀傷，要憐憫犯人，不能因得實情而喜。（民心離散，便會輕易剽掠，觸犯刑法，然而，這是在上位的人喪失其爲政之道所致的，并非百姓的過失，所以要憐憫犯人，不能因爲斷案成功、罪犯伏法而生歡喜之心。）」

【原文】子貢曰。紂之不善①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②。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之甚。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注釋】①紂之不善：殷紂王是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暴虐無道，爲周武王所伐，而喪天下。紂是他的謚號。邢昺《疏》：「謚法，殘義損善曰紂。」②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指因有惡行而使聲譽處在衆人之下的意思。地形卑下，則爲衆流所歸。人若爲惡居下，其情形也會如此。

【譯文】子貢說：「紂王的罪惡，應該不至於如此過分。所以君子愛惜自己的名譽，不願居於下流，一居下流，就要像紂王那樣，天下所有的罪惡都歸到他一個人身上了。（紂王暴虐無道而喪天下，後世的人對他極其憎厭，把天下的罪惡都歸於他一人身上。）」

【原文】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①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改也。

【注釋】①日月之食：就是日食和月食。皇侃《疏》本中「食」作「蝕」。食蝕通用。日食是日光

被月球遮蔽的現象。月食是由于地球遮蔽日光，使其不能反射到月球的現象。君子不掩飾過失，因為他能勇於承認并改正過錯。所以子貢說，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譯文】子貢說：「君子的過錯，就如日蝕和月蝕一樣。他有過失時，人人都看得見。他改正了過失，人人都仰望他。（更，改正。）」

堯曰

【原文】朕躬^①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②。權。秤也。量。斗斛。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③。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悅。言政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五（五作二）帝三王所以治。故傳以示後世也。

【注釋】①朕躬：朕，我。朕躬，即我自己。《爾雅·釋詁》：「朕，我也。」郭璞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為天子尊稱。」②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咸注：「權，秤也。量，斗斛。」秤本作「稱」，是稱物之器，以秤稱物而知輕重。斗與斛，皆是量物之器，以斗斛量物而知多少。謹權量，就是謹慎齊一度量衡之制，使民間貿易公平。審法度，就是審察禮儀制度，使其各有秩序，而不紊亂。修廢官之意，是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盡職。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四方之政便能順利地施行。③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滅國，已滅亡的國家。絕世，斷

絕祿位的世家。逸民，遁世隱居的高人。

【譯文】湯王說：「我本人有罪，請天帝不要牽連萬方之民。萬方之民有罪，罪過都在我身上。（不要牽連萬方之民，意思是這與萬方之民沒關係。萬方之民有罪，那也是因為我的過失。）」周武王說：「雖有周家最親的人，但不如有仁人。（雖是親人，若不賢良，不忠誠，就要懲罰。管叔、蔡叔就是這種人了。仁人，如箕子、微子，他們來了就任用他們。）我若不教百姓，使百姓有罪過，當歸罪于我一人。」謹慎統一度量衡，審察禮儀制度，重新設立已廢的舊有官職，四方之政就能順利地施行；（權，指秤。量，指斗斛之類。）興起已滅的諸侯之國，為已絕祀的賢卿大夫立後，舉用隱居的才行超逸之民，這樣，天下的民心自然來歸了。帝王所重視的是：人民、糧食、喪禮、祭祀。（重視人民，因為這是國家的根本。重視民食，因為這是人民的性命所在。重視喪禮，是為了竭盡哀思。重視祭祀，是為了極盡誠敬。）寬厚待人，就得衆人歸附。辦事敏捷，就有事功。為政公平，就使民心悅服。（為政公平，就會使百姓心悅誠服。二帝三王所行之政皆是此法，所以他們的德政得以傳揚，啓示後世。）

【原文】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

以從政矣。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不亦（不亦上脫斯字）惠而不費乎①。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②。欲仁而得仁。又焉貪③。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斯不亦泰而不驕乎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⑤。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⑥。不戒視成謂之暴⑦。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⑧。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⑨。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注釋】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乎：王肅注：「利民在政，無費於財。」為政者要以適當的政策來利民，民之所利不同，就要因仍其不同的利益，制定不同的政策，付諸實施。例如因仍農民所利，就要制定有利於農民的政策，因仍工商之民所利，就要制定有利於工商之民的政策。以這些利民的政策來輔助各行各業人民，使其安居樂業，各遂其生，此即惠而不費。②擇可而勞之，又誰怨：邢昺《疏》以《論語·學而》孔子的話解釋：「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為政者推行公共建設，如修治溝洫，或養護道路橋梁等，需用民間勞力，但需選在農閑時期，民間可以出動勞力，這纔勞動人民，又有誰怨呢？③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之欲，是欲行仁政，欲行即行，便能得仁，此

欲便不是貪。皇侃《疏》：「欲仁義者為廉，欲財色者為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使仁義事顯，不為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又引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④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孔安國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待人接物，虛心平等。所待之人，無論多數少數，也不論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此即泰而不驕。⑤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端正其衣冠，自尊其瞻視儀容，令人望之儼然而敬畏。此即威而不猛。⑥不教而殺謂之虐：為政不先教民，人民犯罪就殺，這叫做虐。⑦不戒視成謂之暴：馬融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此意是說，為政不在事先一再地告誡，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這就是暴。⑧慢令致期謂之賊：政令發布很慢，限期完成却是緊急而刻不容緩。這就是賊害人民。⑨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安國注：「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皇侃《疏》：「有司，猶庫吏之屬。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孔安國注「猶之」為「俱當」。劉洪《助字辨略》：「猶之，猶俗云總是也。」皇《疏》之意，猶若以物與人。應以皇《疏》較優。

【譯文】子張問孔子說：「怎樣纔可以從事政治呢？」孔子說：「要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這就可以從政了。（屏，屏除。）」子張問：「什麼是五種美事？」孔子說：「君子為政，給百姓恩惠而不耗費財力，役使百姓而不招民怨，有欲而非自私之

貪，心中安泰而不驕傲，有威儀而不凶猛。」子張又問：「怎樣纔算給百姓恩惠而不耗費財力？」孔子說：「就著百姓可以得利之處，制定適當的政策來利民，這不就是惠民而不耗費財力嗎？（利益人民，在於政策，不用耗費財力。）需用民間勞力時，選擇合適的時間役使百姓，又有誰會怨呢？欲行仁政，欲行即行，便能得仁，又有什麼貪可言呢？君子待人，無論多數少數，也不論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君子不會因人少、勢力小而怠慢他們。）這不就是心中安泰而不驕傲嗎？君子端正其衣冠，自尊其瞻視儀容，令人望之儼然而生敬畏，這不就是有威儀而不凶猛嗎？」子張又說：「什麼是四種惡事？」孔子說：「為政不先教民，民衆犯罪就殺，這叫做虐。為政不在事先一再地告誡，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這就是暴。（不事先告誡，而要求立刻完成，這就叫「視成」。）政令發布很慢，限期完成却是緊急而刻不容緩，這就是賊害民衆。（對人民沒有信用，而且虛設限期。）如同給人財物，到出納時却顯出吝嗇，這就叫庫吏作風。（這是說財物應當給人，却感到為難，捨不得，所以出手吝嗇，這樣的行為只能算是庫吏作風，決非為人君主之道。）」

群書治要卷十

孔子家語

【題解】《孔子家語》又名《孔氏家語》，或簡稱《家語》。全書分十卷，四十四篇，是一部記錄孔子及孔門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其內容廣泛，涉及孔子世系、從政、禮樂制度、與國君問答、與弟子問答、言談行事，以及七十二弟子事迹等方面。

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從王肅注的《孔子家語》中輯錄《始誅》等二十二篇，較集中地闡發了儒家的社會政治思想、禮治觀、倫理觀、人才觀、仁政學說等，以及作為一位「聖主」「賢君」所應具備的謙遜、虛心納諫、居安思危、善用人才等品德，並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措施和藍圖。從選編的內容可以看出，魏徵等向唐太宗進諫此書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

王注《孔子家語》可視為古代政論文中的佳作。其中「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之句，已成為貞觀之世的格言而廣為流傳。再如「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等，都已成為膾炙人口的名言。

《孔子家語》一書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凡二十七卷，孔子門人所撰，其書早佚。唐顏師古注《漢書》時，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語」。顏師古所云今本《孔子家語》，乃三國時魏王肅蒐集并撰寫的十卷本。

對《孔子家語》，歷來頗多爭議。宋王柏《家語考》、清姚際恆《古今偽書考》、范家相《家語證偽》、孫志祖《家語疏證》均認為是偽書。宋朱熹《朱子語錄》、清陳士珂和錢馥的《孔子家語疏證》序跋，黃震《黃氏日抄》等則持有異議。然而一千多年來，該書廣為流傳，《四庫全書總目》曾精闢論述說：「其書流傳已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於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

一九七三年，河北定縣八角廊西漢墓出土的竹簡《儒家者言》，內容與今本《家語》相近。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墓也出土了篇題與《儒家者言》相應的簡牘（古代書寫用的竹木片），內容同樣和《家語》有關。這些考古發現說明，今本《孔子家語》是有來歷的，早在西漢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傳，并非偽書，更不能直接說成是王肅所撰著。它陸續成於孔安國以及與王肅同時代的孔猛等孔氏學者之手，經歷了一個很長的編纂、改動、增補過程，是孔氏家學的產物。對於學習孔子和孔門弟子及儒家思想有著重要的價值。

【作者簡介】《孔子家語》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它陸續成於孔安國以及與王肅同時的孔猛等孔氏學者之手，經歷了一個很長的編纂、改動、增補過程，是孔氏家學的產物。《孔子家語》在《漢書·藝文志》中，也被歸入《六藝略》的《論語》類。

孔安國，西漢魯人，字子國，孔子十一代孫。生卒年月不詳。西漢經學家。漢武帝時任博士（古代學官名），後為諫大夫，官至臨淮太守，是司馬遷的古文經學老師（司馬遷的今文經學老師是董仲舒）。後世尊其為先儒。

王肅（公元一九五—公元二五六），字子雍，東海郡郟（今山東郟城西南）人。三國魏儒家學者，著名經學家。曾遍注群經，其所注經學在魏晉時期被稱作「王學」。主要官銜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官名）。由於他的卓著功勳和特殊地位，死後被追贈為衛將軍，謚稱景侯。

始誅

【題解】這一篇中，記錄了孔夫子的兩個判案例子，主要講的是孔夫子對於刑罰、訴訟的態度和主張。

誅殺少正卯一案，孔夫子非常果斷，不僅誅殺，而且暴尸三日，毫不手軟。原因在於，對這類嚴重影響社會人心的亂法之人，若不及時嚴懲，則國家正不勝邪，必招大亂。所謂嚴重亂法之人，罪有五種，而盜竊這樣的罪惡都不足以為患。從五種罪行可以看出，亂法，實質是惑亂人心，使百姓失去善惡、是非、邪正的判斷能力，其影響深遠。若智慧不足，往往無法察覺、判斷，夫子見微知著，故而從速嚴懲。

另一則案子，是關於百姓，父親控告兒子不孝。孔夫子不同尋常的處理，讓人不解，孔夫子因此講述了法制與禮的教化的關係。夫子說道：「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而且指出，百姓犯罪的原因在於「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提醒君王反求諸己，以身作則，首先對百姓進行倫理道德教育，然後樹立道德模範加以引導，最後不得已纔施以刑罰。

【原文】孔子為魯大司寇^①。朝政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②。戮之^③於兩觀之

下。兩觀。闕^④也。尸於朝^⑤三日。子貢^⑥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之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⑦不與焉。一曰心逆而嶮^⑧。二曰行僻而堅^⑨。三曰言僞而辨^⑩。四曰記醜而博^⑪。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⑫。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⑬。撮。聚也。其談說足以飾衷^⑭（衷舊作褒。改之）熒^⑮衆。其強禦^⑯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

【注釋】①大司寇：古代官名，管理刑事，周爲六卿之一。②少正卯：少正，官名；卯，人名。少正卯（？—公元前四九六年）是春秋時期魯國的大夫。他和孔子都曾經在魯國講學，後來孔子在魯國爲政，上任後七日便將少正卯處死。③戮之：殺掉。④闕：皇宮門前兩邊供瞭望的樓。⑤朝：指中央和地方高級官吏治理政務之處。⑥子貢：端木賜，字子貢（公元前五二〇—公元前四五年），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亦是孔子的得意門生，且列言語科之優異者。孔子曾稱其爲「瑚璉之器」。他善於雄辯，且有幹才，辦事通達，曾任魯、衛兩國之相。他還善於經商之道，曾經商於曹、魯兩國之間，富致千金，爲孔子弟子中首富。相傳，孔子病危時，子貢未趕回，覺得對不起老師，別人守墓三年離去，他在墓旁再守了三年，一共守了六年。⑦竊：偷盜。⑧心逆而嶮：《荀子·宥坐》爲「心達而險」，《說苑·指武》爲「心辯而險」。⑨行僻而堅：行爲邪僻而又頑固不化。僻，邪僻，偏離

正道。孔穎達疏：「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⑩言偽而辨：言語虛妄而又能說會道。偽，奸偽；欺詐。^⑪記醜而博：《荀子》楊注為「醜，謂怪異之事」，舊注：醜，謂非義。此處採用舊注。博，廣大；寬廣。^⑫順非而澤：隨順錯誤并能為之文飾增潤。孔穎達疏：「順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說文》：「澤，光潤也。」^⑬撮徒成黨：聚集其門徒結成黨派。舊注：撮，聚也。^⑭袤：長。一般指縱長。《墨子·雜守》：「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李善注引《說文》：「南北曰袤，東西曰廣。」^⑮熒：眩惑。^⑯禦：強禦，強暴。

【譯文】孔子被任命為魯國的大司寇，理政纔七天，就處死了擾亂禮法制度的大夫少正卯，將他在宮殿臺門外的兩座高臺下殺掉，并暴尸三日。弟子子貢向孔子進言說：「少正卯是魯國的名人，現在先生一上任就殺了他，這樣做是否有些失當？」孔子說：「天下的大罪惡有五類，盜竊這樣的罪惡都不在其中。一是心存悖逆又陰險狡詐；二是行為邪僻又固執己見；三是言語虛妄又能巧言善辯；四是蒐集記錄各類醜聞劣迹并且不厭其多；五是隨順邪佞之事，并且將其粉飾美化。這五種罪惡，人若犯了一條，都免不了受到君子的誅殺，何況少正卯五種都具足了呢？他的住所足以集聚門徒，結黨成派；他的言論足以顛倒黑白，蠱惑大眾；他的強悍有力足以悖逆正道，獨樹邪見。這樣的人真正是人群中的大奸大惡，不可以不除掉！」

【原文】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①者。夫子同狴執之^②。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③告余曰。爲國家者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孔子喟^④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⑤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⑥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⑦。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⑧之。（則廢至憚之七字。作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十三字）若是。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⑨知罪矣。是以威厲而不誠^⑩（誠作試）。刑措而不用也。今世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而製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⑪也。世俗之陵遲^⑫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逾乎。

【注釋】①訟：訴訟；控告。《論語·顏淵》：「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②同狴執之：狴，關在同一監牢。舊注：狴，獄牢也。③曩：以往，從前，過去的。④喟：嘆息；嘆聲。⑤不辜：沒有罪的人。⑥犴：音旱，古指鄉亭牢獄。《荀子·宥坐》：「獄犴不治，不可刑也。」楊倞注：「犴，亦獄也。」⑦慢令謹誅：法令鬆弛而刑殺甚嚴。⑧憚：畏難；畏懼。《詩·小雅·綿

《易·乾》：「首出庶物，萬國咸寧。」⑩誠：警告；告誡。⑪刑彌繁而盜不勝：刑罰繁多而盜賊也越來越多。⑫陵遲：衰敗、敗壞。

【譯文】孔子任魯國大司寇時，有父子倆前來打官司，孔子就把他們逮起來，關進了同一間牢房，三個月過去了都沒判決。後來，做父親的請求撤訴，孔子就赦免了他們。季孫聽說了這件事，不太高興，說：「司寇欺騙了我。他以前告訴我說：『治理國家必須把孝道放在第一位。』現在殺一個不孝之子，以教導百姓盡孝，不也可以嗎？可他却將他們父子全都赦免了，這是為什麼？」

孔子感慨地嘆息說：「身居上位不能恪行其道，沒有教化好百姓，却要濫殺他們，這是不合情理的。不教百姓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為官只知道判案定罪，這是殺害無辜。全軍大敗，不可因此而責殺兵士；司法混亂，就不能輕易對犯人實施刑罰。為什麼？因為在上位的沒有進行教育，所以罪不在百姓。法令鬆弛而誅殺甚嚴，那是對百姓的殘害；隨意徵收賦稅而沒有定時，這是欺凌百姓的暴政；不教化百姓却苛求其守禮守法，這是虐待百姓。國家朝政沒有了這三種弊害，纔可以施用刑罰。為政者應提倡倫理道德，並以身作則，使人民信服；如果還不行，就通過表彰樹立道德模範來規勸大眾，積極向善；若還是不行，就放逐、罷黜一些品行不端的人，以震攝他們。照這樣做下

去，百姓自然就會遵紀守法，民風也就良善了。若還有奸邪之徒頑固不化，最后纔用刑罰制裁他們。如此民眾就能明理而知耻，羞於犯罪。於是，就不須使用嚴厲、苛責的政令，刑罰也可以擱置不用了。當今社會却不是這樣，教育失當，刑罰繁多，使民眾迷惑顛倒、不明道理，很容易陷他們於犯罪的境地，却又要嚴厲懲治他們，所以刑罰愈來愈多而盜賊却屢除不盡。社會風氣的衰頹已經很久了，雖有刑法，百姓能不越軌犯法嗎？」

王言

【題解】這一篇講的是王道，「明王之道」，也就是聖明君王的治國之道。什麼是明王之道？孔夫子簡而言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即，在國內推行敬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讓七種教化，對外實現「至禮不讓、至賞不費、至樂無聲。」的三種至行。內修「七教」，可以使國家固守而君王毫不擔心外強進犯；外行「三至」，可以讓國家征伐不義之國，戰無不勝，而且不讓國家耗費財物。不論「七教」還是「三至」，其實都不離古聖先賢「建國君民，教學爲先」的總原則。

【原文】孔子閑①居。謂曾子②曰。參。汝可語③明王之道與。居④。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雖有國之良馬。不教服乘⑤。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舊無其道之其。補之）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⑥。外行三至⑦。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徵。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⑧千里之外。其徵也。還師衽席⑨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爲明王。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

禹。右皋陶^⑩。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徵。此則生財之路也。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

【注釋】①閑：閑暇。②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與（公元前五〇五—公元前四三二年），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今山東嘉祥縣人。十六歲拜孔子為師。他勤奮好學，頗得孔子真傳。③語：談話；談論。《論語·鄉黨》：「食不語，寢不言。」④居：踞坐；坐。⑤乘：駕馭。高亨注：「乘，猶駕也。」⑥七教：古指敬老（孝敬老人）、尊齒（尊重比自己年長的人）、樂施（樂善好施）、親賢（親近有德行和智慧的人）、好德（崇尚美好德行）、惡貪（格除貪欲）、廉讓（節儉清廉、忍讓謙讓）七種道德規範。⑦三至：三條原則；三項法則。至禮不讓，至賞不費，至樂無聲。⑧折衝：使敵人的戰車後撤，即制敵取勝。衝，衝車。戰車的一種。⑨衽席：床褥與莞簟。鄭玄注引鄭司農曰：「衽席，單席也。」⑩皋陶：傳說虞舜時的司法官。亦作「皋繇」，音高搖。

【譯文】孔子在家閑居，弟子曾參在身邊侍候。孔子說：「曾參啊，你能說清楚聖明君王的治國之道嗎？坐下，聽我給你說。道，是用來彰顯德的；德，是用來遵循道的。所以，沒有德，道就不會得到尊崇；沒有道，德就無法得到發揚光大。即使有全國知名

的好馬，不對它進行必要的訓練，就不能駕車疾行於道路；縱然有廣大的國土、衆多的百姓，不用符合倫理道德的教化來治理，就不可能贏得遠近各國的共同擁戴而王霸天下。所以從前聖明的君王，對內實行『七教』，對外實施『三至』。君王真正落實『七教』，就可以守住基業，『三至』做到了，就可以對外征伐不義。按照聖明君王的治國之道，守衛自己的國家，必能禦敵於千里之外（使其不敢進犯）；若征伐不義之國，則安坐於枕席之間不用起身，就可以坐等勝利之師凱旋歸來。所以說，只要君王對內實行『七教』，就不會因政事而煩勞；對外實施『三至』，國家資財就不會耗費。這就是聖明君王的治國之道。」曾子說：「不爲政事而奔忙，也不勞民傷財就稱得上聖明的君王，能夠講給弟子聽聽，有誰做到了嗎？」孔子說：「從前舜帝左有大禹右有皋陶，君王不離開坐席而天下便可得到治理。像這樣，君王有什麼勞累呢？如果只接收成百分之十的標準徵稅；派用百姓服勞役每年不超過三天；按季節讓百姓進入山林湖泊狩獵打魚，但却不向他們徵收任何賦稅，這些都是幫助老百姓致富的好辦法，聖明的君王只需對百姓的漁獵活動適當加以引導和節制（使其不違背時令）就行了，哪裏需要耗費國庫的錢財呢？」

【原文】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①孝。上尊齒則下益悌。

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無隱^②。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③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汝以爲姑止此乎。

【注釋】①益：更加。②隱：隱諱；隱瞞。③表：表率，榜樣。《禮記·表記》：仁者，天下之表也。

【譯文】曾子說：「請問什麼是『七教』呢？」孔子說：「居上位的孝敬父母恭敬長輩，下面的人就會更加恪守孝道；居上位的尊敬同輩中的年長者，下面的人就會更加兄弟恭；居上位的樂善好施，下面的人也會更加仁愛寬厚；居上位的親近賢人，下面的人就知道結交良友；居上位的注重道德修養，下面的人就不會背地裏胡作非爲；居上位的憎惡貪婪行爲，下面的人就會以爭名奪利爲耻；居上位的廉潔謙讓，下面的人就會懂得節儉和講禮節。這就是所謂的七種教化。這七種教化，是教化安民的根本。政治教化的原則定了，則『根本』就端正了。凡是居上位的，都是民衆的表率，表率端正，還有什麼人不正呢？」曾子說：「這個道理確實是深奧到極點了啊！以學生目前的修養還無法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孔子說：「曾參，你以爲就只是這些嗎？」

【原文】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必裂地而封之^①。分屬而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②。使有司日省^③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④（不肖下舊有然字。刪之）則賢（賢下舊有良字。刪之）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⑤。養孤獨^⑥。恤^⑦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田獵^⑧罩弋^⑨。罩。掩網也。弋。繳射也。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慘怛^⑩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⑪。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也。故視遠若邇^⑫。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乎千里之外者也。

【注釋】①裂地而封之：裂地，劃分屬地。封，君主把土地或爵位賜給臣子。②伏：潛藏；藏匿。③有司日省：有司，即《周禮》所說的鄉大夫這類官員。省，省察；視察。《易·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④不肖：這裏指不賢良、不正派的人。⑤鰥：成年無妻或喪妻的男性。《孟子·梁惠王下》：「老而無妻曰鰥。」寡：指無夫或喪夫的婦女。⑥養孤獨：養，奉養；

事奉。孤，幼年失去父母的人。獨，老而無子的人。⑦恤：體恤，同情；周濟，救濟。《左傳·昭公三十年》：「事大在共其時命，事小在恤其所無。」⑧田獵：打獵，狩獵。⑨罩弋：罩，捕魚、鳥或養鷄鴨等用的竹籠子。這裏指捕魚或捉鳥。弋，用帶絲繩的箭來射。舊注：罩，掩網也；弋，繳射也。⑩慘怛：憂傷，悲痛。《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⑪寡貌：謂樸質自然，不加矯飾。《大戴禮記·主言》：「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迹可履。」⑫邇：近。《詩·鄭風·東門之墀》：「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譯文】「古代聖明的君王治理百姓，是有一套方法的。一定是先把土地劃分疆域分封下去，受封的諸候在各自的領域內進行管理。這樣一來，賢良之人就不會被埋沒，凶暴之徒就無處藏身；再派主管的官員經常去各地視察、定時考核，提拔任用賢良的人才，降職或罷免德行、才能不合格的官員。於是賢良之士就會心情舒暢愉快，而德能差的官員就會害怕。憐憫鰥夫、寡婦；撫養幼年失去父母的孤兒和年老無子的人；體恤、救濟貧窮困苦的人；鼓勵、教導百姓孝敬父母、敬長愛幼；選拔賢能出衆的人才。做好這七個方面，則四海之內就沒有觸犯法律的人了。身居上位者愛護下面的人，能如同手足保護心腹一樣；那麼下面的人愛戴上位者，也會如同幼兒對慈母般的依戀。上下能如此親近互愛，那麼上面的命令百姓就會聽從，施政措施也會馬上得以推行。百姓感念其

恩德，近處的人心悅誠服，遠處的人也會前來歸附。這便是善政帶來的結果。打獵、捕禽不是爲了使獵物充滿宮室；向百姓徵收的賦稅也不是爲了使國庫充實；以悲憫之心補給百姓的不足，用禮的教化來防範其淫逸，節制奢靡。誠信待人而不事浮華，其教化的禮義就能守得住，所說的話能夠落實兌現，所做的事足以讓人效法。聖王對於誠信，就像四季按時交替一樣不會違背，聖王能夠博有天下萬民，就如人餓了需要吃飯、渴了就需要喝水一樣自然而然而然。老百姓相信這一點，就像相信冬天一定會寒冷，夏天一定會炎熱一樣的堅定不疑。所以，百姓覺得君王就在身邊，不是因爲離君王距離近，而是四海之內都遍布著他的德澤和聖明的教化。所以聖王不動用軍隊就自然對天下有威懾力；資財、恩惠并未施予就會令人感到親切。這就是聖明君王的守衛，可以禦敵於千里之外的道理。」

【原文】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①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

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②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徵。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有士之君。能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徵。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曰。明王之徵也。猶時雨之降也。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③彌^④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⑤。言安而無憂也。

【注釋】①至禮：謂達到最高境界的禮。《莊子·庚桑楚》：「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郭象注：「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②明譽：美譽；好名聲。《大戴禮記·主言》：「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③施：教。《禮記·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孫。」鄭玄注：「施，猶教也。」④彌：更加；越發。宋玉《對楚王問》：「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⑤衽席之上：衽席，指臥席。舊注：言安安而無憂也。借指太平安居的生活。語出《大戴禮記·主言》：「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徵也，衽席之上還師。」

【譯文】曾子說：「請問什麼是『三至』呢？」孔子說：「禮的最高境界是，不需要

相互謙讓便能使賢愚各就其位，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獎勵的最高境界是，不需要另外耗費財物，便能使天下之士滿心喜悅；音樂的最高境界是，不發出鼓樂的聲響，便能使天下百姓都心地祥和，相處無爭。聖明的君王認真做到『三至』，則天下所有的諸侯國王都知道他的聖明，天下賢士便可成爲他的臣子，天下的百姓便可爲他所所用。」曾子說：「請問這段話的具體涵義是什麼？」孔子說：「古代聖明的君王一定知道天下所有賢士的名聲，知道他們的名聲，再了解他們的真實德行，對他們每個人的真實德行都了若指掌，然後便以享譽天下的爵位來封賞他們，使他們擁有尊貴的地位。這就是禮的最高境界：不需要相互謙讓便能使天下得以治理。把官位俸祿都留給天下那些真正的賢士，使他們都能因賢德而成爲富有的人。這就是獎勵的最高境界。不需要耗費財物，便能使天下之士喜悅。這樣，天下百姓對美好德行的贊譽就會自然興起，而這種百姓發自內心的贊譽，就是音樂的最高境界，不需要發出宮商之音，就能使天下百姓心地祥和，相處無爭。所以說，所謂天下最有仁德的人，就是能把全天下團結成一家那樣親密無間的人；所謂天下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能使天下達到高度和諧的人；所謂天下最聖明的人，就是能爲天下舉薦最有德才者之人。作爲一國之君，能符合以上三個標準，纔可以對外徵討違背道義之國。所以說，所謂仁，沒有比愛別人更仁慈的了；所謂智，沒有比能認清賢才更富有智慧的了；所謂爲政，沒有比任用賢能之士更重要的了。作爲擁有各

種能人异士的君王，如果能够做到以上三者，則四海之內的人民就會供奉、尊命於他。大凡聖明君王所征伐的諸侯國，必然是違背天理道義，讓百姓過著水深火熱生活的國家，所以其征伐無非是替天行道，廢除其國君，改變其政治，憐憫安撫百姓而不奪取他們的財物。所以說，聖明君王的征伐，就像天降及時之雨，大兵所到之處，百姓無不喜悅。因而其教化的範圍越來越廣，得到百姓的愛戴也就越來越多。這就是前面所說的高枕於衽席之上就可以坐等勝利之師凱旋歸來的意思。（指對於征伐這樣的大事，聖王能安詳無憂穩操勝券。）

大婚

【題解】這裏的婚，指夫婦一倫，所謂大，指夫婦關係是影響君王為政的關鍵之一。夫婦一倫正了，就可以對內盡宗廟祭祀之禮，能得到天地祖宗的庇蔭；對外就能以禮義治理天下，樹立上敬下愛之風。孔夫子尤其舉了聖王的例子：夏、商、周三代的聖王，都敬重自己的妻兒。因為，妻子是家裏侍奉父母長輩、祭祀祖宗最重要的主人，孩子則是自己宗族的後代。知道了如此重要的關係，怎敢不敬他們呢？因此，中國古人有言：正天下，首正人倫，正人倫首正夫婦。

【原文】孔子侍坐於哀公^①。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夫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之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②從之矣。內以治宗廟^③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④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也。夫婦正則出可以治政言禮矣。身正乃可以正人矣。物^⑤耻則足以振之。耻事不如禮。則足以振教之也。國耻則足以興^⑥之。耻國不如禮。則足以興起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⑦。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

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⑧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愾^⑨於天下。愾。滿也。

【注釋】①哀公：魯哀公（？——公元前四六八年）名蔣，爲春秋諸侯國魯國君主之一，是魯國第二十六任君主。他爲魯定公兒子，承襲魯定公擔任魯國君主，公元前四九四——公元前四六八年在位，共在位二十七年。②庶物：衆物，萬物。指各種事物。《孟子·離婁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③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宗的廟宇。④足以配天地之神：指宗廟是次於天地的神，能和天地之神相配。⑤物：人；衆人。楊伯峻注引顧炎武曰：「物，人也。」⑥興：興起。孔穎達疏：「縱令更經三歲，亦不能興起也。」⑦與：語氣詞，表疑問或反詰。《論語·學而》：「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⑧百姓之象：指百姓會按照國君的做法去做。象，形貌，樣子。舊注：言百姓之所法而行。⑨愾：音細，遍及。舊注：愾，滿也。

【譯文】孔子在陪伴魯哀公坐著說話時，哀公問道：「請問人道的的事情哪一個最重

要？」孔子回答說：「人道的時候，政事最重要。所謂『政』，就是正。君王行為『正』，百姓就跟著正。君王的所作所為，就是百姓的榜樣。君王不去做，百姓跟誰學呢？」哀公說：「請問該如何治理政事呢？」孔子回答說：「夫婦有別，父子有親，君臣有信。這三者做到了，則凡事都會和諧順利。對內盡宗廟祭祀之禮，能得到天地祖宗的庇蔭；對外就能以禮義治理天下，樹立上敬下愛之風。（夫婦這一倫正了，纔可以出來談論治理政事推行禮教；自己身正了，纔能夠端正他人。）人能知耻，他就能振作起來；國君能知耻，國家就能够振興。所以治理國家，禮的教化要先行，禮是治理國家的根基啊！」

孔子接著說：「從前夏、商、周三代的聖王，必定以恭敬慎重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妻兒，這裏面有大道理啊！妻子，侍奉父母長輩、祭祀祖宗是要以她為主的，孩子則是自己宗族的後代，怎敢不恭敬慎重地對待呢？因此，聖明的君王沒有他不恭敬的人、事、物。所謂恭敬，以恭敬慎重地對待自己最重要。我們的身體就像父母的四肢，能夠不愛護嗎？不懂得愛護自己的身體，成就自己的德行，就是傷害自己的父母；傷害父母，就是傷害自己的根本；傷害了自己的根本，就如同大樹傷了樹根，其枝幹也就隨之枯死了。所以夫婦有別、父子有親、君臣有信這三件事，是百姓效法的榜樣（指百姓會按照國君的做法去做）。以愛護自己身體的心去愛護百姓的身體，以愛護自己孩子的心去愛護百姓的孩子；以敬愛自己妻子的心去尊敬百姓的妻子。君主做好這三件事，教化就可以通行。

於普天之下了。」

【原文】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①則民作辭^②。過動則民作則^③。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公曰。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己不過於物^④。謂之成身。不過於物。合天道也。

【注釋】^①過言：錯誤的言論。^②辭：藉口，口實。^③則：仿效；效法。《易·繫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④物：禮。《禮·祭統》「夫祭之爲物大矣！」

【譯文】哀公說：「請問怎樣纔叫恭敬慎重地對待自己？」孔子回答說：「君子言語

錯誤不當，百姓就會將它作為做錯事的藉口；君王如果做錯了事情，則百姓也會起而效法。因此，君子的言語謹慎而沒有錯誤，行為慎重而不違背禮義，老百姓就會恭恭敬敬地聽從他的命令。如果這樣，就可以說是恭敬慎重地對待自己了。能恭敬慎重地對待自己，就能够成就自己的親人（此處特指父母）。」

哀公說：「什麼叫做『成就自己的親人』呢？」孔子回答說：「所謂君子，就是成就了名望的人。百姓送給他一個尊稱，叫作『君子』，就是成就了他的親人成為『君』，而自己是『君』的兒子。」孔子接著說道：「治理國家而不能够愛護百姓，就不能成就自身；不能成就自身，就不能安定他的國家；不能安定國家，就不能樂行自然之道；反過來說，不能樂行自然之道，也就不能成就自身。」

哀公說：「請問什麼是『成就自身』？」孔子回答說：「使自己的立身行事都不違背常理，就稱之為成就自身。立身行事不違背常理，就是合乎自然之道。」

問禮

【題解】《禮記》中說：「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意思是說，一個人如果不懂得禮，不如馬上死了好。《孝經》也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可見禮對於為人、治國的重要；也告訴了我們禮的本質就是「敬」。本篇中，魯哀公向孔子問禮，孔子不僅講述了禮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闡述了如何踐行禮的關鍵，那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懂得為人著想，纔會懂得恭敬，纔能因為有禮而受人尊敬；有禮則社會和諧，國家興旺。本篇又見於《禮記·哀公問》和《大戴禮·哀公問孔子》。

【原文】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①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②聞之。民③之所以生④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⑤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⑥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宮室⑦。節其服御⑧。車不雕璣⑨。器不雕鏤⑩。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禮也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盡⑪。以遂其心。以怨其政（政下有以忤⑫其衆四字）以伐⑬有道。

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理。夫昔之用民也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也由後。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

【注釋】①大禮：隆重的禮儀。②丘：因避諱夫子名，故念作某。③民：人，泛指人類。《左傳·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孔穎達疏：「民者，人也。」④生：生存；活。《漢書·韓信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⑤節事：謂行事有節制，使合乎準則。《國語·越語下》：「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韋昭注：「節，制也。」⑥疏數：稀疏和密集。這裏指親疏。⑦卑其宮室：使君王的寢宮簡樸不奢侈，吃穿節儉。⑧節其服御：節省日常的用度。服御，指服飾車馬器用之類。⑨雕璣：刻畫漆飾成凹凸花紋。⑩雕鏤：雕刻。⑪固民是盡：固執地搜刮盡人民的財物。固，堅持。⑫忤：逆，不順從。⑬伐：征討。

【譯文】哀公問孔子，說：「請問什麼是大禮？爲什麼您一說到禮，總是那麼尊崇呢？」孔子說：「我曾聽說，百姓之所以能够正常生活，禮是最重要的保障。沒有禮，就無法按照一個合適的標準來祭祀天地神靈；沒有禮，就無法區別君臣、上下、長幼的秩序；沒有禮，就無法區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之間的遠近親疏關係。所

以，君王對此十分重視，帶頭恭敬奉行，然後以自己率先所做出來的樣子來教化百姓，使他們順禮而行。居住簡易的宮室，穿戴節儉的衣服飾物，乘坐的馬車不加雕飾，使用的器物不精雕細刻，飲食不講究美味，心裏面也沒有過分的奢望，使自己與萬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賢明君王就是這樣恭敬行禮的啊！」

哀公說：「當今的君王，爲什麼不能這樣去做呢？」孔子回答說：「當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貪得無厭，荒淫奢侈無度，懶惰怠慢，游手好閑，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錢財來滿足其貪心，使百姓抱怨朝政；違背衆人的意願，去徵討政治清明的國家；爲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擇手段，違背政令（指無原則地求取來滿足自己的欲望）；任意使用暴虐刑殺的手段殘暴地對待人民，而不依據正常的法度。從前君王治理和役用百姓是按前述的做法去做，現在君王則是按後面的做法來做，可見，當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禮教了。」

五儀

【題解】領導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知人善任，而老子教誨我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人說：「欲知人者先自知」，自知後方可知人。這一篇正是魯國國君向孔夫子求教怎樣自知、知人，怎樣用人。

孔夫子首先向魯哀公介紹了五種人的標準，就是：庸人、士人、君子、賢人、聖人。這個標準就像一面鏡子，讓我們每個人都能清楚看到自己屬於哪個位次的人。魯哀公是個聰明人，當然用不著夫子評價他。夫子告訴哀公這五種人，既能幫助這位國家領導人認清、識別人才，又給了他一把衡量自己的尺子。

魯哀公生長於深宮後院，他雖然明白了上述標準，但很擔心自己還不知人間哀、憂、勞、懼、危的情感，恐怕不能用好這些方法，所以再次請教夫子，該怎麼辦。孔夫子就從哀公每天面對的事情，啓發他學習體會這五種情感，讓我們領略到夫子聖人的智慧和仁慈：應機教化，讓人體會生活處處皆學問。最後還講出了「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千古名句。

接著哀公又問取人之法，夫子強調取捨之要，無不是先德後才。尤其強調，沒有德行而又非常聰明能幹的人，就像豺狼一樣，這樣的人不可以接近。

最後哀公問道，一個國家的存亡禍福，是天命支配，而非人力所能改變，對嗎？孔子肯定地回答，存亡禍福，都是由自己決定的。還告訴我們，天災與怪異的現象勝不過良好的政治；不好的夢兆勝不過良好的品行。

本篇雖然談及許多關於人才識別任用的問題，但夫子在應對中，自始至終無不貫穿著首重德行的觀念，這也是孔門教學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藝」的反映，德行一定是放在首位。

【原文】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①魯國之士與②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

孔子曰。人有五儀③。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有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

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④之規。口不吐訓格⑤之言。格。法也。不擇賢以托⑥其身。不力行以自定⑦。見小暗大⑧而不知所務⑨。從物如流⑩而不知所執。⑪此則庸人也。

所謂（舊脫所謂字。補之。）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⑫之本。必有率⑬也。率猶述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⑭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者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

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⑮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

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忍怨害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⑯。無伐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⑰。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越。過。

所謂賢者。德不逾閑^⑱。閑猶法也。行中規繩^⑲。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⑳足化于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謂身。富則天下無宛財^㉑。宛。積也。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

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㉒庶品^㉓之自然。敷^㉔其大道而遂成^㉕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㉖者不識^㉗其鄰^㉘。此聖者也。鄰以喻畔界^㉙也。

【注釋】①論：調查。陳奇猷集釋：「論，察也。」②與：用。尹知章注：「與，用也。」③五儀：五等。王先謙集解：「儀，猶等也。」④慎終：慎重地考慮到事情的後果。也泛指謹慎、慎重。⑤訓格：規範，典範。王肅注：「格，法。」⑥托：托付；請托。《呂氏春秋·貴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高誘注：「托，付。」⑦定：完成；奠定。高亨注：「定，

成也。」⑧見小暗大：意謂小事明白大事糊塗。暗，是糊塗、愚昧的意思。⑨務：從事；致力。《禮記·射義》：「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⑩從物如流：指凡事隨大流，沒有主見。⑪所執：指所固守的節操。⑫道術：道德學問；文章道德。⑬率：遵循；繼承。⑭處：安居；安身。⑮骸：指身體。⑯色不伐：無伐善之色。誇耀自己的長處。朱熹集注：「伐，誇也。善，謂有能。」⑰專：專斷；擅自行事。⑱逾閑：超越法度；界限。王肅注：「閑，法。」⑲規繩：規矩繩墨。比喻法度。⑳道：道德；道義。㉑宛財：積聚財物。王肅注：「宛，積也。古作苑。」㉒協：調整；調和。《書·舜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㉓庶品：衆物，萬物。㉔敷：傳布；散布。㉕遂成：養成；成就。㉖睹：看見。㉗識：識別。㉘鄰：指鄰居；鄰國；鄰境。㉙畔界：疆界。李賢注：「畔，疆界也。」

【譯文】魯哀公向孔子問道：「寡人想準確地評判、識別我們魯國的賢能之士，好用他們來治理國家，請問如何選拔任用他們呢？」

孔子說：「人可以分為五種：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明白清楚這五類人，使國家得治之道就具备了。

所謂庸人，就是心中沒有謹慎行事、善始善終的原則，口裏也不提倫理道德的教誨；不選擇賢者為自己一生的寄托，也不力行倫理道德以成就自己；小事聰明而大事糊

塗，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隨波逐流而沒有主見。這樣的人就是庸人。

所謂士人，他們心中有明確的見解和主張，為人處事有既定的計劃和規矩。雖不能窮盡道德學問的根本，但一定能遵循來力行；雖不能把事情做得盡善盡美，但一定會按照道理去把事情做好。因此，智慧不在於多，在於能夠對所學的東西有判斷力；言談不在於多，而在於是否得當，抓得住要點；做事不求多，而在於清楚為什麼去做。智慧已能判斷所學是否正確，言談之要也知道了，做事的緣由也清楚了，那麼他的定性已成，就像人的性命、身體一樣，不會改變了。富貴不足以使他驕慢，貧賤也不會讓他哀戚，這樣的人就是士人。

所謂君子，其言語必定忠誠守信而內心沒有埋怨；躬行仁義而不自我誇耀；考慮問題通達明白而言語不會專斷；德行修養純一篤實，言行依據聖賢之道，自強不息。從從容容，好像人人都可以超過他，却始終難以追上，這樣的人就是君子。

所謂賢人，他能依德而行，不違常理；所作所為皆有規矩準繩；其言語可為天下人效法，雖所言遍及天下，却因不犯口過而不會傷及自身；他所弘揚的聖賢之道足以教化人民，却因行能踐言，而不會失信於民。富有而不會使天下人積財傷道，施與大眾而使天下沒有貧病之人。這樣的人稱為賢人。

所謂聖人，其德性能與天地之德相配，隨順時機變通無礙，而不執著自己的見解；

通達萬事萬物的根本原理和規律，使它們能自然和諧地運行和發展；傳布天地大道來成就人的性情。其智慧德行可與日月同輝，其教化遍行於天下，而行迹和效果却神奇無法揣測；百姓雖沐浴在他的德行感化之中却不知不覺，有人能清楚地看到他的德行流布却無法測度它的邊際。這樣的人就是聖人。

【原文】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

孔子曰。君入廟而右^①。登自阼階^②。仰視榱桷^③。俯察机筵^④。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⑤。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明也。夙。早也。興。起也。平旦^⑥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乎中昃^⑦。中。日中也。昃。日昃也。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⑧長思。出乎四門。周章^⑨遠望。睹亡國之墟。言亡國故墟非但一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既明此五者。而又少^⑩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乎何有失哉。

【注釋】①入廟而右：君子到宗廟裏舉行祭祀之禮，沿著右側行走。②阼階：東階。主人迎接賓客的地方。③椽桷：音催決，屋椽。④机筵：幾案和座席。机，通「幾」。筵，古人鋪在地上的座席。⑤昧爽夙興：天剛亮就起床。昧爽，黎明。昧，暗。爽，明。夙，早晨。興，起床。⑥平旦：清晨。天大亮的時候。⑦中昃：日中及日偏斜。泛指過午。⑧緬然：遙遙遠貌。緬，遠也。⑨周章：迴旋舒緩。⑩少：稍；略。

【譯文】哀公說：「太好了！要沒有您這樣的賢明之人，那麼寡人就聽不到這樣的至理名言了。儘管如此，但寡人從小生於深宮之中，在婦人們的操持下長大，未曾感受過哀痛、憂慮、辛勞、恐懼、危險，恐怕難以施行您所講的關於識別慎用五種人的教誨。那怎麼辦呢？」

孔子說：「國君每次進入宗廟時沿著右側行走，上廟堂時沿東側行走，仰望屋頂各種木椽，俯看盛滿祭品的精巧竹器，所用器物都在，可是却再也見不到享受祭祀之人了。國君用這種心情來思念哀悼，就可以知道什麼是悲痛了。天剛剛發亮就早早起床，端正衣冠，拂曉就上朝處理政務，考慮國家的危機、困難，想到有一件事沒有解決好，就可能成爲暴亂、亡國的開端。國君用這樣的心情來思考憂患，就可以知道什麼是憂慮了。太陽出來時就開始處理政務，一直到正午以至太陽西斜，接待諸侯子孫等來往賓

客，舉行禮儀，相互揖讓，還要時時留意自己的舉止風度。國君以這種情況來思其勞累，就可以知道什麼是勞累了。緬懷思念古往今來的事情，走出國門，放眼四望，看到滅亡國家的城池廢墟，一定會有許多（指被滅亡國家的城池廢墟，不止一處）。國君從這裏來感受恐懼，就可以知道什麼是恐懼了。國君如同是舟，百姓就好像是水，水可以載舟，也可以使舟沉沒。國君從這裏去想象它的危險，就可以知道什麼是危險了。國君既已明白這五個方面，再稍稍留意上述五類人的識別任用，那麼治理國家，哪裏還會有什麼失誤呢？」

【原文】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之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之於官也。無取捷捷^①。無取鉗鉗^②。鉗。妄對不謹誠。無取啍啍^③。啍啍。多言也。捷捷。貪也。捷捷而不良。所以為貪。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④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⑤而後求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⑥也。邇。近也。言人無智能者。雖不慤信。不能為大惡也。不慤信而有智能者。然後乃可畏也。

【注釋】①捷捷：貪食貌。引申為貪得無厭。②鉗鉗：妄語貌。胡亂應對，待人不真誠，語言不

謹慎。王肅注：「鉗鉗，妄對不謹誠。」③噶噶：多言貌。④調：調試。⑤慤：音却，《正字通》俗「慤」字。誠實，謹慎。⑥邇：近。

【譯文】魯哀公問孔子說：「請問用什麼樣的方法選用人才呢？」孔子回答說：「根據各人所能勝任的事情授予官職。不要任用那些貪得無厭的人，不要任用那些言語不謹慎隨便應對的人，也不要任用那些一說起話來就滔滔不絕喜歡浮誇的人。」

捷捷，就是貪婪；鉗鉗，就是亂說話、胡亂做事；噶噶，就是言語虛妄誇誕，愛說大話。所以，射箭的弓調好後纔能進一步使它有勁；馬馴服之後纔能期待它成爲良馬；讀書人必須先具備誠敬之德，然後纔可以去追求智慧和才能。沒有德行而又非常聰明能幹的人，就像豺狼一樣，這樣的人是不可以接近的。（邇，近；指那些沒有智慧與才能的人，雖然不忠不敬，也做不了很大的惡事。那些沒有德行和誠信而又聰明才幹的人，纔真正可怕。）

【原文】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耶。

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①。弗能加也。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辛紂也。有雀生大鳥於城隅②焉。帝辛③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爲助也。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殷下

有王字）太戊^④之時。道缺法邪。以致天孽^⑤。桑穀^⑥生朝。七日大拱^⑦。太戊恐駭。側身^⑧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⑨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轉為福者也。故失^⑩灾地妖。所以儆^⑪人主也。寤夢^⑫徵怪^⑬。所以儆人臣也。儆。戒也。灾妖不勝善政。夢怪不勝善行。能知此。至治之極也。明王達此也。

【注釋】①地妖：謂大地上所發生的反常怪异之事。語本《左傳·宣公十五年》：「天反時為灾，地反物為妖。」②城隅：城的角落。隅，角落。③帝辛：殷帝辛名受。「天下謂之紂」，人稱殷紂王。④太戊：商王名。太庚之子。執政時商已衰微，諸侯不來朝見。太戊任用伊陟、巫咸等人，商朝得以復興。⑤天孽：指物類反常的現象，古人以為是不祥之兆。天通「妖」。⑥桑穀：二木名。古時以桑穀生於朝為不祥。⑦大拱：形容粗大。拱，兩手合圍。⑧側身：傾側其身，表示戒懼不安。⑨重譯：譯使。⑩失：當為「天」之誤。⑪儆：告誡、警告。⑫寤夢：謂醒時有所見而成之夢。亦指半醒半睡時的夢。參閱宋項安世《項氏家說》卷五。⑬徵怪：怪异的徵兆。

【譯文】哀公問孔子說：「一個國家的存亡禍福，確實由天命支配，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對嗎？」

孔子回答說：「存亡禍福，都是由自己決定的，天上的反常現象和灾害、地上的怪

異事情，并不能改變存亡禍福。從前殷商帝辛（商紂王）時期，有一個小鳥在城墻角生下一隻大鳥，帝辛以為有雀鳥的德運相助，便不理國政，殷朝因此滅亡。這就是以人力違背天意，所以得到福瑞之兆後，最終却招致禍殃的實例。在紂王的祖先殷王太戊時期，社會道德衰敗，國家法紀紊亂，以至出現物類反常現象。桑穀二樹共生在朝堂上，到了第七天便有兩手合攏那麼粗大。太戊知道後十分恐懼，馬上謹慎小心地修養自己的德行。三年之後，遠方的國家仰慕殷朝的仁義，（不辭路途遙遠）通過譯使前來謁見的，就有十六個國家之多。這也是以人力扭轉天意，雖然先得到災禍之兆，最終却轉變為福祉的實例。所以說，天降災異，地生怪兆，是用來警告國君的；在半醒半睡之時夢見一些怪异的徵兆，是上天用來警告臣子的。天災與怪异的現象勝不過國家的善政；不好的夢兆勝不過人的善行。能明白這個道理，天下就能達到大治了。唯有聖明的君王纔可以通達此理啊！」

致思

【題解】一個領導人，其處事待人的存心如何，非常重要。古代聖王賢臣無不以仁愛存心，那就是處處為別人著想。本篇的三個事例，都是講孔夫子啓發學生體會仁愛存心。

作為司法的官吏，季羔對罪犯的態度是秉公執法而又同情不忍，這樣的存心，讓犯人後來在緊要關頭能心存感恩，救他的性命。夫子感嘆地說：「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

作為地方官的子路，遇到百姓的苦難，想到的是自己救濟。夫子則批評他，不能這樣做。賑災的事情要讓君王來做，使百姓對君王感恩戴德，而不是感激你，這纔是為臣者應該具有的存心，為君王著想，為大局著想。

子貢請教如何管理人民，夫子教誨，如果用倫理道德來教化百姓，他們就會成為通情達理的好人；否則，不以倫理道德教化，他們會變成我們的仇敵。聖賢所思，無非是敬人、愛人。

【原文】季羔^①為衛士師^②。士師。獄官。則^③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羔逃之。則

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④。季羔曰。君子不逾。又曰。彼有竇^⑤。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逃我。何故。別者曰。斷足。故我之罪也。無可奈何。曩者^⑥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⑦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悅（悅作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

【注釋】①季羔：孔子的弟子高柴，字季羔，也叫子羔，憨直忠厚。在春秋時期，擔任衛國的刑官，爲官清廉，執法公平。②士師：亦作「士史」。古代執掌禁令刑獄的官名。③別：古代的一種肉刑，把脚砍掉。④缺：殘破。⑤竇：孔、洞。⑥曩者：曩是先前的意思。⑦愀：形容神色嚴肅或不愉快。

【譯文】孔子的弟子季羔在衛國擔任士師（士師是古代執掌禁令刑獄的官名），曾對一犯人實施了斷脚的刑罰。不久衛國突發暴亂，担任獄官的季羔想出城躲避，把守城門的恰巧

是被季羔砍去脚的那個人。他對季羔說：「城牆上有缺口，可以出去。」季羔說：「君子不翻牆。」守門人又說：「城牆下有洞，可鑽出去。」季羔說：「君子不鑽洞（從洞里往外爬）。」守門人又說：「這裏有間房屋。」季羔就進了屋裏躲避。等追兵走後，季羔要離去時，對受了斷脚刑罰的人說：「我不能違背國家的法律，所以就親自砍斷了您的脚。今天我在災難中，正是您報仇的時機，可是您却幫助我逃脫，爲什麼呢？」那位受過斷脚刑罰的人說：「我被砍斷脚，是犯了罪所應受的懲罰。先前先生按法律辦理我的案件時，是先處治別人的案子，一直拖延到最後纔處理我，是想讓我有減免的機會，我明白先生的仁慈之心；案件審理并確定罪名后，臨要行刑時，先生面帶憂愁，表現出很不忍心的樣子，我也明白先生的惻隱之心。先生豈有偏愛我的道理，上天降下像您這樣的君子，本來就是有這樣的德行。這就是我愛戴先生并幫助您逃脫險境的原因。」孔子聽說了這件事，說道：「太好了！作爲官員，同樣是依法辦事，但是如果以仁愛寬恕存心，給百姓留下的就是仁德之風；如果存心嚴酷殘暴，那麼與百姓結下的就是怨仇。真正做到了公正執法，大概就是像子羔這樣的吧？」

【原文】子路①爲蒲宰。爲水備②。修溝瀆③。以民之煩苦也。人與一簞④食。一壺漿⑤。孔子止之。子路曰。由也以民多匱⑥餓者。匱。乏也。是以與之簞食壺漿。

而夫子使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白^⑦於君。發倉廩^⑧以給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也。速已則可。不已。則爾之見罪必矣。

【注釋】①子路：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春秋末魯國卞（今山東泗水縣泉林鎮卞橋）人。孔子得意門生，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藝。孔子了解其爲人，評價很高，認爲可備大臣之數，「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并說他使自己「惡言不聞於耳」。做事果斷，信守諾言，勇於進取。②備：儲備。③瀆：溝渠。《論語·憲問》：「管仲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④簞：古代盛飯的圓竹器。以竹或葦編成，圓形，有蓋。⑤漿：古代一種微酸的飲料。《詩·小雅·大東》：「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周禮·天官·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⑥匱：窮盡，空乏。⑦白：告語；稟報；陳述。《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强爭。」⑧倉廩：儲藏米穀之所。

【譯文】孔子的弟子子路在蒲地做地方長官的時候，爲了修堤防患，興修水利。看到老百姓非常辛苦勞累，就分給每人一簞飯食外加一壺漿飲。孔子阻止了他的這種做法。子路說：「我是因爲看到老百姓中大多都比較困乏和飢餓，所以纔給他們食物和水。先

生却派人來阻止我，先生您這可是在阻止我施行仁愛呀！」孔子說：「你看見老百姓飢餓，為什麼不向國君報告，發放國庫之糧救濟他們，却私自用自己的糧食救濟他們？這麼做是在表明國君對老百姓沒有恩惠啊。立即停止還來得及，否則，你一定會被治罪的。」

【原文】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①焉如以腐索御捍馬②。懍懍焉。誠懼之貌。捍馬。突馬也。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③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④也。不以道導之。則吾仇也。若之何其無畏也。

【注釋】①懍懍：懍，危懼；戒懼。懍懍，危懼貌；戒慎貌。②捍馬：凶猛的馬。捍，通「悍」。③通達：通情達理。④畜：善好的意思。《呂氏春秋·適威》：《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誘注：「畜，好。」

【譯文】孔子的弟子子貢向孔子請教治理百姓的辦法。孔子說：「治理百姓要小心謹慎，就像用腐朽的繮繩駕馭奔跑的馬一樣。」子貢說：「為何要這樣擔心呢？」孔子說：「人是懂得是非利害、有善惡分別的。用倫理道德來教化和引導，他們就會成為通情達理的好人；如果不用聖賢之道來教化和引導，他們就會變為我們的仇敵。因此，怎

麼能不擔心呢？」

三 恕

【題解】恕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精神之一。孔夫子的學生曾子在《論語》中曾總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自己不願意的事情，不要要求別人去做，這是恕道的精神。

本篇孔夫子介紹了君子修身的重要態度——三恕。旨在講述君臣、父子、兄弟間要講恕道；在家有孝悌的修養，在外纔能行忠恕之道。

人有了有一定的地位、名望、成就之後，難免會產生自滿、傲慢的態度，就很難寬恕別人。孔夫子為我們介紹「宥坐之器」的含義，啟發和教導我們持滿之道，讓我們明白「滿招損，謙受益」。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三恕^①。有君弗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弗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②矣。端。正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③之廟。有欬器^④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⑤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

君以爲誠。故置於坐側也。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⑥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⑦。功被^⑧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⑨之道也。

【注釋】①怒：以自己的心推想別人的心。《說文》：怒，仁也。②端身：使自身的操行歸於正直。舊注：端，正也。③魯桓公：（？——公元前六九四年），姬姓，魯氏，名允，一名軌，爲魯惠公之子，魯隱公之弟。魯國第十五代國君。由於他是惠公正室夫人仲子所生，所以被立爲太子。又因惠公去世時尚且年幼，由公子息（魯隱公）即位攝政。魯隱公被殺後，於公元前七一一年即位，公元前六九四年死於齊國，在位十八年。④敔器：即欹器。欹，古代一種傾斜易覆的盛水器。水少則傾，中則正，滿則覆。人君可置於座右以爲戒。《荀子·宥坐》：「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敔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⑤宥坐：宥，同「右」。宥坐，置於座位的右邊，意思是人君可以置於座位的右邊，作爲借鑒。⑥惡：相當於「何」「安」「怎麼」。⑦愚：敦厚。《孔子家語·問玉》：「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王肅注：「愚，敦厚。」⑧被：覆蓋；遍布，滿。⑨損之又損：損，減少。形容極爲謙虛。原文出處：老子《道德經》第四十八章「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譯文】孔子說：「君子應該具有三種恕：對上級不能做到勤心盡力，却要求下屬爲自己做事，這是違背恕道的；對父母不能盡到孝，而要求子女報自己的恩，這是違背恕道的；對自己的兄長不能夠尊敬，而要求弟弟順從自己，這是違背恕道的！一個人懂得忠於領導、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是恕道的根本，就可以使自己的德行端正了。」

孔子在觀瞻魯桓公的廟時，看到廟中有一個傾斜易覆的器皿。孔子向守廟人問道：「這是什麼器具？」守廟人回答說：「這大概是叫做『宥坐』的器物吧。」孔子說：「我聽說過『宥坐』這種器具，裏面空時就傾斜，裝東西適中時就端正，裝滿時就倒了。賢明的君王用它來警戒自己，所以放置在座位旁邊。」他回頭對學生們說：「灌水進去試試看。」弟子把水灌進裏面，水達到容器一半時就端直，裝滿後果然就傾倒。夫子非常感嘆地說道：「唉！普天之下哪有滿而不覆的事物呢？」子路上前問道：「請問夫子，想要保持滿却不傾倒，有辦法嗎？」夫子說：「聰明睿智，而又能保持敦厚若愚的態度；功蓋天下，而又能保持禮讓不爭的態度；勇力絕於當世，而又能保持小心畏懼的態度；擁有四海的財富，而又能保持恭敬謙遜的態度。這就是古人所說的『損之又損』之道啊！」

好生

【題解】作為一國之君，問到古代聖王，却只關心聖王戴什麼帽子這樣的小事，那一定是見識與胸襟氣度不夠的表現。本篇敘述孔夫子以此事為切入點，針對時弊，循循善誘魯哀公學習舜王的好生之德。春秋時期征伐殺戮，生靈塗炭，所以夫子在此特別強調好生之德，且描繪好生之太平盛景，意欲促成之。

【原文】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孔子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焉。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之虛靜^①。化若四時^②之變物^③。是以四海承風^④。暢於異類^⑤。異類。四方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⑥。馴。順也。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⑦是問。是以緩對。

【注釋】①虛靜：清虛恬靜。《文子·自然》：「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②四時：四季。《易·恒》：「四時變化而能久成。」《禮

記·孔子閑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③變物：謂使萬物變化生長。④承風：接受教化。《楚辭·遠遊》：「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史記·秦始皇本紀》：「天下承風；蒙被休經。」⑤異類：古代對少數民族的蔑稱。舊注：異類，四方之夷狄也。⑥馴德：順從德化。王肅注：「馴，順。」⑦冠冕：古代帝王、官員所戴的帽子。

【譯文】魯哀公向孔子問道：「過去舜帝戴的是什麼樣的帽子呢？」孔子沒有立即回答。哀公說：「寡人有問於您，可是您為什麼不說話呢？」孔子說：「因為國君所問，不是先問大事，所以我需要思考如何回答。」哀公於是問：「那麼大事是什麼呢？」孔子說：「作為一代明君的舜帝，在他治理天下之時，珍愛生命而憎惡殺戮，任用賢能之士以取代那些德不配位之人。他的德性如同天地一樣衝虛清靜，他的教化如同四季應時而至一樣令萬物自然生長。因此，天下之人都領受到他德風的感化，甚至周邊未開化民族也都仰慕他的德行。鳳凰飛翔，麒麟來歸，連飛禽走獸都具備了馴順之德。之所以有以上勝迹，不是別的原因，正是因為他以好生之德治理天下的結果。君王您放著這樣的道理不問而問戴帽子之類的小事，所以臣一時難以回答。」

觀周

【題解】本篇講述孔夫子和弟子們參觀周王朝舉行大典的明堂。夫子以好學著稱，他從古代堯舜聖王以及桀紂暴君的畫面，看出了周朝興盛的原因，同時也提醒我們，如果既不去尋找堯舜興盛的足跡，又忽略桀紂衰亡的原因，還想祈求國家興盛，這種人豈不是很糊塗嗎？接著，夫子和弟子們來到后稷廟，看到周朝祖廟中有一篇銘文，其中告誡我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口過別說無害，終成招禍之門。」「君子知天下之大，不可居其上，所以屈己尊人；深知衆人之多，不可居其先，所以謙遜居後。」「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篇銘文是周朝能維繫八百年國運的法宝。也像警鐘，警醒著我們必須謹言慎行，謙虛卑下，防微杜漸，對聖賢之道堅信不疑。

【原文】孔子觀於明堂^①。睹^②四方之墉^③。墉。墻。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宸^④。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則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怠於下有共^⑤字）所以危

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哉。

【注釋】①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舉行大典的地方。②睹：看見；觀看。③墉：城牆。舊注：墉，牆。④斧宸：亦作「斧依」。古代帝王朝堂所用的狀如屏風的器具，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其上有斧形圖案，故名。⑤共：當為「其」之誤。

【譯文】孔子在天子宣講政教、舉行大典的明堂參觀時，看到四周的牆壁上繪有堯帝、舜帝、夏桀、商紂的畫像，畫像的神態有的慈善，有的凶惡。這是用堯舜仁慈興盛，桀紂殘暴衰亡來警誡後人的啊。又看到周公輔佐成王時，懷抱成王，在斧紋圖案屏風的天子位前，面南而坐接受諸侯來朝見的畫面。孔子徘徊在這些畫像前反覆瞻仰，對跟隨在身邊的弟子們說：「這就是周朝之所以繁榮興盛的原因啊！明鏡是用來觀察人的身形的，歷史則是用來看清現實和預知未來的。如果君王既不努力追尋古代聖王之所以能安邦定國的足跡，又忽視亡國之君之所以危亡的原因，這就好像往後退步，却企求能趕上前人，豈不是很糊塗嗎？」

【原文】孔子觀周。遂入大祖后稷^①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②其

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雖處安樂必警誠也。無行所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③人。焰焰^④不滅。炎炎^⑤若何。涓涓^⑥不壅^⑦。終爲江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縣縣。微而不絕。則有成網羅者。豪末^⑧不扎。如豪之末言微也。扎。拔也。將尋斧柯。尋。用。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⑨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⑩主人。民惡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⑪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趣彼。我獨守此。人皆惑惑。我獨不徙。惑。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⑫志^⑬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注釋**】①后稷：周之先祖。相傳姜嫄踐天帝足迹，懷孕生子，因曾弃而不養，故名之爲「弃」。虞舜命爲農官，教民耕稼，稱爲「后稷」。②參緘：封口三層。參，通「三」。緘，封口。③伺：觀察，守候。④焰焰：火苗初起的樣子。⑤炎炎：形容火勢旺盛。⑥涓涓：細小的水流。⑦壅：堵塞。⑧豪末：毫毛的末端。喻微細之物。豪，通「毫」。⑨強梁者：欺凌弱小、性情殘暴的人。⑩憎：厭

惡；憎恨。⑪雌：喻柔弱。⑫小子：老師對學生的稱呼。⑬志：通「識（志）」。記住；記載。

【譯文】孔子游覽周朝的都城，前往瞻仰供奉太祖后稷的廟宇，在廟堂前階梯的右邊，有一尊銅鑄的人像。人像的口被封了三層，他的背上刻著銘文：「這就是古代的慎言之人。要謹戒啊！不要多言，多言就會多敗！不要多事，多事就會多患！安樂之時，務須警醒（雖處於安樂的生活環境中，也必定要警誡自己）；後悔之事，不可再做。不要認為這沒什麼關係，要知道它的後患無窮；不要認為這沒多大害處，它的害處會愈來愈大，直到不可收拾；更不要認為沒人知道，其實神明無時無刻不在暗中注視！火苗剛冒起時若不撲滅它，到了火勢凶猛時豈能奈何？涓涓細流若不堵塞，最終將成為大江大河；細微的絲綫如果不切斷它，就可能被織成巨大的網羅；幼樹還小的時候如果不拔掉它，將來就非得用斧頭來砍不可。假如真從一開始就能小心謹慎，便是求福的根本。多嘴多舌不是沒有損害，它正是主文禍的門徑。强悍凶暴的人不得善終，爭強好勝者必遇強敵。如同盜賊不喜歡碰到物主，百姓總是厭惡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君子知天下之大，不可居其上，所以屈己尊人；深知衆人之多，不可居其先，所以謙遜居後。溫良恭敬，謹慎培養謙遜之美德，會使人仰慕；能以柔弱示人，謙卑居下，任誰都無法超越。人人都追逐浮華，誇誇其談，我却獨自堅守此道；人人都在東奔西走，我却獨自堅定不移。內心深

藏智慧，却不在人前顯露才華。即使處於尊貴的地位，也不會有人嫉妒傷害我，就因為我能做到這一點。上天對人沒有親疏之分，它總是眷顧那些謙恭善良的人。切記！切記！」孔子讀完這篇銘文，回頭對弟子們說：「你們要用心記住這些教誨，這篇銘文說得樸實而中肯，洞達世情并且每一句都實實在在地切中要害。」

賢君

【題解】這一篇由孔夫子回答許多提問而組成，主要談的是如何做賢君和賢臣。

「哀公問賢君」章，孔夫子贊揚衛靈公，因為他能尊敬善用賢人，故稱他為賢君。夫子列舉了幾件事情，證明衛靈公對待賢德之士特別敬重，尤其是對大夫史鰌，為能恭候他回國，在郊外住了三天，不聞琴瑟之聲，一心要等他回國。

「子貢問賢臣」章，子貢請教夫子，當時哪些人稱得上是賢臣，孔夫子舉出鮑叔牙和子皮。而在子貢看來，似乎管仲和子產更優秀。夫子則更敬重推薦賢才的人，認為他們纔是真正的賢臣。孔夫子認為能舉薦賢才的人，比自己是賢纔更有德行。

「哀公問忘」章，魯哀公聽說忘性最大的人，搬一次家就把妻子給忘了。夫子則認為這不算什麼，商紂王夏桀纔是忘性最大的人。因為他忘了自己聖賢祖宗之道，忘了自己一國之君的本分，最後亡國喪身。

「子路問治國所先」章，道理深刻。治國在用人，必須做到「尊賢而賤不肖」。并且告誡，尊賢而不能任用，對不肖之人又不能罷免，也不行。

「哀公問政」章，孔夫子回答，最要緊的是讓民衆富且壽。

「衛靈公問政」章，孔夫子教誨，「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

【原文】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①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②乎。公曰。吾聞其閨門③之內無別。而子次④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如何。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⑤。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國者。見賢必進⑥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游放⑦之士。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鱮⑧。以道⑨去衛。而靈公郊舍⑩三日。琴瑟不御⑪。必待史鱮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注釋】①丘：因避諱夫子名，故念作某。②衛靈公：（？——公元前四九三年），春秋時期衛國第二十八代國君，姬姓，衛氏，名元。公元前五三四年——公元前四九三年在位。他是衛襄公之子，衛後莊公之父，衛出公之祖父。衛靈公擅長識人，知人善任，也正是他提拔的三個大臣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的合作，纔使衛國的國家機器運行正常。③閨門：宮苑，內室的門，借指宮廷，家庭。閨，宮室。④次：列，排次序。⑤千乘：兵車千輛。古以一車四馬爲一乘。春秋時指中等諸侯國。⑥進：推薦；引進。《史記·管晏列傳》：「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⑦游放：游蕩放縱。漢荀悅《漢紀·昭帝紀》：「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⑧史鱮：又名史魚，春秋時衛國大

夫。其一貫正直，臨終時還不忘勸衛靈公進賢去佞，時謂「尸諫」。其秉筆直書，堪稱史家楷模。⑨道：這裏指好的政治主張或措施。⑩郊舍：謂宿於城郊，表示誠敬。⑪不御：不彈奏，不吹奏。

【譯文】哀公問孔子說：「請問當代的君王，哪一位最賢明？」孔子回答說：「我沒有發現賢明的君主。如果一定要說有，或許衛靈公可以算是吧！」哀公說：「我聽說在他的家裏男女長幼之間沒有區別，可是您却把他列為賢明的君主，這是為什麼呢？」孔子回答說：「臣下說的是他在朝廷上的作為，不評論他在家裏的事情。哀公說：「那他在朝廷上怎麼樣呢？孔子說：「靈公的弟弟叫公子渠牟，他的智慧可以治理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中等諸侯國，他的誠信足以保住這個國家，靈公賞識并任用了他。又有個賢士叫王林國，發現賢能的人就推薦為官，若這個人朝廷不用了，就和他一起分享自己的俸祿。因此，衛國沒有游蕩無事的讀書人。靈公知道他推薦賢士之德，因而尊敬他。又有一個叫慶足的賢士，國家有重大的事情，他必定出來參政治理；若國家太平無事，就主動辭官，讓出職位使賢士得到重用，（他之所以退讓，是想讓更多的賢士得到朝廷的重用。）靈公歡喜且敬重他。還有一位大夫叫史鱮，以自己的政見不同而離開了衛國，衛靈公就在郊外住了三天以自我反省，不願彈奏琴瑟，一心要恭候史鱮回國之後纔回朝。臣以這些事情來衡量衛靈公，即使把他列為賢君，又有何不可呢？」

【原文】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乎。子曰。齊有鮑叔^①。鄭有子皮^②。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③。鄭無子產^④乎。子曰。賜。汝徒^⑤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⑥用力^⑦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⑧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注釋】①鮑叔：即鮑叔牙（？—公元前六四四年）姒姓，鮑氏，亦稱「鮑子」，是鮑敬叔的兒子。②子皮：罕虎（？—公元前五二九年），姬姓，罕氏，名虎，字子皮。鄭國七穆之一，罕氏宗主，鄭公子喜之孫，公孫舍之子。春秋後期鄭國賢臣。③管仲：（約公元前七二三或公元前七一六—公元前六四五年），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的挑起家庭重擔，爲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爲齊國上卿（即丞相），被稱爲「春秋第一相」，輔佐齊桓公成爲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管仲的言論見於《國語·齊語》，另有《管子》一書傳世。④子產：（？—公元前五二二年），復姓公孫，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鄭稱公孫。春秋時期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鄭國爲相數十年，他仁厚慈愛、輕財重德、愛民重民，執政期間在政治上頗多建樹。被清朝的王源推許爲「春秋第一人」。⑤徒：副詞。但，僅；只。《孟子·公孫丑下》：「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⑥聞：指聽說，知道。⑦用力：使用力氣；花費精力。《禮記·祭義》：

「小孝用力，中孝用勞。」^⑧達：推舉；推薦。《禮記·儒行》：「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

【譯文】孔子的弟子子貢問孔子說：「請問夫子，當今的臣子，哪一個賢明呢？」孔子說：「齊國的鮑叔牙，鄭國的子皮，就是賢明的人。」子貢說：「難道齊國的管仲、鄭國的子產不是嗎？」孔子說：「端木賜呀，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聽說過是出力者為賢臣呢，還是推薦賢能的人是賢臣？」子貢說：「推薦賢才的纔是賢臣啊！」孔子說：「正是這樣。我聽說鮑叔力薦管仲，子皮舉薦子產，却没有聽說過管仲和子產推薦過比自己更賢能的人才。」

【原文】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①之甚者。徙^②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絕其世祀^③。荒乎淫樂。沉湎^④於酒。佞^⑤臣諂諛^⑥。窺導^⑦其心。忠士鉗口。逃罪不言。鉗口^⑧。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之謂忘其身之甚者也。

【注釋】①忘：忘記；遺棄。②徙：搬家。也有發達之意。③祀：古代對神鬼、先祖所舉行的祭禮。④沉湎：猶沉溺。多指嗜酒。⑤佞：奸邪。宋洪適《隸釋·漢成陽令唐扶頌》：「囹圄空虛，國無佞民。」⑥諂諛：諂媚阿諛。《左傳·昭公六年》：「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⑦窺導：窺測引導。⑧鉗口：閉口不言。舊注：鉗口，杜口。

【譯文】哀公問孔子說：「寡人我聽說最健忘的人，搬家換個地方就把妻子給忘了，有這樣的事嗎？」孔子回答說：「這還不算最健忘的，最健忘的是忘記了他自身。」哀公說：「能夠說來聽聽嗎？」孔子說：「從前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却忘記了自己聖明先祖的治國之道，敗壞了先祖的典章制度，斷絕了對先祖世世代的祭祀；荒淫無度，沉緬酒色；奸邪小人阿諛奉承，察言觀色以誘導其心志；忠誠的人閉口不敢說話，為逃避治罪而不敢諫言。天下的人起來誅滅了夏桀并佔了他的國家。這就是所謂忘記自身的典型。」

【原文】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在。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①。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②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弗^③能

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仇^④之。怨讎^⑤并存於國。鄰敵構兵^⑥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注釋】①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②中行氏：中行氏，東周時期晉國六卿家之一，公元前六三二年成立，公元前四九〇年敗亡。中行氏的直系先祖是中行桓子，中行桓子，姬姓，中行氏，名林父，因中行氏出於荀氏，故多稱荀林父（生卒年不詳），謚號曰桓，史稱中行桓子。荀林父為純臣荀息長孫，大夫逝敖之長子。③弗：不。《書·堯典》：「九載績用弗成。」④仇：同讎。⑤讎：仇恨；怨恨。《左傳·僖公十四年》：「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⑥構兵：交戰。

【譯文】孔子的弟子子路問孔子說：「請問夫子，一個賢明國君治理國家，最先要做的是什麼？」孔子說：「在於尊重賢能人才而輕視不正派的小人。」子路說：「我聽說晉國的中行氏已經做到尊重賢才而輕視不成器之輩了，他為什麼還會亡國呢？」孔子說：「中行氏尊重賢才却不能重用他們，輕視不正派的小人却不能撤換他們。賢能之人知道不會受到重用而埋怨他；不正派的小人知道自己肯定受輕視而仇恨他。國內有埋怨和仇恨兩股力量同時存在，郊外又有鄰國的敵軍交戰，雖然中行氏想不亡國，怎麼可能

做得到呢？」

【原文】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①。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疾作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②不云乎。愷悌^③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注釋】^①奈何：怎麼樣；怎麼辦。^②詩：這裏指《詩經》。^③愷悌：和樂平易。《左傳·僖公十二年》：「《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杜預注：「愷，樂也；悌，易也。」

【譯文】哀公向孔子請教如何治理國家，孔子回答說：「治理一個國家，沒有比使老百姓富裕並且長壽更重要的了。」哀公說：「那該怎麼做呢？」孔子說：「減少勞役，減輕賦稅，那麼老百姓就富裕了；敦行禮的教化，使百姓遠離犯罪和暴戾，那麼老百姓就長壽了。」哀公說：「寡人很想施行夫子的建言，又擔心我的國庫會貧乏。」孔子說：「《詩經》不是這樣說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就是說：一位仁德的君王，他的態度是平和快樂的，德行又平易近人，就像百姓的父母一樣。哪有孩子富裕而

父母却貧窮的道理呢？」

【原文】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計①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②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③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注釋】①計：謀劃，打算，考慮。《廣雅》：計，謀也。②政治：國家得到治理。③環堵之室：四面土牆。形容居室簡陋貧寒。西漢戴聖《禮記·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譯文】衛靈公問孔子說：「有人對寡人說：『治理國家的君王，在朝廷上策劃好國家大事，國家就可以治理好。』是這樣的嗎？」

孔子說：「這是可以的。愛別人的人，別人也愛他；討厭別人的人，別人也討厭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也就能知道別人需要的是什麼。所謂『不出小屋而知天下者』，就是懂得反之于自身而推己及人。」

辨政^①

【題解】辨政就是辦理政事，是領導人和各級官員日常之事。子貢在出任前，夫子諄諄教誨自己的學生，要勤奮工作，謹慎處事，不要爭奪和侵害，也不要暴虐和盜竊。前面的提醒能接受，這「無奪無伐，無暴無盜」，一般人却很難深入體會和理解。夫子在此處詳為剖析，讀後令人深思。

夫子之所以為聖人，從他對這些為官細節的智慧洞察上，我們就可以感受得到。我們平時不知不覺，但這奪、伐、暴、盜，每個人都可能常常會犯，並且深受其害而不自知。

夫子還教誨：「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讓我們意識到，要當好一位領導甚至一般官員，其謹慎的態度、高遠的見識、寬闊的心量是多麼重要。

【原文】子貢為信陽宰^②。將行。孔子曰。勤之慎之^③。奉天之時。無奪無伐^④。無暴無盜^⑤。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⑥哉。孔子曰。而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之謂奪。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令急誅^⑦。是之謂暴。

取善自與。是之謂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所由生也。匿^⑧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⑨而外相謗^⑩。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注釋】①辨：治理。「辨」的古字。王先謙集解引敖懿行曰：「辨，治也，或音辦。古無辦字，荀書多以辨爲辦。」②宰：古代官名。③勤之慎之：勤，勤奮，慎，謹慎。④無奪無伐：奪，爭奪，奪取。伐，討伐，進攻。⑤無暴無盜：暴，殘暴。盜，偷竊。⑥累：連累；使受害。《書·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孔穎達疏：「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⑦緩令急誅：命令慢，懲罰快。⑧匿：隱藏。《廣雅》：匿，藏也。⑨訓：教導，教誨。⑩謗：惡意攻擊別人，說別人的壞話。

【譯文】孔子的弟子子貢當了信陽的地方官，將要前往赴任的時候，孔子對他說：「（你到那裏後）要勤奮工作，謹慎處事，尊奉天時，不要爭奪和侵害，也不要暴虐和盜竊。」子貢說：「老師，弟子從小就事奉有德君子，難道還會因盜竊而受牽累嗎？」孔子說：「你還沒有完全明白這裏面的深意啊。用賢才取代賢才，這就是爭奪；用不正

派的小人取代賢德者，這就是侵害；發布政令遲緩而懲罰嚴厲，這就是暴虐；取得佳績就歸功於自己，這就是盜竊。盜竊說的并不只是偷竊他人的財物啊。我聽說：『懂得爲官之道的人，能奉行法紀來爲民謀利；不懂得爲官之道的人，就會違法亂紀侵害百姓利益。』民怨就是從這個地方產生的啊！隱匿別人的善，這就叫蔽賢；傳揚別人的過惡，這就是小人。私下不相互告誡提醒而在外面互相誹謗，這不是親善和睦的行爲。要做到說起別人的善，就好像自己也有了這樣的善行似的滿心歡喜；說別人的過惡，就像是聽到別人說自己的壞話一樣難過。所以君子對任何事都要謹慎啊！」

六本

【題解】《論語》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文從君子立身處世的六個根本入手，主張「反本修迹」，也就是，要成就大事，必須回到根本上來，從身邊的小事做起。

孔子閱讀《易經》，讀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時，不禁感嘆不已，是有感於人們普遍不懂損、益的道理，「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提醒人們要時常保持謙虛卑下的態度。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這句教誨，我們耳熟能詳，這是夫子在提醒我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善於擇友而處。

【原文】孔子曰。行己^①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②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③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④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⑤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源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⑥。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反本修迹^⑦。君子之道也。

【注釋】①己：當為「己」之誤。②喪紀：喪事。《周禮·天官·天府》：「山澤之賦，以待喪紀。」《禮記·文王世子》：「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鄭玄注：「紀，猶事也。」③戰陣：交戰對陣。《禮記·祭義》：「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④理：治理；整理。《淮南子·原道訓》：「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其惟心行者乎！」高誘注：「理，治也。」⑤嗣：君位或職位的繼承人。⑥豐末：使末大於本。《墨子·修身》：「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今本為「農桑」。⑦反本修迹：回到事物的根本，從近處做起。

【譯文】孔子說：「立身行事能抓住六個根本，然後纔能成為君子。立身有仁義，以孝道為根本；喪事有禮儀，以哀戚為根本；交戰時排兵布陣，以勇敢為根本；治理國家有規律，以農業為根本；安定國家有大道，以選好繼承人為根本；增加財富有時運，以勤勞努力為根本。根本如果沒有紮牢，就不要致力於枝末小事的完美；連親戚族人都不能愉快相處，就不要追求對外的交往；連一件事情都不能做到有始有終，就不要想著從事更多的事業。回到根本上來，從近處做起，這纔是君子之道啊。」

【原文】孔子曰。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①以諤諤②而昌。桀。紂③以唯唯④而亡。君無爭⑤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其

無（其無作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⑥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

【注釋】①湯、武：指商湯、周武王。商湯，商朝的開國君主，滅夏建商。周武王，是周朝的第一位君主，滅商建周。②諤諤：直言爭辯貌。《韓詩外傳》卷十：「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③桀、紂：指夏桀和商紂，都是歷史上的暴君。④唯唯：隨聲附和的應答聲。⑤爭：同「諍」。直言規勸。⑥悖亂：猶悖逆。《周書·蘇綽傳》：「若有深奸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

【譯文】孔子說：「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却利於行。商湯、周武王因為能聽受大臣的直言進諫而國家昌盛；夏桀、商紂王因為群臣順其意惟命是從而導致滅亡。君王沒有直言勸諫的大臣，父親沒有直言勸諫的兒子，兄長沒有直言勸諫的弟弟，士人沒有直言勸諫的朋友，要想不犯過錯，是不可能的。所以說，君王有過失，臣子得以勸諫；父親有過失，兒子得以勸諫；兄長有過失，弟弟得以勸諫；士人有過失，朋友得以勸諫。這樣，國家纔不會出現危亡的可能，家庭也不至於出現悖逆的惡運，父子兄弟都

沒有過失，朋友交往也不會斷絕。」

【原文】孔子讀易①至於損益②。喟③然而嘆。子夏④避席⑤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⑥者必有益⑦之。自益者必有決⑧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⑨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⑩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之。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其耳矣。

【注釋】①易：又稱《周易》，相傳為周文王所作。②損益：《易經》中的卦名，損卦，益卦。③喟：嘆息；嘆聲。④子夏：即卜商，孔子的學生。⑤避席：離開座位，表示尊敬。⑥損：減少；降抑；克制。《易·繫辭下》：「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孔穎達疏：「自降損修身，無物害己，故遠害也。」⑦益：好處，利益。《書·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⑧決：通「缺」。損失。⑨益：增加、彌補。⑩彌：越。程度副詞。

【譯文】孔子閱讀《周易》，讀到損、益二卦時，長長的嘆息了一聲。子夏趕忙離開座位問道：「老師，您為什麼嘆息呢？」孔子說：「能自我減損的人必有益於自己，而

自我增益的人必有損於自己。」子夏說：「那麼求學的人不可以求增益嗎？」孔子說：「我并不是說道業不可以增益。道業愈增進，對名利等自身的需求就看得愈淡。為學之人應當不斷減損自己的欲望、成見和種種妄念，永遠以一顆衝虛的心去容納萬物。大自然的法則是：萬事萬物的發展一旦達到極致，就會向相反的方向轉變。因此凡是抱持自滿態度而能長久的人，從未有過。所以說，自認為賢明的人，天底下有益的善言，他就再也聽不到了。」

【原文】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①。何人不與^②。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③。可謂知言矣。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④也日益。賜^⑤也日損。曾子問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⑥者處。賜也好悅不如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⑦。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⑧。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⑨。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者焉。

【注釋】①下人：居於人之後；對人謙讓。《易·繫辭上》：「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孔穎達疏：「能以有功卑下於人者也。」②與：稱贊；贊揚。③逆：背理；失常。《荀子·非十二子》：「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奸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楊倞注：「逆者，乖於常理。」④商：指孔子弟子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後亦稱「卜子夏」「卜先生」。⑤賜：端木賜，字子貢。孔子學生。⑥己：當為「已」之誤。⑦所使：任用的人。⑧芝蘭之室：喻賢士之所居。亦指助人從善的環境。戴德《大戴禮記》：「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⑨鮑魚之肆：賣鹹魚的店。以喻惡人之所或小人聚集之地。《大戴禮記·曾子疾病》：「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

【譯文】孔子說：「身處富貴還能夠做到居於人後，對人謙讓，這樣的人誰不稱贊呢？身處富貴而關愛他人，又有誰不願與他親近呢？說話不違背常理，可以說是會說話的人了。」

孔子說：「我死之後，子夏的學問會逐漸增進，子貢的學問會逐漸退步。」曾子問：「為什麼這樣說呢？」孔子說：「子夏喜歡與比自己賢能的人相處；子貢則喜好跟不如自己的人在一起。不了解兒子，就看看他的父親；不了解一個人，就看看他的朋友；不了解君王，可以看他使用什麼樣的臣子。所以說，同善良的人相處，好像進入栽著芝蘭的屋子，時間久了就聞不到芝蘭的香味了，那是因為已經被同化了；與不善的人

相處，好像進入賣鮑魚的鋪子，時間長了就聞不到鮑魚的腥臭味了，同樣也是因為被同化了。因此，君子一定要謹慎地選擇與自己結交的人啊。」

哀公問政

【題解】《禮記》說：「大道不器。」意思是大的道理原則不會被局限在某個層面上，而是能普遍適用的。所以，我們學習《哀公問政》，不僅可以作為治國的借鑒，照樣也可以用於修身、齊家，以及治理企業、單位、學校。

本篇哀公問孔子治國之道，夫子首先總結歷史經驗：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故為政在人。可見，成功治理國家的諸多要素中，領導者是第一位的。所以夫子花了很大篇幅教誨我們，如何成就一位好的領導人。簡而言之，就是從修身、事親、尊賢做起。知道怎樣修身，就知道如何治人，也就能成就治理天下國家的大業。

中國傳統文化注重「行」。哀公很好學，所以進一步請教夫子，怎樣下手落實纔能實現。夫子為他講述了治國治民應該遵循的九條原則，同時分析了這九條原則的作用，以及如何具體落實的道理和方法。短短數百字的論述，就讓我們能夠完全了解修身、齊家、治國的精要。

【原文】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①之政。布^②在方策^③。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

仁。仁者人④也。親親⑤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⑥。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⑦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⑧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⑨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於智。力行近於仁。知耻近於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

【注釋】①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②布：流傳，散播。③方策：亦作「方筴」。即方冊。簡冊，典籍。後亦指史冊。鄭玄注：「方，版也。策，簡也。」孔穎達疏：「言文王、武王爲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④人：這裏指人的品性行爲。《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⑤親親：愛自己的親屬。《詩·小雅·伐木序》：「親親以睦友，友賢不弃，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第一個「親」，爲動詞，親近、親愛，第二個「親」，名詞，父母。⑥殺：等差。《禮記·文王世子》：「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鄭玄注：「殺，差也。」⑦達道：公認的準則。《禮記·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

也。⑧昆弟：兄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我請昆弟仕焉。」⑨達德：通行不變的道德。《禮記·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鄭玄注：「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

【譯文】哀公向孔子請教如何治理國家，孔子回答說：「周文王和周武王施政的智慧和方法，都記載在竹簡和木牘上面。有文王、武王這樣的君王，國家政治必定清明；如果沒有這樣的君王，政治必定衰敗。所以為政關鍵在於得到好的領導人，選擇好領導人必須以修身為本，修身須依道而行，行道以仁為本。所謂仁，指人的品行，以孝親為最重要；所謂義，指按常理應當做的事，以尊賢為最重要。因為親人之間的愛有親疏之別，尊賢也有等級之差，禮的秩序便因此而產生。所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想要修身，不可以不事奉自己的父母親人；想事奉父母親人，不可以不了解人事關係；想了解人事關係，不可以不懂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中，人倫大道公認的有五種關係，力行這五種關係又從三個方面去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姊妹、朋友，這五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倫常大道。而智慧、仁愛、勇氣這三者，是人世間最美好的德行，當人們去力行時不外乎要堅持一個『誠』字。這些道理有些人天生就明白，有些人是經過學習纔知道的，有些人則是遇到挫折和困惑後勤勉苦學纔明白的，就其所知而言，其中的道理都是一樣的。或能心安理得去做，或是因為有好處纔去做，或需要別人勉勵甚至

強迫纔去做，一旦真正做到了，結果都是一樣的。」孔子又說：「人如果好學，離智慧就不遠了；能够力行，就近於仁愛；知道羞耻就是有勇氣的人。懂得這三個道理，就知道如何修養自身；知道如何修養自身，就知道如何管理別人；知道如何管理別人，就能够治理好天下和國家了。」

【原文】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者。有九經^①焉。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人也。來^②百工也。柔^③遠人也。懷^④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⑤。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⑥。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莊^⑦盛服^⑧。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⑨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⑩。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⑪親親也。官盛任使^⑫。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任而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⑬稱事。所以來百工也。既稟食之。各當其職事也。送往迎來。嘉善^⑭而矜^⑮不能。所以綏^⑯遠人也。綏。安也。繼絕世^⑰。舉廢邦。朝聘^⑱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焉。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

前定^{①⑨}則不跲^{②⑩}。跲。躓^{②①}。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②②}。疚。病。道前定。則不窮。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

【注釋】①九經：儒家治國平天下的九項準則。《禮記·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孔穎達疏：「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論九經之目次也。」②來：招致；招攬。《周禮·夏官·懷方氏》：「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③柔：懷柔，安撫。《左傳·文公七年》：「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④懷：安；安撫。《禮記·中庸》：「懷諸侯，則天下畏之。」⑤眩：眼昏發花；迷惑。《禮記·中庸》：「敬大臣則不眩。」⑥勸：獎勵；鼓勵。《國語·越語上》：「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⑦齊莊：嚴肅誠敬。《禮記·祭義》：「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⑧盛服：服飾齊整。表示嚴肅端莊。《禮記·中庸》：「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⑨讒：陷害別人的壞話；毀謗的話。《詩·小雅·小弁》：「君子信讒，如或酬之。」孔穎達疏：「言君子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酬，得即飲之。」⑩爵其能：給能勝任的人授官位。爵，授爵或授官。《禮記·王制》：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孔穎達疏：「謂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能，勝任；能做到。《史記·項羽本紀》：「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⑪篤：深厚；純一，專一。^⑫官盛任使：隆重地對待官員的任職與出使。盛，衆多；豐盛。使，派遣。^⑬既稟：古代官府發給的作爲月薪的糧食。亦泛指薪俸。既，既讀爲餼，指廩給，俸祿；稟，糧食。^⑭嘉善：贊美善人。《論語·子張》：「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⑮矜：憐憫；同情。《書·泰誓上》：「天矜于民。」孔傳：「矜，憐也。」^⑯綏：安撫人心以保持平靜。《詩·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⑰繼絕世：謂恢復已滅絕的宗祀，承續已斷絕的後代。《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⑱朝聘：古代諸侯親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見天子。春秋時期，政在霸主，諸侯朝見霸主，亦稱「朝聘」。《禮記·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⑲定：謂鎮定。^⑳跲：窒礙。《禮記·中庸》：「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鄭玄注：「跲，躓也。」孔穎達疏：「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㉑躓：跌倒，絆倒。^㉒疢：長期生病。

【譯文】哀公又問：「治理國家做到這些就行了嗎？」孔夫子說：「凡是治理天下國家的，應遵循九條準則，即：修養自身，敬重賢德，親愛親人，尊重大臣，體諒百官，愛民如子，招募能工巧匠，關懷邊民，安撫各國。修身則道德屹立不搖；尊賢則遇

事不困惑；親愛親人則父子兄弟乃至親族間沒有抱怨；尊敬大臣則處理朝政不迷惑；體恤各級官員他們會更加勤奮努力；愛民如子百姓則會受到勉勵而鼓舞；招募能工巧匠則財用充足；關懷邊遠地區人民則四方的人民會前來歸順；安撫各諸侯國則會讓天下人都生起敬畏。」

哀公說：「怎樣纔能做到呢？」孔子說：「內心莊重誠敬，穿戴整齊端莊，不合禮義的事情不做，就是在修身；遠離讒媚和花言巧語的小人，輕錢財而重德行，就能尊重賢纔；給能勝任的人授以適合的爵位，增加他們的俸祿，與他們好惡一致，就可以使關愛親人做得更篤實；隆重地對待官員的任職與出使，是爲了表示對大臣的尊敬；對忠誠信義的官吏給予厚祿，就能鼓勵他們並樹立榜樣；差遣百姓勞役不違農時並盡量減輕百姓的賦稅，這就是愛民如子；按日檢查按月考核，發給的酬糧與其擔任的工作相當，就能招募各種工匠（既已發給月薪之糧，他們就能各自擔當其工作）；對遠道而來者迎來送往，贊美有能力者，而憐憫弱者，是爲了安撫邊地的人；讓已滅絕的諸侯國後代有封地得以復國，振興荒廢的城邦使其得以治理，適時接受他們朝見天子，對來朝拜的使臣厚禮饋贈，一定超過他們進貢的禮物，這是爲了安撫諸侯。治理天下、國家有這九項原則，不過在落實的過程中有一條總的綱領是不變的：凡事能做到事先做好充分的準備，就能成功；沒有準備而盲目地付諸實施，就必然要失敗。說話之前先定下心來，做好準備，就

不會詞窮理屈站不住腳；做事之前先做好準備，遇事鎮定，就不會臨時手忙腳亂；行動之前先做好了準備，就不會出差錯；一個人立身處世要能夠先把做人的道理都搞清楚，就會無往而不利。」

哀公說：「您的教誨很全面。請問從哪裏下手做呢？」孔子說：「培養仁愛心從孝親開始，這是教育百姓和睦相處的關鍵；培養恭敬心從尊敬長輩開始，這是教育百姓恭順的關鍵；用仁愛、和睦來教育，百姓就會崇尚孝悌；用尊敬長輩、上級來教育百姓，百姓就崇尚於聽從命令。百姓既對親人孝順，又能恭順聽從命令，政令施行於天下，便沒有行不通的。」

顏回

【題解】本篇因魯定公問顏回東野畢善御之事，所以以「顏回」做篇名。顏回以御馬比喻治理國家，御馬「不窮其馬力」，同樣，治民也要「不窮其民力」，否則就會出現危險。

【原文】魯定公①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治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逸②。公不悅。其後三日。東治畢之馬逸。公聞之。促駕召顏回。顏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③以東治畢之善御。而子曰其馬將逸。不識吾子奚④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而已矣。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逸民。造父無逸馬。今東治畢之御也。歷嶮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⑤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喙⑥。獸窮則攫⑦。人窮則詐⑧。馬窮則逸。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

【注釋】①魯定公：即姬宋，為春秋諸侯國魯國君主之一，是魯國第二十五任君主。他為魯昭公兒

子，承襲魯昭公擔任該國君主，在位十五年。②逸：逃跑。《說文》：「從辵兔，兔謾訑善逃也。逸，失也。」《左傳·桓公八年》：「隨侯逸。」《國語·晉語五》：「馬逸不能止。」「逸，奔也。」③吾子：對對方的敬愛之稱。一般用於男子之間。《左傳·隱公三年》：「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④奚：疑問詞，何，何事，什麼事。《論語·子路》：「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⑤少進：謂稍作進一步的申述。⑥噉：古同「啄」。⑦攫：奪取。《說文》：「攫，執也。」《漢書·黃霸傳》：「烏攫其肉。」⑧詐：欺騙，用手段詭騙。《說文》：「詐，欺也。」《爾雅》：「詐，偽也。」《荀子·修身》：「匿行曰詐。」

【譯文】魯定公問孔子的弟子顏回說：「您也聽說過東冶畢善於駕車的事嗎？」顏回答道：「東冶畢確實是擅長駕車，雖然如此，我看他的馬肯定會跑掉。」定公聽了很不高興。過了三天，東冶畢的馬果然跑了。定公聽到這件事，急忙催促侍從去召請顏回來見。顏回到了，定公說：「前日我問先生關於東冶畢善於駕車的事，先生却說他的馬會跑掉。我不明白先生是怎麼預見到這件事的？」顏回答道：「臣下我不過是從政事的經驗中明白了這件事罷了。從前舜帝善於利用民力，而造父駕駛馬車也很有技巧。舜不窮盡民力，而造父不窮盡馬的力氣。因此，舜為君王時沒有逃亡的百姓，造父沒有跑掉的馬。現在東冶畢駕馭馬車，歷經險道又走遠路，馬的力氣已用盡了，但他的心裏還想讓

馬使勁奔跑。臣下根據這一點知道馬肯定會跑掉。」定公說：「對啊！先生說的道理太重要了，您可以再說得詳細一點嗎？」顏回說：「臣下我聽說，鳥處境困窘時就會用嘴啄人，野獸處境困窘時就會張牙舞爪拼命掙扎，人處境困窘時就會心生欺詐，馬處境困窘時就會逃跑。從古到今，沒有使其下屬走投無路而他自己却能不遭遇危險的人啊。」定公聽了心悅誠服。

困誓

【題解】此篇講古代忠臣勸諫君王的風範，因為是子貢問倦學困道，所以，以困誓為篇名。忠臣史魚「生以身諫，死以尸諫」，表現出他為了讓君王身邊真正能有賢臣輔佐，利國利民的一片赤誠忠貞。古人有「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的見識，遇到君王不賢，只是一味反求諸己，極盡所能，「匡救其惡」。忠臣來自孝子，在家對父母就是這樣態度的孝子，出而為官，對領導自然就會以這樣的態度去應對。

【原文】衛蘧伯玉^①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②不肖而反任之。史魚^③驟諫^④。公不從。史魚病將卒^⑤。命其子曰。吾在公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禮矣。吾死。汝置尸牖^⑥下。於我畢^⑦矣。
畢猶足也。禮殯於客位。其子從之。靈公吊^⑧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⑨。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注釋】①蘧伯玉：名瑗，生卒不詳，事衛三公（獻公、襄公、靈公），因賢德聞名諸侯。春秋末衛國大夫。相傳他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蘧伯玉品德高尚，光明磊落，孔子與善者，於齊晏嬰，於鄭子產，於衛伯玉。孔子幾次過衛，多居蘧伯玉家，可見孔子與伯玉相交之厚。②彌子瑕：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姓彌，大家叫他彌子，現在俗稱「彌子瑕」。③史魚：春秋時衛國（都於濮陽西南）大夫。也稱史鮒，字子魚，名佗，衛靈公時任祝史，故稱祝佗，負責衛國對社稷神（土地神、穀神）的祭祀。吳延陵季子過衛時，贊史魚為衛國君子、乃柱石之臣。衛靈公三十八年（公元前四九七年），衛公叔子曾設家宴招待靈公。他告誡說：子富而君貧，必將遭禍，免禍的辦法，只有富而不驕，謹守臣道。他多次向衛靈公推薦蘧伯玉。臨死囑家人不要「治喪正室」，以勸戒衛靈公進賢（蘧伯玉）去佞（彌子瑕），史稱「尸諫」。孔子稱他為「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④驟諫：屢次進諫。⑤卒：古代指大夫死亡，後為死亡的通稱。《禮記·曲禮下》：「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⑥牖：窗戶。⑦畢：圓滿，結束。此處指遵照父親的遺命就够了。⑧吊：亦作「吊」。祭奠死者或對遭喪事及不幸者給予慰問。⑨公公愕然失色：應作「公愕然失色」。其一「公」字當為衍字。

【譯文】衛國的蘧伯玉很賢能，可靈公却不任用他；彌子瑕不賢，却反而被任用。史魚為此多次進諫，靈公不採納。不久史魚病重，臨終前囑咐他的兒子說：「我在朝廷，

未能使蘧伯玉入朝爲官，也未能罷免彌子瑕，這是我作爲大臣却不能匡正國君啊。活著不能匡正國君，死後就不能用正規的禮儀了。我死後，你把尸體放在窗戶下，對我就足夠了。」他的兒子按照他的囑咐辦了。靈公前來吊唁史魚時，奇怪地問這件事。他的兒子就把父親的話告訴了靈公，靈公大驚失色，說：「這是寡人的過錯啊。」於是命令按正規禮儀安葬了史魚。馬上起用了蘧伯玉，免去彌子瑕的職務并疏遠他。孔子聽說這件事後說：「古代嚴厲剛直的進諫者，死後也就罷了，沒有像史魚這樣死後還要借尸體來進諫的。這是以忠誠感動國君的人啊，能不說他爲官正直嗎！」

執轡

【題解】轡，纏繩。此駕馭馬之關鍵。執轡，就是抓住駕馭馬的關鍵，則能駕馭好馬車。本篇用譬喻來說明治國、平天下之道。把治國喻作駕馭馬車，駕馭馬車的關鍵是掌握好纏繩，治國的要領則是正六官。作為君主，只須掌握要領，則國治矣。

【原文】閔子騫^①為費宰^②。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③也。君者。人也。吏者。轡^④也。刑者。策^⑤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⑥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極。至也。善御民者。一^⑦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為有德。而兆民懷之。懷。歸。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⑧。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捶策^⑨。其不可製也必矣。夫無銜勒而用捶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所法修。民無所法修。則迷

惑失道。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⑩總治焉。六官在手以爲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趣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舊無法字。補之）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己（已下舊有而字。刪之）與三公^⑪執六官。均五教^⑫。齊五法^⑬。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

【注釋】①閔子騫：名損，字子騫（公元前五三六—公元前四八七年），春秋末期魯國（現魚台縣大閔村）人，孔子高徒，在孔門中以德行與顏回并稱，爲七十二賢人之一。他爲人所稱道，主要是他的孝，作爲二十四孝子之一，孔子稱贊說：「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明朝編撰的《二十四孝圖》，閔子騫排在第三，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先賢人物。②費宰：費，今山東省臨沂市的費縣。宰，地方的行政長官。③銜勒：馬嚼口和馬籠頭。④轡：駕馭牲口的嚼子的繮繩。⑤策：鞭子。⑥內史：官名。西周始置，協助天子管理爵、祿、廢、置等政務。春秋時沿置。見《周禮·春官·內史》。⑦一：統一。⑧辟：刑罰。《書·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⑨捶策：鞭子，鞭杖。《韓非子·奸劫弑臣》：「無捶策之威，銜楥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⑩六官：《周禮》以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分掌邦政，稱爲「六官」或「六卿」。⑪三公：古代朝廷中最尊顯的三個官職的合稱。周朝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

（「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并爭，各有變易。⑫五教：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種人倫教育，稱為五教。⑬五法：指仁義禮智信的五種做人的道德規範，也叫五常。

【譯文】閔子騫在費地任行政長官時，向孔子請教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說：「用道德和禮法。道德和禮法，是管理百姓的工具，猶如駕馭馬而用的嚼子和籠頭。如果把國君比作駕馭馬的人，那么官員就是纏繩，刑罰就是鞭子。所以國君管理政事，只是掌握好纏繩和鞭子即可。」閔子騫又問：「請問古人是如何執政的？」孔子說：「（還是用駕馭馬匹舉例來說，）古代的天子把內史當作自己的左右手，把道德和禮法當作嚼子和籠頭，把百官當作纏繩，把刑罰當作鞭子，把萬民當作馬匹，所以治理天下，數百年也不失去江山。善於駕馭馬匹的人，為馬戴好嚼子和籠頭，備齊纏繩和馬鞭，平衡地使用馬力，平撫馬的情緒。所以口不發聲，馬也會應纏繩而動；不舉馬鞭，也能到達千里之遠。善於治理百姓的君王，統一道德和禮法規範，明確百官職責，協調均衡地使用民力，和順安定民心。如此，政令不必三令五申，百姓便會順從；不用刑罰，就能教化治理好天下。其恩德可以感通天地，億萬百姓都來歸順。不會治理百姓的君王，拋棄道德和禮法，專用刑罰懲治，就好比駕馭馬時，拋棄嚼子和籠頭，而專用鞭子鞭打，這樣一

來，馬車失控就是必然的了。（駕馭馬匹）若沒有嚼子和籠頭而專用鞭子鞭打。馬必然受傷，車必然毀壞；（治理百姓）不用道德和禮法，而專用刑罰，百姓必然流失，國家必然滅亡。凡是治理國家而沒有道德和禮法規範，則百姓没有效法和學習的依據。百姓没有效法和學習的依據，就會迷惑而偏離正道。古代統治天下的君王，總領六官，六官如同君王手中的繮繩。所以說，駕馭一輛馬車的人要握好六條繮繩，治理天下的人要統領好六官。因此，善於駕馭馬的人，必須端正自身，總攬繮繩，均衡馬力，使衆馬齊心，道路雖迴旋曲折，只按照所要去的方向前進，這樣既可以遠行千里，也可以快速奔馳，這也是聖人之所以能處理好天地和人事的法則。天子把內史當作左右手，把六官當作繮繩，自己與三公一起管理好六官，普遍推行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五倫大道，落實仁、義、禮、智、信五種做人的常法。所以只需自己善加引導，無不如願以償能達到預期目標。

五刑

【題解】看到「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很多人會誤解，認為太不合理。但我們認真學了這篇文章後，會感慨到這些做法非常有道理。

「刑不上於大夫」是因為用禮的恭敬、戒慎精神來約束大夫的心，使他們能自覺成為有自尊自愛、廉潔有守的人。即使他們犯罪了，都不忍以斥責的語氣直呼其罪名，而且為他避諱，是為了使他們感到羞愧和耻辱。而大夫犯罪也不會逃避其應有的懲罰，這是教化的結果。「禮不下於庶人」，是因為普通人忙於生計的事，而不能很好地學習禮，所以不能要求他們有完備的禮儀。

【原文】冉有①問於孔子曰。先王製法。使刑不上於大夫②。禮不下於庶人③。然則大夫之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義御④其心。所以厲⑤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⑥不廉污穢而退放之者。則曰簠簋不飾⑦。飾。整齊。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⑧。有坐罔上⑨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⑩。有坐疲軟⑪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務（務作稱）其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⑫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也。

此五者。大夫既自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⑬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⑭。所以愧耻^⑮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譴發^⑯則白冠顴纓^⑰。盤水加劍^⑱。造於闕^⑲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⑳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掙^㉑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㉒其事而不能充^㉓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

【注釋】①冉有：（公元前五二二年—公元前四八九年），名求，字子有，春秋末魯國人。比孔子小二十九歲，是孔子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在孔門中以善於處理政事著名。曾做過魯國貴族季孫氏的家臣，孔子稱其「可使治賦」。②大夫：古代官名。西周以後先秦諸侯國中，在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級。大夫世襲，有封地。後世遂以大夫爲一般任官職之稱。秦漢以後，中央要職有御史大夫，備顧問者有諫大夫、中大夫、光祿大夫等。至唐宋尚有御史大夫及諫議大夫之官，至明清廢。又，隋唐以後以大夫爲高級官階之稱號。清朝高級文職官階稱大夫，武職則稱將軍。③庶人：先秦對農人的稱謂，後泛指平民。④御：控制；約束以爲用。《孫子·謀攻》：「將能而君不御者勝。」⑤厲：磨礪。《左傳·哀公十六年》：「勝自厲劍。」《荀子·性惡》：「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楊倞注：「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⑥坐：犯罪；判罪。《晏子春秋·雜下十》：「王曰：『何坐？』」

曰：「坐盜。」⑦簠簋不飾：簠簋，音府鬼，古代的食器、祭器；不飾，不整齊。指為官不清正廉潔的人。東漢班固《漢書·賈誼傳》：「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⑧帷薄不修：家門淫亂的諱語。帷薄，帳幔和簾子，古代用以障隔內外；修，整飭。男女不分，內外雜處。賈誼《新書·階級》：「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來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⑨罔上：欺騙君上。《後漢書·楊震傳》：「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之道。」⑩臣節未著：人臣的節操。著，明顯；顯著。⑪疲軟：形容軟弱無能，拖沓渙散。⑫干：觸犯，冒犯。《國語·晉語五》：「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韋昭注：「干，犯也；行，軍列。」⑬斥然：公然斥責的樣子。⑭諱：隱諱；隱瞞。《左傳·昭公十六年》：「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⑮愧耻：使他感到羞耻。或耻辱。⑯譴發：這裏指譴責、揭發。王注：「譴，譴讓也。發，始發露。」⑰白冠蒼纓：王注：「白冠，喪服也。以毛作纓。」古代大臣犯罪時，戴上用毛作帽帶的白色帽子，以示自請罪譴。⑱盤水加劍：古代大臣自請處死的一種方法。自己端著盛水的盤子，上面放一把劍。表示讓君主公平執法，如有罪，當自刎。⑲闕：皇宮門前兩邊的望樓，或墓道外的石牌坊。此處指帝王居所。⑳謹：牽拉；牽制。㉑捫：抓住頭髮。泛指抓，揪。《戰國策·楚策一》：「吾將深入吳軍，若撲一人，若捫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為庶幾乎！」㉒遽：倉猝；匆忙。㉓充：實行。《廣雅·釋詁》：「充，行也。」

【譯文】冉有問孔子說：「先王制定法律制度，不讓刑罰加於大夫之身，不用禮來要求平民百姓。那麼大夫犯法，就可以不受刑罰制裁，而百姓做事也可以不用禮來約束了嗎？」孔子說：「不是這樣的。凡治理君子，用禮義來約束他們的心，是爲了用廉潔知耻的節操來勉勵他們。所以古代的大夫，如果有犯貪污受賄罪而被罷免流放的，就叫『簠簋不飾』；有犯淫亂、男女不別罪的，就叫『帷薄不修』；有犯欺騙君主、不忠誠罪的，就叫『臣節未著』；有犯軟弱無能、不勝任工作罪的，就叫『下官不職』（不直接斥責他本人，而是指責他的下屬，下屬不稱職）；有違犯國家綱紀罪的，就叫『行事不請』（做事不向上請示，擅自行動）。這五種情況，對大夫已經定有罪名了，但還不忍以斥責的語氣直呼其罪名，而且爲他避諱，是爲了使他們感到羞愧和耻辱。所以大夫的罪行，如果在五刑範圍內，一旦受到譴責或揭發，就會主動戴上白色的帽子并繫上犛牛毛繩，端著盛水的盤子，上面放一把劍，前往宮廷自行請罪（表示請求君主公平執法，如被判有罪，即自刎謝罪），君王不派執法人員前去捆綁捉拿他。犯有大罪的，聽到君王的命令後，就地向北方拜兩拜，然後跪地自殺。君王也不派人押送、斬殺他，只是說：『這是大夫您咎由自取，我對您已經有禮了。』所以刑罰不施於大夫，而大夫犯罪也不會逃避其應有的懲罰。這是教化的結果讓他們能這樣做的。所謂禮不下平民，是因爲普通人忙於生

計而不能很好學習禮儀，所以不能要求他們完全按禮儀行事。」

刑政

【題解】這一篇是講刑政的文章。孔子強調為政必須倫理道德教育與刑罰并用。聖賢治理教化民衆，把刑罰和政令相互配合使用，但最好的辦法是教化，教育百姓懂得守禮。以違禮為耻，以守禮為正。

孔子認為：用刑必須依據事實，根據情節輕重、罪行的深淺來量刑。審理官員還要用他的聰明才智，以體恤之心來審理。疑案則要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

古代審理案件，要經過獄吏、獄官、大司寇三次訊問審理，然後上報到君王。君王還要讓三公卿士參與審理，最後有疑問還要由君王定奪。整個審判過程必須持慎重的態度。作為君王，要廣泛聽取臣下意見，制訂刑法時要顯示出君王的仁慈。

對於四種大罪，如千方百計鑽法律空子，篡改規定，巧立名目搞歪門邪道、擾亂政事的人；創作淫亂的音樂歌謠，製作奇裝異服，以各種奇能異術和罕見的器物，來動搖君主心志的人；行為詭詐且頑固不化，言辭虛偽且善於巧辯，所學習的并非正道却很淵博，順從邪道并加以潤色，用以迷惑民衆的人；假藉鬼怪神靈、天時變化，用占卜算卦來惑亂民心的人，則不必等待規定的處決時間，可以不照規定的審判程序來處決。

【原文】仲弓^①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②無所用政。至政^③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④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⑤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⑥焉。太上^⑦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化之弗變^⑧。導之弗從^⑨。傷義敗俗^⑩。於是乎用刑矣。

【注釋】①仲弓：魯國人，姓冉名雍，字仲弓。孔子弟子，以德行著稱。②至刑：最嚴酷的刑罰。③至政：最完美的政治。④桀、紂之世：夏桀、商紂的時代。桀，夏朝末暴君。紂，即商紂王。兩者都是亡國之君，都喜用酷刑。⑤成康之世：周成王、周康王的時代。西周初年周公建立了周王朝的典章制度，主張「明德慎罰」，成王和康王都相繼推行了這種政策，加強了統治。過去史家稱「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成康之世，就是指他們統治的時代。⑥相參：相互配合。⑦太上：最上等，最好。《墨子·親士》：「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孫詒讓問詁：「太上，對其次為文，謂等之最居上者。」⑧弗變：不改變。⑨弗從：不聽從。⑩傷義敗俗：損害義理，敗壞風俗。

【譯文】仲弓向孔子問道：「弟子冉雍聽說將刑罰運用到極致，政令便無處可用；將政令發揮到極致，刑罰便無處可用。『將刑罰運用到極致，政令便無處可用』，夏桀、

商紂時代就是這樣；『將政令發揮到極致，刑罰便無處可用』，成王、康王時代就是這樣。是這麼回事嗎？」孔子回答道：「聖賢治理教化民衆，必須把刑罰和政令相互配合使用。最好的辦法是用道德來教化民衆，并用禮法加以約束；其次是用政令引導民衆，并用刑罰加以禁止。如果教育之後還不能改變，引導之後還不聽從，以至於違背道義而敗壞風俗，在這種情況下纔用刑罰來懲處。」

【原文】仲弓曰。古之聽訟①。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②。必原③父子之親。立④君臣之義。以權⑤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⑥焉。一曰訊群臣。二曰

訊群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⑦則不聽⑧。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

附從輕⑨。赦從重⑩。附人之罪。以輕爲比。赦人之罪。以重爲比。疑獄⑪則泛。與衆共⑫之。衆疑。赦之。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⑬。大夫不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也。屏諸⑭四方。唯其所之⑮。弗及以政。弗欲生之⑯故也。

【注釋】①聽訟：審判案子。②五刑之訟：墨、劓、剕、宮、大辟五種罪行的案件。③原：指來

源或起因。《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④立：立身；立足。《易·恒》：「君子以立易方。」；確立。⑤權：衡量。⑥獄必三訊：定案必須訊問三方面人群（指大臣、一般官吏、群眾）。⑦有指無簡：指，旨意；意向。《史記·李斯列傳》：「見末而知本，觀指而睹歸。」簡，核實；符合事實。蔡沈集傳：「簡，核其實也。」《禮記·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指有犯罪意圖却無犯罪事實。⑧聽：審察；斷決；治理。《周禮·秋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⑨附從輕：指依據刑法量刑時，可輕可重的則從輕。附，施刑。⑩赦從重：赦免時，可輕可重的則從重。⑪疑獄：疑難案件。⑫共：共同，一起。⑬公家不畜刑人：公家，這裏指諸侯王國，猶言公室。畜，這裏是收容。刑人，指犯罪受刑罰的人。⑭屏：弃。這裏指放逐。《論語·堯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⑮之：到。⑯弗欲生之：弗欲，不想。生之，使之生，使他活在世上。

【譯文】仲弓說：「古代審判案子的情況，可以讓我聽聽嗎？」孔子說：「凡是判決墨、劓、剕、宮、大辟五種刑罰的案子，一定要體恤其父子之親情感受，有利於確立對國家的忠誠道義，來認真權衡案子；比較、評定輕重的順序，謹慎地估量處罰的深淺程度，以區別各種案子；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忠誠仁愛，盡最大限度處理好案子。大司

寇爲使處罰公正，明確法律條款來詳審案件，定案必須詢問三方面人群（第一詢問大臣，第二詢問一般官吏，第三詢問民衆。）有犯罪意圖却無犯罪事實，就不判罪。量刑時標準從輕，能輕判盡量輕判；赦免罪行時標準從重，能赦免的盡量赦免。有疑點的案子，就廣泛地與衆人共議，衆人都認爲有疑點的就赦免。所以，給人加官進爵一定要在朝堂進行，讓大衆共同參加；處決人犯一定要在街市上當衆執行，和衆人一起拋棄他。古時諸侯國都不收容判過刑的人，大夫也不給予供養。讀書人在路上遇到了，也不同他交談。把他放逐出境，隨便他到什麼地方，也不讓他參與政事，表示不想讓這樣的人活在世上。」

【原文】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獄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①。吏。獄官吏也。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奏於王。王命三公^②卿士參聽棘木之下^③。外朝^④之法。左九棘^⑤。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⑥。三公位焉。然後乃以獄之成報於王。王以三宥^⑦之法聽之。君王尚寬。罪雖已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也。而後製刑^⑧焉。所以重^⑨之也。

【注釋】①吏以獄之成告於正：獄成，案件審理完畢。吏，獄官吏。正，獄官長。②三公：輔助國

君掌握軍政大權的最高官員。周時指太師、太傅、太保。（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并爭，各有變易。③棘木之下：古代聽訟的地方。《禮記·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④外朝：周制天子、諸侯處理朝政之所。對內朝而言。⑤九棘：古代群臣外朝之位，樹九棘為標識，以區分等級職位。⑥三槐：相傳周代宮廷外種有三棵槐樹，三公朝天子時，面向三槐而立。後因以三槐喻三公。《周禮·秋官·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⑦三宥：對犯人可從寬處理的三種情況：一是因無知而犯罪。二是因過失而犯罪。三是因精神異常而犯罪。⑧製刑：制定刑罰。⑨重：慎重。

【譯文】仲弓說：「審理訴訟案件，案件的裁定取決於什麼官？」孔子說：「案子由獄吏審理完畢，獄吏移交獄官；獄官判處之後，就報告大司寇；大司寇判處後，就上報君王；君王命令三公、卿士在設有棘木的公堂共同會審（指外朝參政的官員。左邊，孤卿大夫之位；右邊，公侯伯子男之位；正面，三公之位）。然後纔把裁決結果報告給君王。君王按照三種減輕、赦免的方法進行判決（君王寬大對待，罪行雖已確定，根據可以從輕處理的三種情況，從輕發落。實在沒有理由再從輕了，然後纔最終定刑），然後下令實施處罰。這樣做都是為了慎重地對待每一個判決啊！」

【原文】仲弓曰。古之禁何禁。孔子曰。析言破律^①。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變易官與物名。執左道^②以亂政者殺。左道。邪道。作淫聲^③。淫逸惑亂之聲。造異服。非人所常見。設奇伎奇器^④以蕩上心者^⑤殺。怪异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蕩。動也。行偽而堅。行詐偽而堅守。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⑥。順其非而滑澤之。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⑦以疑民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⑧。不聽於棘木之下也。

【注釋】①析言破律：謂巧說詭辯，曲解律令。《禮記·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鄭玄注：「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②左道：歪門邪道。③作淫聲：淫邪的樂聲。古代以雅樂為正聲，以俗樂為淫聲。《周禮·春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指惑亂人之聲。」④設奇伎奇器：奇伎，奇技、技藝。奇器，奇巧怪異的器物。指製作奇裝異服、設置出色的歌女和罕見的器物。⑤以蕩上心者：蕩，移動、搖動。來動搖君主心志的人。⑥順非而澤：順從邪惡之事，還要曲加粉飾。⑦卜筮：古時預測吉凶，用龜甲稱卜，用著草稱筮，合稱卜筮。⑧聽：指在棘木之下再加審理。

【譯文】仲弓問道：「古代的禁令都禁止什麼？」孔子說：「千方百計鑽法律空子（巧

言曲解法律）、篡改規定，巧立名目（變亂名義擅改法度），搞歪門邪道、擾亂政事的人，殺！創作淫亂的音樂歌謠（邪淫惑亂人心之聲），製作奇裝異服（非人所常見），以各種奇能異術和罕見的器物，來動搖君主心志的人（設計奇巧怪异器物來擾亂人心的人），殺！行為詭詐且頑固不化（行為欺詐虛偽又堅持不改），言辭虛偽且善於巧辯，所學習的并非正道却很淵博，依附邪道并加以潤色（隨順壞事而又曲加粉飾），用以迷惑民衆的人，殺！假借鬼怪神靈、天時變化，用占卜算卦來惑亂民心的人，殺！對這四類罪犯的處決，不必等待規定的處決時間，可以不按照上述的審判程序（不在棘木之下再加審理）。」

問玉

【題解】問，請教。玉，譬喻。聖人的教化，溫和而純淨純善，有玉之質，故喻為玉。這裏子張向夫子請教聖人的教化，夫子答以「禮樂」，藉子張再問審明常人對禮樂的誤解之狀，詮釋禮樂的真正含義。無非是「言可履，行可樂」，可見聖人胸中清虛精一。禮樂興，天下平。

【原文】子張^①問聖人^②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③。揖讓^④升降。酌獻^⑤酬酢^⑥。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⑦。執羽籥^⑧。作鐘鼓^⑨。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己^⑩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國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以亂也。昔者。明王聖主之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外內。序親疏遠邇。而莫敢相逾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注釋】①子張：即顓孫師（公元前五〇三年—？），字子張，孔門弟子之一，春秋末陳國陽城（今河南登封）人。出身微賤，且犯過罪行，經孔子教育成爲「顯士」。雖學干祿，未嘗從政，以教

授終。孔子死後，獨立招收弟子，宣揚儒家學說，是「子張之儒」的創始人。子張之儒列儒家八派之首（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和樂正氏之儒）。②聖人：君主時代對帝王的尊稱。《禮記·大傳》：「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③几筵：亦作「几筵」，猶几席。《周禮·春官》有司幾筵，專掌五幾五席的名稱種類，辨其用處與陳設的位置。幾席乃祭祀的席位，後亦因以稱靈座。如《國語·周語上》：「設桑主，布幾筵。」④揖讓：賓主相見的禮儀。《周禮·秋官·司儀》：「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⑤酌獻：斟酒以獻，酌酒獻客。酌，斟酒。⑥酬酢：酬，主人向客人敬酒；酢，客人向主人敬酒，意指賓主互相敬酒，泛指交際應酬。如《易·繫辭》：「是故可與酬酢」。⑦綴兆：謂古代樂舞中舞者的行列位置。《禮記·樂記》：「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鄭玄注：「綴，謂擯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⑧羽籥：古代祭祀或宴饗時舞者所持的舞具和樂器。羽，指雉羽；籥，一種編組多管樂器，羽籥象徵「文」，舞者手執羽籥起舞，表現王者文治。⑨鐘鼓：鐘和鼓，古代禮樂器，亦借指音樂。如《呂氏春秋·順民》：「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⑩已：當為「己」之誤。

【譯文】子張向孔子請教君王如何實施教化，孔子說：「師（子張的稱呼）啊！我來告訴你。聖人通曉禮樂，弘揚并推行罷了。」子張進一步請教，孔子說：「師，你認為一

一定要大擺宴席，賓主拱手相讓上座下座，相互斟酒敬獻，這樣纔叫做『禮』嗎？你認為一定要布置好舞蹈的行列和區域，拿好雉羽和器樂，擊鳴鐘鼓，這樣纔叫做『樂』嗎？說出的話可以踐行，就是『禮』；所做的事使人歡喜，就是『樂』。聖人能力行這兩件事，然後恭敬莊嚴地坐北向南臨朝當政（恭己之身以正天下），所以纔會天下太平。萬國順服，百官盡職盡責，是因為上下有『禮』的緣故。『禮』興盛時，民衆就會因此而安定；『禮』廢棄時，民衆就會因此而動亂。從前聖明的君王明確貴賤長幼、確定男女內外、排列親疏遠近，而人們都能恭敬服從，不敢超越界限，都因為走的是禮教這條路的緣故啊！」

屈節

【題解】屈，彎曲。節，氣節。有時局勢所迫，為顧全大局，斂氣收聲，避其鋒芒，如韓信胯下之辱，最終實現心中預定目標。

本段寫宓子賤巧妙進諫魯公，化君臣之嫌，而得以行其政，教化一方人民。勸諫君王可直諫，也可隱諫，當審時度勢而用，最終實現胸中為善宏圖。

【原文】宓子賤^①為單父^②宰。恐魯君聽讒人。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也。故請君之近史^③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④。令二史書。方書。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焉。辭請歸。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⑤。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⑥二史則寡人無以知過。微夫子則寡人無由寤。遽使告宓子曰。自今日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製。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政於單父焉。躬^⑦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

【注釋】①宓子賤：字不齊，春秋魯國人，孔子弟子，魯哀公時任單父宰，為政三年，單父大治。《史記》中說：「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子賤治單，善於用人，功績卓著，為後人傳頌。②單父：即山東單縣，今屬荷澤市，春秋時為魯國單父邑。③近史：指帝王左右的史官。④邑吏：地方官府的小吏。⑤寤：醒悟；覺醒。《楚辭·離騷》：「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⑥微：非，不是。《詩·邶風·柏舟》：「微我無酒，以敖以游。」⑦躬：親自；親身。《詩·小雅·節南山》：「弗躬弗親，庶民弗信。」高亨注：「躬親，親自。」

【譯文】宓子賤被任命為單父的行政長官，擔心魯國國君聽信讒言，使自己不能按自己的方法行使政令。於是在辭別魯君去上任時，特請魯君身邊的兩位史官一同前往就任。宓子賤告誡手下官員時，就命令兩位史官記錄，史官剛要動筆，宓子賤就拉扯他們的臂肘；史官寫得不工整，宓子賤就隨時怒斥他們。兩位史官憂愁煩惱，就請求離開單父，返回了都城。魯國國君就這件事詢問孔子。孔子說：「宓不齊是個君子，他這樣做的意圖大概是以此進諫吧。」魯公幡然醒悟，大聲長嘆說：「這是寡人的不對了。寡人曾直接干擾宓先生的政事，後又責怪他事沒辦好，像這樣的情況已經有多次了。若無二位史官此行，那麼寡人就無法明白自己的過錯；若無夫子提醒，那麼寡人就無法醒悟過來。」於是派人告訴宓子賤說：「從今以後，單父這地方就當是不再歸我所有了，一切

由先生全權負責，遵從您的規定。只要有利於百姓，就按您的決定去辦，五年向我彙報一次主要情況就行了。」宓子賤於是能够在單父放手行使其政令。躬行寬厚之道，弘揚親親之愛，崇尚篤厚恭敬，實施仁政，倡導勤懇誠實，做到忠誠守信，百姓普遍受到了良好的教化。

正論

【題解】本段是孔子講述尊老敬老的原因、重要作用和具體的做法實例，以表達治理國家管理百姓時敬老所起到的教化民風民俗的作用。之後又向哀公介紹了損人利己、弃老取幼、不重用賢才、老不教幼不學、賢匿愚出這五種不祥之事。

【原文】定（定作哀）公問於孔子曰。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①于高年^②。可乎。孔子對曰。君之及^③此言也。將天下實賴^④之。豈惟魯而已哉。公曰。何也。孔子曰。昔者。有虞氏^⑤貴德而上齒^⑥。夏后氏^⑦貴爵而上齒。殷人貴富而上齒。富謂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上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八十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於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并。不敢與長者并肩也。不錯^⑧則隨。錯。鴈行也。父黨^⑨隨行。兄黨鴈行。見老者。則車從^⑩避。見老者在道。車與步皆避之也。斑白者不以其任^⑪行於路。任。擔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於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⑫。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於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⑬。五十始老。不從力役^⑭之事。不及山獵之徒也。頒禽隆諸長

者。而悌達於蒐狩^⑮矣。軍旅什伍。同爵則上齒。而悌達於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修於軍旅。則衆同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東益。東益宅^⑯也。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⑰。愚者擅權^⑱。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注釋】①隆敬：崇敬。隆，多，豐厚。《禮記·祭義》：「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諸長者。」鄭玄注：「隆，猶多也。」②高年：老年人。漢桓寬《鹽鐵論·未通》：「扶不足而息高年。」唐耿津《慈恩寺殘春》詩：「若問同游客，高年最斷腸。」③及：至，到達。《論語·衛靈公》：「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宋蘇軾《上富丞相書》：「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④賴：得益，受益。《書·呂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孔穎達疏：「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⑤有虞氏：即舜帝（約公元前二二八—公元前二〇八六年），姚姓，名重華，號有虞氏，謚號曰舜。都於蒲阪，在今（山西永濟市）蒲州一帶。國號有虞。有虞氏，古部落名。有，詞頭。《周禮·考工記序》：「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

梓。」⑥上齒：敬老。上，通「尚」。齒，指高年。⑦夏后氏：即大禹，夏代開國之主，其號曰禹，亦曰文命。初封夏伯，故亦稱「伯禹」。為有天下之號，史稱夏禹，又稱「夏后氏」。在位八年，後南巡，崩於會稽（今浙江紹興市）。⑧錯：并肩行走但稍後錯開半步。⑨黨：輩。⑩車從：車騎和侍從。⑪任：擔荷，負載。《詩·小雅·黍苗》：「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孔穎達疏：「謂有我負任者、我輦輦者。」高亨注：「任，擔荷。」⑫匱：窮盡，空乏。《詩·大雅·既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傳：「匱，竭。」⑬甸役：指田獵，古代天子田獵則徵發徒役，故稱。⑭力役：勞役。《孟子·盡心下》：「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⑮蒐狩：春獵為蒐，冬獵為狩，泛指狩獵。《穀梁傳·昭公八年》：「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⑯東益宅：向東面擴充舊居。益，增加。⑰伏匿：隱藏，躲藏。⑱擅權：專權，攬權。《荀子·仲尼》：「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妒賢能，抑而功而擠有罪。」

【譯文】魯哀公問孔子說：「大夫們都勸我，要大力提倡尊重年長之人，可以嗎？」孔子回答說：「君王，您果真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從此以後普天之下的百姓都要仰賴您的無量功德了，哪裏僅僅是魯國受益呢？」哀公說：「為什麼這麼說呢？」孔子說：「在過去，有虞氏尊有德行的人為貴，而同時特別尊重老年人；夏后氏尊有爵位的人為貴，也同時格外尊重老年人；殷商人尊世祿之家為貴，同樣是尤其尊重老年人；周朝人

尊孝敬父母的人爲貴，仍是對老年人特別尊重。虞、夏、殷、周，是天下之盛世王朝，那時候沒有遺棄老年人的。老年人受到天下人的恭敬已經很久了，僅次於侍奉自己的父母。因此，在朝廷上爵位相同時以年長者爲尊；七十歲以上的人拄著拐杖到朝廷，國君詢問事情就要給他安置座位；八十歲以上便不在朝廷做官了，國君詢問事情要親自到他家裏請教。於是敬老之風就擴展到了整個朝廷；走路時不敢與年長者并肩而行，不是錯後行走就是跟隨在身後（錯，如大雁人字形跟隊。跟父輩走則隨後而行，跟兄長走則錯行於側）；遇見老年人，則不論乘車還是騎馬，包括侍從人員都要避讓，頭髮斑白的老年人，自己不挑擔子上路行走而由年輕人代勞，於是敬長之風就延伸到道路之上了；在鄉里提倡敬老，老年人就不會缺衣少食，強壯不侵犯弱小，人多不欺負人少，於是敬長之風就擴展到州郡街巷了。古代規定，五十歲就不承擔跟隨打獵的勞役了（五十歲開始算老年，就不承擔朝廷的勞役了，也不再參加上山打獵之類的事），分發獵獲的禽獸時，給年長者多分一些，於是敬長之風就擴展到捕獵活動中。軍旅部隊中，爵位相同的以年長者爲尊，於是敬重長上之意就擴展到軍旅。聖賢君王以孝悌之道教化百姓，從朝廷開始，推行到道路上，達到州縣街巷，連打獵者都相互仿效，軍隊中也互相學習。於是天下百姓共同以此作爲道義的準則，寧死也沒有人敢去違犯。」哀公說：「這真是太好了！」

哀公又問孔子說：「寡人聽說，向東面擴充舊居不吉祥，真的有這麼回事嗎？」孔

子回答說：「不祥的事有五種，而向東面擴充舊居不在其中。損人利己，是自身之不祥；不孝敬老人只知道疼愛孩子，是家庭之不祥；捨棄賢德之人而任用不肖之徒，是國家之不祥；長者不願教，年輕的又不肯學，是社會風俗之不祥；聖人隱藏不願出來，而愚蠢者專權，是天下之不祥。不祥之事有上述五種，向東面擴充舊居不在其中。」

子夏問

【題解】本段是孔子向子夏解釋，為何周公輔佐成王要用世子之禮節的原因，是讓成王明白君臣、父子、長幼的人倫關係，進而懂得用人治國之道而成爲一代賢君。

【原文】子夏^①問於孔子曰。記^②云。周公^③相成王^④。教之以世子^⑤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⑥。幼。未能莅^⑦祚^⑧。周公攝政而治。抗^⑨世子之法於伯禽。欲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

【注釋】①子夏（公元前五〇七—？）：姓卜，名商，字子夏，後亦稱「卜子夏」「卜先生」，春秋末晉國溫人，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門十哲」之一。②記：即《禮記》。③周公：姓姬名旦（約公元前一一〇〇年），亦稱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封地在周（今陝西岐山北），故稱周公或周公旦。武王死後，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攝政當國。武王死後又平定「三監」叛亂，大行封建，營建東都，制禮作樂，還政成王，在鞏固和發展周王朝的統治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學先驅，被尊為「元聖」，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聖人之一。④成王：即周成王（公元前一〇五五年—公元前一〇二一年），周武王之子，姓姬，名誦，是西周第二代國王，謚號成王。⑤世子：古代天子、諸侯的嫡長子。清制，親王之嫡子得封為世子，為清代宗室封爵的第二級。⑥嗣立：謂繼承君位。⑦莅：臨視；治理。《易·明夷》：「明夷，君子以莅衆。」孔穎達疏：「君子能用此明夷之道以臨於衆。」⑧祚：君位；國統。《史記·燕召公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⑨抗：呈上。《禮記·文王世子》：「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康熙字典》：「《廣韻》舉也。《禮·文王世子》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注』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

【譯文】子夏問孔子：「請問夫子，《禮記》中說：『周公輔佐周成王，用世子的禮節教導他。』有這事嗎？」孔子回答說：「從前周成王繼承王位時，年齡幼小，不能臨朝處理國事，周公代理國政，用教太子的方法來教兒子伯禽，想讓成王在旁邊學到父子、君臣相處的禮節和道理，目的是為了成就他為聖賢君王。明白了如何為人子，纔知道如何為人父；明白了怎樣做臣子，纔知道如何做君王；明白了怎樣侍奉人，然後纔知道如何用人。所以把做太子的方法施用於伯禽身上，讓他與成王居住生活在一起，從而

讓成王明白父子、君臣、長幼之間的禮儀。」

群書治要卷十一

史記（上）

【題解】《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是我國西漢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的不朽巨著，約於漢武帝太初元年至徵和二年間（公元前一〇四年—公元前九十年）撰成。作者職居史官，根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利用國家收藏的文獻，補充了自己實地采訪的資料，取材極其豐富。後其書有缺，元帝、成帝間褚少孫補撰《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日者列傳》等篇，又附綴武帝天漢以後史事。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事起於傳說的黃帝，至於漢武帝，首尾共三千年左右，尤詳於戰國、秦、漢。體裁分本紀、世家、列傳，并以八書記制度沿革，立十表通史事的脈絡，為後世史家所沿用。全書共一百三十篇，分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魏徵等在《群書治要》裏輯錄的《史記》是唐以前南朝宋裴駟注釋的《史記集解》，分為上下兩卷，其中，《史記上》輯錄了本紀和世家中的內容，《史記下》則輯

錄了列傳部分的内容。

「本紀」是《史記》五種體例中的第一部分。就文章的要義而言，每篇本紀都是以該篇帝王為綱的有關整個國家的大事提要。魏徵等在本紀部分節選了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帝、秦二世等片段。特別是五帝本紀，描寫了我國古代傳說中五個在道德人倫、治國功業、造福人民等諸多方面都堪稱楷模的帝王。該篇的主要價值在於明始祖、明道德、明制度、明統一，在很多方面都彰顯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的光芒。

「世家」是《史記》五種體例中的第二部分，主要記述了諸侯國的歷史世系和發展歷程，同時將被歷史肯定其貢獻、接受後代祭祀的孔子等也列入了世家部分。魏徵等從《史記》世家中節選有齊太公世家、魯周公世家、燕昭公世家、宋微子世家、晉世家、趙世家、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中的篇段，體現了禮賢才、遠佞人、言必信、勿驕奢等觀點。

【作者簡介】司馬遷（公元前一四五年—公元前九〇年），字子長，我國古代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西漢左馮翊夏陽縣龍門（今陝西韓城縣南）人。出身史官世家，十歲開始學習古代典籍。早年遍游祖國南北，考察民間風俗，采集傳說，具有淵博的知

識和精湛的文學修養。其父司馬談曾立志要以孔子作《春秋》為榜樣，撰寫一部通史，為此積累了相當的材料，但不幸去世，未能完成。在去世前，他希望司馬遷繼承自己的這一志願。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了父親的太史令職位，開始寫作《史記》。司馬遷四十八歲的時候，因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觸怒了漢武帝，被處官刑（比死刑輕一等的酷刑），隨後又被任命為中書令（這個職務原本由宦官擔任）。這在司馬遷的生命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給他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巨大創傷。遭此劫難，司馬遷強抑悲痛，忍辱含垢，發奮著書。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勞動，在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終於完成了這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巨著。

本紀^①

【原文】黃帝^②者。少典^③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軒轅^④。生而神靈^⑤。弱而能言^⑥。幼而徇齊^⑦。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長而敦敏^⑧。成而聰明^⑨。神農氏^⑩世衰。諸侯^⑪相侵伐。而神農氏弗^⑫能徵。於是軒轅乃習用^⑬干戈^⑭。修德^⑮振兵^⑯。以與炎帝^⑰戰於阪泉^⑱之野。阪泉。地名。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⑲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是為黃帝。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⑳。山名也。在隴右。南至於江^㉑。北逐葷粥^㉒。獫狁^㉓也。邑^㉔於涿鹿^㉕之阿^㉖。遷徙^㉗往來無常處。以師兵^㉘為營衛。置左右大監^㉙。監^㉚於萬國。舉^㉛風后^㉜。力牧^㉝。常先。大鴻^㉞以治民。順天地之紀^㉟。時播百穀^㊱。勞勤^㊲心力耳目。節用^㊳水火材物^㊴。有土德^㊵之瑞。故號黃帝。

【注釋】①本紀：紀者，記也。紀傳體史書中帝王的傳記。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②黃帝：徐廣曰：「號有熊。」《正義》引《輿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黃帝初都，遷有熊也。」案：黃帝有熊國君，乃少典國君之次子，號曰有熊氏，又曰緡氏，又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

縣東北六里。生日角龍顏，有景雲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在牟陰。③少典：《索隱》：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秦本紀云：「顓頊氏之裔孫曰女修，吞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即少典氏後代之子孫，賈逵亦謂然，故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亦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為子是也。④軒轅：傳說中的古代帝王黃帝的名字。傳說姓公孫，居於軒轅之丘，故名曰軒轅。曾戰勝炎帝於阪泉，戰勝蚩尤於涿鹿，諸侯尊為天子。後人以之為中華民族的始祖。《索隱》案：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是本姓公孫，長居姬水，因改姓姬。⑤神靈：《正義》：言神异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書》云：「人惟萬物之靈」，故謂之神靈也。⑥弱而能言：《索隱》：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為神异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⑦徇齊：疾速。引申指敏慧。徇，通「徇」。《集解》徐廣曰：「墨子『年逾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矣』」。裴駟案：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⑧敦敏：篤實敏捷。⑨成而聰明：《正義》：成謂二十冠，成人也。聰明，聞見明辯也。⑩神農氏：別名五穀帝仙，傳說中的太古帝王名。始教民為耒耜，務農業，故稱神農氏。又傳他曾嘗百草，發現藥材，教人治病。⑪諸侯：古代帝王所分封的各國君主。在其統轄區域內，世代掌握軍政大權，但按禮要服從王命，定期向帝王朝貢述職，并有出軍賦和服役的義務。⑫弗：不。⑬習用：頻頻使用；慣用。⑭干戈：均為古代兵器，因此後以「干戈」用作兵器的通稱。後來引申為戰爭。在這裏指戰爭。⑮修德：修養德行。⑯振兵：整

頓部隊。^{①⑦}炎帝：傳說中上古姜姓部族首領。相傳少典娶於有蟠氏而生。原居姜水流域，後向東發展到中原地區。一說炎帝即神農氏。^{①⑧}阪泉：古地名，在今河北省涿鹿縣東南。相傳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①⑨}蚩尤：傳說中的古代九黎族首領。以金作兵器，與黃帝戰於涿鹿，失敗被殺。^{②⑩}空桐：山名，即崆峒。在今甘肅省平涼市西，險峻雄偉，山上道觀極盛。^{②①}江：指長江。^{②②}葷粥：我國古代北方匈奴族的別稱。^{②③}獫狁：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名。也寫作「獫狁」。^{②④}邑：分封城邑居住，建築城邑。^{②⑤}涿鹿：裴駟《集解》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②⑥}阿：謂山下。《正義》：「廣平曰阿。」^{②⑦}遷徙：搬家，從一處搬到另一處。^{②⑧}師兵：猶軍隊。《正義》：「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若轅門即其遺象。」^{②⑨}大監：古代官名。多指主管監察的官員。《商君書·禁使》：「今恃多官衆吏，官立丞、監。」^{③⑩}監：察看，督察。^{③①}舉：推薦，選用。^{③②}風后：相傳為黃帝臣之一。^{③③}力牧：傳說為黃帝之臣。相傳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群，寤而嘆曰：「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群，是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名力名牧者哉？」於是依占而求之，得力牧於大澤，用以為將。見晉皇甫謐《帝王世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有道家《力牧》二十二篇，《兵書略》有陰陽家《力牧》十五篇。皆依托之作。^{③④}大鴻：黃帝之臣鬼臾區之號。^{③⑤}紀：綱領，法度。^{③⑥}百穀：穀類的總稱。百，舉成數而言，謂衆多。^{③⑦}勞勤：勤勞。^{③⑧}節用：謂按時節利用。^{③⑨}材物：材木與物品。^{④⑩}土德：五德之一。古以五行相生相克附會王朝命運，謂土勝者為得土德。

【譯文】黃帝是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從生下來就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神奇靈異，幾個月便會說話，年幼時思惟就很敏捷，反應很快，少年時代非常篤實敏捷，成年以後識辨力很強。當時神農氏的統治逐漸衰弱，諸侯國之間相互侵伐，而神農氏卻無力徵討。於是軒轅氏便頻頻演練士兵、修養德行、整頓部隊。後來在阪泉之野跟炎帝經過三次交戰，取得最後勝利。但蚩尤仍經常叛亂，於是（軒轅）就殺掉蚩尤，代替了神農氏，這就是黃帝。黃帝向東到達大海，向西到空桐，向南到長江，向北驅逐了葷粥，在涿鹿山下建立都城。他率領部隊經常到處遷移，沒有固定的地方，讓軍隊做好防衛措施。黃帝設置左大監、右大監，監督各天下諸國。他提拔了風后、力牧、常先、大鴻四位大臣，讓他們治理百姓。遵循著天地運行的規律，適時地播種穀物，身心耳目，飽受辛勞。按時節利用水、火、材木等物品，（人們認為）這是「土德」的瑞兆，因此稱軒轅為黃帝。

【原文】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①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修德撫民。始垂衣裳以班②上下。剡③木為舟。剡④木為楫⑤。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⑥。以引重⑦致遠。重門擊柝⑧。以待暴客⑨。斷木為杵⑩。掘地為臼⑪。杵臼之用。以利萬人。弦木⑫為弧。剡木為矢⑬。弧矢⑭之利。以威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於涿鹿之野。諸侯有不服者。從而徵之。凡⑮

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衆官。故以風后^⑬配上台^⑭。天老^⑮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地典。力牧。常先。大鴻^⑯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分掌四方^⑰。各如己視。故號曰黃帝四目^⑱。又使岐伯^⑲嘗味草木。典^⑳醫疾。今經方^㉑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㉒。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㉓。穴居而野處^㉔。死則厚衣^㉕以薪。葬之中野^㉖。結繩^㉗以治。及至黃帝。爲築官室。上棟下宇^㉘。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㉙。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㉚不倦。後作雲門^㉛咸池^㉜之樂。周禮^㉝所謂大咸^㉞者也。於是人事畢具^㉟。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宰我^㊱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注釋】

①蚩尤：傳說中的古代九黎族首領。以金作兵器，與黃帝戰於涿鹿，失敗被殺。②班：通「辨」。通「辯」。區別，辨別。③剗：挖；挖空。④剗：削；削尖。⑤檝：同「楫」。船槳。「辨」。通「辯」。區別，辨別。⑥服牛乘馬：役使牛馬駕車。⑦引重：載運重物。⑧重門擊柝：設置重門，擊柝（木梆）巡夜。謂警戒森嚴。⑨暴客：強盜，盜賊。⑩杵：舂搗穀物、藥物及築土、搗衣等用的棒槌。⑪臼：舂米器。⑫弦木：指弓。⑬矢：一種古兵器，即箭。以木或竹制成。⑭弧矢：弓箭。⑮凡：總計，總共。⑯風后：相傳爲黃帝臣之一。⑰上台：泛指三公、宰輔。⑱天老：相傳爲黃帝輔臣。⑲大鴻：黃帝之臣鬼史區之號。⑳四方：天下，各處。㉑四目：能觀察四方的眼睛。《書·舜典》：「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孔傳：「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孔穎達疏：「明四方之目，使爲己

遠視四方也。」^②岐伯：相傳為黃帝時的名醫。今所傳《黃帝內經》，即戰國秦漢時醫家托名黃帝與岐伯論醫之作。《雲笈七籤》卷一百：「時有仙伯，出於岐山下，號岐伯，善說草木之藥性味，為大醫。」^③典：掌管，主持。^④經方：中醫稱漢代以前的方劑。^⑤倉頡：古代傳說中的漢字創造者。《史記》據《世本》以為是黃帝時的史官。《荀子·解蔽》：「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漢許慎《說文解字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⑥以上：表示時代在前的，猶言以前。^⑦穴居而野處：即穴居野處。形容人類未有房屋前的生活狀態。野處，栖息野外。指上古時期人們學會構建房屋之前的居住方式。^⑧衣：覆蓋。^⑨中野：原野之中。^⑩結繩：上古無文字，結繩以記事。^⑪上棟下宇：後用以指宮室的基本結構形式。^⑫書契：指文字。《易·繫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⑬使民：統治人民，使其服從自己。^⑭雲門：周六樂舞之一，用於祭祀天神。相傳為黃帝時所作。^⑮咸池：古樂曲名。相傳為堯樂。一說為黃帝之樂，堯增修沿用。^⑯周禮：周代的禮制。^⑰大成：周代「六舞」之一。相傳本為堯時的樂舞。又稱「咸池」。《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鄭玄注：「『大成』，『咸池』，堯樂也。」^⑱畢具：齊全；完全具備。^⑲宰我（公元前五二二年—公元前四五八年）：字子我，亦稱宰予，春秋末魯國人，孔子著名弟子，為孔子門下「十哲」之一。

【譯文】《帝王世紀》說：神農氏衰微，蚩尤叛變，不聽黃帝命令。黃帝因此修養德行，治理人民。開始制定穿著的制度，來區分尊卑上下。（他還）剖空木頭，制成舟船，削割木板，做成船槳。

以舟船帶來的方便，來調劑交通的阻塞。（黃帝還教人們）役使牛馬駕車，從而可以載運重物到很遠的地方。黃帝在城中設置幾重大門，設立敲擊木梆巡夜的制度，以防止盜賊襲擊洗劫。他砍木制成棒槌，把地挖成凹形，用來做舂米器，利益了千萬人。用木條做成弓弧，削木做箭，用強弓來威震天下。諸侯都背叛神農氏歸附了黃帝。黃帝討伐蚩尤，在涿鹿之野將其擒拿。諸侯若還有不服從黃帝的，他就開始著手徵伐，共計經歷了五十二場戰爭，然後天下纔歸順、信服。黃帝俯仰天地（之象），根據天道規律設置百官，因此任風后為上台，任天老為中台，任五聖為下台，稱為三公。其餘的人如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等，有的被任命為老師，有的被任命為將領，分別掌管天下，讓各地也如同有黃帝親自在那裏治理一樣。所以這四位派駐地方的官員被稱為黃帝的四隻眼睛。黃帝還讓岐伯嘗草木的味道，負責用草藥來醫治疾病，現在的藥方、本草之類的書籍，都出自於岐伯。其中史官倉頡，模仿鳥的行迹，開始創造文字。自黃帝以前，人們住在山洞裏，生活在野外，死後就用厚厚的薪柴覆蓋尸体，葬在原野中；記事也要靠在繩子上打結。到了黃帝的時候，就建築了房屋，上面有正梁，下面有屋簷，來防備風雨。死後則用棺槨斂尸替代柴薪，還創造出了文字以方便治理記事。百官都有了分工次序，民情都可以巡察，他以神的名義加以感化，統治國家人民，孜孜不倦。後來作樂曲「雲門」和「咸池」（以祭祀天神和地神），這就是《周禮》中所說的「大咸」樂曲啊！當時，人、事都已經完全具備了。黃帝在位一百年後去世，享年一百一十歲。有傳言說他成仙了，還有說他活了三百歲的。所以宰我問孔子，黃帝真的活到三百歲了嗎？孔子說：百姓獲得利益是他在位的一百年；人民敬畏他的神靈，又有一百年纔消失；人民秉承他的教化，又延續一百年。所以說黃帝壽命三百歲啊！」

【原文】帝顓頊高陽^①者。黃帝之孫。昌意^②之子也。養材以任地^③。載時以象天^④。依鬼神^⑤以制義^⑥。治氣以教化^⑦。潔誠^⑧以祭祀^⑨。北至於幽陵^⑩。南至於交趾^⑪。西濟（濟作至）於流沙^⑫。東至於蟠木^⑬。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也。動靜^⑭之物。大小^⑮之神。日月所照。莫不^⑯砥屬^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平九黎之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

【注釋】①帝顓頊高陽：《索隱》宋衷云：「顓頊，名；高陽，有天下號也。」張晏云：「高陽者，所興地名也。」②昌意：傳說中人名。為黃帝之子。相傳黃帝娶西陵國之女為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囂，其二曰昌意。見《史記·五帝本紀》。③養材以任地：《索隱》言能養材物以任地。大戴禮作「養財」。養材，謂養育材物。如栽培五穀、樹木。④載時以象天：《索隱》載，行也。言行四時以象天。大戴禮作「履時以象天」。履亦踐而行也。象，效法，仿效。載時，謂按四時季節行事。⑤鬼神：泛指神靈、精氣。⑥制義：制定尊卑之義。《索隱》：鬼神聰明正直，當盡心敬事，因制尊卑之義，故禮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是也。⑦治氣以教化：治氣，修養氣質。《索隱》謂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化萬人也。⑧潔誠：謂潔身誠意。⑨祭祀：祀神供祖的儀式。⑩幽陵：《正義》：幽州也。⑪交趾：亦作「交址」。原為古地區名，泛指五嶺以南。漢武帝時為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轄境

相當今廣東、廣西大部 and 越南的北部、中部。東漢末改爲交州。越南於十世紀三十年代獨立建國後，宋亦稱其國爲交趾。《正義》：址音止，交州也。⑫流沙：指西域地區。《集解》《地理志》曰流沙在張掖居延縣。⑬蟠木：傳說中的山名。一說，即扶桑（東方古國名，後亦代稱日本）。《集解》《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東北有門，名曰鬼門，萬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一名神荼，一名鬱壘，主閱領萬鬼。若害人之鬼，以葦索縛之，射以桃弧，投虎食也。」⑭動靜：指動物與植物。《正義》：動物謂鳥獸之類，靜物謂草木之類。⑮大小：《正義》：大謂五岳、四瀆，小謂丘陵墳衍。⑯莫不：無不，沒有一個不。⑰砥屬：平定歸服。《集解》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

【譯文】顓頊高陽，是黃帝的孫子，昌意的兒子。他能因地制宜種植穀物，依據四時季節辦事以效法天道，依照鬼神盡心敬事之行來制定尊卑之義，通過修養自身的氣質來感化教育人民，潔身誠意地來參加祀神供祖的儀式。他曾北至幽州，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東方古國名，後亦代稱日本）。所有的動物與植物、各處的大小神明，凡是日月能照到的地方，沒有不歸順、臣服他的。砥，平的意思，表示四方地區的人民都來臣服於（顓頊）。《帝王世紀》說，「帝顓頊平定了九個黎氏部落的叛亂，使南正（官職名）重負責會聚天上的諸位神靈，掌管火的官員負責聚集地上的民衆，這樣人民和諸神就不會混雜，萬物就會井井有條。」

【原文】帝嚳高辛^①者。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②。黃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③。聰^④以知遠。明以察微^⑤。仁^⑥而威。惠^⑦而信。修身^⑧而天下服。取地之財^⑨而節用之。撫教^⑩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⑪之。明鬼神而敬事^⑫之。其色^⑬郁郁^⑭。其德嶷嶷^⑮。其動也時^⑯。其服也士^⑰。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⑱為木正^⑲。祝融^⑳為火正^㉑。蓐收^㉒為金正^㉓。玄冥^㉔為水正^㉕。后土^㉖為土正^㉗。是五行之官。分職^㉘而治。

【注釋】①嚳高辛：《索隱》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為號。嚳，名也。」皇甫謐云：「帝嚳名俊也。」②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高陽、高辛都是該帝王起家時的地名。顓頊與嚳以他們的字為自己的帝號，是因為上古人們非常淳樸。③神靈：神異。《正義》《帝王紀》云：「帝倍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見其神異，自言其名曰蚩。齟齬有聖德，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紀官也。」④聰：聽；聽覺。⑤察微：明察細微。⑥仁：仁慈，厚道。《論語·泰伯》：「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⑦惠：仁愛，寬厚。《書·皋陶謨》：「安民則惠，黎民懷之。」⑧修身：陶冶身心，涵養德性。⑨財：通「材」。原材，材料。⑩撫教：撫育教養。⑪迎送：《正義》言作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上「迎日推策」是也。⑫敬事：敬慎處事，《正義》言明識鬼而敬事也。⑬色：外表。⑭郁

郁：即鬱鬱，儀態端莊盛美貌。《索隱》：鬱鬱猶穆穆也，今案：大戴禮「鬱」作「神」。⑮嶷嶷：形容道德高尚。《索隱》：嶷嶷，德高也。今案：大戴禮「嶷」作「俟」。⑯其動也時：《索隱》：舉動應天時。⑰其服也士：《索隱》曰：「衣服服土服，言其公且廉也。」⑱句芒：古代傳說中的主木之官。又為木神名。⑲木正：古代五行官之一。⑳祝融：神名。帝嚳時的火官，後尊為火神，命曰祝融。亦以為火或火災的代稱。㉑火正：古代掌火之官。㉒蓐收：古代傳說中的西方神名，司秋。㉓金正：五行官之一。古代傳說中的神。㉔玄冥：神名。水神。㉕水正：古官名。五行官之一。㉖后土：指土神或地神。亦指祀土地神的社壇。㉗土正：古官名。五官之一。㉘分職：各司其職，各授其職。

【譯文】帝嚳高辛，是黃帝的曾孫。生下來就很神異，他耳聰目明，能瞭解到遠方的情況，能明察細微的徵兆，仁慈而又威嚴，寬厚而又有信義，他修身立德能令天下誠服。他能按照節令使用大地所生的材物，能不失時機地撫育教養百姓。他制定立法推算日月的運行，按季節舉行迎送禮儀，他能分辨鬼神從而慎重地加以事奉。他神色端莊肅穆，德行高尚。他行動合乎時宜，穿著如同士人。凡是日月照耀，風雨潤澤的地方，沒有不順從歸服的。《帝王世紀》說：帝嚳能够知人善任。因此他以句芒為「木正」官，以祝融為「火正」官，以蓐收為「金正」官，以玄冥為「水正」官，以后土為「土正」官。這就是五行官，他

們各司其職來治理天下。

【原文】帝堯^①放勳^②。其仁如天^③。其智如神^④。就之如日^⑤。望之如雲^⑥。富而不驕。貴^⑦而不舒^⑧。帝堯世紀曰。帝堯置欲諫之鼓。命羲和^⑨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⑩方岳^⑪之職。故名徵。天下大和^⑫。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⑬於道。觀者嘆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⑭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⑮何有於我哉。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階^⑯三等。茅茨不翦^⑰。采椽不斫^⑱。夏服葛衣^⑲。冬服鹿裘^⑳。

【注釋】①帝堯：《索隱》：堯，謚也。放勳，名。帝學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謚云「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為姓也」。②放勳：帝堯名。③其仁如天：《索隱》：如天之涵養也。④智：智慧，聰明。⑤如神：《索隱》：如神之微妙也。⑥就之如日：《索隱》：如日之照臨，人咸依就之，若葵藿傾心以向日也。⑦望：盼望。⑧如雲：《索隱》：如雲之覆渥，言德化廣大而浸潤生人，人咸仰望之，故曰如百穀之仰膏雨也。⑨貴：地位顯要。⑩舒：傲慢。《索隱》：舒猶慢也。大戴禮作「不豫」。⑪羲和：羲氏與和氏的并稱。傳說堯曾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兩對兄弟分駐四方，以觀天象，并制曆法。⑫四時：指一年四季的農時。⑬方岳：傳說堯命羲和四子掌四岳，古指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南岳霍山（一指衡山），北岳恒山，稱四伯。後因稱任專一方之重臣為「方岳」。⑭大和：非常和睦，同心協力。⑮擊壤：古代的一種遊戲。原謂人民吃

得飽，有餘閑遊戲。後用爲稱頌太平盛世之典。^⑮鑿：挖掘，開鑿。^⑯帝力：皇權統治。^⑰土階：同「階」，土階，土做的台階。^⑱茅茨不翦：謂崇尚儉樸，不事修飾。茅茨，亦作「茆茨」，指茅草蓋的屋頂。亦指茅屋。《墨子·三辯》：「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⑳采椽不斫：以椽木爲椽（即架屋頂的條木），不加雕飾；形容儉約、儉樸。斫，砍，削。^㉑葛衣：用葛布制成的夏衣。^㉒鹿裘：鹿皮做的大衣。

【譯文】堯帝名放勛。他的仁德像天一樣（廣闊），智慧如同神靈。人們對他的傾心歸附，如同葵花向陽；人們對他的企盼，有如大旱的百穀仰望雲雨一樣。他富有而不驕奢，地位尊貴卻不傲慢。《帝王世紀》說：堯帝爲那些有話要說的人準備了勸諫鼓。命羲氏與和氏的四個兒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別掌管四時及四岳的政事，因而帝王聖名得以（在四方）建立，天下非常和諧，百姓相安無事。有五位老人在道路上娛樂遊戲。觀看的人感嘆地說：「堯帝的聖德真是宏大！」老人說：「我們日出就工作，日落就休息，喝水靠鑿井，吃飯靠耕田，哪裏能感受帝王的統治呢？」墨子說堯帝的朝堂，高不過三尺而已，夯土做的土台階祇有三級，茅草屋也不加以修飾，以普通的木頭爲屋椽，完全不加雕飾，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做的大衣。

【原文】虞舜^①名曰重華^②。父瞽叟^③頑^④。母嚚^⑤。弟象傲^⑥。皆與殺舜。舜順適^⑦不失子道^⑧（舊無子道二字。補之）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妻^⑨舜。以觀其內^⑩。使

九男^⑪與處。以觀其外^⑫。二女不敢以貴驕^⑬。九男皆益篤^⑭。舜耕歷山^⑮。歷山之人皆讓畔^⑯。漁雷澤^⑰。雷澤上人皆讓居^⑱。陶^⑲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⑳。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㉑。二年成邑^㉒。三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㉓。百官皆治。以揆^㉔百事。莫不時序^㉕。流^㉖四凶族^㉗。以禦^㉘螭魅^㉙。堯乃使舜攝行^㉚天子政。堯崩^㉛。天下歸舜。

【注釋】①虞舜：《索隱》：虞，國名，在河東大陽縣。舜，謚也。皇甫謐云「舜字都君」也。

舜，人名。五帝之一，傳說中我國父系氏族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賢明首領。姚姓，有虞氏，名重華，史稱虞舜或舜。相傳受堯禪讓，後禪位於禹，死在蒼梧。參閱《書·堯典》《史記·五帝本紀》。

②重華：是舜帝的名字。③瞽叟：古帝虞舜之父。瞽，失明的人，盲人。「瞽叟」意思是失明的老人

家。④頑：指愚妄，愚頑。孔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⑤囂：暴虐，愚頑，這裏指對孩子殘暴。⑥傲：驕傲，高傲。⑦順適：順從。⑧子道：子女對父母應遵循的道德規範。⑨妻：以女嫁人。

⑩以觀其內：謂觀察舜如何持家的情况，即觀察他如何對待自己的妻子。⑪九男：堯的九個兒子。⑫以

觀其外：以觀察舜如何為人處世，即觀察他和外人相處的情况。⑬驕：驕慢。⑭益篤：《正義》：

篤，惇也。非唯二女恭勤婦道，九男事舜皆益惇厚謹敬也。⑮歷山：歷同「曆」，古山名。相傳舜

耕歷山。所在地點說法不一。⑯讓畔：畔，田界。由於舜帝的德化，種田人在田界處，互相謙讓，

不計較對方多占有耕地。《正義》引《韓非子》曰：「歷山之農相侵略，舜往耕，期年，耕者讓畔也。」^{①⑦}雷澤：古澤名。本名雷夏澤。在河南省范縣東南接山東省菏澤市界。傳說舜帝曾在此捕魚。《管子·版法》：「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①⑧}讓居：互相推讓居住的地方。^{①⑨}陶：燒制，燒制陶器。^{②⑦}苦窳：粗糙質劣。《正義》：「苦讀如鹽，音古。鹽，粗也。窳音庾。」^{②①}聚：村落。^{②②}邑：人民聚居之處。大曰都，小曰邑。泛指村落、城鎮。《正義》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②③}五典：古代的五種倫理道德。孔傳：「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蔡沈集傳：「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②④}揆：管理，掌管。^{②⑤}時序：猶承序，承順。言有條理。《正義》言禹度九土之宜，無不以時得其次序也。^{②⑥}流：把罪人放逐到遠方。^{②⑦}凶族：原指與堯舜部族敵對的四個部落。見《左傳·文公十八年》：「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②⑧}禦：抵擋。^{②⑨}魍魎：亦作「螭魎」。傳說山林中害人的怪物。亦喻各種壞人。螭，通「魑」。《集解》服虔曰：「螭魎，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爲人害。」^{③①}攝行：代理行使職權。^{③②}崩：君主時代稱帝王死。

【譯文】虞舜名叫重華。舜的父親瞽叟生性愚頑，後母暴虐，弟弟象傲慢狂妄，他們都想殺舜。（即便如此）舜還總是恭順地行事，不失爲人子應盡的孝道。舜因爲孝順而

聞名，於是堯帝便把兩個女兒嫁給了舜，來觀察他在家裏的表現，又派九個兒子和他相處，來觀察他在外面處世如何。堯的兩個女兒不敢因為自己出身高貴而對舜的家人生驕慢之心，堯的九個兒子也更加忠厚謹敬。舜在歷山耕種的時候，歷山人都互讓田地邊界；他在雷澤捕魚的時候，雷澤的人都能互讓（他們捕魚的）居所；舜在黃河邊制作陶器，那裏所生產的陶器沒有粗糙破損的。一年的時間，舜住的地方便成爲一個村落，兩年便成爲一個集鎮，三年便成爲一個都城了。於是堯開始試著讓舜制定并推行五典（五倫教育），結果百官得以治理。他總管各種事物，沒有不合乎時令秩序的。舜流放了四個與之敵對的部落，讓他們去抵禦遠方的妖魔鬼怪。於是堯就讓舜代替他行天子的政務。堯去世後，舜登上帝位，天下人都歸服舜。

【原文】帝王世紀曰。舜立誹謗之木①。論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②之民。是以或結繩③而治。或象畫④而化。自庖犧⑤至於堯。舜。神道設教⑥。可謂至政⑦。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⑧。黜陟幽明⑨。善無微不著⑩。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⑪。委⑫群心⑬以就制⑭。故能造御⑮乎無爲。運⑯道於至和⑰。百姓日用⑱而不知。含德⑲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⑳。其斯之謂乎。

【注釋】①誹謗之木：供百姓書寫政治缺失的表木。②陷刑：犯罪。③結繩：上古無文字，結繩以記事。④象畫：傳說上古有象刑，即以非常的衣著象徵五刑表示懲誡。犯人穿著特殊標志的衣冠代替刑罰，稱為「畫衣冠」。⑤庖犧：即伏羲。⑥神道設教：利用神鬼之道進行教化。⑦至政：極清明的政治。⑧三載考績：指每三年按一定標準考核官吏的成績。⑨黜陟幽明：黜退昏愚的官員，晉升賢明的官員。⑩不著：不顯揚。⑪誅賞：責罰與獎賞。⑫委：隨順，順從。⑬群心：衆心，衆人的心情。⑭制：法度，制度。⑮御：統治，治理。⑯運：運用。⑰至和：極和諧，安順。⑱日用：每天應用，日常應用。⑲含德：懷藏道德。⑳臭：氣味。

【譯文】《帝王世紀》說：「舜設立了供百姓書寫政治缺失的表木（以便大家發表諫言）。評論說：孔子稱古時候的三皇五帝，建立了軍隊守衛卻用不上，是因為沒有犯法（而被判刑）的百姓。因此不管是用結繩記事來治理，還是用象刑來加以教化，從伏羲到堯、舜，都是以神明之理來教化管理人民的，可以說已經達到極清明的政治，不需要用刑律來管理國家了。這樣三年考核一次政績，黜退昏愚的官員，晉升賢明的官員，使善行不論大小都能得到彰顯，使惡行無論大小都無處隱藏，處處顯揚，全由天地自然規律來賞罰，隨順人民大眾的意願來管理，所以能够成就無爲而治的大治局面。運用道德的教育使天下和諧、安順，以至於老百姓在生活中依道德做事自己卻不知道，懷藏道德好像是自己本身具有的一樣。（正如）《詩經》上說：上天承載的道義，沒有聲音沒有味道，就是講的這個意思啊。」

【原文】夏禹^①名曰文命^②。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③。乃命禹平^④水土。勞身焦思^⑤。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⑥衣食。致^⑦孝^⑧於鬼神。卑^⑨宮室^⑩。致費於溝洫^⑪。以開九州^⑫。通九道^⑬。陂^⑭九澤^⑮。度九山^⑯。行相地^⑰宜所有以貢。東漸^⑱於海。西被於流沙^⑲。朔^⑳南暨^㉑。朔。北方也。聲教^㉒訖^㉓於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㉔。以告成功於天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㉕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㉖立。是為桀^㉗。不務德^㉘而武傷^㉙百姓。百姓弗堪^㉚。湯修德^㉛。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㉜。南夷地名。遂放而死。

【注釋】①禹：古代部落聯盟的領袖。姒姓，名文命，鯀之子。又稱大禹、夏禹、戎禹。原為夏后氏部落領袖，奉舜命治理洪水，領導人民疏通江河，興修溝渠，發展農業。據傳治水十三年中，三過家門不入。後被選為舜的繼承人，舜死後即位，建立夏代。後世視為聖王。②文命：為夏禹之名。③登用：進用。④平：治理。⑤勞身焦思：形容身體和精神都很辛勞。焦思，焦苦思慮。⑥薄：微薄、簡陋。⑦致：送達，表達。⑧孝：祭祀。⑨卑：低下，低劣。⑩宮室：這裏指帝王的宮殿。⑪溝洫：水道，溝渠。借指農田水利。⑫開九州：開發九州的土地。九州，古代分中國為九州。說法不一。《書·禹貢》作冀，兗，青，徐，豫，荊，揚，雍，梁。⑬九道：《正義》以為「九道」為九州的道路。⑭陂：築堤防水，壅塞。⑮九澤：九州的湖泊。⑯九山：九州的大山。⑰相地：觀察土地肥瘠或地形地物。⑱東

漸：向東流入。①⁹流沙：指西域地區。②⁰朔：《集解》鄭玄曰：「朔，北方也。」③¹暨：到，至。④²聲教：聲威教化。⑤³訖：通「迄」。到，至。⑥⁴玄圭：一種黑色的玉器，上尖下方，古代用以賞賜建立特殊功績的人。《正義》：帝，堯也。玄，水色。以禹治水功成，故錫玄圭，以表顯之。⑦⁵薦：推薦，介紹。⑧⁶履癸：夏桀，又名癸、履癸，商湯把他謚號桀（凶猛的意思）。桀是夏朝第十六代君主發之子，在位五十二年（公元前一八一八年—公元前一七六六年）。為歷史上著名的暴君。⑨⁷桀：《索隱》：桀，名也。按，係本帝皋生發及桀，此以發生桀，皇甫謚同也。⑩⁸務德：從事，致力於道德，品德。⑪⁹武傷：以武力傷害。⑫⁰弗堪：受不了。⑬¹修德：修養德行。⑭²鳴條：古地名。《集解》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鄭玄曰：「南夷地名。」

【譯文】夏禹，名叫文命。堯帝在位的時候，洪水滔天。舜被進用，命禹去治理水土。禹不顧勞累，盡心費神的治理洪水，居住在外十三年，幾次經過家門口都不曾進去看看。他節衣縮食，可是用於祭祀鬼神的祭品卻很豐厚；他居室簡陋，可是用於開溝修渠、疏通河道的錢卻很捨得花。他開闢了九州的土地，疏通了九條河道，築堤修治了九州的湖泊，丈量了九州的大山。禹推行按土地所宜生產之物來向中央繳納貢賦之令。東臨近大海，西至沙漠，從北到南，天子的聲威、政令和教化達至四海邊陲。於是舜帝賜與他一塊黑色的圭玉，并詔告天下大禹治水已經成功。天下從此得到很好的治理。舜帝

向上天推薦禹做繼承人。舜帝去世後，禹就登上了天子之位，國號為夏后。帝位傳到十七世，履癸帝登位，就是夏桀帝。桀不修養德行而濫用武力傷害百姓，百姓不堪忍受。商湯立德修身，諸侯都歸附湯。湯於是率兵討伐桀，桀逃到鳴條，終被流放而死。

【原文】湯^①始居亳^②。徵^③諸侯。為夏方伯。得專徵伐^④。葛伯^⑤不祀^⑥。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⑦。伊尹^⑧曰。明哉言。能聽。道^⑨迺進。君國^⑩子民^⑪。為善者在王官^⑫。勉^⑬哉勉哉。湯出。見野^⑭張網四面。祝^⑮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⑯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⑰為虐^⑱政^⑲淫荒^⑳。湯乃伐桀。踐^㉑天子位。

【注釋】①湯：商湯（？—公元前一五八八年），子姓，名履，廟號太祖，為商太祖。商朝的開國之君，公元前一六一七年—公元前一五八八年在位，在位三十年，其中十七年為夏朝商國諸侯，十三年為商朝國王。②亳：中國商代早期都邑。③徵：用武力制裁，討伐。《集解》孔安國曰：「為夏方伯，得專徵伐。」④為夏方伯，得專徵伐：為夏朝一方諸侯之長，專門負責徵討諸侯。⑤葛伯：夏朝時葛國國君。《集解》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為鄰。」《地理志》曰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⑥祀：

古代對神鬼、先祖所舉行的祭禮。⑦不：同「否」。《說文·不部》：「否，不也」。⑧伊尹：（生卒年不詳），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原為家奴，隨有莘氏女陪嫁至商。後被湯委以國政，助湯攻滅夏桀。湯死後輔佐卜丙，仲壬二君。太甲即位後，因破壞湯法，不理國政，被他放逐。三年後太甲悔過，又被他接回復位。⑨道：道德，道義。⑩君國：謂居君位而禦其國。⑪子民：治民。⑫王官：王朝的官員。⑬勉：勸人努力，鼓勵。⑭野：郊外，離城市較遠的地方。⑮祝：祝禱。⑯不用：不聽從，不采納。⑰夏桀：夏朝末代君王，名履癸，暴虐荒淫。湯起兵伐桀，敗之於鳴條，流死於南巢。⑱虐：殘暴，凶殘。⑲政：政治，政事。⑳淫荒：耽於逸樂，縱欲放蕩。㉑踐：特指登基，繼承帝位。

【譯文】成湯當初居住在亳城，徵討諸侯國，葛伯不祭祀天地祖先，成湯於是徵討他。湯說：「人看水便可看出自己的形貌，看民衆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國家是否安寧。」伊尹說：「真英明啊！能聽進別人的意見，道德纔會有長進。行善舉的人都在王室的官位上。努力吧，努力吧！」成湯出外，看見郊野有獵人四面張著羅網，還禱告說：「願從天下四方來的禽獸，都落入我的羅網！」成湯聽了說：「唉，這不是（把禽獸）一網打盡了嗎！」於是讓人把羅網撤去三面，並將禱告詞改為：「想往左走的就往左，想往右走的就往右。不聽命令的，纔進我的羅網。」諸侯聽到這件事，都說：「湯真是仁德

到極點了，就連禽獸都受到了他的恩惠。」就在這個時候，夏桀施行暴政，荒淫無道。於是成湯舉兵討伐夏桀，登上了天子之位。

【原文】帝太戊^①立。伊陟^②爲相。伊陟。伊尹子也。亳有祥^③。桑穀^④共生於朝。一暮大拱^⑤。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⑥。太戊懼^⑦。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⑧。帝之政。其有關^⑨與。帝其修德^⑩。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故稱中宗。

【注釋】①太戊：（公元前一四八六年—公元前一四一年），姓子名密，爲商王太庚之子，商第九位國王。死後追謚爲中宗。②伊陟：商朝大臣。《集解》孔安國曰：「伊陟，伊尹之子」。③祥：妖異。《集解》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④桑穀：桑樹和穀樹。⑤大拱：形容粗大。拱，兩手合圍。《集解》鄭玄曰：「兩手扼之曰拱。」⑥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索隱》：劉伯莊言枯死而消去不見，今以爲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⑦懼：恐懼，害怕。⑧妖不勝德：比喻邪不壓正。⑨關：缺誤，疏失。⑩修德：修養德行。

【譯文】太戊即位，任用伊陟爲相。當時亳都出現了桑樹和穀樹合生在一起的怪異現象，一夜之間長得如同兩手合圍那麼大。太戊帝很恐懼，就去向伊陟詢問。伊陟說：

「我聽說，妖怪不能戰勝有德行的人。難道是君王的政務有什麼失誤？請天子修養德行。」太戊聽從了伊陟的規諫，怪异的桑樹就隨之枯萎死去了，殷朝再度興盛。因此太戊帝死後謚號為中宗。

【原文】帝辛立。天下謂之紂^①。帝紂資辨^②捷疾^③。聞見^④甚敏。材力^⑤過人。手格^⑥猛獸。智足以拒諫^⑦。飾^⑧是非之端。矜^⑨人臣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⑩。嬖^⑪於婦人^⑫。愛妲己^⑬。有蘇氏美女也。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⑭作新淫聲^⑮。北里之舞^⑯。靡靡之樂^⑰。厚^⑱賦稅。以實鹿臺^⑲之錢。鹿臺。在朝歌城中也。而盈^⑳巨橋^㉑之粟。巨橋。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㉒宮室。益廣沙丘^㉓苑臺。沙丘。在巨鹿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慢^㉔於鬼神。以酒為池^㉕。懸^㉖肉為林。使男女僕^㉗。相逐^㉘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㉙。而諸侯有叛者。於是紂迺重辟^㉚刑。有炮烙^㉛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也^㉜。

【注釋】①紂：《集解》謚法曰：「殘義損善曰紂。」商代第三十代君，也是商代最後一個君主，相傳是個暴君。紂表示不義。他本是帝乙少子，天資聰穎，聞見甚敏，稍長又才力過人，深得父親

帝乙歡心。②資辨：利口善辯。③捷疾：敏捷，迅速。④聞見：聽到和看見。⑤材力：勇力，膂力。《正義》《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也」。⑥手格：徒手格擊。⑦拒諫：拒絕規勸。⑧飾：掩飾。⑨矜：自誇，自恃。孔傳：「自賢曰矜，自功曰伐。」⑩淫樂：荒淫嬉樂。⑪嬖：寵愛。⑫婦人：古代士人之妻稱婦人。⑬妲己：《集解》皇甫謐曰：「有蘇氏美女。」商紂王的寵妃。⑭師涓：我國春秋時期衛國著名音樂家，活動於衛靈公（公元前五三四年—公元前四九二年）在位期間，以善彈琴而著稱，并善於蒐集和彈奏民間樂曲。⑮淫聲：淫邪的樂聲。⑯北里之舞：這是與「北鄙之音」相配的舞蹈。⑰靡靡之樂：指柔弱，頹靡的音樂。古人認為這種音樂不只能夠讓聽眾委靡頹廢，更能令國力削減。⑱厚：謂使之多。此處指加重。⑲鹿臺：《集解》如淳曰：「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⑳盈：滿，充滿。㉑巨橋：商紂王時之糧倉名。倉址在今河北省曲周縣東北。《索隱》鄒誕生云：「巨，大；橋，器名也。紂厚賦稅，故因器而大其名。」㉒充仞：猶充滿。㉓沙丘：古地名。在今河北省廣宗縣西北大平台。相傳殷紂在此廣築苑台，作酒池肉林，淫樂通宵；戰國趙武靈王被圍，餓死於沙丘宮；秦始皇巡視途中病逝於沙丘平台。㉔慢：輕忽，怠忽。㉕以酒為池：《正義》《括地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韜》云：「紂為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輩。」㉖懸：吊掛，繫掛。㉗保：同「裸」。赤身露體。㉘相逐：相互追趕，追逐。㉙怨望：怨恨，心懷不滿。㉚辟：特指刑法。㉛炮烙：相傳是殷紂王所用的一種酷刑。㉜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

烙之刑也：把油塗在銅做的柱子上，下面用碳火燒，命令有違法行爲的人在上面行走，就掉入碳火中活活燒死，妲己愉悅，名字叫炮烙之刑。

【譯文】帝辛立，天下人稱他爲紂。紂利口善辯，行動迅速，博聞強記，力氣超過平常人，能空手與猛獸格鬥。他的才智足夠用來拒絕臣下的勸告；他的言辭足夠用來掩飾自己的錯誤。他向群臣誇耀自己的才能，在天下抬高聲威，認爲別人都不如自己。他嗜好喝酒，沉迷音樂，寵愛女人。特別寵愛妲己，祇聽從妲己的話。當時，他命令涓樂師創作新奇淫蕩的音樂。以鄙俗的舞蹈配上頹廢的樂曲。他又加重賦稅，來充實鹿台的錢庫和巨橋的糧倉。他多方蒐集狗馬和奇特的玩物，充塞宮室；進一步擴建沙丘的園林樓台，大量捕捉野獸飛鳥放養其中。他從來不尊敬鬼神。用酒灌成池沼，把肉懸掛成林，命令男女赤身裸體在其中追趕戲耍，通宵狂歡。百姓中有對此表示怨恨的，諸侯中甚至有背叛他的。紂王就對其施以重刑，其中有一種酷刑叫做炮烙。

【原文】以西伯昌^①。九侯^②。鄴縣有九侯城。鄂侯^③爲三公^④。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憚淫^⑤。紂怒。殺之。而醢^⑥九侯。鄂侯爭之強。并脯^⑦鄂侯。西伯昌聞之竊^⑧嘆。紂囚西伯姜里^⑨。河內湯陰有姜里城。西伯之臣閔夭^⑩之徒。求美女。

奇物。善馬以獻紂。紂迺赦西伯。用費中^⑪為政。費中善諛^⑫。好利^⑬。殷人弗親。又用惡來^⑭。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⑮數諫不聽。迺遂去。比干^⑯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⑰懼。迺佯（佯原作詳）狂^⑱為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⑲。殺妲己。殷民^⑳大悅。

【注釋】①西伯昌：即周文王。姓姬，名昌。紂王時為西方諸侯之長，號西伯，故稱。②九侯：商紂時的諸侯之一。《集解》「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③鄂侯：商朝時商紂王大臣。與九侯、西伯昌同為商朝三公。商紂王暴虐無道，因其強言直諫被殺。當時九侯的女兒獻給紂王，因其不喜歡淫蕩，而被紂王所殺，九侯則被紂王剝成肉醬，鄂侯為九侯據理力爭，卻被紂王殺死做成了肉乾。④三公：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為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見《通典·職官一》。⑤憲淫：憲，即喜，喜愛，愛好。淫，淫蕩，縱欲。通作「淫」。《集解》徐廣曰：「一云『無不憲淫』。」⑥醢：古代酷刑。將人剝成肉醬。⑦脯：謂使之成為乾肉。⑧竊：副詞。偷偷地，暗地裏。⑨羗里：古城名，在今河南湯陰北，西伯所拘處。羗，音有。⑩閔夭：西周開國功臣，與散宜生、太顛等共同輔佐西伯姬昌。⑪費中：中亦作仲，紂王佞臣，跟魯雄伐西岐時，被冰凍岐山而捉，最後魯雄、費仲、尤渾三人被

斬。⑫善諛：善於諂媚、奉承。⑬好利：貪圖財利。⑭惡來：又稱惡來革，商紂王的臣子，飛廉（又作蜚廉）之子，以勇力而聞名。武王伐紂之時，他被周武王處死。飛廉和惡來是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祖先。⑮微子：周代宋國的始祖。名啓，殷紂王的庶兄，封於微（山西潞城縣東北）。因見紂淫亂將亡，數諫，紂不聽，遂出走。周武王滅商，復其官。周公承成王命命微子統率殷族，奉其先祀，封於宋。⑯比干：商紂王的叔父，官少師。《正義》《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嘆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諸？』遂殺比干，剝視其心也。」⑰箕子：紂王的叔父，官太師，封於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帶），是一位哲人。殷商亡之後，箕子據稱走入今天的朝鮮，并在那裏立國，臣服於周。⑱佯狂：裝瘋。⑲白旗：古代作戰時主帥所用的旗。白色，五行爲金，主徵戰。⑳殷民：殷商的百姓，亦指殷代遺民。

【譯文】他命西伯昌、九侯、鄂侯擔任三公。九侯有一個美麗的女兒，獻給了紂王。此女厭惡淫蕩，紂王發怒，將其處死，并將九侯剝成肉醬。鄂侯來勸阻，態度強硬，爭辯激烈，紂就將其做成了人肉乾。西伯侯姬昌聽到此事，私下嘆氣，紂便將其關押在羑里。西伯侯的臣子閔天等人，找到一些美麗的女子、奇異的物品、善跑的良馬，拿去獻給紂，紂王纔赦免了西伯侯。於是，紂王任用費仲管理國家政事。費仲善於奉承，貪圖

財利，殷國人不願親近他。紂又重用惡來，惡來善於毀謗諸侯，（諸侯）爲此與紂王更加疏遠了，諸侯中有很多都背叛了紂王。微子屢次勸誡紂王，他都不聽從，微子便離開殷國。比干極力諍諫紂王，紂王發怒，剖開比干的胸膛，取出他的心臟來觀看。箕子見了很害怕，便假裝顛狂，扮成奴隸，紂王知道後還是將他關了起來。周武王（認爲時機已到）就率領諸侯討伐紂王。紂王敗走，穿上他的寶玉衣服，投火自焚而死。周武王便砍下紂的頭，懸掛在太白旗上，并殺了妲己。殷國的百姓非常高興。

【原文】周^①后稷^②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③。曾孫公劉^④修^⑤后稷之業。民賴^⑥其慶^⑦。古公^⑧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⑨行義。國人皆戴^⑩之。古公卒。季歷^⑪立。季歷卒。（舊脱古公卒至季歷卒九字。補之）子昌^⑫立。是爲西伯。西伯遵^⑬后稷。公劉之業。則^⑭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⑮賢者。日中不暇食^⑯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⑰。於是虞。芮^⑱之人有獄^⑲不能決。乃如^⑳周。入界。耕者皆讓畔^㉑。民俗^㉒皆讓長^㉓。虞。芮皆慚^㉔。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㉕之君也。

【注釋】①周：《正義》：因太王所居周原，因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

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②後稷：周之先祖。相傳姜嫄踐天帝足迹，懷孕生子，因曾弃而不養，故名之為「弃」。虞舜命為農官，教民耕稼，稱為「後稷」。③郃：古國名。周始祖后稷至公劉定居於此。在今陝西省武功縣西南。④公劉：古代周族的領袖。傳為後稷的曾孫。他遷徙豳地（今陝西旬邑）定居，不貪享受，致力於發展農業生產。後用為仁君的典實。⑤修：循，遵循。⑥賴：得益，受益。⑦慶：善，善事。《書·呂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孔傳「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⑧古公：名亶父，古代周族首領，傳為後稷第十二代孫，周文王祖父，他因戎狄威逼，由豳（即陝西省彬縣）遷到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陝西岐山北），建築城邑房屋，設立官吏，改革戎狄風俗，開墾荒地，發展農業生產，使周族逐漸強盛起來，奠定了周人滅商的基礎。古公所建築的宮殿，現在的考古學家已經發掘出來，規格為前為議事祭祀的正殿，後為寢宮，與後世宮殿制式相同，并在遺址內發現了一萬七千多片甲骨文。⑨積德：指積累仁政或善行。⑩戴：尊奉，擁戴。⑪季歷：周太王古公第三個兒子，周文王之父。他的兩位哥哥泰伯和虞仲有讓天下之美德，兩位兄長看見季歷的兒子子昌有聖德，便相約去山上采藥而從此不再回家，以此讓父親古公得以順理成章地將王位傳給季歷。泰伯後來在蘇州太湖流域創建了吳國，現在蘇州梅里依然有祭祀泰伯的廟宇。⑫昌：即姬昌，姬為姓。後謚為周文王。⑬遵：遵照，依照。⑭則：仿效，效法。《易·繫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⑮禮下：禮，禮遇，厚待。下，動詞，屈身與（賢士）交往，厚待賢士，不擺架子。⑯暇食：猶言坐食，悠然而食。⑰決平：謂公平斷案。⑱虞芮：周初二國名。相傳兩國有人曾因爭地興訟，到周求西伯姬昌平斷。

①獄：爭訟。②如：往，去。③讓畔：古代由於聖王的德化，種田人互相謙讓，在田界處讓對方多占有土地。④民俗：人民的風俗習慣。⑤讓長：禮讓長者，退讓。《韓非子·難一》：「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⑥慚：慚愧之意。⑦受命：受天之命。

【譯文】周的始祖後稷，名叫弃，喜歡耕田種穀，天下人都因此而得到利益，他的功勞很大，舜就把弃封到了邠地。弃的曾孫公劉繼續遵循弃的事業，人民得益於他的善政而過上了好日子。古公也繼續遵循後稷、公劉的大業，積累德行，施行仁義，國人都擁戴他。古公去世後，季歷登位。季歷去世後，兒子昌登位，就是西伯。他遵循後稷、公劉的事業，仿效古公、公季的法則，敬重老人，慈愛晚輩，謙恭對下，尊重賢才。白天爲了接待士人忙得連吃飯都沒有時間，因而士人大多都歸附他。諸侯有了紛爭，也都來找他裁決。當時，虞、芮兩國人民發生了爭端不能解決，便來到周國。（他們）進入周國國境後，見種田的人都互讓田界，人們都習慣於尊重長者。虞、芮兩國人見此情形都感覺很慚愧，互相謙讓著離開了。諸侯聽到這件事，說：「西伯大概就是那位承受天命的君王吧。」

【原文】武王①即位。太公望②爲師③。周公旦④爲輔。召公⑤。畢公⑥之徒。左右⑦

王師。修文王緒業^⑧。聞紂昏^⑨亂暴虐^⑩滋^⑪甚。於是伐紂。紂師皆倒兵^⑫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⑬之錢。發巨橋之粟^⑭。以振^⑮貧弱。封諸侯。班賜^⑯殷之器物。縱馬^⑰於華山之陽^⑱。放牛於桃林^⑲之墟^⑳。偃^㉑干戈。振兵釋旅^㉒。入曰振旅也。示天下不復用。

【注釋】①武王：姓姬，名發，是周文王的次子。《正義》《謚法》：「克定禍亂曰武。」春秋元命包云：「武王駢齒，是謂剛強也。」②太公望：即姜太公，本名呂尚，姜姓，字子牙，當時被尊稱為「太公望」，他輔佐周武王建立周朝，而他的女兒也被封為周武王妃。③師：官名。太師的省稱。周代輔佐國君的官員。④周公旦：周文王之子，排行第四，亦稱叔旦，史稱周公旦。他是周武王之弟，武王死後，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攝政。當國，毫無私心。周公旦輔佐文王，武王以及成王，相傳是《周禮》的作者，也是《周易》的作者，其智慧和盛德最為孔子所欣賞。⑤召公：又作「邵公」。周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召（今陝西岐山西南），故稱召公或召伯。⑥畢公：周文王第十五子，名高，曾協助武王滅商。西周建立後，他封於畢地，故稱畢公。⑦左右：幫助，輔佐。⑧緒業：遺業，事業。⑨昏：即昏亂。⑩暴虐：凶狠殘酷。⑪滋：增長，增加。⑫倒兵：掉轉兵器攻擊自己一方，即倒戈。⑬鹿臺：古台名，別稱南單之台。殷紂王貯藏珠玉錢帛的地方，故址在今河南省湯陰縣朝歌鎮南。⑭鹿臺之錢，巨橋之粟：即紂王搜刮民脂民膏得來的財物和糧食。鹿台和巨橋見前注。⑮振：同

「賑」，賑濟，救濟。⑯班賜：頒賜，分賞。⑰縱馬：放馬，牧馬。⑱華山之陽：《正義》：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山南曰陽也。⑲桃林：《集解》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⑳墟：大丘，山。㉑偃：停息，止息。㉒振兵釋旅：收繳兵器，解散軍隊。

【譯文】周武王即位後，任命姜太公為太師，周公旦為宰輔，召公、畢公等人則輔佐天子的軍事，以此來繼承周文王的事業。聽說紂王昏庸無道、凶狠殘酷更加嚴重了，於是決定討伐紂。紂的軍隊都倒戈攻擊己方，武王進入商都斬下紂王首級。將鹿臺中所藏的錢財以及巨橋倉庫里的糧食都散發出去，來救濟貧困的百姓。武王分封諸侯，把殷商的祭祀用具都分賜給受封的諸侯，把戰馬放養在華山的南面，把牛放養在華山北面的桃林原野上，停止戰爭，收繳兵器，解散軍隊，向天下表明不再用兵打仗了。

【原文】成。康①之際。天下安寧。刑措②四十餘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穆王③即位。將徵犬戎④。祭公謀父⑤諫。祭⑥。畿內⑦之國。為王卿士⑧。謀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⑨不觀兵⑩。戢⑪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⑫。玩則無震⑬。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⑭正其德。而厚⑮其性⑯。阜⑰其財求⑱。而利其（舊無財求而利其五字。補之）器用⑲。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文修⑳之。使務利而

避害。懷德^⑲而畏威^⑳。故能保世^㉑以滋^㉒大。

【注釋】①成、康：指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及其子康王，這兩位國君繼承文王和武王的功業，務從節儉，克制多欲；又令周公制禮作樂，為王朝各種典章制度的創立和推行，建立起周天子統轄下的地方行政系統。這段時間延續了四十年，是周代最鼎盛的時期，稱為「成康之治」或「成康盛世」。

②刑措：亦作「刑錯」，亦作「刑厝」。置刑法而不用。③穆王：姓姬名滿，周康王之孫，周昭王之子，是周王朝第五位帝王。④犬戎：古代族名，為昆戎。商朝和周朝時，在今陝西涇水渭水流域游牧。《集解》徐廣曰：「一作『吠』。」⑤祭公謀父：周穆王的大臣，封於祭，故叫祭公。《集解》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⑥祭：古國名，姬姓，始封之君為周公之子。原為畿內之國，後東遷，在今河南省鄭州市東北。⑦畿內：古稱王都及其周圍千里以內的地區。⑧卿士：周王朝的執政者，總管王朝的政事。⑨耀德：顯揚德化。⑩觀兵：顯示兵力。⑪戢：收藏兵器。⑫玩：輕慢，忽略。⑬震：驚懼或使驚懼。《集解》韋昭曰：「震，懼也。」⑭茂：通「懋」，勸勉。⑮厚：敦厚，厚道。⑯性：性情，脾氣。⑰阜：謂使之豐厚、富有。《國語·周語上》：「行善而備敗，所以阜其財用、衣食者也。」⑱財求：財貨。求，通「賂」，⑲器用：兵器與農具。韋昭注《國語·周語上》：「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也。」⑳文修：修與文連用，表示采取措施加強文治，主要指修治典章制度，提倡禮樂教化等。㉑懷德：感念恩德。㉒畏威：畏懼天子的聲威。畏威懷德後來成爲一個成語，亦見於《國語·晉語八》：「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

勿從。」^{②③}保世：謂保持爵祿，宗族或王朝的世代相傳。^{②④}滋：滋長，增長。

【譯文】成王、康王的時代，天下安寧，刑法擱置四十多年沒有使用。穆王繼位後，想要攻打犬戎，祭公謀父勸阻說：「不能討伐。先王祇對天下顯揚自己的德化，卻不炫耀自己的武力。兵力平時蓄積著，等待時機行動，一旦出兵就要有威懾力。炫耀武力會令人對它產生輕慢；一旦讓人家輕慢，那麼軍隊就沒有威懾力了。先王對待民衆，努力勸勉民衆修正自己的品德，使他們的性情更加敦厚；並增加他們的財富，改進他們的生產工具；還要讓民衆懂得利和害的趨向，用禮法來教化他們，使他們趨利避害。民衆心中感念天子的恩德而同時又畏懼天子的聲威，所以纔能保住先王的事業得以世代相承，日益壯大。」

【原文】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①。奕世^②載德^③。不忝^④前人^⑤。至於文王。武王。昭^⑥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⑦。事神保民^⑧。無不欣喜。商王帝辛^⑨大惡於民。庶民不忍^⑩。欣戴^⑪武王。以致戎^⑫於商牧^⑬。非務武也。勤恤^⑭民隱^⑮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⑯甸服^⑰。邦外侯服^⑱。侯衛^⑲賓服^⑳。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衛。衛圻。夷蠻^㉑要服^㉒。戎狄^㉓荒服^㉔。甸服者祭。侯服者

祀²⁵。供月祀也。賓服者享²⁶。供時享也。要服者貢²⁷。供歲貢也。荒服者王²⁸。詩云。莫敢不來王也。日祭。月祀²⁹。時享³⁰。歲貢³¹。終王。先王之順祀³²。外傳云。先王之訓³³也。有不祭則修意³⁴。先修志意。以自責也。有不祀則修言³⁵。（有不祀則修言六字。補之）言。號令也（舊無注言號令也四字。補之）。有不享則修文³⁶。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³⁷。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³⁸。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序成³⁹而有不至則修刑⁴⁰。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徵⁴¹不享。讓⁴²不貢。告⁴³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⁴⁴。有攻伐之兵。有徵討之備⁴⁵。有威讓⁴⁶之命⁴⁷。有文告⁴⁸之辭。布令⁴⁹陳辭⁵⁰。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職⁵¹來王。天子曰⁵²予必以不享⁵³徵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幾頓⁵⁴乎。王遂徵之。得四白狼。四白鹿⁵⁵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

【注釋】①虞、夏：指有虞氏之世（即舜帝之時）和夏代。②奕世：累世，代代。③載德：猶積德。④忝：羞辱，有愧於。⑤前人：《正義》：前人謂後稷也。言不窋亦世載德，不忝後稷。及文王，武王，無不務農事。⑥昭：顯揚，顯示。⑦慈和：慈愛和睦。⑧保民：安民，養民。⑨帝辛：殷紂王。⑩不忍：不能忍受，不願意。⑪欣戴：欣悅擁戴。⑫戎：本意指軍隊，這裏指代戰爭。⑬商

牧：《正義》：紂近郊地，名牧野。⑭勤恤：亦作「勤卹」，憂憫，關懷。⑮民隱：民衆的痛苦。韋昭注：「隱，痛也。」⑯邦內：國都郊外四周五百里以內。⑰甸服：古制稱離王城五百里的區域。⑱侯服：周制稱王城周圍方千里（即甸服）以外的方五百里的地區。⑲侯衛：自侯服至衛服之地。《集解》韋昭曰：「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衛，衛圻也。」⑳賓服：漢書作綏服。即侯服以外方圓五百里的地區。㉑夷蠻：古代對東方和南方各族的泛稱。東部的叫夷，南部的叫蠻。㉒要服：這裏指賓服以外的五百里地區。㉓戎狄：亦作「戎翟」。古民族名。西方曰戎，北方曰狄。㉔荒服：要服以外的五百里地區。㉕祀：古代對神鬼，先祖所舉行的祭禮。指天子高祖，曾祖。㉖享：供祭品奉祀祖先。㉗貢：貢稅，貢品。㉘王：朝見天子。㉙月祀：古代指每月對曾祖，高祖的祭祀。㉚時享：太廟四時的祭祀。古代帝王臣民都行時享之禮。㉛歲貢：古代諸侯或屬國每年向朝廷進獻禮品。㉜順祀：謂順昭穆次序而祭祀。㉝訓：典式，準則。㉞修意：修正心志意念，謂內省自責。《集解》韋昭曰：「先修志意以自責也。畿內近，知王意也。」㉟修言：統一號令。《集解》韋昭注：「言，號令也。」㊱修文：主要指修治典章制度，提倡禮樂教化等。《集解》韋昭曰：「文，典法也。」㊲修名：匡正名分。《集解》韋昭曰：「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㊳修德：修養德行。《集解》韋昭曰：「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㊴序成：《集解》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至則有刑罰也。」㊵刑：懲罰，處罰。㊶伐不祀，徵：徵，徵討，討伐。按：古代有天子討而不伐的說法。這兩句「伐」與「徵」對舉，伐，指命諸侯去徵伐。徵，指天子派兵去徵討。㊷讓：責備，責

問。④③告：同「誥」。諭告，指上告下。④④辟：法，法度。④⑤備：設備，裝備。④⑥威讓：嚴厲譴責。④⑦命：教令，政令，王命，朝命。④⑧文告：以文德告諭。④⑨布令：頒布政令，發布命令。⑤①陳辭：發布命令。⑤①職：應納的賦稅或貢物。《正義》賈逵云：「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白狼，白鹿，犬戎之職貢也。」按：大畢，伯士終後，犬戎氏常以其職來王。⑤②天子曰：《正義》祭公申穆王之意，故云「天子曰」。⑤③不享：諸侯不來朝。⑤④幾頓：危敗。韋昭注：「幾，危也；頓，敗也。」⑤⑤白狼、四白鹿：即白色的狼和鹿。古時皆以為祥瑞。韋昭注：「白狼、白鹿，犬戎所貢。」

【譯文】從前我們的祖先世代做『后稷』的農官，服侍虞和夏兩朝，後來累世繼承這種美德，沒有辱沒祖先。到了文王、武王時代，他們將祖宗盛德之光再次發揚光大，再加上慈愛和善，敬重神明，愛護民衆，神、民沒有不歡喜的。商紂王辛對民衆犯下了很大的罪惡，民衆不能忍受，都欣悅擁戴武王，因此纔發動了在商郊牧野討伐紂王的戰爭，先王并非崇尚武力，而是關懷體恤民衆的疾苦纔用武力為民除害的。先王的制度，國都近郊五百里內的地區稱甸服，甸服以外的五百里的地區稱侯服，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區域稱為賓服，在向外蠻夷之族居住地區稱為要服，戎狄之族居住的地區為荒服。甸服地區的官吏要參與祭祀天子祖父、父親；侯服地區的君長要參與祭祀天子的高祖、曾祖；賓服地區的君長要獻上祭祀天子先祖的祭品；要服地區的君長要按時納貢；荒服地

區君長要來朝拜周王朝。按日祭祀祖父、父親；按月祭祀高祖、曾祖；按四季獻上祭祀先王的祭品；按年納貢；終生朝拜周王朝。先王推行以上制度時，有不按規定參加祭祀祖父、父親的，就要修正自己的思想；有不來參加祭祀高祖、曾祖的，就修正自己的號令；有不進獻祭品的，便修改自己的典章制度；有不納貢的，就修正尊卑職貢的稱名；有不來朝見周王的，就要修養自己的德行。以上五點都做到了，仍然有不來進獻朝見的，纔動用刑罰。於是依法懲治不祭者，派兵攻打不祀者，徵討不獻祭禮者，譴責不納貢的，警告不朝見的，於是也就有了施以刑罰的法律，攻伐的軍隊，徵討的裝備，嚴厲譴責的政令，還有以文德告諭的王令。如果布告、命令都發出了，仍有不來敬獻朝貢的，就進一步修養自己的德行，而不輕易地勞民遠徵。因此近處沒有不聽從的，遠處沒有不歸順的。如今犬戎各族帶著他們應納的貢物前來朝見，而您卻說『我一定要按不進獻祭品的罪名徵伐他們，而且要向他們顯示武力』。這豈不是違背先王的教誨，而您也將面對失敗的危險嗎？」穆王竟然還是去徵伐犬戎了，結果祇帶回四隻白狼和四隻白鹿。從此以後，荒服地區就不來朝見天子了，諸侯之間也出現了不和睦的現象。

【原文】厲王^①即位。好利。近榮夷公^②。芮良夫^③諫曰。王室其^④將卑^⑤乎。夫榮公好專^⑥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

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⑦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⑧者。將道^⑨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⑩。極。中也。猶曰怵惕^⑪。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有有作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⑬。

【注釋】①厲王：西周第十位國王（公元前八七八年—公元前八四一年）在位，名胡，在位三十七年。②榮夷公：佞臣。擅長搜刮財物，曾教唆厲王對山林川澤的物產實行封山占水的「專利」政策，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國人進山林川澤謀生。③芮良夫：西周時期周朝的卿士，芮國國君。姬姓，字良夫。《正義》：芮伯也。④其：表推測，估計。大概，或許。⑤卑：衰微。⑥專：獨占，獨享。⑦怒：氣憤，憤怒。⑧王人：指爲人之君。⑨道：先導，引導。⑩極：中，中正的準則。《集解》：章昭曰：「極，中也。」⑪怵惕：戒懼，驚懼。⑫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⑬用事：執政，當權。

【譯文】厲王登位，貪圖財利，親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勸諫說：「王室大概要衰微了！榮夷公祇喜歡獨占資源，而不知會有大禍。資源是衆多物類所產生的，是大自然賜

予的，如果有人獨占了它們，那禍患自然就多了。天地之間各種各樣的資源，人人都可以獲取，怎麼可以獨占呢？（獨占資源）必然要招來很多憤怒，不去防備大的災難，卻用這樣的思想來教唆君王，王位怎能持久呢？做為一位君王，應該將資源推及上上下下各個層面，使神明與人民沒有不適得其所的。即便如此還要每日誠惶誠恐，唯恐有怨言產生。現在您卻要學著獨占資源，難道可以這樣嗎？平民若想要獨占資源，還會被稱為強盜。如果大王您真的要這樣做的話，恐怕歸附您的人就會很少了。榮公如果被重用，周朝必定會衰敗。」厲王不聽，還是用榮公為卿士，主管國事。

【原文】王行暴虐侈傲^①。國人謗^②王。召公^③諫召穆公也。曰。民不堪^④命矣。王怒。得衛巫^⑤。衛國之巫。使監^⑥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⑦。以目相眄^⑧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⑨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⑩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⑪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⑫水者。決^⑬之使導。為民者。宣^⑭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⑮出。猶其有原隰^⑯衍沃^⑰也。衣食於是乎^⑱（舊無出猶至是乎十四字。補之）生。口之宣言也。善敗^⑲於是乎興^⑳。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㉑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㉒

王。王出奔於彘^{②②}。宣王即位。修政^{②③}。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②④}周。

【注釋】①侈傲：驕縱。②謗：指責別人的過失。③召公：即召穆公。《集解》章昭曰：「召康公之後穆公虎，為王卿士也。」④不堪：忍受不了。⑤衛巫：古代從事祈禱、卜筮星占，并兼用藥物為人求福、卻災、治病的人。《集解》章昭曰：「衛國之巫也。」⑥監：《正義》：監，察也。以巫人神靈，有謗毀必察也。⑦道路以目：路上相見，以目示意，不敢交談。多表示政治黑暗暴虐。⑧眊：斜視，不用正眼看。⑨弭：止息。⑩鄣：同「障」。阻隔，遮掩。⑪壅：堵塞，阻擋。⑫為：治理。⑬決：排除壅塞，疏通水道。⑭宣：疏通，疏導。⑮於是乎：猶於是。⑯原隰：廣平與低濕之地。⑰衍沃：衍，低平之地。沃，有水流灌溉之地。《集解》唐固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⑱善敗：善惡。⑲興：產生。⑳與：語氣詞，表疑問或反詰。㉑襲：出其不意的進攻。㉒彘：音至，古地名，故址在今山西省霍縣東北，周厲王被流放于此。㉓修政：修明政教。㉔宗：謂作宗主或作首領。

【譯文】厲王實行暴虐政治，奢侈傲慢，國人都指責他的過失。召公勸諫說：「人民忍受不了您的政令了！」厲王發怒，找來一個衛國的巫師，讓他監視指責自己的人，發現了就報告厲王便殺掉他。於是指責的人少了，諸侯也不來朝見了。厲王更加嚴厲，國人不敢開口說話，路上相遇時，祇能互相用眼色示意。厲王高興了，告訴召公說：「我

能止息人民對我的指責了，他們都不敢說話了。」召公說：「這祇是堵塞了百姓的口，堵住百姓的口要比堵住河流的後果更加嚴重。河水堵塞蓄積，一旦決口，傷害的人一定會很多；堵塞了百姓的口也是一樣道理。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水道，使水流通暢；治理百姓的人，要開導他們，讓他們講話。因此百姓有嘴巴，正像大地有山河一樣，於是人類的財物就從這裏生產；又猶如大地有平窪高低各種不同的地形一樣，於是人類的衣食資料就從這裏產生。能讓百姓盡情說話，於是（國家政事的）善惡纔會產生。百姓把心裏想的公開說出來，成熟的意見就可以實施。若堵塞他們的嘴巴，那支持您的人能有幾個呢？」厲王不聽勸阻。因此，國人都不敢說話，過了三年，國人共同背叛，襲擊厲王。厲王逃到「彘」地。周宣王登位，整頓政事，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遺風，諸侯重新以周王室為宗主。

【原文】幽王^①嬖愛^②褒姒^③。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④。故^⑤不笑。幽王為舉烽火^⑥。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為數^⑦舉烽火。其後不信。益^⑧不至。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⑨怒。乃與繪^⑩。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⑪。兵莫至。遂^⑫殺幽王驪山下。

【注釋】①幽王：周幽王是周宣王的兒子，西周末代君主。姬姓，名宮涅（涅一作涅、涅）。是個昏昧的帝王。②嬖愛：寵愛。③褒姒：《索隱》：褒，國名，夏同姓，姓姒氏。禮婦人稱國及姓。其女是龍鬃妖子，爲人所收，褒人納之於王，故曰褒姒。④萬方：各種方法。⑤故：尚，還，仍然。⑥烽火：古時邊防報警的煙火。《正義》認爲：「晝日燃烽以望火煙，夜舉燧以望火光也。」⑦數：多次，屢次。⑧益：副詞。逐漸。⑨申侯：中國（今河南南陽）侯爵，其女原爲周幽王王后，生子名宜白，被立爲太子，後被周幽王所廢。⑩繪：《史記》原文作「繪」。《索隱》：繪，國名，夏同姓。《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禹後。」⑪徵兵：徵集四方諸侯的救兵。⑫遂：就，於是。

【譯文】幽王寵愛褒姒，想廢掉申后，同時把太子宜白也一同廢掉，立褒姒當王后，立褒姒的兒子伯服做太子。褒姒不愛笑，幽王用了各種辦法想讓她笑，褒姒仍然不笑。幽王爲她點燃了烽火，諸侯（見到烽火）全都趕來了，卻不見有敵寇，褒姒看了便哈哈大笑。幽王爲了取悅褒姒，因而又多次點燃烽火。後來諸侯們都不相信，也就漸漸不來了。幽王廢掉了申后和太子，申侯（申后之父）發怒，聯合繒國和犬戎一起攻打幽王。幽王點燃烽火召集諸侯的救兵，但是諸侯的援兵卻都沒有來。於是幽王被殺死在驪山脚下。

【原文】秦繆公^①與晉惠公^②合戰^③。為晉軍所圍。於是岐下^④食善馬^⑤者三百人。馳冒^⑥晉軍解圍^⑦。遂脫繆公。而反生得^⑧晉君。初。繆公亡^⑨善馬。岐下野人^⑩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⑪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⑫。從而見繆公窘^⑬。亦皆推鋒^⑭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

【注釋】①秦繆公：即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繆」是他的謚號，說明他雖然一生有些功勳，但是寡德，死的時候讓自己的良臣陪葬，因而謚號「繆」。他的廟號是「穆」，故史書多以秦穆公稱呼他。②晉惠公：姬姓，晉氏，名夷吾，春秋時代晉國君主，晉獻公之子，春秋霸主晉文公的弟弟。周襄王三年（公元前六五〇年）即位，卒於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六三七年）。③合戰：交戰。④岐下：即岐山脚下。岐，山名。在今陝西省岐山縣境。上古稱「岐」。⑤善馬：良馬。⑥馳冒：馳馬衝擊。⑦解圍：解除敵軍的包圍。⑧生得：生獲，活捉。⑨亡：丟失，喪失。⑩野人：上古謂居國城之郊野的人，與「國人」相對。《正義》《括地志》云：「野人塢在岐州雍縣東北二十里。」按：野人盜馬食處，因名焉。⑪畜產：飼養的禽畜。⑫從：跟，隨。跟從，跟隨。⑬窘：困迫。⑭推鋒：摧挫敵人的兵刃。推，通「摧」。謂衝鋒。泛指用兵，進兵。

【譯文】秦繆公與晉惠公會戰，被晉軍包圍。這時，曾在岐山下偷吃繆公良馬的三百多個鄉下人（不顧危險）馳馬衝向晉軍，解除了晉軍的包圍，使繆公得以脫險，並活捉了晉惠公。當初，繆公丟失了好馬，岐山下的三百多個鄉下人一塊兒把好馬偷來吃掉了，官吏捉到了他們，想要加以法辦。繆公說：「君子不能因為牲畜的事而傷害人。我聽說，吃了好馬肉不喝酒，會使人生病。」於是賜酒給他們，還赦免了他們。這次，三百多人聽說秦國攻打晉國，都請求跟隨參戰。（他們）趕到戰場，發現繆公被包圍，都個個不避刀槍，爭先死戰，以報答偷吃好馬不被懲罰的恩德。於是繆公俘虜了晉君，凱旋而歸。

【原文】戎王使①由余②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③矣。使人爲之。則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④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⑤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⑥。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⑦法度之威。以責督⑧於下。下疲⑨極。則以仁義怨望⑩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⑪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⑫以遇⑬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

史^⑭廖曰。孤^⑮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⑯。以奪^⑰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⑱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⑲禮^⑳之。用由余謀伐戎王。益^㉑國十二。開地千里^㉒。遂霸西戎。

【注釋】①使：動詞，以某人爲使者，派遣。②由余：一作「繇餘」，罕之第三十七世孫。③勞神：謂使鬼神勞苦。④法度：法令制度。⑤戎夷：戎和夷，古民族名。泛指少數民族。⑥身以先之：即以身作則。⑦阻：倚仗，憑藉。⑧責督：責罰，督察。⑨疲：疲憊，窮苦困乏。今通行本爲「罷」，《正義》：罷音皮。⑩怨望：怨恨，心懷不滿。⑪篡：用強力奪取。⑫淳德：淳厚的德行。「罷」，《正義》：罷音皮。⑬遇：對待。⑭內史：西周始置，常奉王命來督促臣下。《集解》《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周官也。」⑮孤：古代諸侯君王的自稱。春秋時諸侯自稱寡人，有凶事則稱孤，後漸無區別。⑯女樂：歌舞伎。⑰奪：《集解》徐廣曰：「奪，一作『徇』。」⑱歸：這裏指秦國將由餘放歸回自己的國家。⑲客禮：招待賓客的禮節。⑳禮：動詞，表示禮遇、招待的意思。這裏是指秦繆公非常禮敬由餘。㉑益：增加，這裏指兼并。㉒開地千里：《正義》韓安國云：「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國十四，辟地千里，隴西、北地郡是也。」

【譯文】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國。秦繆公讓由余觀看秦國華美的宮殿和聚藏的財寶，由余說：「這些如果讓鬼神造出來，那麼會使鬼神很辛苦；如果是讓百姓去建造，那麼也太勞苦百姓了啊！」繆公對他的回答感到驚訝，問道：「中原各國用詩、書、禮、樂和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還時常會有禍亂，現在戎族沒有這些，你們靠什麼來治理國家呢，恐怕也太困難了吧！」由余笑著說：「這正是中原各國發生禍亂的根源所在。上古聖人黃帝創立了禮樂法度以後，他以身作則，率先奉行，也僅僅達到了小治的地步。到了後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驕奢淫逸，倚仗著法度的威力，來責罰百姓，百姓在極度疲困之中，就怨恨上層不施行仁義。上下互相怨恨，彼此篡權殺戮，以至於滅族，都是由於這類原因啊。而戎夷卻不是這樣，在上的人以淳厚的仁德來對待下面的臣民，而臣民也忠誠地侍奉君上，治理一個國家就如同治理自己的身體一樣，雖然不知道怎麼治理但卻治理得很好。這纔是真正聖人治理的國家啊。」繆公返回宮中就問內史王廖說：「我聽說鄰國有聖人，是敵對國家的憂患。現在由余賢能，是我的憂患，應該怎麼對付他呢？」內史王廖說：「戎王地處偏僻，不曾聽過中原各國的音樂。您試著贈送他一批歌舞伎女，藉以消磨他的心志。並且爲由余向戎王請求延期返戎，以此來疏遠他們君臣之間的關係。他們君臣之間有了隔閡，戎王就可以俘獲了。」繆公說：「好。」於是繆公送給戎王十六位歌舞伎女。戎王欣然接受而且非常喜歡。這時，秦國纔讓由余回國。由

余回去後屢次勸諫，戎王都不聽，於是由余離開戎國，投降了秦國。繆公用接待賓客的禮節對待由余。秦國採用由余的計謀攻打戎王，增加了十二個屬國，開拓了千里的疆土，於是秦國開始稱霸西戎。

【原文】秦始皇帝^①。莊襄^②王子也。名政^③。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④無仁恩^⑤。收天下兵^⑥。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⑦。金人^⑧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⑨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⑩上。在長安西北。別名渭城。南臨渭^⑪。自雍門^⑫在高陵縣以東至涇。渭^⑬。殿屋。複道^⑭。周閣^⑮相屬^⑯。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⑰。三十二年。燕人盧生^⑱奏錄圖書^⑲。曰。亡秦者胡也。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⑳胡^㉑。

【注釋】①秦始皇帝：通稱爲秦始皇，嬴姓，趙氏，名政（正），秦莊襄王之子，爲中國歷史上首位皇帝。②莊襄：《索隱》：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异，後爲華陽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也。③名政：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爲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徵。④刻削：苛刻，嚴酷。《索隱》：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

數。⑤仁恩：仁愛恩德。⑥兵：指兵器，《集解》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⑦鐘鐻：這裏指銅制的編鐘。⑧金人：指將銅制的兵器融化後鑄成銅像。《三輔舊事》說這些銅人共有十二個，每個重二十四萬斤。⑨寫放：亦作「寫仿」，模仿。⑩北坂：《集解》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⑪渭：指渭河，發源於甘肅，經陝西流入黃河。⑫雍門：《集解》徐廣曰：「在高陵縣。」⑬涇渭：指涇河和渭河。秦的都城咸陽便在涇河和渭河交匯之處。⑭複道：《正義》：複音福。樓閣間架空的通道，也稱閣道。⑮周閣：回環的樓閣。⑯相屬：相接連，相繼。⑰以充入之：《正義》《三輔舊事》云：「始皇表河以爲秦東門，表汧以爲秦西門，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於天。」⑱燕人盧生：即戰國時期燕國的方士盧生，他是秦始皇派去到海中尋找不老藥的方士。⑲圖書：這裏不是一般的書籍，而指圖讖，這種書除了有文字之外，常有圖畫，符號以預言吉凶，或者說一些關於帝王受命徵驗的圖畫，符號等。此類書始於秦，盛於東漢。⑳擊：攻打，進攻。㉑胡：指生活在黃河以南的游牧民族。秦始皇命蒙恬發兵，取得了黃河以南的大片土地。

【譯文】秦始皇是秦莊襄王之子，名政。秦王二十六年，統一天下，自稱爲「皇帝」。凡事都以法律來決斷，苛刻嚴酷，沒有仁愛恩德。他蒐集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陽，銷毀熔化後用來鑄造大鐘、鐘架和十二個銅人，放置在宮廷中。每消滅一個諸侯，便摹仿該國宮室，建造於咸陽北面的山坡上，南臨渭水，從雍門以東直到涇、渭二水，

宮殿之間天橋和回廊相連。從諸侯手中得到的美人、鐘鼓樂器，都充實到這裏。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向始皇獻上一本有關讖語的書籍，上面寫著「使秦朝滅亡的是胡。」於是，秦始皇派將軍蒙恬率軍三十萬北上攻擊胡人。

【原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①咸陽宮^②。僕射^③周青臣^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⑤。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⑥。以諸侯爲郡縣^⑦。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⑧。始皇悅。博士^⑨齊人淳于越^⑩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⑪。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⑫。六卿^⑬之臣。無輔弼^⑭。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⑮。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⑯。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⑰其議。丞相斯^⑱曰。五帝^⑲不相復。三代^⑳不相襲^㉑。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㉓。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㉔。率群下以造謗^㉕。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㉖成乎下。禁之便^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㉘雜燒之。有敢偶語^㉙詩書。弃市。禁民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㉚者。族。

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③①}爲城旦^{③②}。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注釋】①置酒：陳設酒宴。②咸陽宮：秦孝公時所築的宮殿，又稱信宮。這裏指帝王宮殿。③僕射：《正義》：射音夜。《集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④周青臣：秦朝人，曾任僕射。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置酒咸陽宮時，極力稱頌秦之功德。博士淳于越斥其「面諛」、「非忠臣」。以此引起李斯焚書之議。⑤明聖：明達聖哲。⑥賓服：歸順，服從。⑦郡縣：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推行郡縣制，沒有分封諸侯。這個制度的推行是當時社會的一個大轉變。⑧威德：聲威與德行，刑罰與恩惠。⑨博士：古代學官名。源於戰國。⑩淳于越：戰國時齊國博士，秦朝時曾任僕射。⑪枝輔：輔佐，輔弼。⑫田常：春秋時齊國大臣。媯姓，田（陳）氏，名恆，後人因避漢文帝劉恆諱稱他爲田常。齊簡公時，他與監止爲左右相。因不能相下，乃復修其父之政，繼續以大斗出，小斗進的方法籠絡民心。公元前四八一年殺監止和齊簡公，立簡公弟騫爲平公，自任相國，擴大封地，盡誅公族中強者，自此田氏專國政。三傳至太公和，正式代齊。⑬六卿：指春秋時晉之范、中行、知、趙、韓、魏六氏。春秋時晉文公、晉襄公時，狐、趙、先、却、胥等氏頗有權勢，以後又有韓、魏、欒、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後，十多家卿大夫控制了晉國政局。經過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祇剩下趙、魏、韓、范、知、中行氏六家，稱爲「六卿」。春秋

末期，范氏、中行氏兩家被滅，晉國祇剩下知、趙、韓、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知氏最強。晉陽之戰後，知氏被其餘三家消滅，此後祇剩下韓、趙、魏三家。公元前四〇三年，由周威烈王冊命，韓、趙、魏正式成爲諸侯國，史稱「三家分晉」。^⑭輔弼：輔佐君主的人。後多指宰相。^⑮師古：效法古代。^⑯面諛：當面恭維。^⑰下：交付，發給。這裏指秦始皇將這個奏議交給臣下來討論。^⑱斯：指李斯，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爲秦朝丞相，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後與趙高立少子胡亥爲二世皇帝，爲趙高所忌，腰斬於市。^⑲五帝：上古傳說中的五位帝王，說法不一。這裏沿用太史公的說法，即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唐堯、虞舜。^⑳三代：指夏，商，周。^㉑相襲：因循，先後沿襲。^㉒愚儒：昧於事理的儒者。^㉓黔首：古代稱平民，老百姓。^㉔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即心非巷議，心裏不滿，而在私下議論。^㉕造謗：誹謗，無中生有，說人壞話，毀人名譽。^㉖黨與：同黨之人。^㉗便：適合，適宜。^㉘守尉：郡守和郡尉。^㉙偶語：相聚議論或竊竊私語。《集解》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已。」^㉚以古非今：用古代的人或事來非難當今。^㉛黥：黥刑，墨刑，即在臉上刻黑字。^㉜城旦：古代刑罰名，一種築城四年的勞役。《集解》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刑。」

【譯文】三十四年，秦始皇在咸陽宮設宴，僕射周青臣說：「以前，秦國疆域不過千

里，全靠陛下的明達聖哲平定了天下，日月照耀之地，沒有不臣服的。改諸侯國爲郡縣，人人安居樂業，沒有戰爭的禍患，江山可傳至萬代。上古以來的君主，都趕不上陛下下的威德。」秦始皇很高興。博士齊國人淳于越進言說：「臣聽說殷朝、周朝統治天下一千多年，大封子弟功臣，做爲輔翼。今天，陛下擁有天下，但子弟卻都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現像田常、晉國六卿之類的臣子，沒有輔翼，怎麼挽救危局呢？處事不以古人爲師而能長治久安的，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剛纔，周青臣又當面奉承想讓您錯上加錯，這樣的人絕不是一個忠臣。」秦始皇將這些意見交給群臣們討論。丞相李斯說：「五帝的制度各不相同，夏、商、周三代也不是先後沿襲，但他們都治理好了各自的國家，并非後代一定要改變前代的章程，而是時勢已經發生變化了。當今陛下開創大業，建立了萬世之功，本不是愚蠢儒生所能理解的。況且淳于越所說的是三代的事，有什麼值得效法的呢？現在，儒生們不學當今而學習古代，以此否定當世制度，惑亂民衆。一有命令下來，就各以其所學來妄加評議，進入朝堂就心存不滿，走出朝堂就街談巷議，率領臣民制造謗言。如果這種行爲不加以禁止，君威就會從上而下減弱，朋黨就會在下邊形成，須禁止這些纔好。我請求讓史官將非秦國記載的史書一律燒毀。天下敢有收藏《詩經》《尚書》諸子百家著作的，統統送交郡守和郡尉一并燒毀。臣民有敢相聚議論《詩經》《尚書》者皆處死，借古諷今者滅族。官吏知情而不檢舉者與之同罪。命令下達三十天

不燒書者，處以黥刑，充軍邊境，修築長城。若要學習法令，可以拜官吏為師。」

【原文】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①。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②。周馳為閣道^③。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④。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⑤之咸陽。以象天極^⑥閣道^⑦絕^⑧漢^⑨抵營室^⑩也。隱宮徒刑者^⑪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⑫。乃寫^⑬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⑭。於是立石東海上。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⑮。五萬家雲陽^⑯。皆復不事^⑰十歲。

【注釋】①阿房：阿房宮是秦朝的宮殿，據史書記載，始建於公元前二一二年。遺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西郊十五千米的阿房村一帶。②五丈旗：杆高五丈的旗。《索隱》：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故云下可建五丈之旗也。③閣道：複道。《索隱》：謂為複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常考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④表南山之顛以為闕：即在南山的最高峰，建築起上有樓觀的大門。⑤屬：連接。⑥天極：星名，即北極星。⑦閣道：星名，屬奎宿。《正義》：「閣道六星在王良北，飛閣之道。」⑧絕：橫度，越過。⑨漢：天河，銀河。⑩營室：星名。即室宿，二十八宿之一。⑪隱宮徒刑者：即受過宮刑和徒刑的人。《正義》：餘

刑見於市朝。官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⑫石椁：《史記考證》認為「槨」字為衍文。故這裏的意思是開采北山的大石。⑬寫：移置，輸送。寫指代瀉，即指水運。⑭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中華書局本《史記》的斷句為：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此段翻譯見譯文部分。⑮驪邑：現在陝西臨潼縣東，漢改名新豐。⑯雲陽：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⑰不事：不服勞役。

【譯文】秦始皇三十五年，建造了前殿阿房宮，此殿東西長五百步，南北寬五十丈，殿上可以容納上萬人，殿下可以豎立五丈高的大旗。四周架有空中通道可供馬車行走，此道從宮殿之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的頂峰修建門闕做為標誌。又修造空中通道，從阿房跨過渭水，與咸陽連接起來，以此象徵天上北極星、閣道星橫跨銀河而抵達營室星的樣子。當時那些受過宮刑和徒刑者有七十多萬人，分別安排去建築阿房宮或驪山。開采北山山石，從蜀地、荆地運來木料。關中總共建造宮殿三百所，關東還有四百多處。於是在東海邊的朐山上豎立大石，做為秦朝的東門。讓三萬家遷徙到驪邑，五萬家到雲陽，免除他們十年的徭役賦稅。

【原文】盧生說①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

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②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③。甬道④相連。帷帳⑤鐘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⑥。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⑦。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⑧。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⑨。獄吏得親幸⑩。博士雖七十人。特⑪備員⑫費用。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⑬。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⑭以取容⑮。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⑯。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爲詛言。以亂黔首⑰。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⑱。犯禁⑲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⑳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㉑後。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㉒。

【注釋】①說：音稅，勸說別人聽從自己的意見。②殆：大概，幾乎。③復道：樓閣間架空的通道。也稱閣道。④甬道：兩旁有牆或其他障蔽物的馳道或通道。張守節《正義》引應劭曰：「謂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⑤帷帳：帷幕床帳。⑥案署不移徙：即指始皇帝的宮殿群各個殿室都登記著門牌號數，不准改變。案，即登記；署，即記錄。⑦侯生：《集解》說苑曰：「韓客侯生也。」⑧剛戾：剛愎暴戾。⑨獄吏：舊時掌管訟案，刑獄的官吏。⑩親幸：寵幸。⑪特：但，

僅，祇是。⑫備員：充數，湊數。謂居官有職無權或無所作爲。⑬持祿：保持祿位，猶言尸位素餐。⑭懾伏謾欺：指在下的臣子因爲擔心害怕，就對君主敷衍欺騙。懾伏，指因畏懼而屈服。謾欺，即欺誑。⑮取容：討好別人以求自己安身。⑯亡去：逃遁。⑰黔首：古代稱平民，老百姓。⑱告引：檢舉揭發，傳相告引。⑲犯禁：違反禁令。⑳坑：活埋。㉑懲：鑒戒。㉒上郡：《正義》《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之上郡城也。」

【譯文】盧生勸說始皇道：「臣尋找靈芝、奇藥和仙人，一直找不到，好像有什麼東西妨害著它們。皇上住的地方如果讓臣子們知道，就會得罪神明。希望皇上所住的宮室不要讓別人知道，這樣，不死之藥或許能夠得到。」於是始皇命令咸陽周圍二百里內的二百七十座宮觀都用空中通道、甬道相互連接起來，把帷帳、鐘鼓和美人都安置在裏邊，全部登記好所處的地方，各就各位不相移動。皇帝走到哪裏（誰都不能說），如果有人說出去，處以死罪。從此以後再沒有人知道皇帝的行蹤。侯生、盧生共同商量說：「始皇爲人剛愎暴戾。認爲自古以來無人能與他相媲美。他專門任用治獄的官吏，因此獄吏們都受到親近和寵幸。雖然置有博士七十人，也祇是充充人數罷了，不曾重用。皇上喜歡用重刑、殺戮來顯示自己的威嚴，官員們畏懼罪刑，祇想保持住祿位，所以沒有人敢盡忠直諫。皇上聽不到有人說自己的過錯，因而一天比一天驕橫。臣子們擔心害

怕，敷衍欺騙，屈從討好，苟且安身。天下的事無論大小都由皇上決定，貪於權勢到了如此地步，我們絕不可以再去為他求神仙之藥。」於是就逃走了。始皇聽說二人逃走，就大發雷霆說：「我尊重盧生等人，賞賜十分優厚，如今竟然敢毀謗我。居住在咸陽的一些儒生，其中有人專門制造妖言，迷惑百姓。」於是派御使去一一巡查并審訊這些儒生，儒生門互相檢舉揭發、相互牽引，最後判決違反禁令的一共有四百六十多人，全部被活埋在咸陽，并公告天下，以儆效尤。始皇的大兒子扶蘇進諫，始皇聽了很生氣，就派扶蘇到北方上郡蒙恬那裏去做監軍。

【原文】三十六年。熒惑^①守心^②。有墜星^③下東郡^④。至地為石^⑤。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⑥。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⑦而病。病益甚。乃為璽書^⑧。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為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注釋】①熒惑：古指火星。因隱現不定，令人迷惑，故名。《呂氏春秋·制樂》：「熒惑在心。」②守心：守，即停留，古代指某一星辰進入別的星辰的天區。「心」是指天蠍座中的紅色一等

亮星，即心宿二，由於它紅光如血似火，故我國稱它為「大火」。火星留守在天蝎座的罕見的天象，在中國的星占學上被認為是最不祥的，象徵皇帝駕崩，丞相下台。③墜星：隕星，隕石。④東郡：郡名，秦置，漢因之。約當今河南省東北部和山東省西部部分地區。東漢以後，廢置無常。⑤石：《集解》徐廣曰：「表雲石畫隕。」⑥逐問：逐個訊問。⑦平原津：《正義》：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近此。蓋平津即此津，始皇渡此津而疾。⑧璽書：古代以泥封加印的文書，秦以後專指皇帝的詔書。

【譯文】三十六年，火星侵入心宿。有顆隕星墜落在東郡，落地後變為石塊，有老百姓在那塊隕石上刻字，寫道：「始皇帝死亡而土地分。」始皇聽到後，就派御史前去挨家查問，無人認罪，於是把居住在那塊石頭附近的居民全部殺掉。三十七年，始皇外出巡遊。丞相李斯、少子胡亥跟隨著。到達平原津時秦始皇生了病，并且病勢一天天加重，就寫了一封蓋上御印的詔書給公子扶蘇說：「回咸陽來參加喪事，在咸陽安葬。」不久，始皇駕崩。趙高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秘密商量，篡改假造始皇遺詔，立胡亥為太子，賜公子扶蘇、蒙恬自殺。

【原文】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為郎中令^①。掌官殿門戶。任用事^②。二世與高謀曰。

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③不巡行。即見弱。無以臣畜^④天下。二世東行郡縣。遵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⑤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⑥。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⑦。管中事^⑧。大臣鞅鞅^⑨。特以貌^⑩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⑪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生平所不可^⑫者。今時不師文^⑬。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⑭無疑。即群臣不及^⑮謀矣。明主收舉^⑯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⑰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⑱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⑲。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⑳於杜^㉑。群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㉒取容^㉓。黔首振恐。

【注釋】①郎中令：近侍之官，《集解》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②用事：執政，當權。③晏然：安適，安閑。④臣畜：臣服如畜。⑤累世：歷代，接連幾代。⑥小賤：微賤，低賤。⑦上位：高官，顯達的職位。⑧中事：朝廷或宮廷中的事情。⑨鞅鞅：通「怏」。不服氣，不滿意。⑩貌：猶言表面上。指行動、表現并非出於本心。⑪案：通「按」。查辦，審理。⑫不可：謂不符合，不稱意。⑬師文：學習，師法文治。⑭從時：順從時宜。⑮不及：趕不上，來不及。⑯收舉：薦舉，任

用。①⑦集：輯睦，安定。①⑧行誅：討伐，殺戮。①⑨連逮：牽連拘捕。《索隱》：逮訓及也。謂連及俱被捕，故云連逮。②⑩戮死：受戮而死，即受到暴虐的對待後死亡，死後還可能被暴尸。②⑪杜：春秋時國名。故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②⑫持祿：保持祿位。猶言尸位素餐。②⑬取容：討好別人以求自己安身。

【譯文】秦二世皇帝元年，趙高擔任郎中令，執掌大權。二世跟趙高商議說：「先帝當年常以巡行天下郡縣來顯示（中央朝廷的）強大，威勢震服海內。現在我安然（住在皇宮）不出去巡遊，就會表現得軟弱，沒有辦法讓天下臣服」。二世東行巡視郡縣，重用趙高。（秦二世）暗中與趙高謀劃說：「朝中大臣們心裏不服，官吏的勢力還很大，還有那些皇兄弟們必定要跟我不爭權，該怎麼辦呢？」趙高說：「這些話我本來就想說卻沒敢說。先帝的大臣，都是國內世代有名望的權貴。他們積累功勞，世代相傳已經很久了。而我趙高素來微小卑賤，幸蒙陛下抬舉，讓我身居高位，掌管朝廷事務。大臣們心懷不滿，祇是表面上服從我，心裏卻實在不服氣。現在陛下出巡，何不借此機會查辦郡縣守尉中有罪的，把他們殺掉，這樣，從大處說可以威震天下，從小處說也可以除掉不聽陛下使喚的人。現在不能師法文治而是要取決於武力，希望陛下順從時宜，切勿遲疑，讓那些群臣也來不及想對策。英明的君主任用遺民，讓卑賤的顯貴起來，貧

窮的富裕起來，疏遠的變得親近，這樣就能讓上下歸附，國家便安定了。」二世說：「好！」於是就開始誅殺大臣和皇室兄弟，又編造罪名連帶拘捕這些（大臣公子）身邊的臣僚，沒有一個得以免罪，又把六個皇兄在杜地殘暴地殺死。這時大臣們的勸諫被認為是誹謗朝廷。大臣們為保住祿位祇好屈從討好，百姓們為之震驚恐懼。

【原文】戍卒^①陳勝等反。山東^②郡縣。皆殺其守尉^③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④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⑤。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守尉方^⑥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

【注釋】①戍卒：戍守邊疆的士兵。②山東：又稱關東，指崑山，函谷關以東六國舊地。③守尉：郡守和郡尉。④謁者：官名，始置於春秋，戰國時，秦漢因之。《集解》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⑤下吏：交付司法官吏審訊。⑥方：引申指一并，一齊。

【譯文】戍守邊疆的士兵陳勝等造反，關東各郡縣也都有造反者殺掉了他們的郡守、郡尉、縣令、縣丞，來響應陳勝；造反的人數多得數不清。二世的謁者從東方出使回來，告訴秦二世東方造反的事情。二世皇帝憤怒，便將謁者交付司法官吏審訊治罪。以後

再有使者回來，二世詢問，應答說：「祇是聚在一起盜賊，郡縣的太守丞尉一起去追捕，如今全部抓到了，不值得擔心。」二世很高興。

【原文】三年。章邯①等圍巨鹿②。邯等數却③。二世使人讓④邯。邯使長史⑤欣⑥請事⑦。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⑧。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舊無無功亦誅四字。補之）邯等遂以兵降諸侯。

【注釋】①章邯：秦朝將領，在秦二世時期曾率秦軍擊敗多支反秦軍隊。章邯在巨鹿之戰中被楚將項羽擊敗後，率秦軍主力向項羽投降，項羽封為雍王。秦亡後項羽把關中西部的地方封給章邯。章邯後來被漢王劉邦擊敗，最後自殺。②巨鹿：秦代縣名。項羽破秦軍處，在今河北省平鄉縣。③却：退，使退。④讓：責備，責問。⑤長史：官名，秦置。漢相國、丞相，後漢太尉、司徒、司空、將軍府各有長史。⑥欣：司馬欣（？——公元前二〇四年），秦朝長史，陳勝起兵後輔佐章邯作戰，而後投降楚軍，被項羽封為塞王，都櫟陽，後來在成皋被漢軍擊敗，與曹咎一同自剄於汜水上。⑦請事：猶請示，述職。⑧中：特指宮禁之內。亦借指朝廷。

【譯文】秦二世三年，章邯等率兵圍攻巨鹿，戰鬥中多次戰敗退卻，二世派使者責問

他，章邯恐懼，就派長史司馬欣回咸陽述職請示。趙高既不接見，也不相信他的話。司馬欣恐懼，逃離京城，見到章邯說：「趙高在朝廷中當權，將軍您有功會被殺，無功也會被殺。」於是章邯等人帶兵投降了諸侯。

【原文】趙高欲爲亂^①。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②。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③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④以法。後群臣畏高。

【注釋】^①爲亂：作亂，造反。^②設驗：謂安排檢驗，采取檢驗的手段。^③阿順：阿諛隨順。^④陰中：暗害，中傷。

【譯文】趙高想要作亂，擔心群臣不聽從他，就先設法試驗一下。他牽了一隻鹿獻給二世，說：「這是一匹馬。」二世笑著說：「丞相錯了，稱鹿爲馬。」趙高便問左右大臣，大臣們有的說是馬以阿諛趙高，有的說是鹿，趙高就在暗中陷害了那些說是鹿的人。從此以後，群臣們都惧怕趙高。

【原文】高前數^①言關東^②盜無能爲^③。及項羽^④虜將王離^⑤等。自關以東。大氏^⑥盡叛。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⑦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⑧其驂^⑨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⑩。卜^⑪涇水^⑫爲祟^⑬。二世乃齊^⑭望夷宮^⑮。欲祠涇^⑯。沈^⑰四白馬。使使責讓^⑱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⑲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⑳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發^㉑吏卒^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即^㉓二世。數^㉔曰。足下^㉕驕恣^㉖。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二世自殺。

【注釋】①數：屢次。②關東：指函谷關，潼關以東地區。③無能爲：不能做什麼。④項羽：名籍，字羽，古代中國將領。「巨鹿之戰」中統率楚軍大破秦軍。秦亡後自封「西楚霸王」。⑤王離：是秦朝名將王翦孫子，王賁之子。繼其父爲秦將，率兵戍邊備胡。秦末農民起義爆發，與章邯一起統率秦兵與陳勝吳廣作戰。（公元前二〇八年），秦軍與項羽軍在巨鹿交戰，王離殺項梁，後被項羽俘虜，遭殺害。⑥大氏：大抵，大都。⑦謝病：托病引退。⑧齧：咬，啃。⑨驂：同駕一車的三匹馬；駕車時位於兩邊的馬。⑩占夢：指以圓夢爲職的人。⑪卜：古人用火灼龜甲，根據裂紋來預測吉凶，

叫卜。後泛稱用各種形式（如用銅錢、牙牌等）預測吉凶。⑫涇水：渭河的支流，在陝西省中部。也稱涇河。⑬崇：鬼神的禍害。古人以為想象中的鬼神常出沒而禍人。⑭齊：同「齋」。祭祀或其他典禮前整潔身心，以示莊敬。⑮望夷宮：《正義》《括地志》云：「秦望夷宮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張晏雲臨涇水作之，望北夷。」⑯祠涇：祭祀涇河的水神。祠，即指祭祀。⑰沈：亦作「沉」。古代祭川澤曰沉，因向水中投祭品，故名。⑱責讓：斥責，譴責。⑲壻：即女婿。⑳郎中令：《集解》徐廣曰：「一云郎中令趙成。」㉑召發：猶徵調。㉒吏卒：官兵。㉓即：接近，靠近。㉔數：責備。㉕足下：《集解》蔡邕曰：「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㉖驕恣：亦作「驕姿」，指驕傲放縱。

【譯文】趙高以前多次說過：「關東的盜賊不會有什麼作為。」後來項羽在巨鹿城下俘虜了王離等人。從函谷關往東，大抵全部背叛了秦朝廷。趙高害怕二世發怒，遭到殺身之禍，就謊稱有病不去朝見。二世夢見一隻白虎咬死了為他駕車的邊馬，心中很不高興，覺得奇怪，就去問解夢的人，解夢的人占卜後說涇河水神在作怪。二世就在望夷宮齋戒，想要祭祀涇河水神，把四匹白馬沉入河中。二世派人譴責趙高有關盜賊的事。趙高恐懼不安，就暗中跟他的女婿咸陽縣令閻樂和他的弟弟趙成商量。讓郎中令作內應，謊稱有大盜，命令閻樂召集官吏發兵追捕。閻樂帶領官兵一千多人到望夷宮，閻樂走到

(二世面前)說：「你驕橫放縱，肆意誅殺，不講道理，天下的人都背叛了你，你自己想想該怎麼辦吧！」二世說：「我可以見丞相嗎？」閻樂說：「不行。」二世說：「我希望得到一個郡做個郡王。」閻樂不答應。二世又說：「我希望做個萬戶侯。」閻樂還是不答應。二世又說：「我願意和妻子兒女去做普通百姓，跟我其他的兄弟們一樣。」閻樂說：「我是奉丞相之命，為天下人來誅殺你，你的請求雖然說得多，我也不敢替你回報。」於是二世自殺。

【原文】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①。受玉璽^②。齋五日。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③高家。以徇^④咸陽。

【注釋】^①廟見：古代嗣君即位或封建諸王必拜謁祖廟，謂之「廟見」。^②玉璽：專指皇帝的玉印，始於秦。^③三族：謂父母，兄弟，妻子。裴駟《集解》引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④徇：巡視，巡行。

【譯文】趙高於是立二世兄長的兒子子嬰為秦王。讓子嬰齋戒，到祖廟裏去接受皇帝

的玉璽。齋戒五天後，子嬰推說生病不能前去，趙高親自去請（子嬰），說：「祭祀這麼重大的事，為什麼不去呢？」於是子嬰趁機動手在齋宮殺了趙高，并滅了趙高的三族，在咸陽城裏游行示衆。

【原文】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①。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②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注釋】^①霸上：《集解》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名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②軹道：亭名，在陝西省西安市東北。借指亡國投降。《集解》徐廣曰：「在霸陵。」駟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

【譯文】子嬰做皇帝的四十六天，沛公打敗秦軍，進駐霸上，子嬰捧著天子的玉璽符節，在軹道亭旁迎降。各路諸侯的軍隊也到了，項羽殺了子嬰和秦朝衆皇子、皇族，接著在咸陽城大肆屠殺，焚燒其宮室，虜掠京城子女，收繳秦宮的珍寶財物，與各路諸侯一起分享。

【原文】太史公曰。秦自穆公^①以來。稍蠶食^②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③。足已不問。遂過^④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⑤。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⑥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⑦者。秦俗多忌諱之禁^⑧。忠言未卒^⑨於口。而身爲戮沒^⑩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⑪。鉗口^⑫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⑬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⑭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⑮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⑯。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⑰徵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⑱并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⑲。相去遠矣。野諺^⑳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㉑之宜。去就^㉒有序。變化應時^㉓。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注釋】①秦穆公：即秦繆公，生平見前文「秦繆公本紀」。②蠶食：亦作「蠶蝕」，蠶食桑葉，比喻逐漸侵占。③侔：齊等，相當。④遂過：順成過失，掩飾過失。⑤重禍：加重禍患。⑥知化：謂

通曉事物變化之理。⑦拂過：輔助君主糾正過失。拂，通「弼」。⑧忌諱之禁：言論不能自由，說話犯了忌諱，就受重刑。忌諱，避忌；顧忌。⑨卒：盡，完畢。⑩戮沒：猶殺戮。⑪重足而立：疊足而立，不敢邁步。形容非常恐懼。⑫鉗口：閉口。鉗，夾住、限制、約束。⑬奸：指外亂。⑭雍蔽：蒙蔽、隔絕，這裏指雍塞言論。雍通「壅」。⑮飭：整治，整頓。⑯誅亂：討伐叛亂。⑰五伯：即五霸。五個霸主。指春秋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公、秦繆公。⑱本末：指仁義和法制。⑲統：綱紀，準則。⑳野諺：俚語，俗語。㉑權勢：指不斷變化的形勢。㉒去就：猶取捨。㉓應時：順應時勢，適合時會。

【譯文】太史公說：「秦朝自穆公以來，逐漸侵占諸侯，最後成就秦始皇（統一天下大業）。始皇自以為功德超過五帝，疆土遼闊超過三王，因此耻於與五帝、三王相提并論。始皇自以為是，不徵詢別人的意見，掩飾自己的過失而不改變。二世繼承他的作風，因循不改，仍殘暴苛虐以致加重禍患。子嬰孤立而沒有親信的人，畏懼脆弱而沒有賢臣輔佐。三位君主迷惑終身而不覺悟，導致秦朝滅亡，這不是應該的嗎？當時，世上并非沒有深謀遠慮懂得形勢變化的人士，然而他們之所以不敢竭誠盡忠，糾正主上之過，就是由於秦朝的風氣多有忌諱的禁規，忠言還沒說完自己卻已遭殺戮了。所以使得各界之士祇能側耳傾聽，疊足而立，閉口不言。正因如此，三位君主違背道義，忠臣不

敢進諫，智士不敢為國謀劃，全國已經大亂，而外亂又不敢向朝廷呈報，難道不可悲嗎？先王知道被蒙蔽會損害國家，所以設置公卿、大夫及其官員，用以修訂法制，完備刑律，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強盛的時候，可以禁止殘暴誅伐亂賊，從而威服天下；衰弱的時候，有五霸去徵討，諸侯們也能歸附；被削弱時，在內有守備，在外有依靠，國家也可得以存而不亡。因而秦朝強盛時律令繁雜、刑罰嚴厲，天下震驚；等到它衰微時，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有合宜的制度和策略，所以傳國一千多年而不斷絕。而秦朝既不實行仁義又濫用法律，本末兼失，所以不能長久。由此看來，使國家安定或危亡的基本準則相距很遠啊！俗話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因此君子治國，詳觀上古（以古為鏡），用以指導當前的實踐，還要通過人事加以檢驗，從而瞭解興盛衰亡的道理，審視當前形式適宜做什麼，注意取捨有序，變化順應時勢，因此國家就能歷時長久而永久安定。」

【原文】秦孝公據殽。函^①之固。擁雍州^②之地。君臣固守^③。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④。包舉^⑤宇內。囊括四海^⑥之意。并吞八荒^⑦之心。當是時。商君^⑧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⑨而鬪^⑩諸侯。於是秦人拱手^⑪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⑫。因遺冊^⑬。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

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⑭重寶^⑮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⑯。締。結也。相與爲一。

【注釋】①穀函：穀山和函谷關的并稱。相當於今陝西省潼關縣以東至河南省新安縣一帶。②雍州：古九州之一。③固守：堅守。④席卷天下：即席卷天下，如卷席一般。形容全部占有。《索隱》按：春秋緯曰諸侯冰散席卷也。⑤包舉：猶言全部占有。⑥囊括四海：統一全國，包羅天下。⑦八荒：八方荒遠的地方。⑧商君：《索隱》：商君，衛公孫鞅，仕秦爲左庶長，遂爲秦制法，孝公致霸，封之於商，號商君。⑨連衡：戰國時張儀游說六國共同事奉秦國稱連衡，與蘇秦說六國聯合抗秦叫合縱相對。《索隱》《戰國策》曰：「蘇秦亦爲秦連衡。」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秦，故曰連衡也。」⑩鬪：動詞，意思是使諸侯彼此爭鬥。⑪拱手：極言輕易。⑫故業：指祖上傳下的基業，家業。⑬遺冊：指前人所遺下的謀策。⑭珍器：珍貴的器物。⑮重寶：泛指貴重的財寶。⑯合從締交：合從，指戰國時，蘇秦游說六國諸侯聯合拒秦。秦在西方，六國地處南北，故稱合從。從，「縱」的古字。南北曰從，東西曰橫。締交，結盟。《集解》《漢書音義》曰：「締，結也。」

【譯文】秦孝公憑藉穀山和函谷關的險固地勢，擁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防守，窺伺著周朝政權。有著席卷、包攬天下之意，囊括、并吞四海之心。此時，商鞅輔佐他，

對內建立法令制度，致力於農耕和紡織，做好防守與進攻的準備；對外連衡，使諸侯相互爭鬥，於是秦國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取得了黃河西岸的土地。惠王、武王繼承祖宗之業，遵循遺策，向南兼併了漢中；向西奪得了巴、蜀；向東割取了肥沃的土地，占據了重要的郡縣。諸侯感到恐懼了，聯合起來商議削弱秦國，不吝惜珍奇的器物、貴重的財寶和肥美的土地，用來招請天下賢士，採用合縱策略，締結連盟，互相聯合結成一體。

【原文】當是時。齊有孟嘗^①。趙有平原^②。楚有春申^③。魏有信陵^④。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⑤離衡^⑥。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⑦之士。有寧越^⑧。徐尚。蘇秦^⑨。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⑩。樓緩^⑪。蘇厲^⑫。樂毅^⑬之徒通其意。吳起^⑭。孫臏^⑮。田忌^⑯。廉頗^⑰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⑱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⑲。九國之師逡巡^⑳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㉑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㉒。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㉓。弱國入朝。

【注釋】①孟嘗：即田文，戰國齊貴族，封於薛（今山東滕縣南），稱薛公，號孟嘗君。爲戰國四

公子之一，以善養士著稱。一度入秦，秦昭王要殺害他，賴門客中擅長狗盜鷄鳴者的幫助而逃歸。後卒於薛。②平原：戰國趙武靈王子，惠文王弟，名勝，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相惠文王及孝成王。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以善於養士而聞名，門下食客曾多達數千人。③春申：戰國楚人黃歇的封號。考烈王元年出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改封於江東。④信陵：戰國魏安厘王异母弟，名無忌，封信陵君。禮賢下士，有食客三千人。⑤約從：《索隱》言孟嘗等四君皆為其國共相約結為從，以離散秦之橫。⑥離衡：指戰國時以齊國為首的關東六國相約結盟，粉碎秦國的「連衡」策略。⑦六國：《索隱》六國者，韓，魏，趙，燕，齊，楚是也。與秦為七國，亦謂之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其三國蓋微，又前亡。⑧寧越：戰國時周臣（中牟人）。⑨蘇秦：字季子，漢族，今洛陽東郊太平莊一帶人，戰國時期的洛陽（周王室直屬）人，是與張儀齊名的縱橫家。可謂「一怒而天下懼，安居而天下熄」。⑩陳軫：戰國時的一個縱橫家。⑪樓緩：戰國時期縱橫家，秦趙聯盟的策動者。奉趙武靈王之命，出使秦國。前三〇〇年，樗里疾去世，秦昭襄王以樓緩為丞相。前二九九年，秦昭襄王與齊國結盟，以孟嘗君為丞相。前二九八年，秦昭襄王罷免孟嘗君，再用樓緩，孟嘗君靠「鷄鳴狗盜」之徒逃出函谷關，回到齊國。前二九五年，秦昭襄王罷免樓緩，命他舅舅魏冉為丞相。前二五九年，長平之戰之後，樓緩到趙國勸趙孝成王投靠秦國，被虞卿和平原君阻止。⑫蘇厲：戰國時代的縱橫家，洛陽人，兄長是蘇秦、蘇代。⑬樂毅：戰國時期燕將，事燕昭王，攻下齊國七十餘城。封昌國君，又在趙國封望諸君。⑭吳起：戰國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軍事家，統

帥、軍事改革家。衛國左氏（今山東定陶，一說山東曹縣）人。^⑮孫臏：，戰國時期軍事家。本名不傳，因其受過臏刑（剔去膝蓋骨），故名孫臏，生於戰國時期的齊國阿鄆之間（今山東省的陽谷縣阿城鎮，鄆城縣北一帶）。他是孫武的後人。戰國時期曾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幫助齊國取得了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的勝利。^⑯田忌：戰國時期人物，約為公元前三四〇年，孫臏逃亡到齊國時，田忌賞識孫臏的才能，收為門客。公元前三五四年，以田忌為主將大勝桂陵之戰。公元前三四年，仍由田忌為將取得馬陵之戰勝利。同年，被齊相鄒忌用反間計陷害，田忌無法澄清，逃亡楚國。^⑰廉頗：封信平君，戰國末期趙國的名將，與白起、王翦、李牧并稱「戰國四大名將」。他曾在對齊國、魏國的戰爭中取得勝利。^⑱叩關：攻打關卡。^⑲延敵：迎擊敵人。^⑳逡巡：徘徊不進，滯留。^㉑遺鏃：損失箭和箭頭，比喻軍事上的細微損失。^㉒因利乘便：憑藉有利的形勢或條件。^㉓請服：表示願意順服。

【譯文】這時的東方，齊國有孟嘗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申君，魏國有信陵君。這四位公子都明智而忠信，寬厚惜才，尊賢重士，他們結約合縱，拆散連橫，聚合起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等國的軍隊。於是六國的謀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聯盟謀劃，有陳軫、樓緩、蘇厲、樂毅這些人溝通各國的意見，有吳起、孫臏、田忌、廉頗這些人為他們統率軍隊。他們曾經用十倍於秦國的土地，用上百萬的軍隊，闖過關隘攻打秦國。秦國開關迎擊敵人，九國的軍隊卻猶豫畏懼，徘徊不敢

進。秦國沒有耗費一箭一鏃，各國諸侯就已經疲困不堪了。因此合縱散了，盟約解除了，爭著割地侍奉秦國。這就使得秦國綽然有餘力乘各國窘困的時機制服他們，秦國憑藉有利的形勢，分割各國，分裂諸侯土地，使得強國願意順服，弱國入秦朝拜。

【原文】及至秦王。續六世①之餘烈②。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③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④而制六合⑤。執捶⑥拊⑦。拊。拍也。一作槁樸⑧。以鞭笞⑨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⑩之地。北築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隳⑪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⑫爲城。斷華山爲城也。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⑬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殊俗⑭。

【注釋】①六世：《集解》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②餘烈：遺留下來的功績，功業。③長策：長的鞭，常比喻威勢。④至尊：至高無上的地位。多指君、后之位。⑤六合：天下，人世間。⑥捶：鞭子，馬鞭。⑦拊：拍，擊。《集解》徐廣曰：「拊，拍也，音

府。一作『槁樸』。⑧槁樸：打人的用具。《史記·陳涉世家》：「及至始皇……履至尊而治六合，執敲撲以鞭笞天下。」司馬貞索隱引臣瓚曰：「短曰敲，長曰樸。」槁，疑應該為「敲」，也是打人的工具。⑨鞭笞：比喻以暴力徵服控制。⑩百越：《集解》韋昭曰：「越有百邑。」⑪隳：毀壞，廢棄。《集解》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己也」。⑫斬華：《集解》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⑬金城：《索隱》：金城，言其實且堅也。韓子曰「雖有金城湯池」，《漢書》張良亦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⑭殊俗：指風俗不同的遠方。

【譯文】到了秦始皇，繼承了六代先人遺留的功業，如同揮動長鞭趕馬一樣駕馭各國，吞并東西二周與各國諸侯，登上皇帝寶位，統一了整個天下，用刑罰殘酷統治天下，聲威震動四海。又向南奪取了百越的土地，在北方修築了長城。匈奴人不敢南下放牧，六國之士不敢張弓報仇。於是廢棄了古代先王的治國之道，焚毀了戰國以來諸子百家的書籍著作，想以此愚弄百姓。毀壞東方各地的名城，殺戮才智杰出的人，收繳天下兵器，集中到咸陽，銷毀兵刃，熔化後做成了編鐘樂器以及十二尊銅人，借此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後開闢華山作城牆，憑藉黃河作渡口，上據萬丈高城，下臨不見底的溝渠，以此作為堅固的屏障。派善戰的將領、強勁的弓弩手把守要害，可靠的官員、精銳

的士卒拿著鋒利的兵器，盤問過往行人。秦始皇自以為關中堅固，有如千里長的銅鑄城牆，是子孫萬世作帝王的基業。直到始皇死後，他的餘威仍然震懾著風俗各异的邊遠地區。

【原文】陳涉。甕牖①繩樞②之子。以繩繫戶樞。瓦甕為窗也。眈隸③之人。眈。民。才能不及中人④。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⑤。猗頓⑥之富。躡足⑦行伍之間。而崛起什佰⑧之中。首出十長。佰長中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⑨而景從⑩。山東⑪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注釋】①甕牖：用破瓮之口作窗戶，指赤貧之家。《集解》：「瓦甕為窗也。」甕，同「瓮」。②繩樞：以繩繫戶樞，形容貧家房舍之陋。樞為門戶的轉軸。《集解》服虔曰：「以繩繫戶樞也。」③眈隸：農夫與皂隸，泛指社會地位低下的人。《集解》如淳曰：「眈，古『氓』字。氓，民也。」④中人：常人。⑤陶朱：即陶朱公，春秋時越國大夫范蠡的別稱。蠡既佐越王勾踐滅吳，以越王不可共安樂，弃官遠去，居於陶，稱朱公。以經商致富。曾經三聚財三散財。後泛指大富者。⑥猗頓：戰國時大富商。⑦躡足：置身，參與。⑧什佰：古代軍隊的編制，十人為什，百人為佰。《集解》《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⑨贏糧：擔負糧食，

引申指攜帶糧食。⑩景從：景「影」的古字。如影隨形，比喻追隨之緊或趨從之盛。⑪山東：戰國、秦、漢時稱崤山或華山以東地區，又稱關東。亦指戰國時秦以外的六國。

【譯文】陳涉是貧窮人家的兒子，是個耕田賣力的賤役，才能不及常人，沒有仲尼、墨翟的賢能，沒有陶朱、猗頓的財富，立身於行伍之間，起事於士卒之中，帶著疲勞渙散的士兵，領著几百人的徒衆；砍斷樹枝做武器，舉起竹竿當旗幟，天下的人像雲彩一樣聚集成群，像回聲一樣響應起義，（人們）背著乾糧，如影隨形地跟隨他，崤山以東地區的豪杰俊士同時起義，消滅了秦王朝。

【原文】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①之固自若②。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魏之君。鋤耰③棘矜④。以鋤柄及棘作矛⑤矜也。耰。椎塊椎也。非鏃⑥於長鑕⑦矛戟⑧。長刃矛也。適戍⑨之衆。非抗⑩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⑪之士也。然而⑫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潔⑬大。潔束之潔。比權量力⑭。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⑮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⑯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⑰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注釋】①殺函：殺同「峻」，殺山和函谷關的并稱。《集解》韋昭曰：「殺謂二殺。函，函谷關也。」②若：一如既往，依然如故。③鋤耰：即鋤和耰，鋤田去草和碎土平地的農具。《集解》服虔曰：「以鋤柄及棘作矛槩也。」④棘矜：戟柄。棘，通「戟」，古代兵器名。合戈，矛為一體，略似戈，兼有戈之橫擊、矛之直刺兩種作用，殺傷力比戈，矛為強。矜，矛或戟的柄。⑤予：同矜，矛柄。⑥鈇：通「剡」，鋒利。《集解》徐廣曰：「鈇，一作『鈇』。」駟案：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鈇戟似矛，刃下有鐵，橫方上鈇曲也」。⑦長鍛：古兵器名，有長刃的矛。⑧矛戟：矛和戟，亦用以泛稱兵器。⑨適戍：通「謫」。謂謫罰戍邊。⑩抗：匹敵，抗衡。⑪向時：從前，昔時。⑫然而：連詞。連接分句，表示轉折。連接的兩部分意思相反。猶言如此，不過，如此，但是。⑬潔：衡量。⑭比權量力：比較、較量權勢和力量的大小。⑮八州：指中國全土。我國自古有九州之稱，自京畿而言，則為八州。⑯六合：天下，人世間。⑰七廟：王朝的代稱。

【譯文】當時秦朝的天下并非縮小削弱，雍州的土地、殺山和函谷關的堅固，仍然如故。陳涉的地位，比不上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各國的國君那麼尊貴，鋤把和木棍，不如鈇戟、長矛鋒利；流放守邊的農夫苦役，不如九國（訓練有素）的軍隊；深謀遠慮、行軍用兵的策略，不如先前六國的謀士。但是成敗卻不相同，功業成就完全相反。假使讓崤山以東各國跟陳涉比比長短大小，衡量權勢實力，就不能相提

并論了。然而秦國憑藉雍州那狹小的地盤，一方諸侯的權力，控制了八州，并使地位相同的六國諸侯都朝拜進貢，已有一百多年了。然後秦統一了天下成爲一家，以穀山和函谷關爲宮牆，卻因一個普通人帶頭發難，就使七座宗廟被毀，國君被殺，讓天下人譏笑，其原因就是秦王朝不施行仁義，不懂得打天下與守天下的形勢是不同的啊！

【原文】秦兼諸侯。南面①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②。元元之民③。冀④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⑤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⑥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⑦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⑧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⑨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⑩。功業長久。

【注釋】①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爲尊位，故帝王諸侯見群臣，或卿大夫見僚屬，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諸侯。卿大夫之位。《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②斐然向風：即斐然嚮風，翩然地聞風歸向。③元元之民：衆百姓。善良的百姓。④冀：希望，盼望。⑤虛心：一心向往。⑥自奮：自以爲是，妄自尊大。⑦詐力：欺詐與暴力。⑧計：考慮。⑨制御：統治，控制。⑩顯

美·顯耀而美好。

【譯文】秦兼并諸侯，統一天下，正式稱帝，天下的士人翩然聞風歸向。善良的百姓希望能夠安身立命，沒有人不一心嚮往依賴皇上，在這種情況之下，秦王朝理應運用他的權威，鞏固他們的成果，這纔是國家安定和危敗的關鍵。而秦王卻懷著貪婪卑鄙之心，祇實行個人專斷的智謀，不信任功臣，不親近士民，弃仁政王道，樹立個人權威。禁止詩書古籍，執行酷刑法律，將欺詐與暴力放在首位，將仁德信義放在後頭，以暴虐做為治理天下的開始，自己孤立無援，沒有賢才輔助卻擁有天下，所以他的滅亡很快就來到了。假使秦王能夠考慮上古君主治國的做法，沿著商、周的治國之路，來控制實行自己的政策，後代即使有驕奢淫逸的君主，也不會出現傾覆危亡的禍患。所以三王建立的國家顯耀而美好，功業長久不衰。

【原文】今秦二世①立。天下莫不引領②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③。小襦④也。而飢者甘糟糠⑤。天下之嗷嗷⑥。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⑦之易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⑧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⑨而正先帝之過。裂地⑩分民⑪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⑫而免刑戮。除去收孥⑬污穢⑭

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⑮。各慎其身。塞^⑯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⑰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⑱之心。則不軌^⑲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⑳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斂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奸僞^㉑并起。而上下相遁^㉒。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㉓之心。咸^㉔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㉕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㉖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注釋】①秦二世：即胡亥。②引領：伸頸遠望，多以形容期望殷切。③短褐：粗布短衣。古代貧賤者或僮豎之服。《索隱》趙岐曰：「褐以毛毳織之，若馬衣。或以褐編衣也。」短，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④襦：短衣，短襖。襦有單，複，單襦則近乎衫，複襦則近襖。⑤糟糠：酒滓、穀皮等粗劣食物，貧者以之充饑。⑥嗷嗷：衆口愁怨聲。⑦勞民：

貧寒勞苦的民衆。⑧庸主：平庸的君主。⑨縞素：白色喪服。⑩裂地：劃分土地。⑪分民：古時分封土地，其地居民隨同劃歸受封者管轄，謂之分民。⑫圜圜：監獄。⑬收拏：亦作「收帑」。古時，一人犯法，妻子連坐，沒為官奴婢，謂之收拏。《索隱》：「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則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⑭污穢：貪贓。⑮修行：修養德行。⑯塞：猶滿足。⑰歡然：喜悅貌。⑱離上：背離君上。⑲不軌：指叛亂。⑳更始：重新開始，除舊布新。㉑奸僞：指詭詐虛假的人或事。㉒遁：欺。㉓自危：自感處境危殆。㉔咸：皆，都。㉕奮臂：振臂而起。常指舉大事。㉖牧民：治民。

【譯文】後來秦二世胡亥繼位，天下人無不伸長脖子觀望他的政策。受凍的人穿上粗布短襖就覺得溫暖，挨餓的人吃上糟糠也覺得香甜。天下人為飢寒交迫而呼號，這正是新國君施政的良機。也就是說在饑苦的人民面前很容易做到仁愛。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祇要能任用忠貞賢能的人，君臣一心共同承擔天下的憂患，喪服期間就改正先帝的過失。劃分土地，賞賜功臣的後代；封立諸侯國，扶立新國君，以禮對待天下之人；空出牢獄，免去刑戮，廢除連坐妻子兒女為官家奴婢之類的雜亂刑罰，使罪犯各自返回家鄉。打開倉庫，散發錢財，以賑濟孤獨窮困的士人；減輕賦稅，減少勞役，以此來幫助百姓解除急困；簡化法律，減少刑罰，讓他們把握以後的機會，從而能讓犯罪者有可以重新做人的機會。改變節操，修養德行，謹慎自身，滿足天下人民的期望。以威

信仁德對待天下人，這樣天下（民心）就歸附了。如此便能令四海之內的人民都歡歡喜喜安居樂業，唯恐發生變亂，即使有詭詐刁鑽的臣民，但民衆沒有背叛君主之心，那麼越軌叛亂的臣子也就無法掩飾他的奸詐，從而暴亂的行動也就止息了。二世不實行這種辦法，卻比始皇更加暴虐無道，重新修建阿房宮，使刑罰更加繁多，殺戮更加嚴酷，徵稅斂財沒有限度，天下多勞役，百姓窮困已極。於是外亂欺詐紛紛出現，上下互相欺騙，蒙受罪罰的人很多，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難。從君卿以下直到百姓，人人心中自危，都不能安分守己，所以容易動亂。因此陳涉沒有使用像商湯、周武王時的賢能之人，沒有憑藉公侯那樣的尊貴，在大澤鄉振臂一呼而天下響應，其原因就在於人民正處於危難之中。所以古代聖君能洞察事物演變的規律，知道生存與滅亡的關鍵；因此治理人民的方法，就是要致力於使他們的心安定而已。這樣，天下即使出現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沒有人參與，得不到響應的力量。所謂「處於安定狀態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義，處於危難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壞事」，就是說的這種情況。秦二世貴為天子，富足到可以擁有天下，而自身卻不能免於被殺的原因，就是由於正邪顛倒，善惡錯位了。這就是二世的錯誤。

【原文】齊（舊無齊字。補之）厘公①同母弟夷仲年②死。其子曰公孫無知③。厘公愛

之。令其秩服^④奉養^⑤比太子。襄公^⑥立。紕^⑦無知秩服。無知怨。數欺大臣群弟。子糾奔魯。管仲^⑧。召忽^⑨傅^⑩之。小白^⑪奔莒^⑫。鮑叔^⑬傅之。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⑭召小白於莒^⑮。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⑯莒道。射中小白帶鉤^⑰。小白已立。欲殺管仲。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偃^⑱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⑲。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⑳。齊人皆悅。於是始霸焉。

【注釋】①齊厘公：齊前莊公之子，（公元前七三〇年）齊前莊公死，齊厘公即位。②夷仲年：又稱齊仲年，季仲年。齊厘公之弟。生年不詳，卒於齊厘公三十二年（公元前六九九年）。夷仲年與齊厘公關係甚密。根據春秋記載，魯隱公七年與魯桓公三年，齊厘公曾兩次使其聘魯國。在他死後，其子公孫無知秩服奉養如同太子。③公孫無知（？——公元前六八五年）：春秋時期齊國公族，齊厘公弟夷仲年之子。齊襄公被管至父、連稱（兩人都是齊國大夫）所弑後無知被擁立為齊國國君，登位後不久即被雍廩人所殺。④秩服：爵祿與服飾的等級。秩，俸祿。⑤奉養：指生活待遇。⑥襄公：齊襄公（？——公元前六八六年）春秋時代齊國第十四位國君。姜姓，呂氏，名諸兒，齊厘公祿父之子。⑦紕：通「黜」，貶退，廢除。⑧管仲：（約公元前七二三年或公元前七一六年——公元前六四五年）名夷吾，諡曰「敬仲」，漢族，中國春秋時期齊國穎上（今安徽穎上）人，史稱管子。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周穆王的後代。⑨召忽：春秋時齊國人。少負才名，胸有大志，喜研軍國治理之

術，但不得志。齊襄公時，公子糾慕其才華和謀略，聘為師傅，終日伴讀講史不倦。齊國內亂，公子小白與公子糾爭位，小白因有內應奪取王位，為齊桓公。桓公即位，派人殺了公子糾，當時公子糾身邊近臣是召忽和管仲。召忽對公子糾忠心耿耿，誓不與桓公為伍，拔劍自刎，以身殉主；管仲則回到齊國當了宰相。⑩傳：輔佐，教導。⑪小白：即齊桓公（？——公元前六四三年），名小白，中國春秋時期齊國的國君，「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六八五年——公元前六四三年在位。他在位期間任用管仲為相，使齊國國力逐漸強盛，桓公因而成為天下諸侯的盟主。⑫莒：西周諸侯國名。（公元前四三一年）為楚所滅。春秋時為城邑，後屬魯，又屬齊。在今山東省莒縣。《左傳·昭公三年》：「齊侯田於莒。」杜預注：「莒，齊東境。」⑬鮑叔：（約公元前七二三年或公元前七一六年——公元前六四四年）姒姓，鮑氏，亦稱「鮑子」，是鮑敬叔的兒子。漢族，潁上（今屬安徽）人，春秋時代齊國大夫，管仲的好朋友。早期管仲貧困，鮑叔牙時常接濟他。後來管仲侍奉齊襄公的兒子公子糾，鮑叔牙侍奉公子糾的弟弟公子小白。齊國內亂，管仲則隨公子糾出奔魯，鮑叔牙隨公子小白出奔莒，小白返國繼承君位之後，公子糾被殺，管仲被囚車運送回國。鮑叔牙推薦管仲當上了宰相，被時人譽為「管鮑之交」、「鮑子遺風」。⑭陰：暗暗地，偷偷地。⑮莒：春秋時邑名。原為莒國領地，後屬魯，又屬齊。在今山東省莒縣。⑯遮：亦作「摭」，遏止，阻攔。⑰帶鉤：束腰革帶上的鉤。一端曲首，背有圓鈕。或作動物形，或鑄有花紋，不一。多用銅制，亦有用鐵或玉等制作者。⑱高傒（？——公元前六三七年）姜姓，高氏，名傒，字敬仲（一說是謚號），春秋齊國世臣，在卿大夫中聲望最高，公元

前六八六年，公孫無知等作亂，殺齊襄公自立，高傒等用計誅除亂黨，并擁立公子小白為齊桓公。因封地在盧（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西南），故高氏又有旁支為盧氏。自號「白兔先生」。①⑨霸王：霸與王。古稱有天下者為王，諸侯之長為霸。②⑩任政：執政。

【譯文】齊厘公的同母弟弟夷仲年死了。夷仲年的兒子名叫公孫無知，厘公寵愛他，給他的爵祿、服飾的等級以及生活的待遇都和太子一樣。齊襄公即位後，廢除了無知的俸祿、服飾等待遇，因此無知非常怨恨他，襄公還屢次欺騙大臣。所以他的弟弟公子糾逃到魯國，管仲、召忽輔佐他；次弟小白逃亡莒國，鮑叔牙輔佐他（此時，無知已殺掉襄公篡位，自立為齊君）。到了雍林，其地有人殺死了無知（商議另立新國君）。高氏、國氏兩姓大族便暗中派人到莒國召請公子小白回國。魯國也派兵護送公子糾（回國與小白爭位），并派遣管仲另帶軍隊攔住莒國通道（阻止小白回國）。（管仲的箭）射中小白的衣帶鉤（小白趁勢裝死，公子糾得知小白已死便放慢了回國的步伐，殊不知小白早已進宮）。公子小白被立為齊桓公後，打算殺死管仲。鮑叔牙說：「您如果祇想治理齊國，有高傒和我也就够了。您如果想成就霸王之業，那就非得管仲不可。」於是桓公賞管仲以厚禮，并拜管仲為大夫，主持政務，齊國人人歡悅。於是齊桓公很快成為諸侯的霸主。

【原文】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①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②何如。對曰。殺其子以適^③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開方^④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近。衛公子開方也。公曰。豎刁^⑤何如。對曰。自宮^⑥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⑦。三子專權。桓公卒。（舊無桓公卒三字。補之）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群吏。諸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⑧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⑨爭立。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⑩。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

【注釋】①相：命爲宰相（即百官之長）。②易牙：又稱「狄牙」，「雍巫」。春秋時齊桓公寵臣，長於調味，善逢迎。《正義》：即雍巫也。賈逵云：「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③適：順從。④開方：本是衛國公子，《集解》管仲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⑤豎刁：亦作「豎刀」，春秋時齊桓公的宦官寺人貂阿諛奉承齊桓公，頗受寵信。⑥自宮：男子割去自己的生殖器，自毀其身。⑦近用三子：親近三位人士，并任用他們爲官。⑧無詭：（？——公元前六四三年）又名無虧，姜姓，呂氏，齊桓公與長衛姬之子。被齊桓公許諾爲太子。齊桓公死後，易牙率兵殺死了反對者，於是即位，但不到三個月便被人殺死。⑨樹黨：建立私黨。⑩棺：以棺殮尸。

【譯文】管仲病了，齊桓公問他：「群臣之中誰可做相國？」管仲說：「瞭解臣子的沒有比得上君主您的了。」桓公說：「易牙怎麼樣？」管仲回答說：「他殺死自己的兒子來順從國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任用。」桓公問：「開方怎麼樣？」回答說：「他背弃自己的父母來順從國君，不合人情，不可親近。」桓公說：「豎刁怎麼樣？」回答說：「閹割自己來順從國君，不合人情，不可寵信。」管仲死後，桓公不采納管仲的話，最後還是親近任用這三人，於是三人包攬大權。桓公死後，易牙與豎刁借助宮內有權勢的人殺死諸位大夫，立公子無詭為齊國國君。太子昭逃亡到宋國。此前，桓公病時，五位公子各自結黨爭奪君位。桓公死後，（諸公子互相攻戰）宮中無人主事，也沒人敢去把桓公尸體裝殮入棺。桓公尸體丟在床上六十七天，尸體腐爛，所生的蛆蟲（竟）爬出門外。

【原文】周公^①旦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②使其子伯禽代就封^③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沐三捉髮^④。一飯三吐哺^⑤。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⑥魯。慎無以國驕人^⑦。

【注釋】①周公：姓姬名旦，也稱叔旦。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輔武王滅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東平武庚、管叔、蔡叔之叛。繼而厘定典章、制度，復營洛邑為東都，作為統治中原的中心，天下臻於大治。後多作聖賢的典範。參閱《史記·魯周公世家》。②成王：周成王為周文王的孫子，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即位時，年紀尚幼，故由周公旦輔佐。③就封：受封。④一沐三捉髮：謂一次沐浴須三度握其已散之髮。形容求賢殷切或事務繁勞。沐，古代洗髮為「沐」，洗身為「浴」。⑤一飯三吐哺：謂一飯之間，三次停食，以接待賓客。喻求賢殷切。哺，口中所含的食物。⑥之：動詞，到。⑦以國驕人：指認為自己是有封國的國君而看不起別人。驕人，傲視他人，向他人顯示驕矜。

【譯文】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把魯地封給周公做領地。成王便命令周公的兒子伯禽代替周公到魯國受封。周公告誡伯禽說：「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全天下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但我卻洗一次頭要三次握起頭髮，吃一頓飯要三次停下來，起身接待賢士；即便如此，依然害怕失掉天下的賢人。你到魯國之後，千萬不要因擁有諸侯國土而驕慢待人。」

【原文】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①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為魯天子②。仲山父③

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④王命^⑤。犯王命。必誅^⑥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則政不立也。今天子建^⑦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⑧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⑨。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也。王其圖^⑩之。弗聽。卒立戲為太子。是為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宣王伐魯。殺伯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注釋】①朝：指諸侯定期朝見天子，報告封國情況。朝，古代凡見人皆稱朝。②天子：即太子。③仲山父：西周臣，封於樊（今陝西西安南），故亦稱樊仲，樊穆仲。周宣王時大臣。周宣王在南方戰敗，便「料民」於太原，他勸諫。周宣王又以私愛立魯武公少子為太子，他又勸諫。周宣王皆不納。見《國語·周語》④犯：違背，違反。⑤王命：帝王的命令，詔諭。《集解》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⑥誅：懲罰，責罰。⑦建：封立。⑧逆：違背，拂逆。⑨壅：堵塞，阻擋。⑩圖：考慮，謀劃。

【譯文】武公與大兒子姬括、小兒子姬戲前往西周朝拜周宣王。宣王喜愛姬戲，想立姬戲做魯國的太子。周王室的仲山父勸諫宣王道：「廢掉長子，另立少子，不合乎禮

制；不合乎禮制，必然會觸犯王命；觸犯王命，一定會受到懲處。因此發布命令不可不合於禮制。命令不能執行，政權的威信就不能建立。現在天子封立諸侯，（不立長）卻立他的小兒子，這是教百姓去做違逆（不合秩序）之事。如果魯君服從立少子的命令，各國諸侯都仿效魯國，先王的命令將會阻滯而難以執行；如果魯君不服從天子之命而受到懲罰，就等於您自己違背先王的命令。到那時，懲罰魯國是錯的，不懲罰也是錯的。君王應該慎重考慮這件事。」宣王不聽，終於立姬戲做魯國的太子，（武公去世後，姬戲即位）就是懿公。懿公的哥哥姬括的兒子姬伯御，攻打并殺了懿公。周宣王於是下令徵討魯國，殺死姬伯御。從此以後，諸侯中多有違抗天子命令的。

【原文】燕昭王^①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②厚幣^③。以招賢者。謂郭隗^④曰。齊因孤^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⑥與共國^⑦。以雪^⑧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⑨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⑩。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⑪築宮^⑫而師事^⑬之。樂毅^⑭自魏往。鄒衍^⑮自齊往。劇辛^⑯自趙往。士爭趨^⑰燕。燕王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⑱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⑲。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即墨^⑳。其餘皆屬燕。昭王卒。

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⑲。及即位。疑毅。使騎劫^⑳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㉑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

【注釋】①燕昭王：戰國時期燕國第三十九任君主，名職，燕王噲之子，簡稱昭王或襄王，後代稱其爲渴於求賢之君。②卑身：指謙恭、遜讓。③厚幣：豐厚的禮物。幣，幣帛。古人用束帛做爲饋贈和祭祀的禮物，後來泛指車、馬、玉、帛等各種禮物。④郭隗：戰國時燕國人，燕昭王客卿。⑤孤：古代諸侯君王的自稱。春秋時諸侯自稱寡人，有凶事則稱孤，後漸無區別。⑥賢士：志行高潔，才能杰出的人。⑦共國：謂同治國事。⑧雪：洗刷，昭雪。⑨身事：親身事奉，燕昭王這樣說體現出他的謙恭。⑩致士：招引賢士。⑪改：重新，再，另。⑫築宮：建造房屋。⑬師事：謂拜某人爲師或以師禮相待。⑭樂毅：字永霸，魏將樂羊後裔，生卒年不詳，戰國後期杰出的軍事家。⑮鄒衍：戰國時期陰陽家學派創始者與代表人物。他主要的學說是五行終始說，這個學說對於秦漢影響非常大，成爲當時最主要的學說。⑯劇辛：趙國人。戰國時期燕國著名將領，是法家的代表人物。⑰趨：奔赴，投身。⑱湣王：即齊閔王，本名田地，齊宣王之子，田齊政權第六任國君。公元前三〇一年即位，在位十七年。公元前二八四年，秦、燕、三晉五國聯軍大舉進攻齊國。齊閔王命伐宋的功臣觸子爲將。急於求勝的齊閔王用惡言逼迫觸子出戰，觸子不得不與聯軍交鋒，結果被五國聯軍趁勢大敗。⑲北：指敗逃者。⑳即墨：古地名。在今山東平度東南。戰國時爲齊邑，秦置縣，北齊廢。㉑隙：怨恨，仇隙。㉒騎劫：（？）

公元前二七九年），戰國時期燕國將領。燕國在子之之亂中被齊國擊敗，燕昭王一心想雪恥，於是任用大將樂毅，率領燕、趙、韓、魏、楚五國聯軍一舉攻破齊國七十餘座城池，并攻陷了齊國都城臨淄，包圍了即墨城。不久，燕昭王死了，他的兒子樂資即位，即燕惠王。惠王向來與樂毅不和，齊國的將軍田單借機施反間計，使惠王懷疑樂毅有反心，樂毅也因此心下不安，逃往趙國。惠王又聽信了齊國人散布的流言，認為另換一員大將可以使齊人心懷恐懼，於是讓騎劫代替了樂毅的位置。②田單：生卒年不詳，媯姓，田氏，名單，漢族，臨淄人。戰國時田齊宗室遠房的親屬，任齊都臨淄的市掾（秘書），後來到趙國作將相。公元前二八四年，燕國大將樂毅出兵攻占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接連攻下齊國七十餘城。田單率族人以鐵皮護車軸逃至即墨。田單憑藉孤城即墨，由堅守防禦轉入反攻，一舉擊敗燕軍，收復國土。

【譯文】燕昭王是在燕國被攻破之後登上王位的，他以謙恭的態度和豐厚的禮物來招攬賢才。他對郭隗說：「齊國趁我國內混亂，攻破了燕國，我深知燕國小、力量弱，不能够報仇。如果能得到賢士一起來治理國家，洗雪先王的恥辱，這是我的心願啊。先生見到有這樣的賢士可以共同治國，（就推薦給我），我會親自侍奉他的。」郭隗說：「君王一定要招引賢士，那就先從我開始。（像我這樣的都被重用，）何況那些比我更賢能的人，難道還會以千里為遠而不來投奔嗎？」於是，昭王重新給郭隗修建住宅，當

作老師侍奉。隨後，樂毅從魏國前來，鄒衍從齊國前來，劇辛從趙國前來，賢士們爭著奔赴燕國。於是燕昭王任命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以及趙、魏、韓等國共同謀劃，徵討齊國。齊軍戰敗，齊湣王逃到外地。燕軍單獨追擊敗逃的齊軍，攻入齊國都城臨淄，奪走了齊國所有的寶物，焚燒了齊國的宗廟宮室。齊國的城池沒有被攻下的，祇有聊、莒和即墨三處，其餘都歸了燕國。昭王去世，他兒子惠王即位。惠王在做太子的時候，就和樂毅有嫌隙，即位以後，不信任樂毅，讓騎劫代替樂毅做將軍。樂毅逃亡到了趙國。齊國將軍田單憑藉即墨一城的兵力，打敗了燕軍，騎劫戰死，燕軍撤回國，齊國又全部收復了其原有的城池。

【原文】微子開^①者。紂之庶兄^②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箕子^③者。紂親戚也。紂為象箸^④。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⑤之物而御^⑥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⑦也。紂為淫泆^⑧。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⑨。王子比干^⑩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剗^⑪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公誅武庚^⑫。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⑬曰宋。

【注釋】①微子開：宋微子，是商王帝乙的長子，宋國開國遠祖。《集解》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②紂之庶兄：《索隱》按：《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按：《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③箕子：是帝乙的弟弟，紂王的叔父。《集解》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④象箸：象牙制作的筷子。⑤珍怪：珍貴奇異的食物。⑥御：進食，食用。⑦振：挽救，救援。⑧淫泆：亦作「淫佚」，恣縱逸樂。⑨被髮詳狂：「被」通「披」，「詳」通「佯」即「披髮佯狂」，披散頭髮，裝作瘋狂。⑩比干：見前注。⑪剗：剖開。⑫武庚：《史記》中稱作祿父，是商紂王的兒子。⑬先祀：謂對祖先的祭祀。

【譯文】微子，是紂王的同母兄。紂王即位後，昏暗無道，政事荒唐混亂，微子多次進諫。箕子是紂王的親叔父。紂王開始製作象牙筷子的時候，箕子感嘆道：「他現在製作象牙筷子，將來就一定還要製作玉杯；製作玉杯後，一定會享用遠方珍貴奇異的食物。從此開始就會追求車馬宮室的奢侈豪華，國家將無法挽救。」結果紂王真的恣縱逸樂起來，箕子進諫，紂王不聽，於是箕子披頭散髮、假裝瘋癲。王子比干看到箕子進諫，君主不聽，於是就直言勸諫紂王。紂王怒道：「我聽說聖人的心有七個洞孔，真是這樣嗎？」於是，紂王殺死比干，剖開胸膛驗看他的心臟。微子說：「臣子如果屢次規勸，君主不聽，那麼依據君臣之義，臣子就可以離開了。」於是微子便遠走他鄉。（周公執

政時期，管叔、蔡叔與武庚作亂，周公誅殺武庚，讓微子來代替武庚，為殷朝的後裔，繼承殷朝的祭祀，國名為宋。

【原文】唐叔虞^①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②。削桐葉為珪^③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④。史佚^⑤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⑥。言則史^⑦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注釋】①唐叔虞：名虞，字子於，又稱晉唐叔虞。是周武王第三子，周成王之弟。②戲：開玩笑，嘲弄。③珪：古代封爵授土時，賜珪以為信，後因以代指官位。④若：你（的），你們（的）。⑤史佚：原名尹佚，尹逸，西周初年太史，今唐興鎮東關村史家圪塔人。他博學多聞，德高望重，深得周武王賞識，凡有大事也多與之商榷。⑥天子無戲言：典故「君無戲言」出於此。⑦史：古官名。在王左右的史官，擔任祭祀、星曆、卜筮、記事等職。

【譯文】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一天，成王和叔虞開玩笑，成王把一片桐樹葉削成珪狀送給叔虞，說：「把這個封給你。」史佚因此請求選擇吉日以封叔虞。周成王說：「我和他開玩笑呢！」史佚說：「天子無玩笑話。話一說，史官就會如實記載下

來，按禮儀完成它，并奏樂章歌咏它。」於是周成王就封叔虞爲唐國之侯。

【原文】趙（舊無趙字。補之）烈侯好^①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②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③。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④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未知所持^⑤。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⑥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⑦。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⑧。賜相國衣二襲。單複具爲一襲也。

【注釋】①好：喜愛，愛好。②槍石：《索隱》：槍與石二人名。③有頃：不久，一會兒。④番吾：《正義》《括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异耳」。⑤所持：所要掌握的。⑥進士：薦舉賢士。⑦所與無不充君悅：中華書局本《史記》的斷句爲：所與無不充，君

悅。意為：要讓被任用的人，沒有一個不是人盡其才，趙烈侯很高興。⑧內史：《正義》《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譯文】趙烈侯愛好音樂，對相國公仲連說：「我喜愛的人，可以讓他顯貴嗎？」公仲說：「使他富有可以，讓他顯貴就不可以了。」烈侯說：「對。鄭國來的歌者槍和石兩個人，我要賜給他們田地，每人一萬畝。」公仲說：「好吧。」可是沒有給。過了一個月，烈侯從代地回來，詢問賞給歌者田地的事，公仲說：「正在找，還沒找到合適的地方。」時過不久，烈侯又問，公仲還是不願給，於是就稱病不上朝了。番吾縣的封君從代地來，對公仲說：「你的確是想做好事，但不知道如何做。您任趙的相國，至今四年了，可曾舉薦過賢士嗎？」公仲說：「沒有。」番吾君說：「牛畜、荀欣、徐越都可以。」公仲就把這三個人推薦給了烈侯。到上朝的時候，烈侯又問：「歌手田地的事怎麼樣了？」公仲說：「正派人挑選好的地方。」這時牛畜以仁義侍奉趙烈侯，勸他用王道約束自己，使烈侯的態度變得寬和。又過一天，荀欣向他建議需要精選起用賢才，任命官吏要選用能人。又過一天，徐越向烈侯進言需要節約財物，儉省用度，考察衡量臣下的功績德行，要讓被任用的人，沒有一個不是人盡其才。趙烈侯很高興，烈侯就派役使去對相國說：「給歌者賜田的事暫且停止。」於是烈侯任命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

越爲內史，賜給相國公仲衣服兩套（以示嘉獎）。

【原文】魏文侯受①子夏②經藝③。客段干木④。過其閭⑤。未嘗不軾⑥也。秦嘗欲伐魏。或曰⑦。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⑧。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⑨。文侯弟名成也。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⑩爲憂。臣進西門豹⑪。君謀欲伐中山⑫。臣進樂羊⑬。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⑭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⑮。什九⑯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⑰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矣。

【注釋】①受：習學，猶學習。②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後亦稱「卜子夏」、「卜先生」，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門十哲」之一。③經藝：亦作「經藝」。儒家經書的統稱。古稱六經為「六藝」。④段干木：姓段干，名木。戰國初年魏國名士。師子夏，友田子方，為孔子再傳弟子。因其三人皆出於儒門，又先後為魏文侯師，故被後人稱為「河東三賢」。《正義》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駟，而為文侯師。」⑤閭：里巷的大門。⑥軾：伏軾致敬。《淮南子·修務訓》：「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顏師古注：「軾謂撫軾，蓋為敬也。」⑦或曰：有人說。這是設問。或，不定代詞，不是連詞裏的「或」。⑧和合：和睦同心。⑨非成則璜：成，即魏成子。《集解》徐廣曰：「文侯弟名成」。璜，即翟璜。⑩鄴：古都邑名。春秋齊桓公始築，戰國魏文侯建都於此。秦置縣。漢後為魏郡治所。⑪西門豹：戰國時期魏國人（故里在今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安邑一帶），生卒年不詳。⑫中山：古國名，春秋末年鮮虞人所建，在今河北省定縣、唐縣一帶，後為趙所滅。⑬樂羊：中山國人，戰國時魏國魏文侯時期的大將。是樂毅先祖。⑭比周：結黨營私。比，勾結，周，親密。⑮千鍾：指優厚的俸祿。鍾，古容量單位，十釜為一鍾，一釜為六斗四升。⑯什九：十分之九。指絕大多數。⑰逡巡：卻行，恭順貌。

【譯文】魏文侯向子夏學習經書，以賓客的禮節對待段干木，每次經過段干木的里門時，沒有一次不憑軾敬禮的。秦國曾想進攻魏國。有人說：「魏君對賢人特別敬重，魏

國人都稱贊文侯的仁德，上下和諧同心，不能對他有什麼企圖。」文侯由此得到諸侯的贊譽。魏文侯對李克說：「先王曾經教導寡人說：『家貧就需要娶賢妻，國亂就需選賢相。』如今要選擇宰相，不是成子就是翟璜，這兩個人怎麼樣？」李克回答說：「（您之所以拿不定主意）是因為您沒有留心觀察他們。平時考察他親近的人，富貴時看他結交的人，顯貴時看他推舉的人，窘迫時考察他不做的事，貧賤時考察他不要的東西，有這五條就足能決定誰當宰相了，何需問我李克呢！」文侯說：「我的宰相人選已經決定了。」（翟璜問李克相國的人選是誰）李克說：「魏成子當宰相了。」翟璜氣得變了臉色，說：「憑我的耳聞目見，哪一點比不上魏成子？西河的守將是我舉薦的。君主對內地最憂慮的是鄴郡，我舉薦了西門豹。君主計畫要攻伐中山，我舉薦了樂羊。中山攻滅以後，找不出人去鎮守，我舉薦了先生。君主的兒子沒有師傅，我舉薦了屈侯鮒。我哪一點比魏成子差！」李克說：「您向君主推薦我的目的，難道是爲了結黨營私來謀求做大官嗎？您怎麼能跟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有千鍾俸祿，十分之九用在外邊，祇有十分之一用在家裏。因此從東方聘來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這三個人，君主尊爲老師。您所推薦的那五個人，君主都任他們爲臣。您怎麼能跟魏成子相比呢？」翟璜醒悟，恭敬地向李克拜了又拜說：「我是個淺薄的人，說話很不得當，願終身做您的弟子。」

【原文】齊威王^①初即位。九年之間。諸侯并伐。國人不治^②。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④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開^⑤。民人給^⑥。官無留事^⑦。東方以寧。是子不事^⑧吾左右以求譽^⑨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⑩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⑪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⑫。於是齊國震懼^⑬。人人不敢飾非^⑭。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注釋】①齊威王：戰國時期齊國國君。媯姓，田氏，名因齊，齊桓公田午之子。公元前三五年繼位，在位三十六年。以善於納諫用能，勵志圖強而名著史冊。②治：指心緒安寧平靜。③即墨：《正義》：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④毀言：誹謗之言。⑤開：開闢，開拓。⑥給：充足，充裕。⑦留事：指積壓公事。⑧不事：不侍奉，不服侍。⑨譽：稱贊，贊美。⑩譽言：贊美的話。⑪烹：古代用鼎鑊煮人的酷刑。⑫濁澤：戰國地名，在運城市鹽湖區解州鎮西二十五里，一名涿澤。⑬震懼：震驚，懼怕。⑭飾非：粉飾掩蓋錯誤。

【譯文】威王即位之初，九年之間，諸侯都來討伐，齊國人不得太平。於是威王召見

即墨縣的大夫，對他說：「自從您治理即墨以來，誹謗的話每天傳來。我派人到即墨視察，田地都已開墾，百姓生活富足，公事沒有積壓，東方因此得以安寧。可見先生不奉承我的左右以求得贊揚啊！」於是封給他食邑一萬戶。又召見阿城縣大夫對他說：「自從你治理阿城，贊揚你的話每天都能傳來。可是我派人到阿城視察，田野一片荒蕪，百姓貧苦。從前趙軍進攻甄城時，你未能援救。衛國攻占薛陵，你又不知道。你是用財物賄賂我的左右來求得的贊揚吧！」當天就煮殺了阿城大夫，并把自己身邊稱贊阿城大夫的人也一起烹殺了。於是發兵往西邊進攻趙、衛兩國，在濁澤打敗了魏軍。於是齊國全國震驚，人人都不敢文過飾非，一切力求老實忠誠。齊國因而得到很好的治理。諸侯聽到以後，都不敢對齊國用兵。

【原文】二十四年。與魏王^①會田^②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③之珠。照車^④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⑤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⑥十二諸侯^⑦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⑧。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⑨。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也。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

臣有種首者。使備^⑩盜賊。則道不拾遺^⑪。將以照千里。豈特^⑫十二乘哉。梁惠王慚。不懌^⑬而去。

【注釋】①魏王：指魏惠王，又稱梁惠王。②田：狩獵。③徑寸：徑長一寸。常用以形容圓形物之細小。④照車：照耀車輛。⑤檀子：《索隱》：檀子，齊臣。檀，姓，子，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臣名。事悉具戰國策也。⑥泗上：泛指泗水北岸的地域。⑦十二諸侯：指戰國時梁、楚、齊、趙、韓、魯、衛、曹、宋、鄭、陳、許十二國的君主。《索隱》邾、莒、宋、魯之比。⑧高唐：戰國時楚國台觀名。在雲夢澤中。傳說楚襄王游高唐，夢見巫山神女，幸之而去。⑨徐州：古齊邑名。⑩備：防備，戒備。⑪道不拾遺：謂路有失物，無人拾取。古時用以形容刑法嚴峻或民風淳厚。⑫豈特：難道祇是，何止。⑬不懌：不悅，不歡愉。

【譯文】齊威王二十四年，齊王與魏惠王在郊外相會打獵。魏惠王問道：「大王您有寶物嗎？」威王說：「沒有。」魏惠王說：「像寡人這樣的小國，還有十顆直徑一寸，能照亮前後十二輛車的珠子，齊國這樣的萬乘之國怎能沒有寶物呢？」威王說：「我所認為的寶物與大王的不同。我有個叫檀子的大臣，派他鎮守南城，楚國人就不敢侵犯掠奪，東方泗水之濱的十二諸侯都來朝拜；我有個叫盼子的大臣，派他守高唐，趙國人就

不敢到東邊的黃河裏去捕魚；我有個叫黔夫的官吏，派他鎮守徐州，燕國人到徐州的北門祭祀，趙國人到西門去祭祀祈福，（燕、趙之人）搬家去追隨他的就有七千多家；我有個叫種首的大臣，派他戒備盜賊，於是齊國路不拾遺。這樣的珠子（指這些大臣）能幫我照耀千里，又何止是十二輛車呢！」魏惠王心生慚愧，不高興地離去。

群書治要卷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下）

【題解】本卷選自《史記》列傳部分，記述有管仲、晏平仲、韓非、司馬穰苴、孫武、吳起、甘茂、白起、樂毅、廉頗與藺相如、趙奢、李牧、屈原、豫讓、李斯、田叔及《循吏傳》中的公儀休，《酷吏傳》《滑稽傳》中的優孟、優旃、西門豹等篇段。魏徵等選錄的衆臣，大都是正直忠臣，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體會到仁義、忠烈、廉耻、機智等美德。但魏徵等也選錄了導致秦朝滅亡的兩個反面典型——李斯和趙高。在《群書治要》的節錄內容中，李斯和趙高完全符合西漢劉向《說苑》中描寫了六種邪臣的標準：貪享俸祿的具臣、附和討好的諛臣、妒忌賢人的奸臣、擾亂朝廷的讒臣、獨攬大權的賊臣、結黨營私的亡國之臣。這就為唐太宗敲響了警鐘：要傳國久遠，一定要樹立起「禮義廉耻」四維，否則單靠任用法吏治國，縱然功勞如李斯，也會以私害公，把國家陷入危亡之境，更不要說聽信趙高那樣的好佞之人的話了。

史記列傳（舊無史記列傳四字。加之）

【原文】管仲^①夷吾者。潁上^②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③游^④。鮑叔知其賢^⑤。管仲貧困。常欺^⑥鮑叔。鮑叔終善遇^⑦之。已而^⑧鮑叔事齊公子小白^⑨。管仲事公子糾^⑩。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⑪。鮑叔遂進^⑫管仲。管仲既用。任政^⑬於齊。桓公以霸。九合^⑭諸侯^⑮。壹匡^⑯天下。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⑰於齊。常為名大夫^⑱。世不多^⑲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⑳也。

【注釋】①管仲（約公元前七二三年或公元前七一六年—公元前六四五年）：名夷吾，春秋時期齊國潁上（今安徽潁上）人，史稱管子。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周穆王的後代。管仲少時喪父，為贍養老母，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後從軍，到齊國，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被稱為「春秋第一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管仲的言論見於《國語·齊語》，另有《管子》一書傳世。②潁上：地名，在今安徽潁上縣一帶。③鮑叔牙：春秋時代齊國大夫，管仲的好朋友。亦稱「鮑叔」、「鮑子」。因他善於知人，舉賢讓能，曾推薦管仲佐齊桓公成就霸業，後為知人薦賢者的代稱。④游：交游，結交。⑤賢：有德行，多才能。⑥欺：欺騙，欺詐。此處意為占便宜。⑦善遇：善加禮遇，優遇。⑧已而：後來。⑨小白：即齊桓公，春秋五霸之一。姜姓，小白乃其名。公

元前六八五年至公元前六四三年在位。周莊王十一年（公元前六八六年），以兄襄公暴虐，去國奔莒。襄公被殺，歸國即位。任管仲為相，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終其身為盟主。後管仲死，用豎刁、易牙、開方等，怠於政事。⑩糾：齊襄公之弟，與公子小白爭奪君位，失敗後被殺。⑪焉：語氣詞，用於句尾，表示停頓。⑫進：推薦，引進。⑬任政：執政。⑭九合：九，古漢語中「三」和「九」往往指多，非實指。九合即多次會盟。《論語·憲問》：「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邢昺疏：「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一說謂糾合。朱熹《論語集注》：『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⑮諸侯：古代帝王所分封的各國君主。在其統轄區域內，世代掌握軍政大權，但按禮要服從王命，定期向帝王朝貢述職，并有出軍賦和服役的義務。⑯壹匡：使一切得到匡正。《呂氏春秋·貴信》：「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何晏《論語集解》引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⑰世祿：古代有世祿之制，貴族世代享有爵祿。⑱大夫：古職官名。周代在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級。後因以大夫為任官職者之稱。⑲多：稱贊，重視。⑳知人：謂能鑒察人的品行、才能。

【譯文】管仲，名夷吾，是穎上人。年輕時經常和鮑叔牙交往，鮑叔牙知道他有才德。管仲家境貧困，經常占鮑叔牙的便宜，但鮑叔牙始終友好地對待他。後來，鮑叔牙

侍奉齊公子小白，管仲侍奉齊公子糾。等到小白（齊桓公）即位後，公子糾被處死，管仲也被囚禁。鮑叔牙於是推薦管仲。管仲被任用，在齊國執掌政事，齊桓公因此稱霸天下，與諸侯多次會盟，肅清了當時混亂的局面，使天下得到匡正而安定，這都是管仲的計謀。鮑叔牙推薦管仲之後，將自己置身於管仲之下，子孫世代都在齊國享受俸祿，大多成爲著名的大夫。天下人不稱贊管仲的才德，而稱贊鮑叔牙能够辨識人才。

【原文】晏平仲①嬰者。萊人也。萊者。今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②。以節儉力行③重④於齊。其在朝。君語及⑤之。則危言⑥。語不及。則危行⑦。國有道。則順命⑧。無道。則衡命⑨。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⑩其諫說⑪犯君之顏⑫。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⑬者哉。

【注釋】①晏平仲：晏嬰，字仲，諡平，又稱晏子，夷維（今山東萊州）人。春秋後期齊國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歷仕靈公、莊公、景公爲卿。傳世有《晏子春秋》，爲戰國時人蒐集有關他的言行編輯而成。②齊靈公、莊公、景公：齊靈公，春秋時齊國國君，齊頃公子，名環，公元前五八一年至公元前五五四年在位。莊公，齊國國君，齊靈公子，名光，公元前五五三年至公元前五四八年在位。景公，齊國國君，齊莊公异母弟，名杵臼，大夫崔杼殺死莊公後，立其爲君，公

元前五四七年至公元前四九〇年在位。③力行：努力實踐。《禮記·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④重：尊敬，敬重。⑤及：至，到達。⑥危言：猶慎言。謂不說自己的功勞才能。張守節《史記正義》：「謂己謙讓，非云功能。」⑦危行：小心地行動，慎行。張守節《史記正義》：「謂君不知己，增修業行，畏責及也。」⑧順命：服從命令。《孔子家語·弟子行》：「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王肅注：「君有道，則順從其命。」⑨衡命：違逆命令。《孔子家語·弟子行》：「有道順命，無道衡命。」王肅注：「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者也。」⑩至：連詞，表示另提一事。⑪諫說：進諫游說。⑫犯君之顏：犯，冒犯。顏，面容、臉色。犯顏，舊謂敢於冒犯君王或尊長的威嚴。⑬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語出《孝經·事君章第十七》：「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孝經注疏》曰：「正義曰：此明賢人君子之事君也。言入朝進見，與謀慮國事，則思盡其忠節。若退朝而歸，常念己之職事，則思補君之過失。」

【譯文】晏平仲，名嬰，齊國東萊人。曾輔佐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因為節約儉樸又能盡力辦事，在齊國受到敬重。他在朝廷處理政務時，如果國君說到他，他就謙讓著不說自己有功勞；若是國君沒提到他（不知己時），他就謹慎地做事，修養自己的德行。國君政令合乎正道時，他就服從命令去做；國君政令不合乎正道時，他就不受其命

而隱居起來。因此，他經歷了靈公、莊公和景公三代朝政，在各諸侯國中，名聲顯揚。太史公說：「我讀《晏子春秋》，書中對他的言行說得很詳細。晏子直言進諫，敢於冒犯國君的威嚴。《孝經》中說：『在朝謀慮國事，就竭忠盡力；退朝而歸，則常念自己的職責本分，常思彌補君王的過失。』晏子就是這樣的人。」

【原文】韓非^①者。韓之諸公子^②也。作孤憤^③。五蠹^④。內外儲^⑤。說林^⑥。說難^⑦。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⑧。寡人^⑨得見此人與之游^⑩。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⑪秦。秦王悅之。未信用^⑫。李斯^⑬。姚賈^⑭害^⑮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⑯諸侯。非終^⑰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⑱誅之。秦王以為然^⑲。下吏^⑳治非。李斯使人遺^㉑非藥。使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注釋】①韓非（約公元前二八一年—公元前二三三年）：戰國末期韓國（今河南省新鄭）人，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後世稱「韓子」或「韓非子」。②公子：古代稱諸侯之庶子，以別於世子。亦泛稱諸侯之子。③孤憤：司馬貞《史記索

隱》：「憤孤，直不容於時也。」④五蠹：蠹同「蠹」。司馬貞《史記索隱》：「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蠹，損害、敗壞。蠹政，敗壞朝政。⑤內外儲：司馬貞《史記索隱》：「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儲、外儲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⑥說林：司馬貞《史記索隱》：「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⑦說難：司馬貞《史記索隱》：「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⑧嗟乎：亦作「嗟呼」，亦作「嗟摩」，嘆詞，表示感嘆。⑨寡人：古代君主的謙稱。《禮記·曲禮下》：「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孔穎達疏：「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⑩游：結交，交往。⑪使：出使。⑫信用：謂信任和重用。⑬李斯（約公元前二八〇年—公元前二〇八年）：字通古，楚國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縣西南方）人，拜荀子為師，後來執掌秦朝政治，成為法家學說的代表人物。⑭姚賈：魏國人，生卒年不詳。其父是看守城門的監門卒。姚賈在趙國受命聯合楚、韓和魏攻秦。後來，他被趙國逐出境，反而得到秦王嬴政的賞識，并被委以重任。他出使三年，便升為上卿，封千戶。⑮害：妒忌。⑯并：兼并，并吞。⑰終：到底，終究。⑱過法：超出常規的刑法。⑲然：正確，認為正確。⑳下吏：交付司法官吏審訊。㉑遺：送交。

【譯文】韓非是韓國的公子，撰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

等著作，有十多萬字。有人將他的書傳到秦國，秦王讀過之後感嘆說：「好啊！我如果能見到此人并且和他結交，就死而無憾了。」秦國（為得到韓非）因此馬上進攻韓國。於是韓王就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非常喜歡韓非，但沒有立即信任起用。李斯、姚賈非常嫉妒他，二人在秦王面前毀謗韓非說：「韓非是韓王室的公子，現在大王想吞并諸侯，他最終祇會為韓國著想，不會為秦國效力的，這是人之常情。如今大王不任用他，久留秦國然後讓他回去，這是給自己留下禍患啊！不如給他加個罪名，然後將他處死。」秦王認為他們說得對，便令下官治韓非的罪。李斯派人送毒藥給韓非，讓他早點自殺。韓非本想當面向秦王陳述，但始終沒能見到秦王。後來秦王悔悟了，派人去赦免他，但韓非已經死了。

【原文】司馬穰苴^①者。田完^②之苗裔^③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④。而燕侵河上^⑤。齊師敗績^⑥。景公患^⑦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捍^⑧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⑨卑賤。君擢^⑩之間伍^⑪之中。加^⑫之大夫^⑬之上。士卒未附^⑭。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⑮。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⑯往。穰苴既辭^⑰。與莊賈約曰。且日^⑱日中^⑲。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⑳待賈。

【注釋】①司馬穰苴：生卒年不詳。媯姓，田氏，為田完後裔，春秋時代齊國將軍。他得晏嬰推薦成為齊景公重臣，收復晉燕兩國侵占的國土。他執法嚴明，但被讒言中傷，齊景公將他免職，不久，他便病死。后田常的曾孫齊威王將他的兵法附在古兵法之後，稱為「司馬法」。②田完：即陳完，春秋時陳國人，為陳厲公之子。陳宣公殺太子御寇，陳完為避禍跑到齊國，改姓田氏，并被齊桓公任為卿，官為工正，主做器械。謚敬仲。③苗裔：子孫後代。④阿、甄：東阿、甄城的并稱。兩處均在今山東境內。⑤河上：張守節《史記正義》：「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⑥敗績：指軍隊潰敗。⑦患：憂慮，擔心。⑧捍：抵禦，抵抗。⑨素：平素，向來。⑩擢：舉拔，提升。⑪閭伍：閭、伍均為古代民戶編次的單位，後以「閭伍」指平民所居。《周禮·地官·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⑫加：謂置此於彼之上、把原來沒有的添上去。⑬大夫：見前注。⑭附：歸附。⑮監軍：監督軍隊的官員。⑯莊賈：生卒年不詳，春秋時代齊景公的大臣。⑰辭：告別，辭別。⑱且日：《史記》原文為「旦日」。明天，第二天。⑲日中：正午。⑳立表下漏：設置日晷、漏刻以計時。司馬貞《史記索隱》：「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漏水以知刻數也。」

【譯文】司馬穰苴是田完的後世子孫。齊景公時，晉國攻打齊國的東阿和甄城，燕國侵犯齊國黃河南岸的領土，齊國軍隊大敗，齊景公非常憂慮。此時，晏嬰向他推薦田穰

苴，景公就任命田穰苴為將軍，領兵抵禦晉、燕兩國的軍隊。穰苴說：「我本來地位卑微，君王把我從平民中提拔起來，位居大夫之上。然而，士卒還不會服從我，百姓亦不會信任我。因此，我希望派一位君王所寵愛、國人所尊重的大臣來做監軍，這樣纔可以。」於是，齊景公派莊賈擔任監軍。穰苴辭別景公後，跟莊賈約定說：「明天中午，我們在軍營門前會合。」第二天，穰苴先趕到軍門，安置好計時的木表和漏壺，等待莊賈。

【原文】賈素驕貴。親戚左右①送之。留飲。夕②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③為。賈謝④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⑤約束。則忘其親。援枹⑥鼓⑦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邦內騷動⑧。士卒暴露於境。君寢（舊無寢字。補之）不安席⑨。食不甘味⑩（舊無食不甘味四字。補之）。百姓之命。皆懸⑪於君。何謂⑫相送乎。於是遂斬莊賈以徇⑬。三軍⑭之士皆振慄⑮。然後行。士卒次舍⑯井竈⑰飲食。問疾⑱醫藥。身自⑲拊循⑳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㉑士卒。平分糧食。取㉒比其羸弱㉓者。三日而後勒兵㉔。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為罷㉕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㉖。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㉗而歸。立（本書立作尊）為大司馬㉘。

【注釋】①左右：近臣，侍從。②夕：傍晚，日暮。③後期：遲誤期限。④謝：道歉，認錯。⑤臨軍：謂將出作戰。⑥援枹：亦作「援桴」，手持鼓槌。謂隨時可以指揮進軍。古時以擊鼓指揮軍隊進擊。⑦鼓：動詞。擊鼓，搥鼓。⑧騷動：動蕩，不安寧。⑨寢不安席：睡覺不能安於枕席，形容心事重重。《戰國策·齊策五》：「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⑩甘味：覺得味道美。⑪懸：維係，拴繫，繫聯。⑫何謂：說什麼。用於表示憤慨。⑬徇：宣示於衆。⑭三軍：軍隊的通稱。《論語·子罕》：「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三軍是周朝的制度，諸侯大國三軍。中軍最尊，上軍次之，下軍又次之。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周禮·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⑮振慄：顫抖。⑯次舍：止息之所。⑰井竈：即井灶。井與灶。⑱問疾：探問疾病。《禮記·雜記下》：「吊死而問疾。」⑲身自：猶親自。⑳拊循：亦作「拊巡」。安撫，撫慰。㉑享：通「饗」。饗宴，用酒食款待人。㉒最：古同「最」。特別，尤其。㉓羸弱：瘦弱。㉔勒兵：治軍，操練或指揮軍隊。㉕罷：返回。㉖渡易水而解：《史記》原文無「易」字。張守節《史記正義》：「度黃河水北去而解。」㉗故境：指封國之內曾經淪陷的土地。㉘大司馬：官名。《周禮·夏官》有「大司馬，掌邦政。」漢承秦制，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漢武帝罷太尉，置大司馬。

【譯文】莊賈向來因地位顯貴而驕慢無禮，親戚朋友爲他送行，留他喝酒，以致傍晚

時分纔到達軍門。穰苴問他：「爲什麼遲到？」莊賈表示歉意地說：「大臣、親戚都來給我送行，所以耽擱了。」穰苴回答說：「身爲將領，從接受任命起，就應當忘掉自己的家庭。即將出戰，要遵守軍中法令，就應當忘掉自己的親人。擂鼓進軍的緊急時刻，就應當忘記自己的生命。現在，敵人已侵入我國，國內人心動蕩不安，士兵在邊境上風餐露宿，君王睡不安穩、吃不香甜，百姓的生命安危都繫在你手中，還談什麼送行呢？」於是將莊賈斬首示衆。全軍將士都嚇得發抖，然後出發。行軍期間，對於士兵安營、掘井、立灶、飲水、伙食、探問疾病、安排醫藥，穰苴都親自過問并撫慰他們。此外，還把自己的將軍專用物資全部拿出來款待士兵，同士兵平分糧食，而且是和那些瘦弱有病者吃得一樣。三天後整訓軍隊，準備出戰。病弱的士兵都要求同行，爭先奮勇地要奔赴戰場。晉國軍隊聽到這個消息，就把軍隊撤回去了。燕國軍隊聽到這個消息，就渡黃河向北撤退。齊國的軍隊趁勢追擊，收復了所有淪陷的領土而凱旋。後來，他被齊景公尊奉爲大司馬。

【原文】孫武^①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②。闔廬曰。子^③之十三篇^④。吾盡觀之矣。可小試^⑤勒兵^⑥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⑦之。出宮中美人^⑧。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

令之曰。汝知而^⑨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⑩。乃^⑪設鈇鉞^⑫。三令而五申^⑬之。於是鼓^⑭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⑮不明。申令^⑯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而五申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⑰者。吏士^⑱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⑲斬愛姬。大駭^⑳。趣^㉑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㉒。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㉓規矩繩墨^㉔。無敢出聲者。於是孫子使^㉕使^㉖報曰。兵已整。唯^㉗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㉘猶可^㉙也。吳王曰。將軍罷休^㉚就^㉛舍^㉜。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㉝好^㉞其言。不能用其實^㉟。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㊱（舊無用兵二字。補之）也。卒^㊲以為將。西破楚入郢^㊳。北威^㊴齊（舊無齊字。補之）晉。顯名^㊵諸侯。

【注釋】①孫武：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人，田完後裔。以兵法受吳王闔廬重用，拜為將，輔助吳治軍強國。其所著《孫子兵法》十三篇，在世界軍事科學史上有重要地位，後人尊他為孫子、兵聖。②闔廬（？—公元前四九六年）：又稱闔閭，春秋時吳國國君，姬姓，名光，

號闔廬。吳王夷末之子（《左傳》《世本》《史記》記為吳王諸樊之子），故又稱「公子光」。吳王僚十二年（公元前五一五年），使專諸刺殺吳王僚，代立為王。即位後，重用伍員、孫武，修治國政。公元前五〇六年，聯合陳蔡伐楚，五戰五勝，逼得楚昭王出逃。公元前四九六年，攻越失敗，傷指而亡。③子：代詞，表示第二人稱，相當於「您」。④十三篇：指孫武撰寫的《孫子兵法》，也叫《孫子》，是我國最早、最杰出的兵書。現存《孫子》十三篇是《始計》《作戰》《謀攻》《軍形》《兵勢》《虛實》《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用間》。張守節《史記正義》：「《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⑤小試：小加試驗。⑥勒兵：治軍，操練或指揮軍隊。⑦許：應允，許可。⑧美人：妃嬪的稱號。⑨而：代詞，你、你的。⑩諾：表示同意、遵命的答應聲。⑪乃：連詞，表承接。於是。⑫鈇鉞：斫刀和大斧。腰斬、砍頭的刑具。⑬三令而五申：即三令五申，再三命令與告誡。申，申誡、告誡。⑭鼓：指擊鼓使進。⑮約束：規章，法令。⑯申令：號令。⑰如法：守法，守規矩。此處引申為聽從號令。如，隨順、依照。⑱吏士：猶言官兵。⑲且：副詞，將要。⑳駭：驚駭，震驚。㉑趣：急忙。㉒徇：宣示於眾。㉓中：符合。㉔規矩繩墨：規、矩，校正圓形、方形的兩種工具；繩墨，木匠畫直綫所用的工具。多比喻標準法度。㉕使：動詞，派遣。㉖使：名詞，使者。㉗唯：聽憑，任隨。㉘赴水火：猶言赴湯蹈火。比喻冒險犯難。㉙猶可：謂也可以。㉚罷休：休息。㉛就：歸，返回。㉜舍：軍營，營舍。㉝徒：副詞。但，僅，祇。㉞好：喜愛，愛好。㉟實：實際，事實。㊱卒：終於，最後。㊲郢：古邑名。春秋後期和戰國

時，凡楚遷都所至之處均稱為郢。楚昭王十年吳師入郢，二年後昭王遷都於郢；惠王即位之初曾遷都於鄆；頃襄王二十一年紀郢失陷，遷都於陳；考烈王十年曾遷都於巨陽，二十二年又遷都於壽春。凡上所述楚遷都之處，均稱郢。^{③8}威：震懾，使知畏懼而服從。^{③9}顯名：顯揚名聲，名聲顯揚。

【譯文】孫武，齊國人，因為精通兵法而受到吳王闔廬的接見。闔廬說：「您的兵法十三篇，我全都讀過。您能演示一下排兵布陣嗎？」孫武回答說：「可以。」闔廬問：「可用婦女來試試嗎？」孫武回話說：「可以。」於是闔廬允許他試試，叫出宮中美女一百八十人，孫武把她們分為兩隊，讓吳王的兩個寵姬分別擔任隊長。孫武命令她們說：「你們知道自己的心口、左右手和後背嗎？」婦人們回答說：「知道。」孫子又強調：「向前，就看你們心口所對的方向；向左，就看左手所在的方向；向右，就看右手所在的方向；向後，就朝後背所對的方向轉。」婦人們回答：「是。」孫武就在一旁設立了鈇鉞等刑具，又將已經宣布的口令再三交待和告誡。於是擊鼓傳令，讓她們向右。婦人們隨即大笑起來。孫子說：「對紀律不清楚、號令不熟悉，這是將領的過錯。」於是，又反復交待好幾遍，然後擊鼓傳令，讓她們向左，婦人們又大笑。孫武說：「對紀律不清楚、號令不熟悉，是將領的過失。現在，你們既然已明白而不依照號令去做，就是軍官和士兵的過錯。」孫武說完，就要斬殺左、右隊長。吳王在台上觀看，見到要斬

殺自己的愛姬，大吃一驚，急忙派使者傳下命令說：「我已知道將軍善於用兵了。我如果失去這兩位愛妾，吃起東西來都不香，還是不要殺她們吧！」孫子回答：「我既然奉命做了將領，將領在領軍時，可以不接受國君的命令。」於是將左、右隊長斬首示衆，然後命令排在次位的兩個妃嬪爲隊長。再擊鼓發令，婦人們不論是向左、向右、向前、向後、跪倒、站起都符合號令的要求，再沒有人敢吭聲了。這時孫武便派人向吳王報告說：「隊伍已訓練整齊，任憑君王您調遣，即使令她們赴湯蹈火也可以辦到。」吳王說：「將軍趕快回營休息去吧，我不想再往下看了。」孫武感嘆地說：「吳王祇是喜歡我的兵書理論，卻不能讓它付諸實踐。」於是，闔廬纔真正知道孫武善於用兵，最終任他做了將軍。後來孫武帶兵向西打敗了強大的楚國，攻占了郢都，威震北邊的齊國和晉國，在諸侯中英名顯揚。

【原文】吳起^①者。衛人也。魏文侯^②以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③。行不騎乘^④。親裹糧^⑤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⑥者。吳起爲吮^⑦之。卒母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不然^⑧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⑨而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⑩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既卒。事武侯^⑪。武侯浮^⑫西河^⑬而下。中流^⑭。顧^⑮而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①⑥}不在險。昔三苗^{①⑦}氏。左洞庭而右彭蠡^{①⑧}。德義^{①⑨}不修。而禹^{②⑩}滅之。夏桀^{②⑪}之居。左河濟^{②⑫}。右太華^{②⑬}。伊闕^{②⑭}在其南。羊腸^{②⑮}在其北。羊腸阪在大原。修政^{②⑯}不仁^{②⑰}。而湯^{②⑱}放^{②⑲}之。殷紂^{③⑰}之國。左孟門^{③⑱}。右太行^{③⑲}。常山^{③⑳}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③⑳}。武王^{③⑳}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③⑶}。

【注釋】①吳起（公元前四四〇年—公元前三八一年）：衛國左氏（今山東省定陶，一說曹縣東北）人，戰國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軍事家、統帥、軍事改革家。他到魏國成立「武卒制」，屢立戰功，與秦國對陣時，因「拔五城」而被魏文侯任為西河太守。著有《吳子》一書。後世把他和孫武連稱「孫吳」，并把他的著作與孫武的《孫子》合稱為《孫吳兵法》，在中國古代軍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②魏文侯（？—公元前三九六年）：戰國時魏國國君。公元前四四五年繼魏桓子位，公元前四〇三年與韓、趙兩家同被周威烈王冊封為諸侯。嘗從子夏受經藝，敬賢禮士，尊重段干木，過其閭則軾。他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亦任用西門豹為鄴令，又用吳起、樂羊為將，魏國遂成為戰國初期的首強，一度稱雄於中原。在位三十八年。③設席：鋪設席褥。④騎乘：騎馬駕車。⑤裹糧：即裹餼糧、乾糧。謂攜帶熟食乾糧，以備出徵或遠行。⑥疽：中醫指局部皮膚腫脹堅硬的毒瘡。⑦吮：用嘴吸。⑧然：代詞。如此，這樣。⑨旋踵：轉身，指畏避退縮。⑩妾：舊時女子自稱的

謙詞。⑪武侯：即魏武侯（？——公元前三七〇年），姬姓，名擊，戰國初期魏國國君與中原霸主，魏文侯之子，公元前三九五年到公元前三七〇年在位。他是三家分晉後魏國的第二代國君，在位期間將魏國的百年霸業再一次推向高峰。⑫浮：水上航行。⑬西河：河名，古稱黃河南北流向的部分為西河。⑭中流：（船行至）江河中央，水中。⑮顧：回首，回視。⑯德：善行，仁愛，仁政。⑰三苗：古國名。《書·舜典》：「竄三苗於三危。」孔安國傳：「三苗，國名，緡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饗饗。」⑱彭蠡：鄱陽湖又名稱，在江西省北部。⑲德義：道德信義。⑳禹：又稱大禹、夏禹。原為夏後氏部落領袖，奉舜命治理洪水，領導人民疏通江河，興修溝渠，發展農業。據傳治水十三年中，三過家門不入。後被選為舜的繼承人，舜死後即位，建立夏朝。後世視為聖王。㉑夏桀：夏朝末代君王。名履癸。暴虐荒淫。湯起兵伐桀，敗之於鳴條，流死於南巢。㉒河濟：黃河與濟水的并稱，與長江、淮河合稱四瀆。㉓太華：即泰華，泰山與華山的并稱。㉔伊闕：地名，在今河南洛陽市南，即春秋周闕塞。因兩山相對如闕門，伊水流經其間，故名。㉕羊腸：羊腸阪的省稱，古阪道名。縈曲如羊腸，故稱。㉖修政：治理，統治。㉗不仁：無仁厚之德，殘暴。㉘湯：商朝的開國之君。又稱成湯、成唐、武湯、武王、天乙等。㉙放：驅逐，流放。㉚殷紂：商代最後一個君主的謚號。一作受，亦稱帝辛。相傳是個暴君。歷代著作中多以為暴君的典型。㉛孟門：古山名，在今河南輝縣西，春秋時為晉國要隘。㉜太行：太行山，在山西高原與河北平原間。從東北向西南延伸，北起拒馬河谷，南至晉豫邊境黃河沿岸。西緩東陡，受河流切割，多橫谷，為東西交通孔道，古有「太行八陘」之稱。㉝常

山：即恒山，五岳中的北岳，多次因避皇帝諱而稱常山。③④不德：不修德行，缺乏德行。③⑤武王：即周武王。姬姓，名發，文王之子，嗣為西伯。遵文王滅商遺志，盟諸侯於孟津，興師伐紂。牧野之戰大勝，滅商，建立周朝，都鎬。③⑥善：表示贊同、應諾。

【譯文】吴起是衛國人，魏文侯任用他為將領。他領兵時，與最下等的士兵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飯菜，睡覺不鋪墊褥，行軍不騎馬乘車，親自背負糧食和士兵們同甘共苦。有個士兵生了毒瘡，吴起親自用嘴替他吸吮膿血，士兵的母親聽到此事後哭了起來。有人問她：「你兒子祇是一名士兵，將軍卻親自為他吸吮瘡膿，你為什麼還哭呢？」她回答說：「不是為此而哭啊！過去吴將軍也曾替孩子的父親吸吮瘡膿，他父親便勇往直前，戰死於敵軍中。如今，吴將軍又為我兒子吸吮毒瘡，不知道他又會死在哪裏，所以我纔哭啊！」魏文侯死後，吴起事奉他的兒子魏武侯。有一次，魏武侯乘船沿黄河順流而下，船行到中途，武侯回過頭來對吴起說：「太好了！山河為防，如此險要堅固，實在是魏國的寶地呀！」吴起回答說：「國家的強盛在於君王的仁德，而不在於山河的險要。過去，三苗氏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澤，但是他不修德行，所以被大禹所滅。夏桀的領地，左臨黄河、濟水，右靠泰山、華山，伊闕山在它南邊，險峻的羊腸阪在它的北面。但他不施仁政，最後被商湯放逐。商代殷紂的國土，左有孟門山，右有太

行山，北有巍峨的恒山，又有黃河流經它的南面。但紂王治理國家沒有仁德，而被周武王所殺。由此可見，國家的強盛在於國君推行德政，不在於地形的險峻。假若國君不施行德政，即使是和您同乘一條船的人，全都會成爲您的仇敵啊！」武侯贊同說：「說得好！」

【原文】甘茂^①者。下蔡^②人也。秦武王^③以爲左丞相。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河^④（河作川）以窺^⑤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⑥。茂曰。請之魏約^⑦以伐韓。而令向壽^⑧輔行。茂謂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⑨。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⑩數險^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⑫。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⑬也。頃然^⑭（然作之）一人又告。其母尚^⑮織自若也。頃然（然作之）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⑯下機。逾^⑰牆而走。夫^⑱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⑲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⑳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㉑西并巴蜀^㉒之地。北開西河^㉓之外。南取上庸^㉔。天下不以^㉕多^㉖張子而賢^㉗先王。魏文侯令樂羊^㉘將而攻中山^㉙。三年而拔^㉚之。樂羊返而論功^㉛。文侯示之謗書一篋^㉜。樂羊再

拜稽首³³曰。此非臣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³⁴之臣。樛里子³⁵。公孫奭³⁶。二人者挾韓而議³⁷。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³⁸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³⁹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樛里子。公孫奭果爭⁴²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⁴¹。王曰。有之。因大⁴⁴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

【注釋】①甘茂：生卒年不詳，下蔡（今安徽鳳台）人。姬姓，甘氏，名茂。戰國中期秦國名將。曾就學於史舉，學百家之說，經張儀、樛里疾引薦於秦惠文王。周赧王三年（公元前三二二年），助左庶長魏章略定漢中地。②下蔡：古邑名，故城在今安徽鳳臺縣。③秦武王（約公元前三二九年—公元前三〇七年）：嬴姓，名蕩，秦惠文王之子，又稱為秦武烈王（《世本》）、秦悼武王（《秦記》）。身高體壯，有神力，喜好跟人比角力，大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等人都因此做了大官。秦武王四年（公元前三〇七年），武王與孟說比賽舉「龍文赤鼎」，結果兩目出血、絕膺（折斷脛骨），到了晚上，武王氣絕而亡，年二十三。周赧王聞報大驚，親往哭吊。右丞相樛里子追究責任，將孟說五馬分尸，誅滅其族。④容車通三川：容車，指送葬時載運死者衣冠、畫像之車。三川，即今河南省洛陽市黃河南北一帶，因其地有伊水、洛水、黃河三條河流，故稱。⑤窺：泛指觀看。⑥死不朽矣：據韓兆琦《史記箋證》，猶言死亦甘心、死亦瞑目。⑦約：

以語言或文字訂立共同應遵守的條件。⑧向壽：戰國時秦國人。秦昭襄王生母宣太后外族。少與昭襄王相處共長，得太后寵。使楚，楚以向壽貴重於秦而厚待之。⑨息壤：秦邑。⑩倍：加倍，更加。《北齊書·神武紀上》：「於是士衆感悅，倍願附從。」⑪數險：張守節《史記正義》：「謂函谷及三崤、五穀。」⑫處費：處，居住、居於、處在。費，古地名，春秋魯邑，在今山東省費縣西北。⑬自若：鎮靜自如，一如既往，依然如故。⑭頃然：片刻，一會兒。⑮尚：副詞。猶，還。⑯投杼：投，擲、扔。杼，織機的梭子。⑰逾：越過。⑱夫：助詞，用於句首，表發端。⑲不如：不如，比不上。⑳特：但，僅，祇是。㉑張儀（？—公元前三〇九年）：戰國時期魏國大梁（今河南開封市）人，貴族，曾隨鬼谷子學縱橫之術。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謀略家。他在魏惠王時期入秦，秦惠文王以爲客卿。惠文王十年（公元前三二八年），秦使張儀、公子華伐魏，魏割上郡（今陝西東部）。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三一六年）左右，秦使張儀、司馬錯滅蜀，後又相機滅巴國和苴國。㉒巴蜀：秦漢設巴蜀二郡，皆在今四川省。後用爲四川的別稱。㉓西河：河名。古稱黃河南北流向的部分爲西河。㉔上庸：古代地名。漢末至南朝梁有上庸郡，治上庸，即今湖北竹山縣西南。㉕以：連詞。因而，因此。㉖多：稱贊，重視。㉗賢：尊崇，器重。㉘樂羊：中山國人，戰國時魏國大將，是樂毅先祖。樂羊初爲魏相國翟璜門客，中山國君姬窟發兵犯魏，翟璜舉薦了樂羊。可是樂羊之子樂舒是中山王的將領，而且曾殺死了翟璜之子翟靖。但是翟璜深知樂羊爲人，不計恩怨，力保樂羊爲帥。樂羊出兵後，由於敵強我弱，施了緩兵之計。消息傳來，朝中大嘩，群臣誣告樂羊通

敵。中山國君又殺了他的兒子，煮成肉羹送給他。樂羊飲羹以決志，隨後大敗中山國。魏王賞了他，封在靈壽，但是反疑他心地殘忍，沒有父子骨肉之情。樂羊死後，葬於靈壽。^{②9}中山：古國名，春秋末年鮮虞人所建，在今河北省定縣、唐縣一帶，後為趙所滅。^{③0}拔：攻取，攻伐。^{③1}論功：評定功勞大小。^{③2}篋：小箱子，藏物之具。大曰箱，小曰篋。^{③3}再拜稽首：古代行跪拜禮時，拜了又拜，叩頭至地，表示高度尊敬。^{③4}羈旅：亦作「羈旅」，寄居異鄉。^{③5}樗里子：戰國中期秦國宗室名將，秦公子，名疾，秦孝公庶子，秦惠文王异母弟，又稱樗里子，也稱嚴君疾。因居樗里（一說楮里，今陝西渭南）而稱樗里疾。為人滑稽多智，秦人稱之為「智囊」。^{③6}公孫奭：秦國貴族，《戰國策》也作「公孫郝」、「公孫赫」，深為秦王所親信。司馬貞《史記索隱》按：《戰國策》作「公孫衍」。^{③7}議：非議，訛謗。^{③8}公仲侈：亦作「公仲棚」，戰國時韓國人。韓宣惠王時為相，利用秦、楚間的矛盾，使夾於秦楚兩大國之間的韓國得以生存。^{③9}卒：終於，最後。^{④0}爭：辯論，爭論。^{④1}息壤在彼：張守節《史記正義》：「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也。」王駿圖曰：「言息壤之盟，猶在彼也。」^{④2}大：據韓兆琦《史記箋證》，「大」與後面「悉」字重疊使用，疑「大」字衍，《戰國策》無「大」字，作「因悉起兵」。

【譯文】甘茂，楚國下蔡人。秦武王任他為左丞相。武王對甘茂說：「我想乘著容車

去三川郡地區，看一看周朝都城，這樣，就是死也心滿意足了。」甘茂說：「請允許我到魏國，與魏國相約去攻打韓國，請您派向壽輔助我一同前行。」甘茂（到魏國後）對向壽說：「你回去告訴大王，魏國已經聽從我的建議，但是我希望大王不要進攻韓國。」向壽回去把甘茂的話轉告給了秦武王。後來秦武王到息壤迎接甘茂。甘茂一到達，秦武王就問他不攻打韓國的原因。他回答說：「宜陽是韓國的一個大縣，名義上是縣，實際上是一個郡。如今大王冒著很大的危險，行軍千里去攻打它，實在難以取勝。以前曾參住在費邑，魯國有一個與他同姓名的人殺了人，有人告訴他的母親說『曾參殺了人』，他的母親若無其事地繼續織布。一會兒，又有一個人告訴他母親說『曾參殺了人』，他的母親仍然神情自如地織布。又過了一會兒，一個人又來告訴說『曾參殺了人』，他的母親隨即扔下織布的梭子，翻牆逃走了。憑著曾參的賢德及其母親對他的信任，當有三個人都懷疑他時，他的母親也會害怕他真的殺人了。現在，我的賢德比不上曾參，大王對我的信任也不如曾母對曾參的信任，而且會懷疑我的人不止三人，我擔心大王也會中途像曾參母親扔掉梭子一樣，不再信任我。當初，張儀向西吞并了巴蜀，向北開拓西河以外的疆土，向南奪取上庸。天下人并不因此而贊賞張儀，而是因此尊崇先王。魏文侯派樂羊領兵攻打中山，三年時間，纔攻取了中山。樂羊回國後論功請賞，魏文侯把一小箱子誹謗樂羊的文書給他看。樂羊嚇得連連叩頭拜謝說：『這不是我的功

勞，全靠君王的威力啊。』而現在，我甘茂祇是一個寄居秦國的下臣，樛里子和公孫奭二人，必定會藉口韓國強大而對我的攻韓計劃有所非議，大王一定會聽信他們。這樣一來，大王您欺騙了魏王，而我也要遭到韓相公仲侈的怨恨。」秦王說：「我不會聽信他們，請讓我和你立約爲誓。」最終還是派甘茂領軍進攻宜陽。過了五個月還沒攻取下來，樛里子和公孫奭果然出來反對這件事。秦武王召甘茂回國，想要退兵不攻了。甘茂說：「我們的息壤之誓還在那兒。」秦武王說：「是這樣。」於是秦武王大規模地出動軍隊，讓甘茂率領進攻宜陽。終於攻取了宜陽，韓襄王派公仲侈到秦國謝罪講和。

【原文】白起^①者。郿^②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③。昭王使白起爲上將軍^④。前後斬首虜^⑤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使蘇代^⑥厚幣說秦相應侯^⑦曰。武安君^⑧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⑨。漢中。北禽^⑩趙括^⑪之軍。雖周。召^⑫。呂望^⑬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⑭。則武安君必爲三公^⑮。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⑯不得已^⑰矣。秦嘗攻韓。圍邢丘^⑱。困上黨^⑲。上黨之人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⑳幾何^㉑人。故不如因^㉒而割^㉓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

是與應侯有隙^⑭。

【注釋】①白起（？—公元前二五七年）：又名公孫起，戰國時期秦國郿縣（今陝西眉縣常興鎮白家村）人，秦國名將，中國古代軍事家、統帥。為將三十多年，拔城七十餘座，共殲過百萬敵軍，有「人屠」的綽號。白起一生有伊闕之戰、華陽之戰、長平之戰等輝煌勝利，因功被封為武安君，與王翦、廉頗、李牧并稱戰國四大名將。②郿：春秋周邑，後為秦縣名，縣治在今陝西省眉縣東北。③秦昭王（公元前三二五年—公元前二五一年）：即秦昭襄王，嬴姓，名則，一名稷，戰國時秦國國君。④上將軍：行軍作戰時軍中的主帥。⑤首虜：首級和俘虜。⑥蘇代：戰國時東周洛陽乘軒里人。蘇秦兄弟或弟，亦習縱橫家言。曾為燕昭王所重，為燕策劃，主張聯合楚、魏，共制齊、秦。昭王與謀，攻破齊國，一時名顯諸侯。⑦應侯：即范雎（？—公元前二五五年），字叔，戰國時魏人。公元前二六六年被秦昭襄王拜為丞相，封之於應城（今河南魯山之東），故號為應侯。⑧武安君：即白起。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七八年）白起攻楚，取郿郢及漢中，因功被秦昭王封為武安君，取「以武安民」之意。⑨郿、郢：春秋楚文王定都於郢，惠王之初曾遷都於郿，仍號郢。因以「郿郢」指楚都。⑩禽：「擒」的古字。俘獲，被俘，制伏。⑪趙括（？—公元前二五九年）：戰國時期趙國人，趙國名將馬服君趙奢之子。熟讀兵書，但不曉活用。於長平之戰後期代替廉頗擔任趙軍主帥，由於指揮錯誤而使得趙軍全軍覆沒，自己也衝陣戰死，趙軍四十萬人盡數被秦將白起活埋。後以「趙

括」泛指誇誇其談、沒有實際本領的人。⑫周召：亦作「周邵」，周成王時共同輔政的周公旦和召公奭的并稱。兩人分陝而治，皆有美政。⑬呂望（約公元前一二八年—公元前一〇一五年）：姜姓，字子牙，被尊稱為太公望，後人多稱其為姜子牙、姜太公。中國歷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⑭王：統治，稱王。⑮三公：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⑯固：副詞。也，就。⑰不得已：無可奈何，不能不如此。⑱邢丘：古邑名。春秋屬晉，戰國屬魏，在今河南溫縣東。⑲上黨：地名。早見於春秋時期的晉國。其後，趙魏韓三家分晉，也占據上黨土地。及後，秦始皇統一天下，分為三十六郡，上黨是其中一郡。而上黨之國指中原諸國。⑳亡：通「無」，沒有。㉑幾何：猶若干、多少。㉒因：介詞。趁，乘。㉓割：分割，劃分。㉔隙：怨恨，仇隙。

【譯文】白起，郿邑人，善於用兵。事奉秦昭王，昭王任命白起為上將軍（攻打趙國），前後斬殺、俘虜了四十五萬人。趙國人十分震驚，派蘇代帶了重禮去游說秦國丞相應侯范雎：「武安君（白起）替秦國攻占奪取了七十多個城邑，南邊平定了鄢、郢都和漢中，北邊俘虜了趙括的軍隊，即使是周公、召公和呂望的功勳也不能超過這些。今天，如果趙國滅亡，秦王統治天下，那麼武安君一定位列三公，您甘願處於他的下位麼？不過，即使您不願處於他的下位，面對已成的事實，也無可奈何了。秦國曾經進攻韓國，包圍邢丘，圍困上黨，上黨的百姓都反而歸附了趙國，天下人不願做秦國的百姓

已經很久了。現在滅亡趙國，它北方的土地將會落入燕國，東方的土地將會落入齊國，南方的土地將會落入韓國和魏國，那麼您能得到的百姓就沒有多少了。所以不如趁此機會讓韓、趙兩國割讓土地，不要再讓武安君建立更大的功勳了。」於是應侯向秦王說：「秦國的軍隊疲勞了，請允許韓、趙兩國割地講和，暫且讓士兵們休息一下。」秦王聽從了應侯的話，雙方都停止了軍事行動。武安君從此與應侯有了嫌隙。

【原文】秦復發兵。使王陵^①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遂遠絕^②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無遂字）稱病篤^③。應侯請之不起^④。於是免為士伍。遷^⑤之陰密^⑥。屬安定。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遣^⑦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⑧。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⑨。有餘言^⑩。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注釋】^①王陵：戰國時秦國將軍。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二五九年），任五大夫，發兵攻打趙邯鄲，以戰不善免職。事見《史記·白起王翦列傳》。^②絕：橫度，越過。^③病篤：病勢沉重。^④不

起：不出任官職。⑤遷：流放，放逐。⑥陰密：秦縣名，縣治在今甘肅靈台縣西南。⑦遣：發送，打發。引申為驅逐、遣送。⑧杜郵：即杜郵亭，古地名。在今陝西省咸陽市東。戰國屬秦。⑨怏怏不服：怏怏，形容不滿意的神情。不服，不甘心、不承認。⑩餘言：謂未盡的話語。

【譯文】後來秦國再次發兵，派王陵進攻趙國。可是王陵作戰收穫不大。秦王想派武安君代替王陵統兵，武安君說：「現在秦國雖然殲滅了長平的趙軍，但秦國士兵死亡也超過半數，國內空虛，跋山涉水去奪取別人的國都，趙軍在裏邊接應，各國諸侯從外面進攻，打敗秦軍是必然之事，不能這樣做。」秦王強令武安君就職，武安君就聲稱病情加重了。應侯去請他，他始終不肯就任。於是秦王免去武安君的官爵，降為士兵，讓他遷往陰密去居住。武安君病重不能動身。秦王便派人去驅逐白起（武安君），下令不準他留在咸陽城中。武安君動身，走出咸陽城西門十里，到達了杜郵。秦昭王跟應侯及大臣們商議道：「白起被驅逐，他的內心還是鬱鬱不樂，很不甘心，有未說出的（不滿意）的話。」秦王便派使者賜給他一把劍，讓他自殺。武安君就自殺了。秦國人非常憐憫他，無論城鄉都祭祀他。

【原文】樂毅①聞燕昭王屈身②下士③。先禮郭隗④以招賢者。毅為魏使燕。遂委

質^⑤爲臣。昭王以爲亞卿^⑥。時齊湣王^⑦強。自矜^⑧。百姓弗堪^⑨。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魏以伐齊。昭王悉^⑩起兵。使毅爲上將軍^⑪。并護^⑫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⑬。諸侯兵罷歸。而毅獨追入臨灾^⑭。盡取齊寶財物輸^⑮之燕。昭王大悅。封樂毅於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⑯。即墨^⑰未服。會^⑱燕昭王卒。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⑲於毅。及即位。齊之田單^⑳聞之。乃縱反間^㉑於燕曰。齊城不下^㉒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㉓。且^㉔留齊。南面而王^㉕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已疑毅。得齊間^㉖。乃使騎劫^㉗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復得齊城。

【注釋】①樂毅：魏將樂羊後裔，戰國後期杰出的軍事家。公元前二八四年，他統帥燕國等五國聯軍攻打齊國，連下七十餘城，創造了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②屈身：降低身分，委屈自身。③下士：屈身交接賢士。④郭隗：生卒年不詳，戰國中期燕國（今保定滿城縣）人，燕昭王客卿。他向燕昭王獻計，要國君廣納賢才。於是昭王給他建了宮室曰「金台」，堂號爲「尊賢堂」，并把他當作老師來尊重。結果樂毅、鄒衍、劇辛及其他有才能的人皆來歸附燕國，燕國因此強大起來。⑤委質：向君主獻禮，表示獻身。引申爲臣服、投靠。⑥亞卿：周制，卿分上、中、下三級，

次者爲中卿，又稱亞卿。⑦齊湣王（約公元前三二三年—公元前二八四年）：本名田地，齊宣王之子，田齊政權第六任國君。公元前三〇一年即位，在位十七年。曾破秦、燕等國，控制楚國，滅宋國。⑧自矜：自負，自誇。⑨弗堪：受不了。⑩悉：盡其所有。⑪上將軍：行軍作戰時軍中的主帥。⑫護：總領，統轄。司馬貞《史記索隱》：「護謂總領之也。」⑬濟西：濟西之戰是燕國主將樂毅在濟水（今山東省濟南西北）之西與齊國進行的戰爭。⑭臨災：古邑名。亦作臨淄、臨淄，以城臨災水得名。故址在今山東淄博市東北舊臨淄。⑮輸：輸送，轉送。⑯莒：春秋時邑名。原爲莒國領地，後屬魯，又屬齊。在今山東省莒縣。⑰即墨：古地名。在今山東平度東南。戰國時爲齊邑，秦置縣，北齊廢。⑱會：副詞。恰巧，適逢。⑲不快：不愉快，不高興。⑳田單：戰國時期齊國名將。齊湣王時曾爲臨淄（今淄博東北）市掾。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二八四年），燕將樂毅率五國聯軍破齊，燕軍攻下臨淄，田單率族人以鐵皮護車軸，平安逃至即墨（今平度東南），表現出軍事才能。在即墨被困之際，被軍民推爲將，組織齊人抵抗。在他的帶領下，齊軍大敗燕軍，收復失地，迎齊襄王法章還都臨淄。田單受封安平君，任齊相。㉑反間：誘使敵方的間諜或其他人反爲我用，制造其內訌而伺機取勝。《孫子·用間》：「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㉒不下：沒有攻克。㉓連兵：聯合兵力，集結軍隊。㉔且：副詞，將要。㉕王：統治，稱王。㉖間：離間。㉗騎劫（？—公元前二七九年）：戰國時期燕人，燕國將領。樂毅伐齊，下齊七十餘城，齊將田單縱反間於燕，燕惠王乃令騎劫代毅爲將，田單設計懈燕軍鬥志，大敗燕軍，殺騎劫。

【譯文】樂毅聽說燕昭王降低身分，禮賢下士，首先尊敬郭隗，以此招徠天下的賢能之人。一次魏昭王派樂毅出使燕國，樂毅就歸順燕國做了臣子，燕昭王任他為亞卿。當時，齊湣王强悍、自負，百姓不能忍受。於是燕昭王派樂毅聯合趙國、楚國和魏國共同攻打齊國。燕昭王出動全部軍隊，派樂毅擔任上將軍，并總領趙、楚、韓、魏、燕五國的軍隊進攻齊國。在濟西打敗了齊軍。各國軍隊撤兵回國，而樂毅又統率燕軍獨自追擊，一直到達臨淄，將齊國的財寶全部掠取運回燕國。燕昭王十分高興，封樂毅為昌國君。樂毅攻占齊國的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設置郡縣，隸屬燕國，祇有莒邑和即墨兩座城邑沒有降服。恰逢燕昭王去世，新即位的惠王在當太子時曾對樂毅不滿，即位後，齊國田單聽說了這個情況，就派人到燕國施行反間計，說道：「齊國城邑沒有攻克的祇有兩座了。然而它們之所以還沒有被攻占，據說是樂毅與燕國新國君有隔閡，他想集結軍隊，將來留在齊國，做齊國的君主。齊國現在唯恐燕國另派其他將軍來。」燕惠王本來就懷疑樂毅，聽到齊國挑撥離間的話，就派將領騎劫代替統兵并召回樂毅。樂毅知道燕惠王派人代替自己是不懷好意，（害怕被殺）就西去投降了趙國。齊國大將田單後來打敗了騎劫，全部收復了齊國的城邑。

【原文】廉頗^①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②者。趙人也。趙王與秦王會澠池^③。秦

王飲酒酣^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⑤。趙王鼓瑟。秦御史^⑥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⑦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⑧缶。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⑨相如。相如張目^⑩叱^⑪之。左右皆靡^⑫。於是秦王不懌^⑬。爲壹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⑭酒。終不能加勝於趙。

【注釋】①廉頗（約公元前三二七年—公元前二四三年）：戰國時期趙國杰出的軍事家，與白起、王翦、李牧并稱「戰國四大名將」。②藺相如（約公元前三二九年—公元前二五九年）：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根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所載，他的生平最重要的事迹有「完璧歸趙」、「澠池之會」與「負荊請罪」這三個事件。③澠池：地名，在今河南省澠池縣西。戰國時爲澠池邑，先後屬鄭、韓、秦。④酣：飲酒盡興，半醉。⑤瑟：古代一種撥絃樂器，亦作「鈸」，春秋時已流行，常與古琴或笙合奏。⑥御史：官職名，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皆有御史，爲國君親近之職，掌文書及記事。⑦缶：古同「缶」，瓦質的打擊樂器。⑧進：進奉，奉獻。⑨刃：名詞作動詞，意爲用刀劍殺、割。⑩張目：瞪大眼睛，憤怒貌。⑪叱：責罵，呵斥。⑫靡：倒退，後退。⑬懌：喜悅，快

樂。^⑭竟：終了，完畢。

【譯文】廉頗是趙國的杰出將領，藺相如也是趙國人。趙惠文王與秦昭王在澠池相會結盟，當秦昭王酒興正濃時，就微帶醉意地說：「我私下聽說趙王喜愛音樂，那就請您彈瑟助個興吧！」趙王便彈起瑟來。秦國的御史大夫走上前來，寫道：「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一起飲酒，秦王讓趙王彈瑟。」藺相如也上前說：「趙王私下聽說秦王擅長秦地音樂，請允許我獻上瓦缶，（請秦王敲一敲，）來共同娛樂。」秦王大怒，不答應。於是藺相如就向前遞上一個奏樂用的瓦缶，并跪下請秦王演奏。秦王還是不肯敲。藺相如說：「大王如果不敲，在這五步之內，我就拿我頸項裏的血濺大王的身！」這時秦王的侍從想要殺他，相如憤怒地瞪大眼睛，大聲呵斥，侍從們都嚇得後退。於是秦王極不情願地敲了一下瓦缶。藺相如回頭招呼趙國御史寫道：「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秦國的大臣們說：「請拿趙國十五座城池給秦王賀壽！」藺相如也回敬道：「請拿秦國的咸陽城為趙王祝壽！」就這樣直到酒宴完畢，秦王始終都不能壓倒趙王。

【原文】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①。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②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

吾羞^③。不忍爲之下。宣言^④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⑤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⑥。於是舍人^⑦相與^⑧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⑨君之高義^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⑪。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⑫之。恐懼殊甚^⑬。且庸人^⑭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⑮。請辭去。相如固^⑯（固舊作故。改之）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⑰秦王。曰。不若^⑱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⑲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驚^⑳。獨何畏廉將軍哉。顧^㉑吾念^㉒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鬥^㉓。其勢不俱^㉔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㉕也。頗聞之。肉袒^㉖負荊^㉗。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㉘之人。不知將軍寬^㉙之至此也。卒相與^㉚歡。爲刎頸之交^㉛。

【注釋】①右：古代崇右，故以右爲上。②野戰：交戰於曠野。③羞：謂以爲耻辱。④宣言：揚言，故意散布某種言論。⑤已而：旋即，不久。⑥避匿：躲藏，躲避。⑦舍人：戰國及漢初王公貴人私門之官。⑧相與：共同，一道。⑨慕：思慕（仰慕），嚮往。⑩高義：行爲高尚合於正義。⑪同列：同一班列，同等地位。⑫畏匿：畏怯回避。⑬殊甚：猶很、非常。形容程度深。⑭庸人：平常的人。⑮不肖：不成材。⑯固：通「故」。所以，因而。⑰孰與：比對方怎麼樣。表示疑問語氣，用於比照。⑱不若：不如，比不上。⑲廷：名詞作狀語，在廳堂上。⑳驚：喻低劣無

能。②₁顧：但是。②₂念：思慮，考慮。②₃鬥：戰鬥，爭鬥。②₄俱：一樣，等同。②₅私讎：私人的怨仇。②₆肉袒：去衣露體。古代在祭祀或謝罪時表示恭敬和惶懼。②₇負荊：背負荊條，謂願受杖。後以「負荊請罪」為向人賠禮道歉之典。②₈鄙賤：卑微下賤。有時用作謙詞。②₉寬：度量寬宏，寬厚。③₀相與：互相，交相。③₁刎頸之交：同生死、共患難之交情。刎頸，割脖子。交，交情、友誼。比喻可以同生死、共患難的朋友。

【譯文】灑池會盟結束回國，趙王因為藺相如功勞卓著，便任命他為上卿，職位在廉頗之上。廉頗不滿地說：「我身為趙國大將，有攻城掠地、曠野奮戰的功勞，而藺相如祇憑三寸之舌立了點功，職位反而比我高，況且他藺相如本是卑賤之人，卻讓我在他之下，這是對我極大的羞辱！」并揚言道：「我如果碰到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相如聽到後，每到上朝時，常常推說有病不去。過了不久，藺相如外出，遠遠望見廉頗，連忙指引車子躲避讓開。於是相如的家臣就一起進諫說：「我們之所以離開親人來事奉您，是仰慕您高尚的節義。如今，您與廉將軍地位相同，廉將軍口出狂言，可您怕他、躲他，也害怕得太過分了，就算是普通人尚且感到羞耻，更何況您身為將相呢！我們沒有才德，請允許我們走吧！」相如因此挽留他們說：「廉將軍與秦王相比，你們看誰更厲害？」回答說：「廉將軍比不上秦王。」相如繼續說：「就算是秦王那樣的威嚴，我

也敢於當堂呵斥他，羞辱他的大臣們，我雖愚笨無能，為何會單單害怕廉將軍呢？祇不過我考慮的是，強秦之所以不敢對趙國用兵，就是因為有我們兩人在呀，如今若兩虎相鬥，勢必不能共存。我之所以這樣忍讓，無非是把國家的急難擺在前面，而把個人的怨仇放在後面。」廉頗聽說後，非常慚愧，就袒露著上身，背著荊條，由賓客帶引來到藺相如的門前請罪，對相如說道：「我這個粗鄙淺薄之人，想不到將軍胸懷寬大到如此程度！」二人終歸於好，成爲生死與共的好朋友。

【原文】趙奢^①者。趙之田部吏^②也。收稅而平原君^③家不肯^④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⑤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⑥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⑦。今縱^⑧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⑨。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⑩。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⑪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⑫。而君爲貴戚^⑬。豈輕^⑭於天下邪^⑮。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王用之治國賦^⑯。國賦大治^⑰。民富而府庫^⑱實。

【注釋】①趙奢：戰國時期趙國貴族，亦是當時名將，因功被賜爵號爲馬服君。②田部吏：徵收田賦的官吏。③平原君：嬴姓，趙氏，名勝，戰國時期趙國宗室大臣，趙武靈王之子，趙惠文王之弟，

封於東武（今山東武城），號平原君。在趙惠文王和趙孝成王時任相，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以善於養士而聞名，門下食客曾多達數千人。和齊國孟嘗君田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楚國春申君黃歇合稱戰國四公子。④肯：願意。⑤用事者：當權管事的人。⑥因：介詞。趁，乘。⑦公子：古代稱諸侯之庶子，以別於世子，亦泛稱諸侯之子。⑧縱：放縱，聽任。⑨削：削弱。⑩加兵：謂發動戰爭，以武力進攻。⑪安：副詞，表示疑問，相當於「怎麼」、「豈」。⑫固：穩固，安定。⑬貴戚：帝王的親族。⑭輕：輕視，鄙視。⑮邪：語氣助詞，表疑問。⑯國賦：國家規定的賦稅。⑰大治：謂政治修明，局勢安定。此處指稅收。⑱府庫：舊指國家貯藏財物、兵甲的處所。

【譯文】趙奢是趙國徵收田賦的官吏。有次在收取租稅時，平原君家不肯繳納，趙奢依法辦理，殺了平原君家九個管事的人。平原君大怒，要殺死趙奢。趙奢趁機勸說道：「您在趙國是貴公子，現在要是縱容您的家臣而不遵守國家法令，就會削弱法令的權威，法令的權威削弱了就會使國家衰弱，國家衰弱了諸侯各國就要出兵來侵犯，諸侯出兵侵犯，趙國就會滅亡，您還怎樣保有這些財富呢？像您這樣地位高貴的人，能够奉公守法，就會使大家都奉公守法，大家都奉公守法，就能使國家強盛，國家強盛了趙國就會穩固，而您身為趙國皇親，難道還會被天下人輕視嗎？」平原君認為趙奢賢能，把他推薦給趙王。趙王於是任用他管理全國賦稅，國家賦稅管理得很好，百姓富裕，國庫充實。

【原文】秦伐韓。軍闕與^①。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②。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③長平^④。使廉頗將。固壁^⑤不戰。秦之間^⑥言曰。秦之所惡^⑦。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⑧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⑨。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⑩也。而括易^⑪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

【注釋】①闕與：地名。戰國時韓邑，後屬趙。在今山西省和順縣西北。②馬服君：馬服，戰國趙地，在今河北省邯鄲市西北。趙封其名將趙奢於此，賜號爲馬服君。後以「馬服」指趙奢。③相距：對峙。距，通「拒」。④長平：古城名，故址在今山西省高平縣西北。戰國時秦白起曾大敗趙括，坑殺趙降卒四十餘萬於此。⑤固壁：猶固壘。⑥間：間諜。⑦惡：畏懼，擔心。⑧言：談論。⑨善：贊同，應諾。⑩死地：絕境。⑪易：輕易，輕率。

【譯文】後來秦國攻打韓國，軍隊駐扎在闕與。趙王便派趙奢爲將，去援救韓國，結果大敗秦軍。趙惠文王賜趙奢封號爲馬服君。後來，趙孝成王即位。秦國和趙國的軍隊在長平對峙。趙王派遣廉頗帶兵對陣，趙軍堅守營壘不應戰。秦國の間諜散布謠言說：

「秦國最擔心的，就是怕趙奢的兒子趙括擔任將軍。」趙王因此用趙括為將，替代廉頗。趙括從小就學習兵法，談論軍事，認為天下沒有誰能比得上自己。他曾經和父親趙奢談論用兵作戰，趙奢也難不倒他，但并不認為他是將帥之才。趙括的母親問其中的緣故，趙奢說：「用兵打仗是敵我雙方處於生死之地的重大事，而他卻誇誇其談。趙國不用他為將也就罷了，要是一定讓他為將，使趙軍失敗的人一定就是他。」

【原文】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①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②。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③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④。歸藏家。而日視便利⑤田宅可買者。王以為何如⑥其父。父子异心。願王勿遣。王曰。母⑦置⑧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⑨更約束⑩。易置⑪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⑫奇兵⑬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⑭之。

【注釋】①奉：通「捧」。捧著。②士大夫：將佐，將士。③東向：亦作「東鄉」或「東嚮」，面向東。古代以東為上方、尊位。④金帛：黃金和絲綢，泛指錢物。⑤便利：有利，方便。《墨子·尚

同中》：「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強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⑥何如：何似，比……怎麼樣。⑦母：趙括的母親。⑧置：擱置，放下。⑨悉：盡，全。⑩約束：規章，法令。⑪易置：改設，更換，改變位置。⑫縱：通「總」，統率。⑬奇兵：出乎敵人意料而突然襲擊的軍隊。⑭坑：活埋。

【譯文】等到趙括將要領軍出發，他母親上書給趙王，說道：「趙括不能派做將軍。」趙王說：「爲什麼？」回答說：「當初我侍奉他父親趙奢，那時他父親做將軍，親自捧著飯菜侍奉幾十人用餐，所結交的朋友有幾百人；大王和王族所賞賜的東西，全部分給下屬將領；從接受命令的那天起，就不過問家裏的事。現在趙括剛做將軍，就面向東方接受部下的參見，軍吏沒有敢抬頭看他的；大王賞賜的金銀綢緞，全都拿回家收藏起來，而且天天打聽哪裏有便宜合適、可以買下的田地房屋。大王覺得這哪一點像他父親？父親與兒子的心地截然不同，希望大王不要派他領兵。」趙王說：「老人家您就別管這件事了，我已經決定了。」趙王最終還是派遣趙括爲將。趙括代替廉頗以後，全部更改了軍紀制度，撤換了軍官。秦國大將白起聽到這些以後，派出奇兵射死了趙括。於是趙國幾十萬大軍投降了秦軍，秦軍將他們全部活埋了。

【原文】李牧①者。趙之北邊②良將也。常居代③鴈門④。備⑤匈奴。日饗士⑥。習

騎射。謹^⑦烽火^⑧。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⑨。急入收保^⑩。有敢捕虜^⑪者斬。如是數歲^⑫。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⑬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⑭。復請牧。牧固^⑮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⑯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⑰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⑱習戰。大縱^⑲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⑳不勝。以數千人委^㉑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㉒。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㉓。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注釋】①李牧（？—公元前二二九年）：戰國時期趙國杰出將領，受封趙國武安君。李牧的生平活動大致可劃分爲兩個階段：前一段是在趙國北部邊境抗擊匈奴，后一段以抵禦秦國爲主。與白起、廉頗和王翦并稱爲戰國四大名將。②邊：邊境，邊界。③代：古國名。在今河北蔚縣東北，建於戰國以前，公元前四七五年爲趙襄子所滅。④鴈門：「鴈」同「雁」。郡名，戰國趙地。秦置郡，今山西北部皆其地。張守節《史記正義》：「今鴈門縣代地，故云代鴈門也。」⑤備：防備，戒備。⑥饗士：以酒食款待士兵，犒勞士卒。⑦謹：慎守，嚴守。⑧烽火：古時邊防報警的煙火。⑨盜：侵犯。⑩收保：古

代邊境上設置的兼有儲藏物資和防衛作用的小城堡。保，通「堡」。⑪捕虜：亦作「捕擄」。俘獲。⑫歲：年。一年為一歲。⑬讓：責備，責問。⑭田畜：耕種與畜牧。⑮固：副詞。一再，執意，堅決地。⑯乃：副詞。纔。⑰邊士：猶邊卒。⑱勒：統率，部署。⑲縱：廣泛地，任意地。⑳佯北：假裝敗退。㉑委：司馬貞《史記索隱》：「委謂弃之，恣其殺略也。」㉒陳：同「陣」。軍伍行列，戰鬥隊形。㉓東胡：我國古代的少數民族。因居於匈奴之東，故名。春秋、戰國時，南鄰燕國，後為燕所破，遷於今西遼河上游一帶。秦末東胡強盛，後為匈奴冒頓單于擊敗。餘衆退居烏桓山和鮮卑山，分別稱烏桓、鮮卑。見《史記·匈奴列傳》。後亦為我國東北地區少數民族的泛稱。

【譯文】李牧是趙國鎮守北方邊境的優秀將領。他經常駐扎在雁門，防備匈奴，每天用豐厚的酒食犒勞將士，帶領他們練習騎馬、射箭，小心地把守烽火台，增加偵察人員，優待戰士。李牧做出規定說：「匈奴如果侵入邊境來搶掠，應立即退入營壘堅守，有敢擅自捕捉俘虜的要斬首。」這樣一連好幾年，趙軍也沒有什麼傷亡和損失。然而匈奴認為李牧膽怯，即使是趙國邊境上的士兵也認為自己的將軍膽怯。趙王責備李牧，李牧依然如故。趙王大怒，將其召回，派另外的人代他為將。這一年多，匈奴每次來侵犯，新任將軍便領兵出戰。每次出戰，多是失利，損失傷亡慘重，邊境不能耕種、放牧。於是趙王又請李牧為將。李牧一再說自己有病。趙王於是就強令他出來率軍守邊。

李牧說：「大王一定要任用臣下的話，必須依我以前的做法，我纔敢接受任命。」趙王答應了他。李牧到了邊境，按照原來的規定辦事。匈奴好幾年都一無所獲，卻始終認為李牧膽怯。守邊的士兵每天得到犒賞卻感覺自己無用武之地，都希望與匈奴打一仗。於是李牧部署將士習練戰法，又讓百姓把大批牲畜趕出去四處放牧，百姓漫山遍野。匈奴先派小股兵力入侵，李牧假裝敗走，丟下幾千人給匈奴。單于聽到此事，率領大批軍隊入侵。李牧布置許多奇陣，張開軍陣的左右兩翼包圍伏擊匈奴，大破其軍，斬殺匈奴騎兵十餘萬。接著又打敗東胡，單于遠逃。從此匈奴不敢接近趙國邊境。

【原文】屈原^①者。名平。楚之同姓^②也。為楚懷王左徒^③。博聞強志^④。明^⑤於治亂^⑥。嫺^⑦於辭令^⑧。入則與王圖議^⑨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⑩。應對諸侯。王甚任^⑪之。上官大夫^⑫與之同列^⑬。而心害^⑭其能。懷王使平造為憲令^⑮。平屬^⑯草藁^⑰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⑱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⑲平。平疾^⑳王聽之不聰^㉑也。讒諂^㉒之蔽明^㉓也。邪曲^㉔之害公也。方正^㉕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㉖而作離騷^㉗。平既絀^㉘。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反。平雖放流。睠顧^㉙楚國。冀幸^㉚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㉛子蘭^㉜卒使上官大夫短^㉝原於頃襄王^㉞。

頃襄王怒而遷^{③⑤}之。遷於江南。遂自投汨羅^{③⑥}以死。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原既死之後。楚日^{③⑦}以削^{③⑧}。竟^{③⑨}為秦所滅。

【注釋】①屈原（約公元前三四〇年—公元前二七八年）：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末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事楚懷王，曾任左徒、三閭大夫等職，學問博、見識廣，彰明法度，舉賢授能，初為懷王所信用。主張聯齊抗秦。子蘭（懷王幼子）、上官大夫等害其能，進讒言於王，王乃疏原。懷王死後又因頃襄王聽信讒言而被流放，原既痛國之危亡，又感理想無法實現，遂投汨羅江而死。屈原開創了「楚辭」這一詩歌樣式，對後世文學具有極大影響，代表作有《離騷》《九章》《天問》《九歌》等篇。②同姓：指同祖的兄弟。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兒子，因受封於屈地，而為屈氏。張守節《史記正義》：「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為卿，因為氏。」③左徒：戰國時楚國官名。後人因屈原嘗為楚懷王左徒，即用以指屈原。④博聞強志：同「博聞強識」。見聞廣博，記憶力強。⑤明：懂得，瞭解，通。⑥治亂：謂治理混亂的局面，使國家安定、太平。⑦嫺：熟習。⑧辭令：應對的言辭。⑨圖議：計議，商討。⑩賓客：春秋、戰國時多用稱他國派來的使者。⑪任：指信任、信仰。⑫上官大夫：生卒年不詳。戰國時楚國大臣。為人奸佞，妒賢忌能。因忌屈原之才，屢向楚懷王進讒言，使之疏遠屈原。後楚懷王不聽屈原忠告貿然赴秦，被囚，死於秦，頃襄王即位。時屈原慙而作《招魂》，以抒發對楚懷王囚死秦國

的悲憤。貴族子蘭因之大怒，上官大夫受其指使，向頃襄王進讒言，誣害屈原，屈原因之被逐江南。一說即靳尚。《新序·節士》稱「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張守節《史記正義》：「王逸云上官靳尚。」^⑬同列：同一班列，同等地位。亦指地位相同者。^⑭害：妒忌。^⑮憲令：法令。^⑯屬：撰寫，纂輯。^⑰草藁：初擬的文稿或畫稿等。司馬貞《史記索隱》：「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也。」^⑱伐：自我誇耀。^⑲疏：疏遠，不親近。^⑳疾：憂慮。^㉑聰：明察。^㉒讒諂：好讒譖諂之人。^㉓蔽明：遮掩眼光。^㉔邪曲：指品性不正的人。^㉕方正：指人行爲、品性正直無邪。^㉖幽思：深思，沉思。^㉗離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㉘紕：通「黜」。貶退，排斥，廢除。^㉙睠顧：亦作「眷顧」。垂愛，關注。^㉚冀幸：猶希冀、僥幸。^㉛令尹：春秋戰國時楚國執政官名，相當於宰相。^㉜子蘭：半姓，名子蘭（一作闌），戰國時楚國令尹。楚懷王子，頃襄王弟。楚懷王三十年（公元前二九九年），秦昭王誘騙楚懷王去秦（今陝西咸陽）會盟，昭睢、屈原等大臣反對懷王去秦，他卻力勸懷王前去會盟。懷王入秦，被秦扣留，後死於秦。頃襄王即位（公元前二九八年），他任令尹，掌握楚國軍政大權。他與上官大夫誣害屈原，迫使屈原流放江南。約頃襄王七年，楚人因其勸懷王入秦而不返，免令尹之職，以子椒接任。^㉝短：謂指摘缺點，揭發過失。^㉞頃襄王：即楚頃襄王（公元前二九八年—公元前二六三年在位），楚懷王之子，半姓，原名熊橫。太子時期，在秦國當人質。公元前三〇二年熊橫逃回楚國。楚懷王被困於秦後繼位。^㉟遷：流放，放逐。^㊱汨羅：江名，湘江支流，在湖南省東北部。上游汨水有東西兩源：東源出江西

省修水縣境，西源出湖南省平江縣東北境龍璋山。兩源在平江縣城西匯合後稱汨羅江，西流到湘陰縣北注入洞庭湖。③7日：每天，一天一天的。③8削：削弱。③9竟：終於，到底，最後。

【譯文】屈原，名平，是楚王的同族人，擔任楚懷王的左徒。他見聞廣博，記憶力強，通曉國家保持安定、避免動亂的道理，擅長言語應對。在朝中就與楚王商討國家大事，制定政令；對外就接待他國使者，處理與諸侯國的外交事務。楚懷王對他十分信任。上官大夫和屈原職位相等，卻嫉妒屈原的才能。有一次，懷王讓屈原制訂法令。屈原寫好草稿，還未最後修定完成。上官大夫看到後欲強占為己有，屈原不肯給他。他就向楚懷王進讒言說：「大王讓屈原制訂法令，上上下下無人不知。每頒布一項法令，屈原就誇耀是自己的功勞，說『除了我之外沒有人能夠做得出來！』」楚懷王聽後很生氣，就漸漸疏遠了屈原。屈原痛心楚懷王聽信人言而不明察真相，被讒譖諂媚的人蒙蔽而不明事理，致使邪惡者傷害公道，正直的人不能為朝廷所容，所以憂愁沉思而寫成《離騷》。屈原遭貶黜之後，秦國大敗楚兵，懷王被困於秦國而不得生還。屈原雖然身遭流放，還是眷戀楚國，期望懷王能悔悟過來，習俗能得到改正。令尹子蘭指使上官大夫向頃襄王說屈原的壞話，頃襄王聽後發怒，將屈原放逐遠地。最終屈原投汨羅江而死。屈原死後，楚國一天天削弱，終被秦國所滅。

【原文】豫讓^①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②。而無所知名^③。去而事智伯^④。智伯甚尊寵^⑤之。及智伯伐趙。趙襄子^⑥與韓。魏^⑦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⑧智伯頭以爲飲器^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爲刑人^⑩。入宮塗^⑪廁。欲以刺^⑫襄子。襄子如廁。心動^⑬。執問^⑭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⑮。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⑯也。吾謹避之耳。釋去之。居^⑰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⑱。吞炭爲啞^⑲。行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材。委質^⑳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㉑子。近幸子乃爲所欲^㉒。顧不易邪^㉓。何乃殘身苦形^㉔。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爲^㉕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㉖。頃之。襄之當出。豫讓伏^㉗於所當^㉘過之橋下^㉙。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㉚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㉛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㉜遇^㉝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㉞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注釋】①豫讓：姬姓，畢氏，春秋戰國間晉人，爲晉卿智瑤家臣。晉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四五三年），趙、韓、魏共滅智氏。豫讓用漆塗身，吞炭使啞，暗伏橋下，謀刺趙襄子未遂，後為趙襄子所捕。臨死時，求得趙襄子衣服，拔劍擊斬其衣，以示為主復仇，然後伏劍自殺。②范氏及中行氏：原為春秋晉國兩大家族，后被趙氏、魏氏、韓氏、智氏四家聯手驅逐。③知名：聲名為世所知，猶出名。④智伯（？—公元前四五三年）：名瑤，又稱智襄子，春秋時期晉國四卿之一。⑤尊寵：尊重寵幸。⑥趙襄子（？—公元前四二五年）：名毋恤（又作無恤），戰國時期趙國的創始人。⑦韓、魏：指春秋時晉國的韓氏、魏氏兩家大臣，後又共同分晉立國而為諸侯。⑧漆：塗漆。⑨飲器：飲酒的器皿。⑩刑人：受刑之人，古代多以刑人充服勞役的奴隸。⑪塗：塗抹。⑫刺：刺殺，殺死。⑬心動：指心跳，突感不安。⑭執問：拘留訊問。⑮刀兵：泛指兵器。⑯義人：言行符合正義或道德標準的人。⑰居：經過，表示相隔若干時間。⑱厲：生癩瘡，癩瘡。司馬貞《史記索隱》：「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⑲啞：由於生理缺陷或疾病而不能說話；發音困難，聲音低沉而不圓潤。司馬貞《史記索隱》：「啞謂瘖病。《戰國策》云：（讓）漆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⑳委質：亦作「委摯」，亦作「委贄」，引申為臣服、歸附。㉑近幸：寵愛。㉒所欲：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因得殺襄子。」㉓顧不易邪：顧，豈、難道。邪，語氣助詞，表反問。㉔形：形體，身體。㉕所為：司馬貞《史記索隱》：「劉氏云：『謂今為癡啞也。』」㉖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司馬貞《史記索隱》：「言寧為厲而自刑，

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②7}伏：隱藏，埋伏。^{②8}當：副詞，相當於「將」、「將要」。^{②9}橋下：張守節《史記正義》：「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③0}數：數落，責備，責問。^{③1}獨：副詞。僅僅，唯獨。^{③2}衆人：一般人。^{③3}遇：對待。^{③4}國士：一國中才能最優秀的人物。

【譯文】豫讓是晉國人，過去曾經事奉過范氏和中行氏，沒有什麼名聲。後離開范氏、中行氏而去事奉智伯，智伯非常尊重寵信他。等到智伯攻伐趙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消滅了智伯，三家瓜分了他的封地。趙襄子把智伯頭骨塗上油漆作為飲酒的器皿。豫讓則逃到山中，改名易姓。裝扮成被判刑做苦役的人，潛入趙襄子的宮中粉刷廁所，準備刺殺趙襄子。襄子上廁所時，心裏突感不安，便拘留詢問正在粉刷廁所的刑人。豫讓衣內夾著凶器，見事已敗露，便說：「我要給智伯報仇！」趙襄子的隨從要殺掉他，襄子說：「他是深明大義的人，我小心地躲著他就是了！」於是放了豫讓。過了不久，豫讓又將全身塗滿油漆，使皮膚過敏長滿癩瘡，吞炭使嗓子變得沙啞，在街上討飯，連他的妻子都不認識他。走在路上遇見朋友，朋友認出他後，問道：「以您的才能，委身去侍奉趙襄子，襄子一定會寵信您。有趙襄子的寵信，到那時您要幹您想幹的事（刺殺趙襄子），豈不是更容易嗎？何苦摧殘自己的身體、醜化自己的形象！用這樣的辦法想

要達到報復襄子的目的，不是很困難嗎？」豫讓說：「既然委身事奉別人，又想殺他，這是懷著二心事奉他的君主。如此做法對我來說更艱難，我之所以這樣做，是爲了使天下後世懷著二心去事奉君主的人感到羞愧。」過不多久，襄子要外出，豫讓潛伏在他將要經過的橋下。襄子來到橋上，馬忽然受驚。襄子說：「一定是豫讓在這裏。」派人查問，果然是豫讓。這時襄子責問豫讓道：「你過去不也事奉過范氏、中行氏嗎？智伯把他們都消滅了，而你又不爲他們報仇，反而委身做智伯的臣子。現在智伯死了，你爲什麼唯獨要爲他這樣三番五次地報仇呢？」豫讓說：「我事奉過范氏、中行氏，他們祇把我當一般人看，所以我祇像一般人那樣報答他們。至於智伯，他把我當國家杰出之士對待，所以我要以一個杰出人物那樣的道義來回報他。」

【原文】李斯^①者。楚上蔡^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游會稽^③。斯及中車府令^④趙高^⑤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⑥以數直諫使監兵^⑦上郡。蒙恬^⑧爲將。少子胡亥^⑨從。始皇帝至沙丘^⑩。疾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⑪蒙恬。與喪^⑫會^⑬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⑭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劍以自殺。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⑮。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⑯。常侍中^⑰用事^⑱。

【注釋】①李斯（公元前二八〇年—公元前二〇八年）：名斯，字通古，戰國末年楚國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縣西南方）人。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後入秦為官，得到呂不韋提拔，秦王政四年（公元前二四三年）寫《諫逐客書》給秦王，被秦王任為廷尉。十年後，再助秦王統一天下，不久便升為丞相。後來，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在他統一言論的建議下，秦消毀民間《詩》《書》等百家之學，坑殺儒生，史稱「焚書坑儒」。②上蔡：古蔡國所在地。司馬貞《史記索隱》：「《地理志·汝南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③會稽：山名，在浙江省紹興縣東南。相傳夏禹大會諸侯於此計功，故名。一名防山，又名茅山。④中車府令：官名。秦代始置，掌皇帝車輿。後代亦有設「車府署令」者，或屬太常寺，或屬太僕寺。⑤趙高（？—公元前二〇七年）：秦人。先世為趙貴族，父母有罪，沒入秦宮為宦官。通獄法，任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始皇卒，唆使胡亥與丞相李斯矯詔賜死始皇長子扶蘇，立胡亥為二世。任郎中令，居中用事，誅戮宗室大臣。陳勝、吳廣起義後，又誣殺李斯，為中丞相，封武安侯。陰謀作亂，於朝指鹿為馬，凡不阿從者皆藉故誅之。二世三年，劉邦率軍入關，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卒為子嬰所殺。⑥扶蘇（？—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長子，曾諫阻坑殺諸儒生，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始皇死，趙高李斯矯命賜死。⑦監兵：監軍。⑧蒙恬（？—公元前二一〇年）：姬姓，蒙氏，名恬，祖籍齊國，戰國時為秦國名將，因北防匈奴而出名。⑨胡亥：即秦二世（公元前二三〇年—公元前二〇七年），嬴

姓，是秦始皇第十八子，繼任為秦二世，公元前二一〇年至公元前二〇七年在位。⑩沙丘：古地名，在今河北省廣宗縣西北大平台。秦始皇巡視途中病逝於沙丘平台。⑪屬：委托，囑咐。⑫與喪：參與喪事，此處「與」有「主持」之意。⑬會：會合，聚會。⑭詐：作假，假裝。⑮發喪：辦理喪事。⑯郎中令：官名。始置於秦，為九卿之一，掌守衛宮殿門戶。⑰侍中：古代職官名。秦始皇，兩漢沿置，為正規官職外的加官之一。因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宮廷，與聞朝政，逐漸變為親信貴重之職。⑱用事：執政，當權。

【譯文】李斯是楚國上蔡人，任秦國丞相。秦始皇出游到會稽，李斯及中車府令趙高一同跟隨。始皇有二十多個子女，長子扶蘇因為多次向始皇直言進諫，被始皇派到上郡監督軍隊，蒙恬在那裏擔任將軍。始皇的小兒子胡亥也隨同出行。秦始皇游歷到沙丘，病得很嚴重，就命令趙高替他寫詔書給公子扶蘇說：「把軍隊交給蒙恬，再到咸陽會合，主持葬禮把我安葬。」詔書已密封好，還沒有交給使者送出，始皇就去世了。於是，李斯與趙高密謀，假裝接受秦始皇詔命，立胡亥為太子。另外他們又偽造了一封遺詔給扶蘇，賜與寶劍令他自殺，同時也把將軍蒙恬賜死。回到咸陽為秦始皇辦理喪事，太子被立為二世皇帝，即秦二世，趙高則被任命為郎中令，常常在宮中侍奉秦二世，掌握了實權。

【原文】二世燕居^①。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騁^②六驥^③過決隙^④也。吾既已臨^⑤天下矣。欲悉^⑥耳目之所好。窮^⑦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⑧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⑨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⑩留意焉。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⑪怏怏^⑫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⑬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⑭。唯恐不終。且^⑮陛下安得爲^⑯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⑰。趙高曰。嚴法而刻^⑱刑。令有罪者相坐^⑲。誅至收族^⑳。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㉑歸陛下。害除而奸謀^㉒塞。群臣莫不被潤澤^㉓。蒙厚德。陛下則高枕^㉔肆志^㉕寵樂^㉖矣。計莫出^㉗於此。二世然^㉘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㉙。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㉚咸陽市。十公主砒^㉛死於杜^㉜。相連坐^㉝者不可勝數。

【注釋】①燕居：退朝而處，閑居。②騁：奔馳，奔跑。③驥：駿馬。④決隙：空隙。⑤臨：監視，監臨。引申爲統治、治理。⑥悉：盡、全。⑦窮：窮盡。⑧宗廟：朝廷和國家政權的代稱。⑨道：方法，途徑。⑩少：稍，略。⑪屬意：歸心，著意。⑫怏怏：不服氣或悶悶不樂的神情。⑬蒙毅（？—

公元前二一〇年）：蒙恬之弟，為秦始皇上卿，有忠信之名，後被趙高唆使二世而處死。⑭戰戰慄慄：亦作「戰戰栗栗」，敬畏戒慎貌。⑮且：據韓兆琦《史記箋證》引王叔岷曰：「『且』猶『則』也。」則：連詞，表承接，猶言就、那麼。⑯為：據韓兆琦《史記箋證》引王叔岷曰：「『為』猶『有』也。」⑰奈何：怎麼辦。⑱刻：刻薄，苛刻。⑲相坐：謂一人有罪，連坐他人。⑳收族：收捕罪犯的家族。㉑陰德：暗中做的有德於人的事。㉒奸謀：奸邪的計謀。㉓潤澤：恩澤。㉔高枕：枕著高枕頭，謂無憂無慮。㉕肆志：快意，隨心，縱情。㉖寵樂：謂尊榮安樂。㉗出：高出，超出。㉘然：正確，認為……正確。㉙下高令治之：中華書局本《史記》斷句為「下高，令鞠治之」。楊燕起《史記全譯》云：「下，下達、交給。鞠，通『鞠』，審訊。」⑳戮死：戮，指陳尸示衆。戮死，受戮而死。㉑砒：與「磔」同。古代一種分裂肢體的酷刑，又稱「車裂」。㉒杜：春秋時國名。故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㉓連坐：舊時一人犯法，其家屬親友鄰里等連帶受處罰。

【譯文】二世胡亥閑居宮中，召見趙高來商議事情，說：「人生在世，就像駕著六匹駿馬飛奔躍過縫隙一樣短促。我既然已經君臨天下了，就想盡享世間一切聲色之歡，窮極心中夢寐以求的一切歡娛。還要使國家安定，百姓安樂，國運永存，直到我的壽命終結。這些想法可行嗎？」趙高回答說：「這是賢明的君主所能辦到的，是昏庸的君主絕對行不通的！恕臣多言，請陛下稍加留意。沙丘的密謀，各位公子及大臣都懷疑此事，

但公子們又都是陛下您的兄長，大臣又都是先帝生前所任用的。如今陛下剛剛登基，這一班人心裏都怨恨不服，恐怕日後會出亂子。況且蒙恬已死，但其弟蒙毅還在外帶兵，爲此我整天心驚膽戰，唯恐不得善終。這樣陛下又怎麼能得到這些享樂呢？」秦二世說：「那該怎麼辦？」趙高說：「祇有制定嚴酷的刑法，讓罪犯的家屬親友鄰里連帶受罰，殺至滅族；還要誅滅這些大臣，疏遠自己的兄弟姊妹，讓貧窮的人富起來，讓地位低下的人顯貴起來；全部除去先帝生前所用的舊臣，更換成陛下親信的人在身邊任職。這樣，陛下不知不覺中就做了很多有德之事，也因此而除掉了禍患的根源，堵塞了奸邪作亂的途徑，大臣們沒有誰不能得到您的深恩厚德。到那時，陛下您就可以高枕無憂、隨心所欲地盡享尊榮了。除此之外，沒有比這更好的計謀了。」秦二世覺得趙高所言極是，於是重新制定法律。衆大臣和諸公子有違犯者，都交由趙高來審訊治罪。就這樣誅殺了蒙毅等大臣，十二位公子被殺後陳尸咸陽街頭示衆，十位公主在杜縣受車裂酷刑而死，至於連坐被殺的人則數不勝數。

【原文】公子高欲奔^①。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②之衣臣得賜之。中殿^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④之足。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⑤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⑥。

何變之得謀。胡亥可^⑦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⑧。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⑨。治直馳道^⑩。賦斂愈重。戍徭^⑪無已^⑫。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

【注釋】①奔：敗逃，逃亡。②御府：帝王的府庫。③中殿：宮中的車馬房。④驪山：又名鄠山。在陝西省臨潼縣東南，因古驪戎居此得名。⑤急：據楊燕起《史記全譯》：「急，急促，走投無路。」⑥不暇：沒有時間，來不及。⑦可：表示同意，許可。⑧誅罰：責罰，懲治。⑨阿房之宮：指阿房宮。據韓兆琦《史記箋證》，意為建立在丘陵旁邊的那座宮殿。「房」即「旁」。此時尚在建造之中，未正式命名，後人遂稱之為「阿房宮」。舊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西。⑩馳道：古代供君王行駛車馬的道路。泛指供車馬馳行的大道。⑪戍徭：戍，守邊之事。徭，勞役、力役。⑫無已：無止境，無了時。

【譯文】公子高本想逃亡，又怕連累家人，祇好上書說：「先帝健在時，進宮賜我食物，出宮賜我車乘，皇帝內府的衣服我得到過賞賜，宮中馬房裏的寶馬我也得到過賞賜。我請求跟隨先帝而去，死後希望能葬在驪山腳下。」奏書呈上去，胡亥非常高興，召見趙高給他看此書，說道：「這可以叫做走投無路嗎？」趙高說：「當臣子們連擔心

死亡都來不及時，又怎麼會謀劃造反呢？」胡亥批准了公子高的奏書，賞錢十萬給他安葬。當時的法令刑罰日益嚴厲苛刻，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想反叛的人很多。秦二世又繼續建造阿房宮，修築直道、馳道，賦稅也愈來愈繁重，兵役勞役沒完沒了。於是從楚地徵來戍邊的士卒陳勝、吳廣等人就開始起來造反了。

【原文】斯數欲請間①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②而有所聞於韓子③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茨不翦④。雖逆旅⑤之宿。不勤⑥於此矣。桀纣⑦之食。藜藿⑧之羹。飯土甌⑨。啜⑩土銚⑪。雖監門⑫之養。不穀⑬於此矣。禹⑭鑿⑮龍門⑯。疏九河⑰。手足胼胝⑱。面目黎黑⑲。臣虜⑳之勞。不烈㉑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㉒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㉓人之所勉㉔也。非賢者之所務㉕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㉖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

【注釋】①請間：謂請求在空隙之時言事，不欲對衆言之。②私議：謂個人的看法或主張。③韓子：指戰國韓非。④茅茨不翦：謂崇尚儉樸，不事修飾。茅茨，亦作「茆茨」，茅草蓋的屋頂，亦指

茅屋。⑤逆旅：客舍；旅店。⑥勤：勞倦，辛苦。⑦粢糲：粢，穀物總稱。糲，音立，糙米。粢糲，粗劣的飯食。⑧藜藿：泛指粗劣的飯菜。藜，稱灰藿、灰菜，一年生草本植物，嫩葉可食，老莖可為杖。藿，豆葉，嫩時可食。⑨土甌：陶土制作的食器。甌，音軌，「簋」的古字。「簋」是古代祭祀宴享時盛黍稷的器皿，一般為圓腹，侈口，圈足。⑩啜：食，飲。⑪士劓：劓，音行，盛菜羹的器皿，古常用於祭祀。⑫監門：守門小吏。⑬殼：音却，儉薄，簡陋。司馬貞《史記索隱》：「殼音學。《爾雅》『殼，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⑭禹：古代部落聯盟的領袖。又稱大禹、夏禹、戎禹。⑮鑿：挖掘，開鑿。⑯龍門：即禹門口。在山西省河津縣西北和陝西省韓城市東北。黃河至此，兩岸峭壁對峙，形如門闕，故名。⑰九河：九州之河。也有說是禹時黃河的九條支流。近人多認為是古代黃河下游許多支流的總稱。⑱手足胼胝：手足生繭，極言勞瘁。胼胝，手掌腳底因長期勞動摩擦而生的繭子。⑲黎黑：（膚色）黝黑。⑳臣虜：臣僕，俘虜。㉑烈：甚，勝於，超過。㉒形：形體，身體。㉓不肖：不成材，不正派。㉔勉：盡力，努力。㉕務：從事，致力。㉖惡：疑問代詞，相當於「何」「安」「怎麼」。㉗肆志：快意，隨心，縱情。

【譯文】李斯多次想找機會勸諫二世，但二世不答應。二世反而責問李斯說：「我有一個看法是從韓非子那裏聽來的。他說：『堯統治天下，殿堂不過三尺高，茅屋頂不加修剪，即使是住在旅店裏也不會比這更艱苦了；粗米作飯，野菜煮湯，用土罐吃飯，用土

鉢喝湯，即使是看門小吏的生活也不會比這更清寒的了。夏禹鑿開龍門，疏通九州河流，手脚長滿了老繭，面孔黝黑，即使是奴隸的勞苦也不會比這更厲害的了。』如此說來，享有天下的天子之所以尊貴，難道就是要勞苦自己的身心，棲身旅店一樣的住所，吃看門人那樣的食物，幹奴隸所幹的活計嗎？這些都是才能低下的人才努力從事的，并不是賢能的人所致力追求的。所謂賢能之人，一定能安定天下，治理萬民。現在連自身都沒有得到好處，怎麼能治理天下呢！所以我希望能夠隨心所欲，永享天下而沒有禍害，這該怎麼辦呢？」

【原文】斯子由爲三川①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②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③二世意欲求容④。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⑤而行督責⑥之術⑦者。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⑧以徇⑨其主矣。臣主之分⑩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⑪邪。故申子⑫曰。有天下而不恣睢⑬。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⑭（舊無桎字。補之）者。無他焉⑮。不能督責。而顧⑯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

【注釋】①三川：三川郡，指洛陽。②略地：占領土地，侵占土地。③阿：曲從，迎合。④容：容色，好的臉色。⑤全道：謂完滿地掌握為君之道。⑥督責：督察責罰，督促責備。司馬貞《史記索隱》：「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⑦術：方法，手段。⑧竭能：盡其所能。⑨徇：通「殉」，為某一種目的而死。⑩分：名分，位分。⑪察：知道，理解。⑫申子：即申不害（約公元前三九五年—公元前三三七年），鄭國京（今河南省滎陽縣東南）人，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以「術」著稱於世。韓國滅掉鄭國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十五年間便使韓國強盛起來。⑬恣睢：放任自得貌。⑭桎梏：刑具，腳鐐手銬。張守節《史記正義》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⑮焉：語氣詞。表示停頓。用於分句末或句中。⑯顧：卻，反而。

【譯文】李斯的兒子李由擔任三川郡守，群起造反的吳廣等人向西攻占土地，李由無法防禁。李斯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就曲從迎合二世的心意以求取悅二世，便上書答覆說：「賢明的君主，一定是能够全面掌握為君之道而且行使督責之法的人。實行督察責罰，臣子們就不敢不竭盡所能為君主效命。這樣，君主和臣子的尊卑名分就可以確定，上下職責義務就可以分明，那麼天下之人不論有無才德，都不敢不盡心竭力為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纔能專制天下而不受任何約束，能享盡人間無窮的樂趣。賢明的君

主，怎么能不明白這一點呢？所以申不害先生說：『有了天下而不能逍遙自在，這就叫把天下當成自己的鐐銜。』之所以這樣，沒有別的原因，就是不能督察責罰臣下，反而親自辛辛苦苦為天下百姓操勞，像堯和禹那樣，所以說天下是他們的『鐐銜』。」

【原文】夫不能修^①申。韓^②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③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④之役。非畜^⑤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謂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⑥不肖者。為其賤也。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⑦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⑧而嚴家^⑨無格虜^⑩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⑪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⑫。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⑬而獨擅^⑭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⑮也。能獨斷而審^⑯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⑰矣。

【注釋】①修：實行，從事某種活動。②申、韓：戰國時法家申不害和韓非的并稱。後世以「申韓」代表法家，亦以稱申韓之學。③自適：悠然閑適而自得其樂。④黔首：古代稱平民，老百姓。⑤畜：治理。⑥惡：討厭，憎恨。⑦大繆：亦作「大謬」，大錯。⑧敗子：敗家之子。⑨嚴家：家規嚴厲的人家。⑩格虜：强悍不馴的奴僕。司馬貞《史記索隱》：「格，強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捍奴僕也。」⑪焉：於此。⑫刑弃灰於道者：弃灰，把灰燼弃在路上。殷代對弃灰於道者斷其手，商鞅之法對弃灰於道者處黥刑。張守節《史記正義》：「弃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弃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弃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鬥，鬥則三族，雖刑之可也。』」⑬重勢：謂令人畏重的威勢。⑭獨擅：獨自據有，獨攬，獨自壟斷。⑮异道：指別的方法。⑯審：詳究，細察。⑰論：通「倫」，道理。

【譯文】「如果不能實行申不害、韓非的高明策略，實施督責手段，專享天下悠然自得，而祇是白白地勞神辛苦自己，爲了百姓而不惜性命，那就成了百姓的奴仆，而不是統治天下的帝王，這有什麼值得尊貴的呢！讓他人爲自己效命，則自己尊貴而別人卑賤；讓自己爲他人效命，則自己卑賤而他人尊貴。所以爲別人效命的人卑賤，而讓別人效命於己的人尊貴，從古到今，沒有不是這樣的。大凡自古以來之所以尊重賢人，是因爲他們高貴；之所以討厭不賢之人，是因爲他們卑賤。而堯、禹以自身爲天下人效命，

可以說是荒謬到極點了。說堯、禹把天下當作自己的『繅鏹』，不也是很合適的嗎？這不能督責的過錯。所以韓非先生說：『慈愛的母親會養出敗家的兒子，而嚴厲的人家沒有不順從的奴僕。』是什麼道理呢？這是由於能嚴加懲罰的結果。所以商鞅的法令規定，在道路上倒灰燼的人都要被判刑。弃灰於道路是輕罪，而判刑卻是重罪。他認為祇有賢明的君主纔能嚴厲地督責輕罪。輕罪尚且嚴辦，何況犯有重罪呢？所以百姓就不敢犯法。明君聖王之所以能久居尊位，長掌大權，獨自擁有天下利益，不是有特殊的辦法，而是他們能夠專斷獨行并細察督責，對犯法者一定嚴加懲處，所以天下人不敢違犯。如今不大力採取杜絕犯罪的措施，卻效仿慈母養成敗家子的做法，那就是不明白聖人的理論了。」

【原文】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①摩俗②。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③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④。掩馳說⑤之口。困⑥烈士⑦之行。塞聰⑧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⑨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⑩以諫說忿爭⑪之辨。故能犖然⑫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⑬。何變之敢圖。若此。則

帝道^⑭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⑮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⑯者為明吏^⑰。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

【注釋】

①拂世：違背世情。②摩俗：司馬貞《史記索隱》：「磨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③謚：亦作「謚」。古代帝王、貴族、大臣、士大夫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後，據其生前業迹評定的帶有褒貶意義的稱號。亦指按上述情況評定這種稱號。④塗：引申指途徑、門路。⑤馳說：猶游說。⑥困：阻礙。⑦烈士：有節氣有壯志的人。⑧塞聰：謂塞住耳朵，示不外聽。⑨傾：傾覆，覆亡。此處意為「改變」。⑩奪：用強力使之動搖、改變。亦謂由於強力而動搖、改變。⑪忿爭：亦作「忿爭」。忿怒相爭。⑫犖然：卓絕貌，明顯貌。⑬救過不給：猶「救過不贍」。補救過失都來不及。⑭帝道：古指理想的帝王治國之道。⑮加：超過。⑯深：深重，嚴重。⑰明吏：猶良吏。

【譯文】「凡是賢明君主，都必將扭轉世俗偏見，廢棄他所厭惡的法令，訂立他所喜歡的法令。所以他在生前纔有至尊的權勢，死後纔得到賢明的謚號。因此，賢明的君主纔懂得獨斷專裁，使大權不會旁落臣下手中。然後纔能斬斷仁義之路，堵住奔走勸諫者的嘴巴，阻礙剛勇之士的行為，閉目塞聽，由自己獨斷專行。這樣外面就不會被仁義

之士的舉動所動搖，內心也不會被勸諫爭論的言語所迷惑。因此纔能稱心如意地隨欲而為，而沒有人敢反抗。像這樣，纔算明瞭申不害、韓非的權術，學會了商鞅的法制。法制權術精通了，天下還會大亂，從來沒有過。所以督察責罰之法一經實施，那么所有的願望就沒有達不到的。群臣百姓整日補救自己的過錯都來不及，哪裏還敢想著謀反呢？像這樣，帝王的統治之道纔完備，也可以說懂得了駕馭群臣的方法。即使申、韓復生，也不能超過了。」奏書呈上去，二世很高興，於是愈加嚴厲實行督察責罰。向百姓徵稅愈重愈算是好官。二世說：「像這樣纔可稱得上真正負責啊！」路上的行人有半數是受刑的犯人，死囚的尸體每天都堆積於街市，殺人多的是忠臣。二世說：「像這樣纔可稱得上監督到位了。」

【原文】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①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②。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③有不當④者。則見短⑤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⑥於天下。且陛下深拱⑦禁中⑧。與臣及侍中⑨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⑩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⑪。事皆決於高。

【注釋】①毀惡：詆毀。②富於春秋：指年少、年輕，言未來之光陰尚多。春秋，指時日、歲月。③譴舉：責罰或薦舉，指賞罰之事。④不當：不適當，不合宜。⑤見短：暴露短處。⑥神明：神聖，高超。⑦拱：謂帝王不親理事務。⑧禁中：指帝王所居宮內。⑨侍中：古代職官名。秦始皇置，兩漢沿置，為正規官職外的加官之一。因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宮廷，與聞朝政，逐漸變為親信貴重之職。⑩揆：管理，掌管。⑪用事：執政，當權。

【譯文】起初，趙高擔任郎中令，被他殺害和為報私仇而被他陷害的人很多，他害怕大臣們入朝向皇帝報告政事時揭發他，於是勸二世說：「天子之所以尊貴，就在於群臣祇能聽到他的聲音，而不能看他的尊容，所以纔稱為『朕』。況且陛下年輕，未必對一切事情都通曉。現在您坐在朝堂上，賞罰有不當之處，就會把自己的短處暴露給大臣，這就不能向天下人顯示您的聖明了。不如陛下拱手深居宮中，允許我和熟悉法令的內侍一起等待大臣奏事，有事可以共同研究處理。這樣，大臣們就不敢把疑難之事報上來，天下人就會稱您為聖主了。」二世採納了趙高的意見，不再坐朝接見大臣，深居宮中。趙高常侍奉左右，掌握著大權，一切事情都由趙高決定。

【原文】高聞斯以為言①。乃見丞相曰。關東②群盜多。今上急益發繇③治阿房。聚④

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⑤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⑥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⑦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⑧。婦女居^⑨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⑩。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閑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⑪。丞相豈少^⑫我。且固^⑬我哉。趙高因曰。此殆^⑭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⑮。此其意亦望裂地^⑯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⑰。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⑱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⑲。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⑳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㉑三川守與盜通狀。

【注釋】①爲言：與之說話，與之交談。②關東：指函谷關、潼關以東地區。③發繇：徵派徭役。繇，同「徭」。④聚：蓄積，儲集。⑤君侯：秦漢時稱列侯而爲丞相者。⑥固：副詞。的確，確實。⑦候：引申爲觀察。⑧宴樂：宴飲歡樂。⑨居：踞坐，坐。⑩上謁：謂通名進見尊長。⑪請事：猶請示、述職。⑫少：輕視，鄙視。司馬貞《史記索隱》：「謂以我幼故輕我也。」⑬固：鄙陋。⑭殆：危亡，危險。⑮益：增加。⑯裂地：劃分土地。⑰守：守臣，地方長官。後用爲郡守、太守、刺史等的簡稱。

⑱ 傍：旁邊，側近。⑲ 審：真實。⑳ 案：通「按」。查辦，審理。㉑ 案驗：查詢驗證。

【譯文】趙高聽說李斯有意見要進言，就去見丞相說：「關東地區盜賊紛紛鬧事，而今皇上卻加緊徵發徭役去修建阿房宮，搜集犬馬等沒用的玩物。我想勸諫，但我的地位卑賤。這可是丞相您的事，您爲什麼不勸諫呢？」李斯說：「確實如此，我想進言已經很久了。可現在皇上不臨朝聽政，一直深居宮中，我想說的話不能傳達進去，想進見又沒有機會。」趙高說：「您若真能勸諫，請允許我趁皇上有空的時候通知您。」（一天），秦二世讓宮女坐在其前面，飲酒玩樂。趙高趁二世玩得正高興時，派人告訴丞相說：「皇上正有空，可以進宮奏事。」丞相就到宮門求見，如此一連三次。二世發怒說：「我平時空閒的日子很多，丞相不來。我剛私下宴歡，丞相就來請奏。丞相是輕視我呢，還是存心讓我出醜呢？」趙高乘機說：「這太危險了！沙丘密謀，丞相參與其中。現在陛下您已經即位爲皇帝，而丞相的地位卻沒有提高，他的意思是想割地封王啊。而且陛下您不問我，我也不敢說。丞相的長子李由擔任三川郡守，楚地強盜陳勝等都是丞相鄰縣的人，因此他們敢於公開橫行，經過三川郡時，守城者不肯出擊。我聽說他們互相有書信來往，但沒有瞭解清楚，所以沒敢報告陛下。況且丞相在外，權勢比陛下還大。」二世認爲他的話沒錯，想要查辦丞相，但又擔心情況不實，就派人去調查三

川郡守與盜賊勾結的情況。

【原文】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①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②之志。危反③之行。陛下不圖④。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⑤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⑥。不以危易心⑦。潔行⑧循⑨（循作修）善。自使⑩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⑩。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⑪。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⑫矣。朕非屬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⑭強力⑮。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饜⑯。求利不止。烈勢⑰次⑱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

【注釋】①短：缺點，過失。②邪佚：邪僻恣縱。③危反：詭反。猶言陰謀叛亂。危，通「詭」。④不圖：不想辦法。⑤何：疑問代詞。爲什麼，什麼緣故。⑥肆志：快意，隨心，縱情。⑦易心：改變心智，改變想法。⑧潔行：保持行爲的清白端正。⑨使：使其如此，使它變得這樣。⑩守位：保持地位或職位。⑪無識：不懂，無知。⑫絕：滅亡，死亡。⑬屬：依托，寄托。⑭精廉：清廉。⑮強力：堅忍有毅力。⑯無饜：同「無厭」，不能滿足。⑰勢：權力，權勢。⑱次：比并（相比）。

【譯文】李斯聽說了這件事，就上書揭發趙高的短處說：「我聽說，臣子懷疑揣測君王，沒有不危害國家的；妻妾懷疑丈夫，沒有不危害家庭的。如今趙高有奸邪之心和狡詐叛逆的行爲，陛下您不提早打算，我擔心他會發動叛亂啊！」二世說：「怎麼會呢？趙高祇是個宦官，但他不因處境安逸就肆意妄爲，也不因處境危難就改變忠心，他廉潔向善，所以得到今天的地位。他因忠心而得到提拔，因講信義而保住祿位，我確實認爲他是賢才，而您卻懷疑他，這是爲什麼呢？而且我年輕時就失去了父親，沒有什麼見識，也不熟悉怎樣治理百姓，而您年紀又大了，我擔心會失去天下。我如果不依托趙高，又當用誰呢？況且趙高爲人精明廉潔，堅韌不拔，下能瞭解民情，上能順從我的心意，請您不要懷疑。」李斯說：「并非如此。趙高本是卑賤之人，并不瞭解治理天下之理，而且貪得無厭；不停地追求利益，地位權勢可與陛下相比，但他貪求地位和權勢的欲望沒有邊際，所以我纔說這樣太危險了。」

【原文】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①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②。高治^③斯。榜掠^④千餘。不勝^⑤痛。自誣服^⑥。斯所以不死^⑦者。自負^⑧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⑨二世之寤^⑩。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使其客十餘輩^⑪詐爲御史^⑫。謁者^⑬。

侍中。更^⑭往覆訊^⑮斯。斯更^⑯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⑰。奏當^⑱上。二世喜曰。微^⑲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⑳斯五刑^㉑。論^㉒腰斬^㉓咸陽市。遂夷^㉔三族^㉕。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注釋】①田常：春秋時齊國大臣。齊簡公時，他與監止爲左右相。公元前四八一年殺監止和齊簡公，立簡公弟騫爲平公，自任相國，擴大封地，盡誅公族中強者，自此田氏專國政。三傳至太公和，正式代齊。②賓客：指貴族的門客、策士等。③治：懲處。④榜掠：拷打。榜，古代刑法之一，杖擊或鞭打。⑤不勝：無法承擔，承受不了。⑥誣服：謂無辜而服罪。⑦不死：據《史記箋證》《史記全譯》，指不自殺。⑧自負：自以爲了不起。⑨幸：希望，期望。亦爲表示希望之辭。⑩寤：醒悟，覺醒。⑪輩：量詞。批，群。⑫御史：官名。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皆有御史，爲國君親近之職，掌文書及記事。秦設御史大夫，職副丞相，位甚尊，并以御史監郡，遂有糾察彈劾之權，蓋因近臣使作耳目。⑬謁者：官名。始置於春秋、戰國時，秦漢因之。掌賓贊受事，即爲天子傳達。⑭更：輪流。⑮覆訊：審訊。⑯更：改正，改變。⑰辭服：服罪，認罪屈服。⑱奏當：審案完畢向皇帝奏聞處罪意見。⑲當，判罪。⑲微：無，沒有。⑲具：定案，判決。⑲五刑：秦漢時，五刑爲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菹其骨肉。⑲論：定罪。⑲腰斬：古時酷刑，將犯人從腰部斬爲兩截。⑲夷：誅滅，屠殺。⑲三

族：有幾種說法：一謂父、子、孫，二謂父族、母族、妻族，三謂父母、兄弟、妻子。

【譯文】二世暗中把李斯所言告訴了趙高。趙高說：「丞相所憂慮的祇有我趙高。我死之後，丞相就要做出如田常謀反專權之事了。」於是二世懲處李斯和其子李由謀反的罪狀，將其門客和家族全部逮捕。趙高審訊李斯，拷打他一千多下，李斯不能忍受痛苦，祇好委屈地招供了。李斯之所以沒有自殺，是他自認為對秦國有大功，也確實沒有反叛之心，於是上書為自己辯護，希望二世能醒悟。趙高讓獄吏把奏書丟棄而不上呈，說：「囚犯怎能上書！」趙高派他的門客十多人假扮御史、謁者、侍中，輪流審訊李斯。李斯翻供以實情對答，趙高就讓人再拷打他。後來二世派人去驗證李斯的口供，李斯以為還和以前一樣會被拷打，終不敢再改口供，承認了自己的罪狀。趙高把判決書呈上，二世高興地說：「沒有趙君，我幾乎被丞相出賣了。」於是李斯被判處五刑之罪，腰斬於咸陽街市，三族同時被誅殺。李斯死後，二世任命趙高為中丞相，朝中無論大事小事都由趙高決定。

【原文】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①。乃召太卜^②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③。奉宗廟鬼

神。齋戒^④不明^⑤。故至於此。可依盛德^⑥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⑦齋戒。日游弋獵^⑧。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故賊殺不辜^⑨人。此上帝^⑩之禁。天且^⑪降殃。當遠避宮以禳^⑫之。二世乃出居望夷^⑬之宮。留三日。高劫^⑭令自殺也。

【注釋】①惑：糊塗，令人不解。②太卜：官名。秦漢有太卜令，掌卜國家吉凶。③郊祀：古代於郊外祭祀天地，南郊祭天，北郊祭地。郊謂大祀，祀為群祀。④齋戒：古人在祭祀前沐浴更衣、整潔身心，以示虔誠。⑤明：尊崇，尊敬。⑥盛德：敬稱有高尚品德的人。⑦上林：古宮苑名。秦舊苑，漢初荒廢，至漢武帝時重新擴建。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戶縣界。⑧弋獵：射獵，狩獵。⑨不辜：無罪。⑩上帝：天帝。⑪且：副詞，將要。⑫禳：音瓢，指除去邪惡或災異。⑬望夷：秦代宮名。故址在今陝西省涇陽縣東南，因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故名。秦末，趙高迫殺秦二世於此。⑭劫：威逼，脅迫。

【譯文】趙高自知權勢很大，於是獻上一隻鹿，說是馬。二世問左右侍從說：「這是鹿吧？」左右侍從都說：「是馬。」二世大為驚慌，以為自己糊塗了，便召來太卜叫他占上一卦。太卜說：「陛下春秋兩季到郊外祭祀，供奉祖先鬼神，齋戒不虔誠，所以纔

會這樣。可效仿聖明君主再虔誠地齋戒一次。」於是二世就到上林苑中齋戒，整天在上林苑中游玩射獵。一次有個路人走進上林苑，二世親手把他射死。趙高就勸諫二世說：「天子無故殺死無罪的人，這是上蒼所禁止的，上天將會降下災禍，應該遠遠地離開皇宮去祈禱消災。」二世就離開皇宮住到望夷宮。二世在望夷宮住了三天，趙高乘機脅迫二世自殺了。

【原文】田叔^①者。趙人也。趙王張敖^②以爲郎中^③。高祖^④過趙。貫高^⑤等謀弑上^⑥。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⑦。田叔等。自髡鉗^⑧。隨王^⑨至長安。敖得出。叔爲漢中^⑩守。文帝^⑪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⑫乎。叔曰。故^⑬雲中^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⑮曾一入。舒不能堅守^⑯。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⑰殺人乎。叔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漢與楚^⑱相距^⑲。士卒疲弊^⑳。匈奴冒頓^㉑新服^㉒。北夷^㉓來爲邊害^㉔。孟舒知士卒疲弊。不忍出言^㉕。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㉖驅戰^㉗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守。景帝以田叔爲魯相。魯王^㉘好獵。相常從入苑^㉙中。王輒^㉚休^㉛相就^㉜館舍^㉝。相出。常暴坐^㉞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㉟苑中。我獨何爲就

舍。魯王以故不大³⁶出游。

【注釋】①田叔：生卒年不詳，趙國陘城人，他的祖先是齊國田氏的後代。曾為漢中守，後以按梁王殺袁盎事為景帝所善，為魯相，卒官。②張敖：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八二年，西漢初人，張耳之子。曾被封為成都君，漢高祖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嗣爵為趙王。後因事貶爵宣平侯。③郎中：官職名，始於戰國，秦漢沿置，掌管門戶、車騎等事；內充侍衛，外從作戰。④高祖：即漢高祖劉邦。⑤貫高：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九八年，西漢趙人，初為趙王張耳之客。後因刺高祖未遂，自殺。⑥上：君主，皇帝。這裏指漢高祖劉邦。⑦孟舒：西漢官員，高祖拜為雲中守。因匈奴犯邊，士卒戰死數百，坐罪免官。文帝立，官復原職。⑧髡鉗：髡同髡。髡鉗，古代刑罰，謂剃去頭髮，用鐵圈束頸。⑨王：此處指趙王。⑩漢中：指漢中郡，郡治在南鄭，即今陝西省漢中市。⑪文帝：即漢文帝劉恒，高祖中子，初封代王。呂后死，大臣誅諸呂，迎立為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提倡農耕，經濟漸次恢復，社會日趨安定。景帝因之，史稱「文景之治」。在位二十三年。⑫長者：指德高望重的人。⑬故：過去，從前。⑭雲中：古郡名。原為戰國趙地，秦時置郡，治所在雲中縣（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漢代轄境較小。有時泛指邊關。⑮虜：古時對北方外族或南人對北方人的蔑稱。⑯堅守：堅決守衛。⑰固：副詞，豈，難道。⑱楚：國名。秦楚之際，自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至漢六年（公元前二〇一年）。八年之間，先陳勝起兵於蕪，在陳縣（今河南淮陽）建立張楚政權，

自號楚王；後襄強、景駒及熊心（即懷王）亦自號楚王；漢元年，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漢六年國除。^{①9}相距：對峙。距，通「拒」。^{②0}疲弊：即疲敝，非常疲乏。^{②1}冒頓：西漢初年匈奴單于。姓孛鞮。秦二世元年弑父自立，建立軍政制度，東滅東胡，西逐月支，北服丁零，南服樓煩、白羊。西漢初年，經常侵擾邊地。^{②2}服：平服，徵服。^{②3}北夷：古代對北方少數民族的泛稱。^{②4}邊害：猶邊患。^{②5}出言：說話，發言。^{②6}故：副詞，故意。^{②7}驅戰：驅使作戰。^{②8}魯王：張守節《史記正義》：「魯共王，景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②9}苑：古稱養禽獸、植林木的地方，多指帝王或貴族的園林。張守節《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也。」^{③0}輒：副詞，每每，總是。^{③1}休：休息，此處意為「使……休息」。^{③2}就：歸，返回。^{③3}館舍：接待賓客住宿之所。^{③4}暴坐：露天而坐。^{③5}暴露：露在外面，無所遮蔽。^{③6}不大：表示次數不多。

【譯文】田叔是趙國人。趙王張敖任命他為郎中。漢高祖經過趙國時，貫高等人圖謀行刺皇上，被發現之後，高祖下令緝捕趙王張敖，明令趙國如有人膽敢跟隨趙王，便要罪及他的三族。結果，祇有孟舒、田叔等人自己剃去頭髮，用鐵圈等刑具束頸，追隨趙王來到長安。事情查明後，趙王張敖獲釋，田叔被任命為漢中郡守。文帝召見田叔問他說：「你知道天下有哪些德高望重的人嗎？」田叔回答說：「以前雲中郡守孟舒就

是。」文帝再問：「先帝任用孟舒爲雲中郡郡守已有十多年，匈奴曾經有一次進犯，他不能堅守，無端讓自己的士兵戰死了數百人，厚德之人難道也會讓人無辜死去嗎？」田叔回答說：「這正是孟舒忠厚有德行的原因。漢朝曾與楚國長期對峙，士兵都非常疲乏。而匈奴單于冒頓剛剛徵服北方的夷族，又入侵我國邊疆，危害百姓。孟舒知道士兵疲乏，不忍心對他們發令作戰，但士兵爭著登城死戰。像兒子幫助父親、弟弟幫助兄長一般，所以戰死數百人。孟舒哪裏是故意驅使士兵作戰呢？這就是孟舒德高望重的緣故。」文帝聽後說：「孟舒真是賢德啊！」於是重新任命孟舒爲雲中郡郡守。後來，景帝任命田叔爲魯國丞相。魯王喜歡打獵，丞相田叔就經常隨魯王出入獵苑。魯王每次總是讓丞相田叔返回館舍休息，田叔從獵苑出來後，常常露天坐在獵苑外等待魯王。魯王多次派人傳話請丞相休息，但田叔始終不肯，他說：「我們大王都暴曬在獵苑中，我又豈能獨自躲到館舍去？」魯王因此就不常外出狩獵了。

循吏^①傳

【原文】太史公曰。法令。所以^②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③也。文武^④不備。良民懼然^⑤身修者。官未嘗亂^⑥也。奉職循理^⑦。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公儀休^⑧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⑨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⑩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⑪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⑫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⑬而美。拔其園葵^⑭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⑮其家婦^⑯。燔^⑰其機。云。欲令農士^⑱工女^⑲安所^⑳讎^㉑其貨乎。

【注釋】①循吏：守法循禮的官員。②所以：用以，用來。③禁奸：懲治奸邪。④文武：文德與武功，文治與武事。⑤懼然：驚視貌。⑥亂：敗壞，擾亂。⑦循理：依照道理或遵循規律。⑧公儀休：春秋時期魯國人，官至魯國宰相，因爲廉政，不受人魚而被流傳後世。⑨食祿：享受俸祿。⑩遺：給予，饋贈。⑪嗜：愛好，喜愛。⑫以：因爲。⑬茹：蔬菜的總稱。⑭葵：蔬菜名，我國古代重要蔬菜之一；可醃製，稱葵菹。⑮出：遺棄，休弃。⑯家婦：織婦。《史記》：「太史公曰：『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⑰燔：燒毀，焚毀。⑱農士：指務農的人。⑲工女：古代指從事蠶桑、紡織、縫紉

等工作的女子。⑳安所：何處，在哪裏。㉑饑：出售，亦指相等，相匹敵。

【譯文】太史公說：「法令是用來引導百姓的，刑罰是用來懲治奸邪的。國家雖文德與武功不完備，而良民百姓還能謹慎地修身養性遵紀守法，那是官員不曾違禮亂法的緣故。奉公守職，依照道義，遵循規律，也可以治理好國家，何必非要使用嚴厲的手段呢！」

公儀休擔任魯國宰相時，奉公守法，循理辦事，不隨便更改法令制度，大小官員都能保持正直自律。他規定享受朝廷俸祿的官員不能與百姓爭利益，既然已受朝廷之大恩，眼里就不能盯著小利。有一次，有客人向公儀休饋贈一尾魚，但公儀休不肯接受。客人說：「我聽說您很愛吃魚，所以特意給您送來，為何您不接受呢？」公儀休回答說：「正因為我愛吃魚，所以不能接受。我現在身為宰相有這個能力，想吃魚可以自己買。但我如果接受你送的魚而被朝廷免職，日後誰給我魚呢！所以我不能接受。」又有一次，公儀休吃了自己園子裏種的蔬菜，覺得味道鮮美，就把家裏菜園所種的蔬菜全都拔了扔掉。他看到家裏織出的布很好，就馬上把家裏的織女打發走，并燒掉那些織布機。他說：「咱們種的菜、織的布這樣好，讓那些農夫和織女們去哪裏賣他們的貨物呢？」

酷吏傳

【原文】孔子^①曰。導^②之以政^③。齊^④之以刑。民免^⑤而無耻^⑥。導之以德^⑦。齊之以禮^⑧。有耻^⑨且格^⑩。格。正。老氏^⑪稱。法令滋^⑫章^⑬。盜賊多有。太史公^⑭曰。信^⑮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⑯清濁^⑰之源^⑱也。昔天下之網^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⑳。其極^㉑也。上下相遁^㉒。至於不振^㉓。當是之時。吏治^㉔若救火揚沸^㉕。非武健^㉖嚴酷。惡^㉗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㉘矣。故曰。聽訟^㉙吾猶人^㉚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㉛聞道^㉜大笑之。非虛言^㉝也。漢興。破觚而爲圓^㉞。觚。方。斫雕^㉟而爲朴^㊱。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㊲。不至於奸。黎民艾安^㊳。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注釋】①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者。《論語》一書，記有他的談話及與門人的問答。②導：教導，勸導。③政：政令，政策。④齊：指思想或行動一致，同心協力。⑤免：逃避，逃脫。⑥無耻：不知羞耻，不顧羞耻。⑦德：道德，品德。⑧禮：社會生活中由於風俗習慣而形成的行為準則、道德規範和各種禮節。⑨有耻：有知耻之心。⑩格：糾正，匡正。⑪老氏：指老子。⑫滋：增長，增加。⑬章：盛。⑭太史公：漢司馬談爲太史令，子遷繼

之，《史記》中皆稱「太史公」。後世多以「太史公」稱司馬遷。⑮信：果真，確實。⑯制治：猶言統治。治理政務。⑰濁：混亂，昏亂。⑱源：來源，根源。⑲網：比喻法律。⑳萌起：開始，發生。㉑極：盡頭，終了。㉒遁：欺。㉓不振：不可拯救。㉔吏治：官吏的作風和治績。㉕救火揚沸：謂灑沸水救火。比喻治標不治本，禍患難除。㉖武健：勇武剛健。㉗惡：疑問代詞，相當於「何」、「安」、「怎麼」。㉘溺於職：即失職，不盡職。㉙聽訟：聽理訴訟，審案。《論語·顏淵》：「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㉚猶人：如同別人。㉛下士：才德低劣的人。㉜聞道：聽到某種道理。㉝虛言：空話，假話。㉞破觚為圓：亦作「破觚為圓」或「破矩為圓」，謂削去棱角，改方為圓。比喻去嚴刑峻法而從簡易。㉟斫雕：去掉雕飾。亦謂斫理雕弊之俗。㊱朴：樸實，質樸。㊲烝烝：純一寬厚貌。㊳艾安：謂民生安定，宇內承平（太平）。艾，同「乂」。

【譯文】孔子說：「國家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罰來控制人的言行，百姓就會設法免於懲罰卻沒有羞耻之心。若國家用道德來引導人民，用禮儀來教化百姓，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端正自身的行為。」老子說：「法令條文愈多，處罰愈嚴厲，盜賊就愈多。」太史公說：「聖人的話太正確了！法令是治理天下的一種工具，而不是造就政治清明、治理社會混亂的根本。往昔，國家的法律曾非常嚴密，可是邪惡欺詐的現象不斷發生，到了最嚴重的時候，上下互相欺瞞，最終天下大亂無法挽回。這時候，官場的

風氣猶如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一樣，管理者如果不勇武剛健、採用嚴酷的手段，怎能擔此重任而舒心愉快呢？這實際上是道德教化的人失職啊。所以孔子纔說：『審理訴訟案件，我與他人一樣並沒有什麼不同，祇是我一定會想方設法使他們不再訴訟。』『淺陋的人（不懂道德感化的力量），聽到這些道理，便會大聲嘲笑。』『可這不是假話。漢朝興起的時候，曾去掉嚴刑峻法而從簡易，就如同削去棱角而力求圓融，削去雕飾而提倡質樸一樣。法網寬疏，甚至可以漏掉能吞噬船隻的大魚；而官場的風氣純樸寬厚，國家外亂不起，民生安定，天下太平。由此可見，治理國家取決於道德教化，而不在於嚴法懲治啊！』

滑稽^①傳

〔原文〕優孟^②者。楚優人^③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④。置^⑤之華屋之下。席^⑥以露床^⑦。啖^⑧以棗脯^⑨。馬病肥死。使以大夫^⑩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⑪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⑫。請以人君^⑬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⑭爲椁^⑮。發^⑯卒穿^⑰壙^⑱。老弱負土^⑲。廟食^⑳太牢^㉑。奉^㉒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舊無大王二字。補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孟曰。請爲大王六畜^㉓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㉔大官^㉕。無令^㉖天下久聞^㉗也。

楚相孫叔敖^㉘死。其子窮困負薪。孟即爲敖衣冠。抵掌^㉙談語。抵掌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㉚。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㉛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㉜。

〔注釋〕①滑稽：謂能言善辯，言辭流利。後指言語、動作或事態令人發笑。②優孟：春秋楚國著名優人。常談笑諷諭，曾諫止楚莊王以大夫禮葬馬；又善模仿，著楚相孫叔敖衣冠見楚王，楚王不

能辨。事見《史記·滑稽列傳》。③優人：古代以樂舞、戲謔為業的藝人。④文繡：刺繡華美的絲織品或衣服。⑤置：安放，安置，此處意為飼養。⑥席：亦作「蓆」，「蓆」的古字，坐臥鋪墊用具。由竹篾、葦篾或草編織成的平片狀物。⑦露床：指沒有帳幔遮蓋的床。⑧啖：食，吃。⑨棗脯：棗子制成的果乾。⑩大夫：古職官名。⑪堂堂：形容盛大。⑫薄：微薄，簡陋。⑬人君：君主，帝王。⑭文梓：有文理的梓樹，為良木美材。⑮梓：同「槨」，古代套於棺外的大棺。⑯發：派遣。⑰穿：挖掘，開鑿。⑱壙：墓穴。指開掘墓地。⑲負土：即「負土成墳」之省，背土築墳，古代認為是一種孝義的行為。⑳廟食：謂死後立廟，受人奉祀，享受祭饗。㉑太牢：古代祭祀，牛羊豕三牲具備謂之太牢。㉒奉：即奉祀，供奉祭祀。㉓六畜：指馬、牛、羊、雞、狗、豬。亦泛指各種牲畜。㉔屬：委托，囑咐。㉕大官：《史記》原文為「太官」，官名，秦有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因之。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㉖無令：不使。㉗聞：傳布，傳揚，傳告。㉘孫叔敖：約公元前六三〇年—公元前五九三年在世，姓蔣，名敖，字叔敖，春秋時楚國期思（今河南固始）人，楚國名臣，被楚莊王舉用，公元前六〇一年出任楚國令尹（即楚相）。㉙抵掌：擊掌，指人在談話中的高興神情，亦因指快談。㉚立錐之地：插立錐尖的地方，極言地方之小。㉛謝：道歉，認錯。㉜寢丘：在河南沈丘縣東南，接安徽阜陽縣界，楚封邑。

【譯文】優孟是楚國的藝人。楚莊王時，非常寵愛他的一匹馬，給它穿繡花紋的衣

服，養在華麗的房舍內，睡在除去帷帳的床上，用蜜漬的棗乾餵養它，最終導致馬長得太肥而死。楚莊王要用大夫的禮節安葬它，下令說：「有誰敢因葬馬的事勸諫阻止就要處死。」優孟聽到這件事，走進楚莊王殿堂門大哭說道：「這匹馬是大王心愛的，以我們這樣偉大的楚國，有什麼事情辦不到呢？如今，大王用大夫之禮來葬馬，實在太輕了，懇請大王按國君的禮儀安葬它，要用精雕細琢的寶玉做棺材，用文梓木做外棺；派士兵挖掘墳墓，讓老人和孩子背土築墳；更要為它立廟，用牛、羊、猪拜祭；還要以萬戶之地來供奉祭祀它，讓各諸侯聽聞這事之後，都知道大王輕視人而重視馬。」楚莊王回答說：「寡人的過錯，竟然到了這個地步！該怎麼辦呢？」優孟說：「請大王讓我用對待普通畜牲的辦法對待這匹馬，葬在人們的肚子裏。」於是，楚莊王便把肥馬交給宮中主理膳食的太官處理，不讓天下人再傳播這件事了。

楚國宰相孫叔敖死後，他的兒子生活窮困，靠賣柴度日。優孟知道後就穿戴起孫叔敖生前的衣服和帽子，模仿其舉止及言談神情。一年多後，活似孫叔敖。楚莊王見到後大驚，以為宰相孫叔敖復活了，就想讓他任宰相。優孟說：「楚國宰相不值得去做，您看以前的宰相孫叔敖，盡忠職守，清廉治理楚國，楚國纔得以稱霸諸侯。如今死了，他的兒子卻無立錐之地，窮困潦倒靠背柴來維持自己的生計。所以，楚國宰相真的不值得去做呀！」於是，楚莊王向優孟道歉，并召見了孫叔敖的兒子，把寢丘封賜給他。

【原文】優旃^①者。秦倡^②侏儒^③也。善爲笑言。然合大道^④。秦始皇帝議欲大^⑤苑囿^⑥。東至函穀關^⑦。西至雍^⑧陳倉^⑨。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⑩從東方來。令糜鹿觸^⑪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⑫。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⑬費。然佳^⑭哉。漆城蕩蕩^⑮。寇來不能上。即^⑯欲就^⑰之。易爲漆耳。顧^⑱難爲蔭室^⑲。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注釋】①優旃：戰國時秦國優人，身材短小，善以談笑諷事而合乎道義。曾以笑言諷止秦始皇修苑囿、秦二世漆城。後歸漢，數年而卒。②倡：古代表演歌舞雜戲的藝人。③侏儒：身材異常短小者，矮子。④大道：正道，常理，指最高的治世原則，包括倫理綱常等。⑤大：擴大。⑥苑囿：古代畜養禽獸供帝王玩樂的園林。⑦函谷關：關名。古關爲戰國秦置，在今河南靈寶縣境。因其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⑧雍：本春秋雍邑，秦德公都於此，至獻公徙櫟陽。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公元前二二一年），置雍縣，屬內史。治所在今陝西鳳翔縣南。⑨陳倉：古地名。即今陝西省寶雞市。秦置縣，漢、魏、晉皆因之。漢魏以來爲攻守戰略要地。⑩寇：侵略者，敵人。⑪觸：用角頂物。⑫輟止：停止。⑬愁：聚斂。⑭佳：好，令人滿意。⑮蕩蕩：光光明淨貌。⑯即：連詞。假若。⑰就：用在動詞後，表示就緒、完成。⑱顧：但是。⑲蔭室：謂陽光照射不到的陰暗屋舍，如窯洞、地窖之類。

【譯文】優旃是個身材矮小的秦國藝人。擅長講笑話，然而卻都合乎正道。秦始皇曾經計議要擴建皇家園林，東邊劃到函谷關，西邊劃到雍縣和陳倉。優旃說：「好啊！多放些飛禽走獸在園內，有敵人從東方來犯時，讓麋鹿用角去頂他們就夠了。」秦始皇因此停止了這項擴建計劃。到秦二世繼位，又想用漆塗飾城牆。優旃又說：「好啊！漆城牆雖然要百姓耗費，可是很美呀！城牆漆得明亮光滑，敵人來犯也爬不上來。如果要完成這項工程，涂漆倒不難，而難的是陰乾城牆要造一所遮蓋整個城牆的大房子。」秦二世聽後笑了起來，因此而停止了涂漆城牆的計劃。

【原文】魏文侯^①時。西門豹^②爲鄴^③令。鄴三老^④廷掾^⑤常歲^⑥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舊無其字。補之）二三十萬爲河伯^⑦娶婦。與祝^⑧巫^⑨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⑩空無（舊無以故城中益空無七字。補之）人。又困貧。俗曰。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⑪。至爲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⑫（舊無巫字。補之）入報。更^⑬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舊無巫字。補之）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⑭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⑮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⑯。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

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⑰。欲復使掾^⑱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⑲皆^⑳（舊無豹曰若皆四字。補之）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爲河伯娶婦。豹發^㉑民鑿^㉒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煩苦^㉓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㉔。不可與慮始^㉕。今雖患^㉖苦。然期令子孫思^㉗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故豹爲鄴令。澤^㉘流後世無絕已時。

【注釋】①魏文侯：戰國時期魏國的建立者。姬姓，魏氏，名斯，一曰都。公元前四四五年，繼魏桓子即位。②西門豹：生卒年不詳。戰國時期魏國人，魏文侯時任鄴（今河南省安陽市北面）令，破除當地河伯娶婦之俗，亦開鑿運河十二條，治水有功。③鄴：古都邑名，春秋齊桓公始築，戰國魏文侯建都於此。秦置縣，漢後爲魏郡治所。④三老：古代掌教化之官，始於戰國時的魏國。後世鄉、縣、郡均曾先後設置。⑤廷掾：縣令的屬吏。⑥常歲：長年，整年。⑦河伯：傳說中的河神。⑧祝：祭祀時司禮儀的人。⑨巫：古代從事祈禱、卜筮、星占，并兼用藥物爲人求福、卻災、治病的人。商代巫的地位較高。周時分男巫、女巫，司職各異，同屬司巫。春秋以後，醫道漸從巫術中分出，但民間專行巫術、裝神弄鬼爲人祈禱治病者，仍世世不絕。⑩益：副詞，更加。⑪漂沒：衝沒。⑫巫嫗：巫婆。⑬更：副詞，另外。⑭趣：督促，催促。⑮凡：總計，總共。⑯白事：陳說事情，稟告公務。⑰稟報，陳述。⑱奈何：怎麼辦。⑲掾：官府中佐助官吏的通稱。⑳若：你（的），你們（的）。

⑳發：發動。㉑鑿：挖掘，開鑿。㉒煩苦：煩擾勞苦，疲勞辛苦。㉓樂成：猶成功。㉔慮始：謀劃事情的開始。㉕患：憂慮，擔心。㉖思：懷念，想念。㉗澤：指恩澤，帝王或朝廷給予臣民的恩惠。言其如雨露之澤及萬物，故云。

【譯文】魏文侯在位時，西門豹任鄴縣縣令。以前鄴地的三老、廷掾常年都向老百姓徵收賦稅，收取的款額達幾百萬之多，他們從中用掉二、三十萬為河神娶妻，然後就與主祭者、巫婆一同分掉剩餘款項。這種風俗導致本地有漂亮女兒的人家，都帶著女兒逃到外地去了。因此，城內人口愈來愈少，百姓生活日益貧困。當地風俗傳說：「如果不為河神娶妻，河水就會衝沒村莊。」等到為河神娶妻的日子，選好的女子被送到河邊。西門豹也前往參與此次盛會。他說：「這個女子不漂亮，煩請大巫婆到河神那裏稟報一下，就說要另找一個漂亮女子，後天再把她送來。」當即讓隨行的吏卒抬起大巫婆投入河中。過了一會兒，西門豹說道：「巫婆怎麼去了這麼久還不回來，派其弟子去催促一下吧。」於是，就把巫婆的一名弟子投進河中。又等了一會兒，西門豹說：「弟子怎麼又去了那麼久？」再將一個弟子投進河中，一共投下三個弟子。後來西門豹說：「巫婆及她的弟子全是女人，不能向河神稟報明白，煩請三老下去稟報。」於是，把三老投進河中。（等了一段時間）西門豹說：「巫婆、三老都不回來，怎麼辦？」要派三老的下

屬去催促，他們都嚇得跪地叩頭求饒，磕得頭破血流。西門豹說：「既然你們都不想繼續為河神娶妻，那就回去吧！」當地的官員和百姓都非常驚慌害怕，從此之後，再沒有人敢提出要為河神娶妻。西門豹在當地發動民衆開鑿十二條渠道，引河水灌溉農田。（起初）老百姓怨嫌勞苦，都不願去幹。西門豹說：「普通百姓，祇可以和他們分享成功后的利益，而不能在事情開始時與他們做長遠的謀劃。今天他們雖然嫌苦（不想鑿渠），但期望他們的子孫今後能想起我。」直到現在，鄴地的百姓都能享受治水的好處，生活能够自給自足。因此，西門豹擔任鄴縣縣令，恩澤流傳到後世，沒有窮盡。

〔原文〕子產①治鄭。民不能欺。子賤②治單父③。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④哉。辨治⑤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群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

大尉⑥鐘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⑦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耻且格⑧等。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⑨。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⑩。在權衡⑪非徒⑫低昂⑬之差。乃鈞銖⑭之覺⑮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⑯。智者利仁。畏罪者強⑰仁。校⑱其仁者。功則無以殊⑲。核⑲其爲仁者。則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易稱神⑳而化。使民宜㉑之。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

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②③}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則純^{②④}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得同概而比量^{②⑤}。又不得錯綜^{②⑥}而易處^{②⑦}。

【注釋】①子產：春秋時鄭大夫公孫僑的字。一字子美。鄭簡公十二年為卿，二十三年起執政，治鄭多年，有政績。鄭聲公五年卒。鄭人悲之如亡親戚。②子賤：公元前五二一年出生，卒年不詳。姓宓，名不齊，字子賤，春秋時魯國人。孔子弟子，嘗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能任人而治。孔子稱之曰君子。③單父：春秋魯國邑名。故址在今山東省單縣南。孔子弟子宓子賤為單父宰，甚得民心，孔子美之。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後因以喻有治績的郡縣或官員。④賢：勝過，超過。⑤辨治：辨別治績，考察治績。⑥大尉：軍銜。⑦任：使用。⑧有耻且格：謂人有知耻之心，則能自我檢點而糾正。《論語·為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集解：「格，正也。」⑨北辰：指北極星。《論語·為政》：「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⑩縣：差距，遠。⑪權衡：稱量物體輕重的器具。權，秤錘；衡，秤桿。⑫徒：當為「徒」之誤。徒，祇，僅僅。⑬低昂：高低，高下。⑭鈞銖：這裏是輕重的意思。鈞和銖都是古代的重量單位。孔穎達疏：「《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⑮覺：通「較」，比較，相差。⑯仁者安仁：前面的「仁」，是仁慈、厚道的意思。仁者，即仁德之人。後面的「仁」，意為「行惠施利，以恩德濟助」。安仁，即一心為善的意思。⑰強：勉強。⑱校：比較。

①⁹殊：差異，不同。②⁰核：查對，審查。③¹神：猶治。《孟子·盡心上》：「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焦循正義引何休曰：「堯舜在唐虞，則唐虞之民皆化；孔子在魯國，則魯國三月大治。」④²宜：使和順，親善。⑤³懸絕：相差極遠。⑥⁴純：純粹，精純。⑦⁵比量：謂等量齊觀。⑧⁶錯綜：交錯綜合。⑨⁷易處：指互換位置。

【譯文】子產治理鄭國，百姓不能欺騙他。子賤治理單父，百姓不忍欺騙他。西門豹治理鄴縣，百姓不敢欺騙他。這三個人的才能，誰最爲優勝呢？明察治國之道的人自會分辨。魏文帝問群臣，三種不欺君的情況，哪一種德行上更優？大尉鐘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回答說：「臣認爲君主施行德政，臣下受道義的感化而不忍欺；君主能够明察，臣下就會擔心被察覺而不能欺；君主多用刑罰，臣下就會畏懼有罪而不敢欺。施行德政，臣下受道義的感化，這與孔老夫子所說的『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以道德引導人的思想，以禮儀規範人的行爲，人們就會因明理而知耻，從而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言行舉止），都屬於同一類。孔子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用德行治理國家的人，就像北極星一樣，自己雖安住不動，而自然爲衆星所環繞）。從夫子這番話的意思來看，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其優劣的懸殊就像稱重量一樣，并非僅僅是秤桿的高與低的差別，而是有著鈞銖般極大的差異。而且古人還說過：真正的仁者能够安於行善（以行善爲自己的本份，一心爲善不會有任何動搖）；有些聰明的人因爲看到了爲善的好處，是爲了利益纔去行善；還有一種人是因爲害怕爲惡會受到懲罰和治罪，所以纔勉強地努力去行善。對比這三種人行善的結果，似乎沒有什麼差別。若仔細審察這三種人存心的厚道，就不能說沒有

區別了。安於行善的人，那是他本性本善的自然流露；爲了利益而行善的人，那是正在努力向善的人；而那些勉強行善的人，則是不得已而爲之。將這三種行善的人進行比較，還是能够『安於行善』的人爲優啊。《易經》說：『神而化，使民宜之』（國家得到治理，人民都受到教化，各種勞役不違農時而又緩急適宜），這說的就是君王的教化啊。那麼使百姓安於行善的教化和迫使百姓勉強行善的教化，其優劣就不能不說有著天壤之別了。而三種臣不欺君雖然相同，究其爲何不欺的原因卻是不一樣的，那麼純粹以恩義所感，臣下則尊崇不欺的行爲，和以權勢苛察而導致的不欺相比，既不能一概混同而相提并論，也不能前後錯亂而顛倒了次序。」

吳越春秋

【題解】《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吳越春秋》著錄於《隋書·經籍志》和《唐書·經籍志》，皆云趙曄撰，十二卷。然而今本祇有十卷。是一部以記述春秋時期吳、越兩國史事為主的史學著作。書中敘述吳國自太伯至夫差、越國自無餘至勾踐的史事。於舊史所記外，增入不少民間傳說，頗富文學趣味，有補充正史缺漏的史料價值。案此十卷本，源出宋前，係經晉楊方削繁六卷本、皇甫遵合二書考定而注的本子。元大德十年，徐天祐的十卷，乃因襲皇甫十卷本翻刻宋本流傳至今的通行本。事實上，這十卷本顯係一部卷帙缺佚兩卷的殘籍。所選夫差故事第一段不見於今十卷本，疑當在所佚的兩卷內。

魏徵所摘引的兩則，從其內容看，屬於正諫類。其「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大體與今通行本一致，但行文略有出入。另，「白龍魚服」則不見於通行的十卷本。「白龍魚服」的故事說明，作為君主，應該安於帝位，如果做君主的不立足於本位，則會有憂患和危險。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故事則警告人們不要祇看到眼前的利益，而要考慮到身後的隱患，《群書治要》節錄本段，尤其告誡君主，要持守德行，治理好本國，不可好

戰，侵犯他國，否則必有禍患。

【作者簡介】趙曄，東漢會稽山陰人，字長君。少爲縣吏，耻於送迎上官，遂弃車馬去。詣爲從杜學《韓詩》，積二十年乃歸。州如補從事，不就。後舉有道，卒於家。著有《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等。

【原文】吳王夫差①聞孔子與子貢②游於吳。出求觀其形③。變服④而行。爲或人⑤所戲⑥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索⑦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胥⑧諫曰。臣聞昔上帝之少子下游青泠⑨之淵。化爲鯉魚。隨流而戲⑩。漁者豫沮⑪射而中之。上訴天帝⑫。天帝曰。汝方游之時。何衣⑬而行。少子曰。我爲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也。而變爲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夫大王弃萬乘⑭之服而從匹夫⑮之禮。而爲或人所刑⑯。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注釋】①吳王夫差（？——公元前四七三年）：又稱吳夫差，春秋末期吳國國君。吳王闔廬之子。姬姓，吳氏，名夫差。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雖爲姬姓，卻不叫姬夫差。其父爲句（「勾」的古字。）踐所傷而死，他登位之初，勵精圖治，大敗句踐，使吳國達到鼎盛。在位後期，生活奢華無度，對外窮兵黷武，屢次北上與齊晉爭鋒。黃池之會，句踐趁虛攻吳，吳國一蹶不振。公元前四七三年，句踐滅吳，夫差自縊。②子貢：（公元前五二〇年——公元前四五六年），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春秋時衛國人，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③形：面貌，形象。④變服：改變服飾，化裝。⑤或人：國人，指春秋戰國時代城邦的自由民。⑥戲：開玩笑，嘲弄。⑦索：搜尋，尋找，搜查。⑧子胥：（？——公元前四八四年），姓伍，名員，字子胥。春秋末期吳國大夫、軍事家、謀略家。春秋楚國（今湖北）人。⑨泠：清涼，冷清。⑩戲：遊戲，逸樂。⑪豫沮：或作豫且、餘且。春秋時宋國泉陽

人，捕魚爲業。相傳宋元君時，漁於泉陽，舉網得神龜，神龜托夢求救於宋君，宋君使使者至泉陽從豫且處得神龜，殺之以占卜。又傳說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爲豫且射中其目。白龍訴諸天帝，天帝以其化魚，固爲人所射，豫且何罪？^⑫天帝：指上帝。^⑬衣：動詞，穿（衣服）。^⑭萬乘：指帝王，帝位。^⑮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⑯刑：傷害，災害。

【譯文】吳王夫差聽說孔子和子貢來吳國游覽，想看看他倆的模樣，就穿著便服出宮，不料被街上的一個人戲弄，而且傷了手指。夫差回宮後，立刻派兵在都城內搜查，要殺掉這個人。伍子胥勸他說：「我聽說從前天帝的小兒子下界到一個青碧清涼的深潭中，變成一條鯉魚，順著水流嬉戲，被一個叫豫沮的打漁人射中。他回到天宮向天帝訴說自己的遭遇。天帝說：『你在游玩之時穿什麼衣服？』小兒子說：『我變成了鯉魚。』天帝說：『你本來是條白龍，卻變成鯉魚，打漁人射到你，是合情合理的事，有什麼好埋怨的呢？』現在大王不穿帝王之服，而按平常人的禮俗行事，纔被國人所傷，這也是合情合理的。」於是吳王沉默無言。

【原文】吳王夫差興兵^①伐齊。掘^②爲漁溝。通^③於商。魯之間。北屬^④之沂^⑤。西屬之濟^⑥。欲以會^⑦晉。恐群臣之諫也。乃令於邦^⑧中曰。寡人伐齊。敢有

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⑨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⑩時懷丸挾彈從後園^⑪而來。衣洽^⑫履^⑬濡^⑭。吳王怪而問之曰。可爲如此也。友曰。游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爲安。不知螻蛄^⑮超^⑯枝緣^⑰條。申^⑱要^⑲舉刃纏^⑳（纏作搏）其形^㉑也。夫螻蛄愈心財進^㉒（愈心財進作翕心而進）。志^㉓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㉔螻蛄。不知臣飛丸^㉕之集^㉖其背也。但臣知虚心^㉗念^㉘在黃雀。不知阱^㉙埒^㉚在於前。掩忽陷墜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㉛。知貪前之利。不睹^㉜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㉝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㉞抱德^㉟。無欲於鄰國。而齊伐之。齊徒^㊱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㊲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㊳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逾^㊴境貪敵^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㊶。出三江^㊷之口。入五湖^㊸之中。屠滅^㊹吳（舊無吳字。補之）國也。臣竊觀禍之端^㊺。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㊻而嘆。默無所言。遂往伐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㊼聞吳王北伐。乃帥軍泝^㊽江以襲吳。遂入吳國（舊無吳字。補之）。焚其姑蘇之臺^㊾。

【注釋】①興兵：起兵。②掘：挖。③通：到達，通到。④屬：連綴；連續。⑤之泝：之，到，動

詞。沂，古水名。源出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尼山，西流至滋陽縣合於泗水。⑥濟：濟水，古水名，發源於今河南，流經山東入渤海。現在黃河下游的河道就是原來的濟水的河道。今河南濟源，山東濟南、濟寧、濟陽，都從濟水得名。⑦會：會合，聚會。⑧邦：古代諸侯的封國。泛指國家。⑨風諫：用委婉曲折的語言規勸君主或長輩、上司。⑩清朝：早晨。⑪後園：屋後庭園。⑫洽：浸潤，沾濕。⑬履：鞋。⑭濡：浸漬，沾濕。⑮螻蛄：螻蛄的別名。⑯超：躍登，跳躍。⑰緣：攀援。⑱申：伸展，伸張。⑲要：「腰」的古字。⑳纏：原意為繩索。此處作搏，搏擊，捕捉之意。㉑形：形體，身體。㉒愈心財進：《吳越春秋》為「翕心而進」。翕心，小心翼翼。㉓志：準的，目標。㉔伺：窺伺，窺探，觀察。㉕飛丸：用以射擊的彈丸。㉖集：集合，聚集。㉗虛心：一心嚮往。㉘念：念頭，想法。㉙阱：捕野獸用的陷阱。㉚培：地面凹陷之處，坑穴。㉛於斯：同「於此」。㉜睹：瞭解，預見。㉝非但：不僅。㉞守文：本謂遵循文王法度。後泛指遵循先王法度。㉟抱德：持守德行。㊱徒：副詞，但，僅，祇。㊲悉：盡，全。㊳暴師：謂軍隊在外，蒙受風雨霜露。㊴逾：越過，經過。㊵貪敵：貪圖敵國之利。㊶死士：敢死的勇士。㊷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㊸五湖：一說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五；虞翻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㊹屠滅：殺盡，摧毀。㊺端：開始。㊻喟然：感嘆、嘆息貌。㊼勾踐：（約公元前五二〇年—公元前四六五年）古稱「句踐」，大禹後裔，春秋末期越國的君主，越王允常之子。因「臥薪嘗膽」而名

垂千古。④⑧沂：亦作「溯」，逆水而上。④⑨姑蘇之臺：即姑蘇臺。司馬貞《史記索隱》：「姑蘇，臺名，在吳縣西三十里。」

【譯文】吳王夫差起兵攻打齊國，在商、魯兩國之間暗暗地挖掘壕溝，北接沂水，西接濟水，欲同晉國在黃池附近會合。他擔心大臣們會來勸諫，就在國內發布命令說：「寡人要攻打齊國，有誰敢來勸阻，一律處死。」太子友於是採用委婉的方式去勸諫，希望打動吳王的心。清晨，他手握彈弓從後花園來到宮中，衣服鞋子都打濕了。吳王奇怪地問他說：「你幹什麼了，搞成這副模樣？」太子友說：「剛纔在後花園游玩，聽見秋蟬的鳴叫聲，就去觀看。那秋蟬登上高高的樹梢，喝著清澈的露水，其鳴叫的聲音淒切如吟，自以為很安全，卻不知螳螂越過樹枝，沿著枝條，伸直細腰，高舉前爪，形成了捕捉秋蟬的態勢。螳螂小心翼翼的向前爬，眼裏祇有秋蟬，卻看不到身後有黃雀徘徊於枝葉之中，準備啄食螳螂。那黃雀也祇知道伺機捕捉螳螂，不知道我將要射出的彈丸正瞄準其脊背。我的心思都放在了黃雀身上，卻不知道陷阱就在眼前，一不留神，忽然掉進了深坑。」吳王說：「天下沒有比這更愚蠢的了，祇貪圖眼前的利益，而看不到身後的禍患。」太子友說：「天下愚蠢之事不祇這些，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吳王說：「難道還有比這更愚蠢的嗎？」太子友說：「魯國遵守禮制，心懷道德，對鄰國沒有任

何貪心，但齊國卻起兵攻打它。齊國祇顧舉兵攻打魯國，不知道吳國盡數動用國內之兵，竭盡府庫中的資財，軍隊不顧風吹日曬，奔波千里去攻打它。而吳國祇知道越過國境攻打齊國，不知道越國即將挑選不怕死的勇士從三江口出發，進入太湖之中，想滅掉吳國。臣兒我暗自觀察，災難的徵兆、國家的危亡，沒有比這個更嚴重的了。」吳王長嘆一聲，沉默無語，隨即執意北上伐齊，不接受太子友的勸告。越王勾踐聽說吳王向北攻打齊國，就率領軍隊，沿江而上，襲擊吳國。越軍進入吳國境內，燒掉了吳國的姑蘇臺。